

红楼梦  
复梦  
(中)

清·陈少梅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二）

# 红楼复梦

（二）

(清)陈少海

- 第三十四回 林主管操持售宅 美裙钗谈笑救焚..... (3)
- 第三十五回 会新亲谱联姐妹 重亲谊喜定蟾珠..... (13)
- 第三十六回 追往事风雨离情 论慈恩芙蓉拜母..... (23)
- 第三十七回 薛宝钗喜接家书 柳夫人寄言志感..... (33)
- 第三十八回 慷慨赠金一人独任 垂涎妙玉众贼遭擒..... (42)
- 第三十九回 薛宝月去尼还俗 夏金桂附体显灵..... (53)
- 第四十回 胡月生感缘订良配 薛宝钗谐语解离愁..... (66)
- 第四十一回 贾珍珠因惊得妹 韩捣鬼为色亡身..... (76)
- 第四十二回 脱官司移花接木 免俗套醉酒长亭..... (88)
- 第四十三回 贾茗烟街前遇故主 祝梦玉梦里见佳人..... (99)
- 第四十四回 薛姨妈无心获玉 王舅母称愿结婚..... (109)
- 第四十五回 甘露寺禅房花烛 介寿堂忍恻会亲..... (124)
- 第四十六回 石夫人重后节哀 桑奶子逞凶撒泼..... (136)
- 第四十七回 周婉贞偷闲说命 梅香月见鬼擒人..... (148)
- 第四十八回 荣国府分金睦族 大观园对画伤情..... (161)
- 第四十九回 贾郎君舟中结秦晋 桂太守堤上拜神僧..... (172)
- 第五十回 梅香月对书奖婿 贾珍珠即景悲人..... (184)
- 第五十一回 云巢庵宝钗题画 金山寺珍珠投江..... (196)
- 第五十二回 对长江王夫人哭女 奠杯酒祝公子悲珠..... (211)
- 第五十三回 蕉雨斋友梅谈遇合 水晶宫月老说姻缘..... (223)
- 第五十四回 如意匠留形换体 清凉观抵足谈心..... (235)
- 第五十五回 如是园玉梅契合 天香阁桃柳联芳..... (249)
- 第五十六回 结朱陈李宫裁聘妇 续秦晋桑奶子遂心..... (263)
- 第五十七回 王夫人衣锦荣归 桂太守扬帆赴任..... (278)
- 第五十八回 竺九如失言生嗔 老寿母施恩遣婢..... (291)
- 第五十九回 周婉贞毕命守身 贾珍珠去蕉得弩..... (304)

- 第六十回 桑奶妈失身遇鬼 陶姨娘弄玉生儿..... (317)
- 第六十一回 太夫人欢乐洗孙 小丫头因哭得福..... (332)
- 第六十二回 穷秀才强来认族 老倔妇接去逢亲..... (343)
- 第六十三回 露筋祠众亲会贤母 平山堂遣仆祭佳人..... (357)
- 第六十四回 白云僧踏波救难 珍珠女舞剑联欢..... (369)
- 第六十五回 梅秋琴即景题桥 贾探春因惊见母..... (382)
- 第六十六回 介寿堂感情留客 海棠院戏语成悲..... (394)

## 第三十四回

## 林主管操持售宅 美裙钗谈笑救焚

话说赵先生凝心静气写着稿子，随写随改，直闹到上灯方才完结。将稿子誊了一张出来，递与林之孝道：“大爷请看，必得这样写法才是正理。”林之孝接着念道：

立卖契贾环。今因奉母命南归，京中住屋无用，除赐第外，将祖遗自置房屋、花园，凭祝大宗伯居间卖与大司马刘老世伯为第。外自石狮以前五丈五尺起，至四面围墙基地，以及宅内厅堂楼阁、台榭亭池、上房下屋、树石花园，均系本家契买旧屋，自行建造，并无借地盖屋，霸产侵邻等弊，亦非因贫卖产，隐契瞒族及一切违碍事故。自卖之后，听凭刘处更屋改向，拆修添造，不涉本家之事。屋内自上连椽瓦，下接地基，以至内外大小粗细什物、铺垫等项，另有交单，一并在内，共收房价京平纹银十万两整。其银立契之日，当面收讫。此系两相情愿，并无异言。所有赐第册档、买房老契及一切总帐档子内，有圈出者系本家自行带去之物。不入交单，其余并交刘处点收管业。本家族中并无加找回赎之事。欲后有凭，立此卖契存照。

林之孝念完，说道：“甚好。请先生照着誊出一张来，我送去回太太。”赵先生道：“且吃了晚饭再写罢。”林之孝想了一想道：“也罢。横竖今儿不能到宅里去了，吃过饭慢慢再写。”叫小子们摆杯筷、斟酒。赵先生又喜饮一杯，同林之孝两个吃到二鼓方散。吃茶漱口，换上新烛，赵先生端端楷楷又写了一张，一字不错，递与林之孝收好，说道：“夜已深了，

明儿再写罢。”林之孝命小子点着灯笼，送先生过去，一宿晚景休提。

次日一早，林之孝到刘大人宅里，见门上陈七说道：“大人下朝来家，拜托七哥上去回一声，说今儿成交房子，我赶饭后过来。”陈七答应，林之孝略坐了一坐，赶着来到荣府。见有许多人在那里打扫，林之孝知道今儿是新姑爷上门磕头，吩咐收拾干净。走到垂花门，是董嫂子、吴嫂子该班，问太太用过早茶没有，董嫂道：“奶奶、姑娘们刚上去请早安，不多一会儿才送上茶去，大爷且在这里坐坐，候撤了茶再上去。”林之孝就坐在垂花门小炕上。

董嫂子笑道：“我有句说话要对大爷说。昨天听见人说，刘大人有五百银给底下人的茶钱，将来你侄儿要求大爷格外照顾些。再者还有咱们上房的人，刘大人倒没有提起。真个咱们这些姑娘、嫂子们就不是个人？这几年，瞒不过林大爷是深知道的，咱们还有点儿什么出息吗？说起来要叫大爷笑话，前日撕了点儿布做鞋，要三十大钱也借不出来，真是可笑。近来还亏着宝二奶奶同四姑娘私下里帮补咱们点儿，这不是身上的旧纱衫子同这条夏布裙子，还是四姑娘给我的，可怜我的夏衣也叫你侄儿当的精光。这几天立过了秋，早晚就很凉快，咱们跟着太太到了道儿上去不要冻死吗？”吴家的笑道：“你说了半天话，总没有说到正经话头儿上来，横竖林大爷也很知道咱们的苦。不用说哩根儿拉跟儿的话，总要林大爷去回刘大人，也照他们外边的样儿，给咱们五百银就完了。他若是不肯给咱们银子，没有别的，将上房的东西糟蹋他一个稀糊脑儿烂。”林之孝笑道：“嫂子们都不用着急，这件事总交给我，必叫嫂子们都过得去。这里面也要分出个层次来。像嫂子们有差使辛苦些儿的，自然要多点子，那个没有差使闲着的，又少些儿。”

我自然有个主意，等过了这一半天，我送进来给嫂子们就是了。若是有别的嫂子、姑娘们提起这话，二位嫂子只管将我的话对他们说，横竖在三五天以内我必送来。”董家的再三称谢，说道：“上房撒茶了，咱们上去罢。”林之孝起身，跟着董嫂子上去来到上房卷棚下，见赵奶子抱着慧哥儿，唐奶子抱着毓哥儿都刚出来，哥儿们手里拿着饽饽。慧哥儿瞧见，赶忙叫道：“林大大。”毓哥儿听见，也接着叫“林大大。”林之孝笑着，忙过去拉拉两个小哥的手说道：“哥儿们好！”奶子们代答应了好。董嫂子出来说：“太太叫林大爷进去。”林之孝忙放了手，跟董嫂子掀着帘子进去，见太太坐在碧纱里，大炕上摆着多少礼物。林之孝跪下请安，见过三位奶奶、姑娘，在怀里取出契稿，递与董嫂子送上太太。王夫人命珍珠朗念一遍，说：“倒也罢了。祝大宗伯上再加‘姻伯’两字。”珍珠答应，取笔添上。王夫人吩咐送过去请大老爷删改酌定，赶着誊写清楚。林之孝答应，接了退身出去，往宁府来见贾赦同珍大爷们商酌契纸。

王夫人道：“咱们也该早些收拾，恐桂太太们来的早。”宝钗道：“差人去请珍大爷同蓉哥儿们也要早些儿过来。”平儿差媳妇们去问大厅灯彩铺设可曾收拾完结，一面着人去请珍大爷。珍珠笑道：“今儿平丫头又是亲家太太，又是老丈母，连头发根儿上都收拾的光亮体面。”王夫人点头笑道：“平丫头这丈母倒是做的很有道理，不亏他在刘姥姥庄上吃那几天小米子粥，好容易挣下这个丈母来，也是他一番苦心得来的，怎么不叫他大乐呢？”宝钗笑道：“乐是应该他大乐，别乐大发了，将小舅子乐了下來。”李宫裁笑道：“平丫头一会儿做亲家太太，你们两个别傻头傻脑的，叫他脸上下不来。”珍珠道：“那倒论不定，叫他这会儿好好的给咱们拜拜，一会儿让他

体体面面做丈母。不然横竖等着姑爷磕头的时候，准叫他磨不开。”王夫人笑道：“何苦来呢！骇的平丫头连饭也吃不下去。”宫裁道：“平丫头，就给他两个拜拜，这又算什么呢？”平儿道：“使得。”站起身来向着宝钗、珍珠两个拜了两拜，引的王夫人大笑，说道：“平丫头忒胆小，说是这样说，他两个好意思闹你吗？”平儿笑道：“太太还不知宝妹妹同四姑娘，他两个说得出就做得出。我见了他们两个，我就草鸡了。”大奶奶笑道：“我看不出平丫头这么一个能干人，倒怕定了他们两个，这也是怪事。”正说着，董嫂子来回林之孝要见，王夫人吩咐进来。林之孝回道：“大老爷同珍大爷都瞧过了，说道‘很好’。叫奴才去誊写清楚，送到宁府画押。”王夫人道：“很好。你赶着去办。”林之孝答应，出去办事。上房里吩咐传饭，太太坐下刚举杯箸，有该班的姑娘回说，珍大奶奶同蓉大奶奶过来。只见婆媳两个笑嘻嘻走进屋来挨次请安，姐妹各见礼问好。王夫人吩咐坐下，一同吃饭。珍大奶奶道：“已经吃过，早些过来候接新亲家。珍大爷们也就过来，等接姑爷。咱们在这儿喝茶。”于是，王夫人们用饭不表。

林之孝到了家里，就将赵先生请过来，照着誊写正契，陪先生用毕早饭，命小子拿着拜盒先进荣府回过太太才到刘大人宅里来。到宅门上，陈七、蒋三说道：“大人下朝回来，吃过早饭出门拜客刚才回来，正在这儿等你。”林之孝说：“很好。请七哥上去回大人说我要见。”陈七道：“你且坐坐，我就上去。”不多一会，赶快下来相请，林之孝命小子端着拜盒，跟着上去见刘大人请过安，刘尚书命端杌子过来坐下。林之孝将前后说话交代一遍，刘尚书甚是欢喜。林之孝接过拜盒，取出卖契送上。刘大人接着看了一遍，说道：“很好，干净简绝之至。”林之孝将所有一切俱交代明白，说道：“大人瞧这契上



没有什么更改的字样？”刘尚书道：“并没有要改的字样。”林之孝道：“既然如此，下人赶着回去，请大老爷画了押再来领银子罢。”尚书道：“是极。我在这儿等着。”林之孝忙走出来，蒋三道：“这儿有现成快车，大哥坐了去罢。”吩咐将车磨了过来，林之孝坐上快车，飞撵而去。先到宁府，见贾珍回明说话。珍大爷接了契纸，到上房来见大老爷，贾赦又细细的瞧了一遍，点头称是，画了押。珍大爷到自家屋里也画了花押，又叫蓉哥儿画押，自家拿着出来，交给林之孝说道：“环哥儿、兰哥儿的花押，你去请太太画罢。”林之孝接在手内，转身出来坐上快车，又到荣府来见太太。将契纸呈上，请太太画押。王夫人看过一遍说道：“兰哥儿的押叫大奶奶代画，环哥儿的宝丫头画了罢。”两位奶奶取过笔来，当着太太各画了花押，请太太过目，命嫂子们交给林之孝接着，辞了太太出去，坐上快车来到刘宅，同着门上一直进去，见了刘尚书双手交代。

刘大人接在手内细看了遍，让主管坐下。小子们送过茶，刘大人道：“实在费老主管的心了，我甚不安之至。”在身边取出几张银票来，说道：“这一张是恒泰号的三万两，这是义兴号的三万两，这是合泰号的二万两，这是祥茂号的二万两，其十万两。这一张是口儿外钱店里的五百两，他是义合字号，这是众位二爷的茶钱。这一张是资顺布字号的二千两，是送老主管的劳金。”林之孝忙站起来，再三推让了一会，只得跪下谢谢。随将那四张十万两的票子收在靴页里面，说道：“这几处大字号都是宁荣两府的旧底子，这资顺布行也是认得的，大人办事真是安静。过了明日，大人差人过去收点东西罢。”刘大人笑道：“点什么，等太太几时起身，我搬了进去就完了，又何必点呢？”林之孝道：“大人虽是这样吩咐，但是一日不交代，太太同下人们一天要惦记着。况且交代了好收拾起身。”

刘大人道：“既是这样，我后日差人过来收点罢。”林之孝答应着，随即谢过刘大人，出来到了门房里坐下。此时只有蒋、陈两个门上，同着两三个体面爷们都殷殷勤勤的同林大爷扳谈说话。林之孝将手内一张五百两银票递与两位门上，说道：“这是请诸位哥哥们的一个茶敬，恐有不到之处，总要求诸位包涵照应。”陈七道：“林老大，咱们哥儿讲起这个来了吗？”林之孝道：“老七，咱们哥儿们不是一年半年的朋友，你还不知道我林老大的为人吗？这又算个什么呢？不过众位朋友面上敬点心儿。”蒋三同众人道：“既是大哥说了，咱们竟领这情罢。”林之孝道：“刚才那车甚快，我这会儿还要坐去。”蒋三道：“本来叫他在这儿伺候着送你回去。”林之孝随即辞了众人，出来坐上车，对车夫说了要到这几处大字号去走走。车夫应允，赶着快车挨家都去对了银票。这几处字号，都是林之孝的旧好，贾府的伙计。林之孝将这些银票照对明白，坐上车一直来到荣府，赏了赶车的一个镞儿。走进大门，见珍大奶奶们的车都在这边。林之孝叫董嫂子同进去见了太太，将银票呈上。王夫人命宝钗瞧了一瞧，说道：“都是咱们家的旧字号。”王夫人道：“你将两张多的收着，那两张且交给林之孝，等我开出单子照着去办罢。”宝钗答应，将两张四万两票子亲自交给林之孝收着，自家将那两张收好。

林之孝刚出垂花门，遇着珍大爷进来问道：“成交了吗？”林之孝答应：“已成交，过了明儿，他们来收点东西。”珍大爷点点头，一直进去。嫂子们回说太太在绿竹斋。贾珍听见，带着蓉哥儿就往绿竹斋来。听差姑娘回过太太，贾珍进去请安，见过大嫂子、琏二奶奶同珍珠，众人问大哥的好。蓉大爷过来也都请过安。王夫人道：“你们爷儿两个就坐在那儿罢。”众人坐下。珍大爷笑道：“琏二妹妹今日大喜，做丈母了。”珍

大奶奶笑道：“他是赁来的丈母。”王夫人笑道：“琏丫头做丈母，你们个个都要臊他个皮儿。他这丈母不是赁来的，倒是个实实落落升补实授的丈母。”众人笑道：“太太说的不错。”贾珍道：“一会儿姑爷在那儿磕头？”王夫人道：“就是大厅上罢。等他来了，你领着他先去给大老爷、大太太磕头，再过来见礼。”贾珍道：“刚才大老爷、大太太吩咐，叫先在婶子这儿磕了头再过去。”王夫人笑道：“自然要先见过了爷爷、奶奶，这才见咱们是个正礼，也没有先见我的道理。”珍大奶奶道：“太太的话说的很是。横竖祝太太们都是讲理的，别叫他们笑话。”正在说笑，吴家的慌慌张张跑来回道：“大厨房里走了水。”众人听见，魂都吓掉，赶忙一齐站起，往外就跑。珍珠飞跑出了垂花门，竟在大厨房门口。只见烟雾腾腾，熏人扑面。那些厨子、家人都手忙脚乱，没有了主意。珍珠忙对周贵道：“火才烧起，赶着将毡子打湿握上，再等一会儿烧成了场，就不好了。”又高声嚷道：“谁出力救灭了火，赏他三百银。”众人听见四姑娘吩咐，赶忙七手八脚的人人出力，将这宅里三四口井的水，都打的稀浑。

此时林之孝刚到了家里，听见这个信儿，直急得要死，赶忙往宅里来。远远望去那烟不大，心中略放下些儿。跑进宅子去，静悄悄的一个儿也不看见。到了宅门口，只老赵一人在那里，说道：“厨房里走水，他们都去瞧热闹去了。听见四姑娘赏三百银，人人都想着发财呢。”林之孝急急忙忙跑到厨房门口，只见满房子上都是人。珍大爷领着人在那儿泼水，蓉大爷拽着衣服，也站在房上吆喝着拆棚。四姑娘同室二奶奶站在一个大石墩上，瞧着他们拿水泼毡子。太太们一堆儿都远远站着瞧呢。

林之孝先到太太面前安慰两句，赶忙过来，看见火已扑灭，

椽子上不过冒烟。走到厨房里去瞧瞧，原来是烧燎炉上不知怎么火冒上来，引着那根椽柱烧着几根椽子，这间屋上的瓦全都拆掉。走到厨房去瞧瞧，那两个老厨子笑道：“大爷受惊了。亏得是烧燎房闹事，还不相干，若是咱们厨房里闹起事来，不要说是酒席吃不成，接着院子里的棚上一着，那不用说，这会儿还有说话的空儿吗？这真是太太的福气。先前初着起来的时候，火势顺着椽柱往上直擢，偏我在这里做着活。只要拿一件衣服在水缸里浸一下，往柱子上一扫就得了。他们尽瞪着眼儿瞅着他。赶我知道出去一瞧，那火已上了椽子，那些人没有了主意，我也狠狠的着了急。后来四姑娘出来吩咐道：‘谁救灭了火，赏三百银。’这些人听见有银子，连命也不要了，七手八脚的一齐动手。火在上面，烟熏着难以着力，宝二奶奶吩咐，揭一片瓦赏十个大钱。一会儿将瓦揭了半边，这才一齐用力将火救灭。又加着珍大爷、蓉大爷领着众人不住手的泼水。恐连着外边，又赶着将过道的棚拉掉半边，这会儿才放心。”

林之孝道：“我刚才到家，打杂儿的来通信儿，将我急了个要死，赶忙跑出来。远远的瞧了瞧，烟还不很大，心上才略略放下些儿。到了门上，赵大爷对我说，才知是四姑娘出重赏，将火救灭了。真是太太的福气，不然还了得吗？幸而你们厨房里没有惊动着，天气干燥也得小心。这会儿房子已经给刘大人了，保佑着平平安安的交代了给他。太太起了身，咱们才敢放心。”

姜厨子道：“咱们的房子给了人吗？”林之孝道：“给了兵部尚书刘大人。”姜厨子道：“咱们也有点儿规例，这明儿向谁去要呢？”林之孝道：“凡有一切，都向我要，是我一个人儿开发。”老姜笑道：“既是大爷管这件事，还有个不疼我们的吗？大爷怎么吩咐怎么好。”林之孝道：“你们都放心，若有朋友们提起这件事，你只管叫他们来找我就是了。”老姜

连连答应。

林之孝道：“今儿是新亲家太太上门，一会儿的酒席留点儿心，别闹些苍蝇在里面，闹的一股儿盐一股儿淡的。等你打发完了，我再请你喝酒罢。”老姜道：“大爷放心。我在这宅里二十多年，只除了那年老太太的寿日那一天我多喝了口儿酒，误了事，凤二奶奶动气，叫来二爷打了我十五个嘴巴。除了这一磨儿外，从来没有误事。大老爷那边蓉大奶奶开丧，老太太丧事，宝二爷做亲，老爷出殡，我那磨儿闹过了事没有？这是大爷深知道的。”林之孝道：“那是我知道的，你也是这宅里的老人了。太太们都在外面呢，我去瞧瞧，等闲着咱们再说罢。”林之孝说着，走出外间，看见椽子、梁上都冒着烟，那些人正往下泼水。那炉上烧猪、烧肉、烧鸭、烧鸡都闹的黧黑，赶忙低着头跑了出来。看见地下全是泥浆子，宝二奶奶同四姑娘都还站在石墩上，吩咐往下泼水。林之孝走到面前，说道：“这件事，全亏四姑娘同宝二奶奶出了重赏，众人才齐心出力，不闹成大事。想起来令人可怕。”珍珠笑道：“我同宝姐姐有什么功劳？全仗是太太的福气。”林之孝道：“虽是仗太太的福气，也是姑娘同奶奶的才情。这会儿火已灭了，请二奶奶同四姑娘进去罢。这里有我们在这儿照应呢。”宝钗道：“也罢，咱们进去收拾收拾，闹了一脑袋的灰。”珍珠道：“酒席没有糟蹋吗？”林之孝道：“我瞧过了，倒没有动一点儿。就是烧燎东西全用不得了。那赶着办起来也还容易。”宝钗同珍珠走下石墩到垂花门口，太太们还站在那里，宝钗笑道：“太太受惊了。”王夫人道：“几乎不把我一个心跳了出来，这会儿身还是发着颤。”珍珠道：“太太同诸位嫂子、姐姐们发颤都不相干，我就惦记着老丈母，不知道小舅子唬着了没有？”珍大奶奶笑道：“咱们家里当日是凤姐儿的胆量好，不拘遇着什么

大事，他从不着急。这会儿是四姑娘同宝妹妹，他两个的胆量也赛得过凤姐儿，才情也对得过他。”宝钗道：“探妹妹的才情、胆量也就好。”王夫人道：“你们别在这里说闲话，宝丫头进去收拾收拾头上的灰。”珍珠道：“太太也进去罢。”王夫人吩咐“请蓉大爷下来罢，别站在房上了。”嫂子们答应，过去对家人说请蓉大爷下来。家人们扶着大梯子，照应慢慢的走了下来。贾珍吩咐打杂的，将地下破碎砖瓦、木头席片、一切零碎灰土立刻打扫出来，将那几床毡子用水浸透，裹在那烧过的椽子上。又叫人将拉倒的棚，仍旧收拾妥当。林之孝瞧着他们立刻搬的搬，抬的抬，十分闹热。王夫人们到绿竹斋坐下喝了茶，这会儿心才放下。众人都给太太道惊，珍大爷、蓉大爷也道过了惊。贾珍笑道：“今儿大亏四妹妹同宝妹妹出了重赏，人人出力将火即救灭。不然竟不可解了。”王夫人正要问重赏的事，董嫂子飞跑进来回道：“亲家太太同祝太太到了。”珍大爷领着蓉哥儿出去接新姑爷，王夫人同琏二奶奶赶着出去接亲家太太。珍大奶奶将李宫裁袖子一扯，不知说句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 会新亲谱联姐妹 重亲谊喜定蟾珠

话说王夫人同着平儿出去迎接亲家，珠大奶奶跟着往外就走，珍大奶奶将他拉了一下。李宫裁问道：“你说什么？”珍大奶奶轻轻说道：“让平丫头同太太先去接亲家，咱们揽在里面干什么？况且宝丫头同四丫头也还没有下来，咱们到底等他两个同去。”珠大奶奶点头。等了一会，宝钗、珍珠下来，问道：“你们不去接亲家吗？”珍大奶奶道：“在这儿等你们同去。”五个人说笑着出了垂花门，听见各位太太在正厅上，新姑爷同珍大爷在大厅上。奶奶们来到正厅，瞧见太太同桂太太正在行礼。宝钗、珍珠先过去给柏夫人请安道喜。珍大奶奶、珍大奶奶、蓉大奶奶也过来请安，彼此道喜。宝钗道：“怎么桂大妹妹站在那边呢？”柏夫人笑道：“他今日来做新亲，还没有同亲家妈见礼，所以站在那边。”王夫人同桂太太拜完之后，就让璉二奶奶同桂太太两亲家见礼。今日平儿是五品补服大妆扮，两亲家对拜了八拜。蟾珠拜过王夫人同亲妈太太，就是珠大奶奶们四位过去同桂太太行新亲礼，又同蟾珠相拜。接着是蓉大奶奶过来拜见。祝太太同王夫人道喜。整整闹了半日，这才让坐。桂太太定不肯僭祝太太的坐位，谦让半日，又不肯僭王夫人亲家妈的坐位，总说不敢有僭，让个不了。将柏夫人让的着急说道：“好妹妹，你且依着咱们，坐这一位，等我坐下定一定。我这会儿叫你让的头都发晕，你再让一会儿，我可要栽倒了。”桂太太听见这样说，只得遵命告坐。太太们挨次坐下。

宝钗拉着桂蟾珠同大奶奶们，都到西边一溜儿的紫檀圈椅上坐下。贾府里几个体面嫂子，每人端个洋漆小盘子，盛着镶银碗的果子茶。第一位是桂太太，第二位是祝太太，第三位是太太，第四位打偏是琏二奶奶，接连吃过三道茶。这边奶奶、姑娘们也是三道茶。桂大爷在大厅上，是珍大爷父子陪着，也是照样儿的果茶。用茶已毕，贾珍道：“昨日见尊大人，说起也就要起身，秋凉时候正好长行。”桂堂道：“父亲急欲起身，一者为文凭尚未领得，二者为盘费难以张罗，所以尚不能择日。”贾珍正在叙谈，林之孝来请珍大爷陪姑爷过宁府去见太爷、太太。桂堂听说，赶忙站起来。珍大爷同蓉大爷陪着姑爷出去，上车到了宁府，林之孝同桂府的杜麻子同跟过去。珍大爷们下车，一直同到上房见贾赦同邢夫人，两位老人家看见这孙女婿，十分欢喜。桂堂跪下去，恭恭敬敬拜了八拜，转身拜过贾珍，又同贾蓉见礼。邢夫人将桂堂拉在身边，看了又看，笑着对贾赦道：“真是巧丫头的福气，得这么一个好姑爷！”贾赦道：“这孙女婿，将来很有出息。”邢夫人吩咐媳妇们，就在上房摆设果子点心，带着蓉哥儿陪坐。邢夫人对着贾珍道：“你是大爷，陪着他倒彼此拘束，不如竟让蓉哥儿陪他罢。”贾珍道：“本来今日是通政使大堂张大人家娶媳妇，已经请过几次，因为等着姑爷来见过了面。这会儿要到张家去道喜。”邢夫人道：“很好，你竟去罢。”贾珍答应，辞过大老爷同太太，又对桂堂说道：“我不奉陪姑爷，叫你大哥相陪坐坐罢。”桂堂赶忙站起来道：“大爷只管请便。”贾珍吩咐贾蓉道：“你陪妹夫坐坐，一会儿过去对二奶奶说，我有事不陪姑爷了。晚上坐席不用等我，就是你陪罢。”贾蓉答应，同桂堂站着候珍大爷出去，又才坐下吃了一会。嫂子们来回太太道：“跟姑爷来的家人们给太爷、太太磕头道喜。”邢夫人道：“多谢他们。”



叫门上的陪着吃个点心，歇歇儿。” 嫂们连声答应，出去回话。贾赦道：“我也来陪孙女婿吃个点心。” 姑娘们听见，赶忙端过机子，贾赦坐下，姑娘们另换上新茶。邢夫人同着孙女婿说说问问，十分亲热，说道：“我今日本来也要过去，因前几天出门受了点暑，身上不好。这几天连饭也懒得吃，头上还有些发烧。昨日你二奶奶过来请我，我想道，罢呀，就过去了也坐不住。等过一半天，横竖要请你妈妈到这里来，咱们姐妹们也要谈谈。” 桂堂道：“妈妈也要过来给奶奶请安辞行呢。” 贾赦道：“我也要请你父亲过来坐坐。我有几个旧交好友都在广东，将来我有书子给他们，都有照应。” 桂堂连声答应。贾蓉道：“那边还没有磕头呢，二奶奶们都还等着，妹夫也该过去罢。” 邢夫人道：“仔吗二奶奶那里没有磕头吗？” 贾蓉道：“还没有磕去。二奶奶吩咐先到这里。” 邢夫人道：“既是这样，我倒不好多留，且过一半天再来接你。” 桂堂答应，辞了太爷、太太，贾蓉陪着出来，上车又到荣府。

此时太太们在正厅上说些谦虚客话。桂太太称王夫人是太亲妈老太太，王夫人再三说道：“亲家太太，你这样称呼，我实在不安。咱们是四门亲家，你要这样拘礼，我就不敢亲近你了。” 桂太太笑道：“本来是长亲，名分在此，不能不这样称呼。” 祝太太道：“我倒有一个调停的法儿，不知可还使得，省得两位亲家太太彼此谦让。” 王夫人忙问道：“怎么个调停法儿？倒要请教。” 柏夫人道：“今儿是上好吉日，咱们又是至亲聚在一处，何不咱们三个人拜了姐妹，彼此既好称呼，又好关切商量办事，省了多少客气！这件事不知可还使得？” 王夫人不等说完，欢喜的连忙说道：“好极！咱们竟是这样。” 金夫人道：“我如何敢同太亲妈拜姐妹呢？” 柏夫人笑道：“桂三妹妹过有些酸味儿。” 王夫人吩咐珠大奶奶，命他们点

起香烛，就在正厅中间对着那一幅大三星面前铺下红毡。一会儿摆设妥当，王夫人命宝钗取笔砚、大红全帖。三位太太叙了年齿：王夫人居长，祝太太次之，桂太太第三。王夫人先念着，叫宝钗写道：贾门王氏容庄，年五十六岁，九月十八日辰时生。祝太太念道：祝门柏氏抱贞，年五十三岁，十二月初十日寅时生。桂太太念道：桂门金氏香树，年三十七岁，八月初八日子时生。宝钗写完，王夫人就叫用双红全柬照着写三个。三位太太一齐焚香，向上拜了八拜，对拜一番。金夫人笑道：“咱们各尽各道，我同亲家太太、两位大亲家太太、二亲家太太、四姑太太也拜个姐妹儿，彼此都省得谦虚。”王夫人道：“我给三妹妹调停，这个意思，除了我这边的，到底不便。你竟同你亲家、大亲家拜了罢。”珍大奶奶赶忙说道：“我也不便同三姨儿拜姐妹，竟是琏二妹妹两亲家拜了，倒是正理。”王夫人道：“你到底不比得你大姐姐，这又何妨呢？”珍大奶奶定不肯，说道：“我同三姨儿叫亲家姐姐都使得，拜是断不敢拜的。”祝太太道：“既是咱们大亲家太太这样过谦，三妹妹同亲家太太拜了罢。”于是，桂太太同琏二奶奶两亲家也拜了姐妹。珍大奶奶们这一班拉着琏二奶奶都过来拜过两位姨儿。桂蟾珠过来刚要下拜，王夫人赶忙拉住道：“三妹妹，你将这女儿过继与我罢，他又好称呼。”祝太太、桂太太都说：“甚是。”吩咐摆好椅子，请王夫人坐下，命蟾珠拜了妈妈，又同诸位嫂子、姐姐们磕过头。王夫人笑道：“这会儿都是姐妹亲家，可以不用谦让。咱们热闹了这半天，也忘了姑爷过来没有。”蓉大奶奶道：“我刚才问过，说还没有过来呢。”珍大奶奶笑道：“爷爷同奶奶瞧见这个孙女婿，那里就肯放他过来？”柏夫人道：“偏生大太太身子不好，今儿又不过来大家热闹。”珍大奶奶道：“大太太说过，等身子好些儿要请二姨

儿同亲家姨儿过去坐坐。”金夫人道：“我半天去见太太，辞行畅叙一天。”嫂子们回道：“姑爷过来了。”桂太太道：“叫他进来磕头吧。”嫂子们答应出来。一会儿蓉大爷陪着进来。先让贾蓉见过两位太太同蟾珠姑娘，请姑爷给二奶奶磕头。另又添上一个坐儿，请丈母坐下受礼。平儿谦让一会，难以推却，只得先给王夫人磕过头，同祝太太、桂太太们道个罪，又向三位奶奶、四姑娘致意过，这才转身受姑爷磕头。接着众人同姑爷见礼，闹了半日才完。王夫人拉着桂堂笑道：“你是我的外甥，又是侄孙女婿，到底算那一条儿呢？这会儿且叫我大姨娘，等着姑娘过了门再叫我二奶奶罢。”贾蓉过来说道：“父亲叫回二奶奶，要往别处去道喜，不能来陪妹夫。一会儿坐席也不用等，就叫蓉儿在这里陪坐。”王夫人道：“也罢。你亲在这里，你哥儿两个倒拘的慌，这倒很好。咱们也要到上屋去坐。”柏夫人们都说：“甚是。咱们这会儿不算新亲了，倒很爽快。”三位太太同珠大奶奶、珍大奶奶、璉二奶奶六位来到上房，宝钗、珍珠、蓉大奶奶拉着蟾珠、芙蓉到秋爽斋来。贾蓉陪着桂堂往大观园去逛。那些嫂子、姑娘们分做三处照应，又将跟来的姑娘、嫂子们邀在花厅里坐着吃茶。

宝钗们到了秋爽斋，芙蓉不敢同坐，再三谦让。宝钗道：“好讨嫌，你怎么也闹的这么酸手儿？”珍珠道：“老太太，你坐下罢，别闹的扭儿邱儿的，叫人发烦！”芙蓉笑着坐下。畅谈一会，十分相契。宝钗道：“今日三位太太这样一办，真是省了多少客气。咱们也很舒服，还管着又亲热，将来还省了好些繁事。真是咱们太太想得到，这件事办的我很乐。”珍珠笑道：“那天妈妈也提起过这件事，说等着几时我邀了桂三舅母去同你们太太拜姐妹，我回来就忘了对太太说。可巧的今儿拜了姐妹。真是前世的姐妹，到底还是要做姐妹。”宝钗笑道：

“太太们拜了前世的姐妹，咱们为什么不拜个今世的姐妹呢？”珍珠道：“咱们同那几个拜？”宝钗道：“不用拉人，在坐儿的就足够了。”蓉大奶奶道：“我怎么同婶子、姑姑们拜姐妹呢？别叫人听了当笑话。除掉了我，婶子们去拜罢。”芙蓉道：“我是更不敢的了，连这坐坐都是不该的，不过是姑娘、奶奶们的抬举。若是越分之事，那是断不敢从命的。”宝钗道：“我最嫌你们这些酸气，你两个那辈子一定是老西儿变来的，一开口就是酸味儿。”蓉大奶奶们都一齐大笑。珍珠道：“不用说了。我来开单，叙出年岁，咱们再议。”走到里间对宝钗道：“你们各人写出年岁，我来总写。”蓉大奶奶们也不好再推，只得各人写出八字，交与珍珠。

宝钗道：“这间屋里可是找不出一张红纸儿来。”珍珠笑道：“宝太太近来闹的俗不可耐，开口就是红纸儿。你等着我去找张朱砂笺，再泥他一碟真金，给你朱砂笺上写金字儿，比红纸儿还不热闹吗？”说的宝钗们都吃吃大笑，说道：“咱们出去，让他去写。”不一会，珍珠写完出来，众人围着看，那上面写的是：贾张氏淑姜，年二十四岁，正月二十七日未时生；贾薛氏宝钗，年二十一岁，三月初四日巳时生；贾珍珠，年二十岁，二月十三日午时生；江芙蓉，年十九岁，十月十二日酉时生；桂蟾珠，年十五岁，八月十六日子时生。\$ 蓉大奶奶笑道：“怎么将我写在头里？”宝钗笑道：“谁叫你年纪比咱们大呢。”蓉大奶奶道：“我不管年纪大不大，我辈分儿小，这会儿要拉上我拜姐妹，我情愿在尽后做个妹妹。”宝钗笑道：“你真是搜搅，那里有个妹妹的年纪比姐姐的大呢？”珍珠笑道：“我倒教你一个称呼，以后你竟叫婶子妹妹、姑姑妹妹就完了。”宝钗道：“再说说要黑了，磕个头儿，好吃点心。”珍珠笑道：“咱们也不用供个关帝财神爷、备个三牲香烛，

就是这样磕个素头儿吗？”宝钗道：“咱们竟对着这一林的绿竹子儿磕个头儿罢。”众人俱说：“甚是。”挨次儿站定，一齐下拜。珍珠道：“自此以后，情同手足，富贵贫贱毋许相忘。”众人都一一答应，姐妹们十分亲热，叙齿坐下，吃午茶点心，彼此并无客气。

祝太太们来到上房，有赵奶子、唐奶子抱着两个哥儿上来，给太太们请安道喜。两位太太轮着抱了一会，王夫人因天气暑热，恐太太们累着，吩咐奶子们抱去。各位太太换了常服，就在上房散坐谈心。

王夫人问起祝亲家的病势到底怎样，柏夫人叹息道：“你亲家的病，总是忽轻忽重，叫人难以测度。我瞧着竟有些儿费事，这几天过了老太太的生日，总也没有接着一封家信。昨日个说什么梦见三兄弟来辞行。同他到了一所大房子里去，又是二兄弟屋里的素兰拉住他大笑。他醒过来，正交三鼓。你亲家说，这梦甚是不祥。我说这是心记梦，不用去想他。说呢虽是这样说，到底这梦做的不好。”金夫人道：“你三兄弟也做个梦，说是什么姻缘前定，又是什么贾太太的话。我因为是个大早上，很嫌人家说梦，就赶着拦住，不叫他再说。”柏夫人道：“他昨日在那里也提起，说是梦玉将他一抱就醒了，我也记不真他说的那个梦。”王夫人道：“那贾太太也不知是谁？说的句是什么话？”平儿问道：“三老爷今年有多少年纪？”柏夫人道：“我一会儿记不真他是三十几岁，可怜也是无儿无女。听见说三太太带着身子，将来不知是男是女。我们老哥儿三个，就共的是梦玉一人。”珍大奶奶问道：“兄弟做亲没有？”祝太太道：“因为今年是老太太的大庆，春间赶着完姻，娶的是我们小姑子梅大妹妹的两个女儿，叫海珠、掌珠，都算是二房里的媳妇。”太太们正在说话，伺候的媳妇们来请示下，

回道：“宝二奶奶们的点心已摆在秋爽斋，姑爷的点心摆在潇湘馆。”王夫人道：“咱们的就摆在这儿罢。”媳妇们答应了，赶忙摆了三桌。桂太太道：“摆这些做什么？咱们坐在一堆儿，又好说话。”柏夫人们都说：“甚是。”姐妹共坐一桌。

柏夫人吃着点心，又接着对珍大奶奶说道：“梦玉于今过继到咱们大房里来了，我也替他定了两门好亲事。等着你亲家病好些儿，也就回去给他完姻。”珍大奶奶道：“听说姨夫的病一会儿难得就好。何不将梦玉兄弟接了进来完姻呢？不知这亲家是远是近？”柏夫人笑道：“也远，也近。他原要进来的，因为要过老太太的生日，二层我们秋间也一定回去，所以不叫他进来。”王夫人笑道：“真叫做远在千里，近在眼前。”就拉着珍大奶奶在他耳边说了几句，珍大奶奶点头笑道：“原来如此！倒真是一件美事，这倒不错，必得要回金陵才能行得。”对着祝太太道：“既是这样，我倒想出一件美事来，很该要办才是。梦玉兄弟既是二房里给他娶了两个媳妇，这会儿二姨妈大房里也给他定了两门亲事。何不替三房里也娶一房媳妇？将来三房都有了孙子，岂不是个全美吗？”王夫人点头笑道：“这也很是个道理。”柏夫人道：“虽然是个道理，但一时难得有合式的人家。若有合式的，我就作主定了。”珍大奶奶笑道：“现有很好的合式人家，二姨妈既可作主，我同琏二妹妹作媒，竟将蟾珠妹妹说给了兄弟，做个三房的媳妇。况且又是换门亲，又是嫡亲的外甥，这有什么不好吗？”柏夫人道：“我虽早有此心，见三兄弟同三妹妹没有点儿口气，不敢启齿。”王夫人笑道：“只怕前日两位亲家的梦，应在这件事上也未可知。真是姻缘前定，我虽不敢相强，但是也不可错过。三妹妹，你意下如何？”桂太太道：“梦玉是我嫡亲外甥，我有什么不肯呢？从小儿我最疼他。只是蟾珠年纪尚小，我这会儿还

不能够离他。就是定下，也要带到广东，且过几年再送他做亲。咱们也要当面说下，别我应了这句话，明儿过镇江的时候，叫老太太硬将蟾珠留下。那个我是断不能的。”柏夫人笑道：“只要你应了这句话，就隔三五年来做亲，并没有什么使不得。你只管放心，我明日就发信回去，都替你说个明白就是了。”金夫人道：“既是这样，也不用去同三兄弟商量，我竟作主应了这亲事罢。”柏夫人大乐，赶忙站起，先谢了两位大媒，这才两亲家对拜。王夫人们又俱道喜。柏夫人取下一枝赤金双如意，平儿道：“我这对珍珠和合送二姨妈做了插戴罢。”柏夫人大喜拜谢。桂太太吩咐去请姑娘来。伺候的姑娘们答应，赶忙去请。不一会，同着蟾珠进来。柏夫人笑道：“好儿子，我有两件东西送你戴上。”说着，亲自替他插戴，太太们又皆道喜。蟾珠心中领会，登时面胀飞红，折转身出去。李宫裁笑道：“大妹妹也不等咱们道个喜儿就跑。”太太们都一齐大笑。

王夫人吩咐宫裁：“晚饭摆在秋爽斋。我同你二姨儿带着你同珍大妹妹四个一桌，三姨儿同琏二妹妹他两亲家一桌，那一桌叫蓉哥儿陪着姑爷两个人坐。大妹妹们摆一桌在绿竹斋。让他们去热闹，咱们也不管他，爱怎么乐就怎么去乐。差不多些儿也就摆罢，你二姨儿心里有事，要回去的早，别闹到半夜三更的。他们跟来的嫂子、姐儿们不用等咱们，只管先吃罢。”宫裁答应，出去吩咐料理。此时日已平西，贾府的嫂子们两下里分头摆席，十分热闹。

蟾珠来到秋爽斋，众人见他面红面胀的，赶忙问道：“太太们叫你做什么，你仔吗闹的这个样儿？”蟾珠一声也不言语，宝钗们猜不出其中就里，尽着的追问，跟蟾珠的小姑娘红妆忍不住说道：“祝太太给姑娘头上戴了簪子，太太们道喜，姑娘就赶着下来了。”宝钗们笑道：“原来是大喜，咱们也该

给妹妹道个喜。”蓉大奶奶笑道：“罢呀，五妹妹正臊的没有处躲，咱们别闹他了。”芙蓉道：“到底不知是谁家？”珍珠道：“这摆着是你家的事，不然怎么要太太插戴呢？”正说着，只见嫂子们进来说道：“太太们在这里摆席，姑爷同蓉大爷也在这里。”蟾珠赶忙说道：“我不在这里。”嫂子们笑道：“太太吩咐过了，姑娘们在绿竹斋摆一桌。”蟾珠道：“很好，咱们去罢。”宝钗道：“叫蓉大姐姐同你先去，我同芙蓉妹妹、四姑娘三个人上去打个照面儿就来。”蓉大奶奶道：“我不用上去瞧瞧吗？”宝钗道：“你不用上去了，我替你对大嫂子说一声儿就是了。横竖今儿不行大礼，上席的时候未必要咱们磕头罢。”蟾珠道：“不用多说了，我同大姐姐先去，你们也要就来。”宝钗们点着头，一齐出了秋爽斋的院门，彼此分路。宝钗、芙蓉、珍珠三个来到上房。不知太太们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 追往事风雨离情 论慈恩芙蓉拜母

话说王夫人邀两位太太，带着奶奶、姑爷到秋爽斋来，见上面设着两席，旁边一席。王夫人道：“论礼今日是待亲家同姑爷，必得要行大礼才是。因这会儿都是自家姐妹，就不拘新亲家的客气，省了众人又换上衣服。三妹妹同你亲家两个坐了第一席，我们姐妹两个带着他们两姐妹坐在这里，那一席让他哥儿两个去坐。”柏夫人道：“这倒很好。三妹妹同亲家妹妹，竟请坐罢。”平儿笑道：“也没有我坐在那儿，倒叫两位姐姐坐在这儿的道理。”珠大奶奶、珍大奶奶说道：“太太调停的很是。你们两亲家今日是必要坐在一堆儿的。往后去坐席，咱们再僭你的位儿罢。”平儿再三谦让，宝钗笑道：“看仔细，别让的小舅子不依。”平儿含笑瞅了一眼，宫裁道：“依着太太吩咐，坐了罢。”平儿只得给王夫人磕头，向祝太太告了坐，两位大奶奶前也告个罪。太太们彼此坐下，贾蓉、桂堂过来告坐。宝钗、珍珠在两席上送了酒，三位太太都说：“不要拘礼，你姐妹们也去请坐罢。”宝钗对珍大奶奶道：“蓉大奶奶是我叫他在那儿陪着大妹妹，你可要恕他个不来，一会儿别报怨他。”王夫人道：“他陪着大妹妹才是，这会儿你大妹妹定给了梦玉兄弟做三老爷的媳妇，刚才你妈妈替他插戴过了，你姐妹们更要亲热。”宝钗笑道：“我们也学着太太拜了个姐妹。”王夫人笑道：“你们是那几个？”宝钗将拜的名字说与太太知道，珍大奶奶笑道：“好个婶子、姑姑、怎么同侄儿媳妇拜起

姐妹来了？这都是胡闹，你叫他怎么个儿称呼？”宝钗笑道：“偏又是他年纪最大，我叫他竟叫婶子妹妹、姑姑妹妹就完了。引的太太、奶奶们大笑。柏夫人道：“怎么连芙蓉也拉上，他如何敢呢？”桂太太道：“姐姐待芙蓉原同女儿一样，倒也没有什么使不得。”王夫人道：“既是这样，你们新姐妹儿也去快乐罢。”宝钗们答应转身，珍大奶奶笑道：“宝妹妹，明儿蓉哥儿叫你们个什么？”珍珠道：“婶子是婶子，姑姑是姑姑。”宝钗笑道：“你瞧着他该叫咱们个什么，就是什么。”说毕，拉着芙蓉三人往绿竹斋去了。

王夫人们开怀畅饮，彼此叙谈家务，并将他姐妹梦到地狱之事，细细叙谈。天色已晚，外面起了风暴。雷电交作，大雨如注。对面栊翠庵的松涛铃铎，竟像钱塘江上秋潮迅至，骇心振耳。登时间，满座凉风，红稀绿暗。伺候的嫂子们赶忙放下帘钩，一齐点上红烛。柏夫人道：“刚才姐姐说的梦境，兼着这会儿的风雨，真令人心神俱寂。”平儿道：“我虽未曾过桥，但是那个光景，也就叫人难受。别说他们到了那边瞧见的，更是可怜。”柏夫人道：“怨不的二亲家看破红尘，出家修道去了！”十分叹息。

王夫人道：“这会儿天气甚凉，正好饮酒。”金夫人道：“从此一番风雨一番寒。咱们能够赶这几天起身，倒也罢了，就是盘费恐难凑手。”王夫人道：“你放心，横竖在我身上。明儿饭后，我同你亲家到二姐姐家去过就到你那儿来，叫妹夫在家等着，我给你送盘费来。”金夫人连声答应说道：“这真是姐姐的培植，只好将来图报。”王夫人道：“姐妹们说什么报不报呢！”柏夫人道：“早半晌，刘大人亲自送了契来画押，你妹夫瞧见上面写着‘姻伯’二字，心中很喜欢，赞道：‘话也说的简绝。’亲自画了押，交刘大人带去。我那天听见

姐姐对我说过，桂妹夫起不成身，要帮他盘缠。今儿刘大人去后，你妹夫说道：‘桂老三这可有了起身的信儿。’”金夫人道：“原说是今儿领凭，不然前几天也就领了凭。因为凭科的经承要八十两银才给咱们办凭，你妹夫只给他三十两银，他那里肯依呢？家里是当不出这些，所以就耽搁下来。没有法儿，又托人去同经承商量，许下他五十两银，请人担着，这才许了今日给凭呢。咱们这会儿只要有了盘费，三几天就可动身。那几只破箱子，很容易收拾，倒是你妹夫那几本破书，他是不肯丢掉的。倒有十几板箱。”王夫人道：“咱们这些人家就靠着这几本破书，如何肯丢掉呢？我前日给刘大人的交单，样样都给了他，就留下一楼书不肯丢掉。过了明日，叫家人们收拾，先发下船去。余外的也就容易收拾了。”平儿道：“亲家姐姐为什么不同咱们一堆儿坐船，热闹些儿不好吗？”金夫人道：“我很愿一路同走，就是你亲家嫌水路过慢，他拿定主意要起旱走。这几天的车价也倒不很贵，拢共拢儿五六辆大车也就够了。两乘驼轿，一辆二马车。说起来咱们的行李有限，倒是长随们的多。自从得了这地方，各处荐的有三十来个，再加着原旧老家人有几个，拢共有四十多个。还有上房的丫头，媳妇们也还有十几个。这会儿老爷的盘缠少，也顾不得他们，只好将将就就的起身。要依着他们的性儿，再雇些车子给他们，也是不够的。”柏夫人道：“这原是要顾自家的力量，不能够随他们的意思。”王夫人道：“咱们大大儿饮两杯再说。”珍大奶奶吩咐蓉儿：“你让让妹夫的酒，别你一个人儿先喝醉了。”金夫人笑道：“堂儿的酒量那里对得过大哥呢！”不言太太们欢饮之事。且说宝钗等在绿竹斋，五个人情投意合，饮酒谈心。珍珠道：“咱们姐妹五个今儿要吃个大醉。眼见得五妹妹就要起身，我同宝姐姐也就在二十前跟着太太回金陵，四妹妹

是秋间同妈妈回南。咱们在地儿的姐妹，只有大姐姐一人在京，他是不到那儿去的。这才叫做胜会不常，盛筵难再！”芙蓉、蟾珠道：“三姐姐的话不错，咱们今日这一乐之后，不知这辈子可还有一日相聚在一处，照样的乐这么一乐。”蓉大奶奶们一齐掉下泪来。宝钗瞧见，不觉吃吃大笑道：“你们这四个人，都是一刻离不得娘的奶孩子。且都别哭，每人大大的喝三杯，我讲这个理给你们听。”丫头们正在斟酒，只见电光直射，霹雳交加，风雨大作。宝钗道：“这风雨雷电，都是你们四个人哭出来的。还不快些饮酒欢笑，以感天和！”于是，五个人都换上大杯，彼此对饮。

众人饮过三杯，宝钗道：“你们听我说，人生在世总逃不了离合悲欢这四个字，自从一个人生下地来，他就粘紧在身上，任凭你想什么法儿再也去不掉这四个字。须得到西方莲花池内用八功德水浸透了他，再刮以慧剑，擦以宝砂，然后才将这四字去掉。再不然，到太上老君八卦炉内，照着孙悟空蹲在里面炼他五百年，也可以炼掉。舍此二处之外，则人人身上总带着这四个字。人身上既有这四个字，然后生出无数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一切种种皆由此而起。这四个字，亦因人而施，若遇着聪明智慧的，他就聪明智慧的离合悲欢；若遇着痴愚蠢拙的，他就痴愚蠢拙的离合悲欢。他之所遇不同，而人之用他不一。虽是他粘在我身上，用与不用，其权在我。我要用他，他不敢不依着我悲欢离合；我若不用他，他也断不敢叫我离合悲欢。其中道理，一时难以说尽。就指日前柳大兄弟同张大妹妹他们两个，与咱们风马牛不相及，如何有离合悲欢之事？是琏二哥忽然遇见，岂不是同他合了吗？你不知琏二哥同他河干相合的时候，已就有了长亭离别之事。咱们替张大妹妹料理完姻的这一次，也就定下了临歧分手的这一悲。可见这四个字是一

定而不可移的。是人去用他，不是他来用人。况且那天咱们见宝兄弟，你不听见他说‘缘深者相聚日多，缘浅者分离日早’。他虽指我同他夫妻缘分而言，但我瞧着天下事大都皆然。所以我自此以后，颇有所悟。我将这四个字为我所用，不为他所用。至于儿女情肠，同那英雄心事，另又是一番道理，又不是这四个字所能窥测者。”珍珠笑道：“你总说有理。我瞧着明儿五妹妹们起身，你要出一点儿眼泪，也见不得咱们。”宝钗笑道：“我不但出眼泪，还要放声大哭。”珍珠道：“你说你悟了道，不管什么离合悲欢。为什么你要大哭呢？”宝钗道：“我哭的不是离别。”珍珠道：“不哭离别，还有什么可哭的事？你倒说给我听听。”宝钗笑道：“我哭的是我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不叫我早死？既不早死，就不该叫我认得宝玉。既叫我认得宝玉，就不该有林黛玉、史湘云、香菱、妙玉、迎春姐妹这一班人。而今转眼皆空，所有者，惟我二人而已。数载以来，心如槁木。不意今年又遇柳幼张夫妇；今又与蟾珠、芙蓉订为姐妹，又不过是数夕盘桓，一朝分手。细想起来，不是我这个人活的无味！不得不对着知己面前纵声一哭，以尽此一番相聚之谊。”珍珠、芙蓉、蟾珠一齐叹息道：“宝姐姐真是千古多情，令人留恋！”蓉大奶奶笑道：“外面的雨，也下得高兴；宝妹妹的话，也说的高兴；你们听的，也听的高兴。”珍珠笑道：“你那里这一堆子的高兴，何不留两个带回家去使呢？”蓉大奶奶笑道：“好的，你该罚个什么？这是你姑娘说的话吗？咱们今儿倒要评评这个理，看你应说不应？”芙蓉、蟾珠两个不懂，说道：“三姐姐并没有说什么，怎么大姐姐要罚他呢？”蓉大奶奶笑道：“你们不懂。这件事，要请宝二奶奶公断该罚不该罚。”宝钗笑道：“我是闭门不管窗前月。”珍珠笑道：“等我梅花自主张。”蓉大奶奶道：“很好，你自己说罢。”

珍珠笑道：“罚我一大杯，对着雨中修竹，一饮而尽。”蓉大奶奶忙叫丫头们斟一大杯，珍珠端着慢慢饮干，说道：“这阵风雨甚觉凉快，这一大杯酒倒很合式。”宝钗道：“真个咱们身上也有些凉意，放下帘子，上了灯罢。”伺候的姑娘、嫂子们赶着上灯。

珍珠道：“柳太太娘儿三个，此刻对坐船中，值此风雨，不知何以为情？”宝钗道：“断不能不念咱们。就是琏二哥去了，他们那里知道，也还是不住口的念他！可怜咱们再要见他娘儿们，我瞧着也就很费事。别说见面，连寄个信儿也是难的。”珍珠忽然笑道：“咱们竟糊涂了。”宝钗道：“怎么糊涂？”珍珠道：“现放着带书子的人在这里，再没有这样妥当。还可以面致，将咱们今日对此风雨念他们母子离别之情，大可面说。”宝钗道：“真个我倒忘了。”对蟾珠道：“我有一事奉托，咱们有个至好妹妹嫁与礼部主事柳公为媳。主事公去世，柳太夫人娘儿两个托身萧寺，贫苦万状。是琏二哥作媒，将咱们张大妹妹名玉友说给了柳家兄弟。做亲之后，娘儿三个就扶柩回家。他正是三姨夫治下廉州府人，我同三姐姐有书子托你，还有点东西寄去。你到那里回明三姨儿，同着大兄弟到他家去见柳太太同玉友妹妹，就将咱们想他的光景细对他说。这是你亲眼瞧见的，咱们书子上写不了这些，你想着对他说罢。你对妈妈说，常请他婆媳两个到衙门里来相聚相聚。那张大妹妹最是多情的人，你同他认了姐妹都是好的。等着过一半天，我当面见姨夫同三姨儿面托，还要求姨夫格外的提拔。那柳大兄弟他的笔下甚好，求姨夫培植。他是个读书的世家人弟，若能栽培他读书成名，真是大大的一件好事。”蟾珠道：“姐姐们放心，我到那里住下了，一准到他家去，将姐姐们念他的光景，再没有不对他说的。”芙蓉道：“那天我送礼来，正遇着柳太

太同大奶奶要起身，都在这里，见了咱们好亲热，真傻好的一个人儿！”蓉大奶奶道：“人也长的很俊。可惜打伙儿没有三两天，就起身去了。怨不得招人想他。”席面上五位奶奶、姑娘谈的十分有趣。伺候的嫂子们轮流上菜。

此时风雨渐止，惟檐前淋雨与那竹梢上淅沥断续之声尚还不止。蓉大奶奶道：“我该上去斟斟酒再来。”宝钗道：“很使得。”芙蓉说：“我也陪去走走。”珍珠道：“也罢，你同大姐姐去逛一会，等你们来了吃饭。”吩咐丫头们用玻璃手灯照着走回廊绕出院去，竟往秋爽斋来。太太们正饮的热闹，蓉大奶奶进去，各位面前敬酒。祝太太、桂太太说道：“刚下大雨，地上很滑，大奶奶何必又要拘礼？”蓉大奶奶道：“方才很该在这儿伺候上酒，因陪妹妹坐着，后又接着下雨，这会儿才得过来。求两位姨奶奶多用一杯儿。”太太们道：“咱们不住口的喝呢。领了大奶奶的这杯，慢慢吃罢。”蓉大奶奶再三敬让，各敬三杯。王夫人也饮三杯。又敬两位婶子、大妈、自家婆婆。

珍大奶奶笑道：“虽是宝二婶子同四姑姑的一番美意，你到底是侄儿媳妇，还要谦让些儿。别公然做了老姐姐，那可是使不得。”太太们都笑起来。王夫人笑道：“宝二婶子同四姑姑两个都是一样的脾气。若是不拘形迹，就很不拘形迹。若是讲起理来，他们又很讲理，连我也闹他们不过。”柏夫人道：“我这两个女儿真是有趣，怨不得我很疼他。”王夫人笑道：“这是妈妈偏爱些儿。”金夫人道：“不是二姐姐偏心，本情人好。”柏夫人对芙蓉道：“三位姑姑同大奶奶拉你拜了姐妹，真是你的造化。这会儿，你也拉扯着算是我的女儿。”桂太太同王夫人道：“他在你跟前原同女儿一样。蓉姑娘给太太磕个头儿，也算个干女儿罢。”芙蓉领命，跪向太太拜了两拜。

两位太太笑道：“可真是咱们的干外甥女儿了。”太太们十分欢乐。

芙蓉同着蓉大奶奶仍往绿竹斋来。宝钗问道：“你们怎么去这半天？叫咱们好等。”蓉大奶奶笑道：“你们还不给芙蓉妹妹道喜呢！”珍珠问道：“又聘给谁？咱们这儿闹成了媒行，遇着姑娘就聘人家。”蓉大奶奶笑道：“不是聘人家，是过继与二奶奶做女儿。”宝钗们点头，笑着道喜。芙蓉道：“虽是太太的恩典，也还是众位姐姐的帮衬，不然那里能够巴结到这个分儿！”蓉大奶奶笑道：“咱们不用说闲话，再吃几杯也好吃饭。”吩咐换上热酒。这会儿芙蓉心中很觉欢喜，同众姐妹畅饮几杯。

嫂子们正上烧煮，只见祝府的一个小丫头飞跑来叫芙蓉道：“快些去罢，太太要走了。听说老爷不好呢。”芙蓉一惊非小，推开椅子，头也不回同那小丫头飞跑出去。宝钗、珍珠也吓了一跳，赶着都往外走。暴雨之后，院中积水尚未消尽，只得绕着回廊走出院门。看见垂花门灯烛辉煌，赶忙过去。祝太太已经出去上轿，太太、奶奶们都已转来，听见王夫人口里念道：“这怎么好呢？”宝钗忙问道：“是怎样了？”王夫人道：“祝府差人来请太太，说你干爹不好呢。”宝钗道：“我同四姑娘去瞧瞧。”王夫人点头道：“很好。”宝钗吩咐：“赶着套车，我同四姑娘到祝府里去。”嫂子们立刻传话出去，点灯笼伺候。里面桂太太也要回去，王夫人们再三留着吃饭，一齐又到秋爽斋来。刚才坐下，嫂子们来回车已伺候。宝钗、珍珠起身辞过两位太太、奶奶们，往外就走，丫头、嫂子拿着手灯照出垂花门至外厅上车，派两个媳妇伺候同去，家人们也上了牲口，慢慢走出大门。

大雨之后，道儿甚是难走，赶车的带住牲口，绕着大道走



了好一会，才到祝府的大门。宝钗们望见门口静悄悄的，略略放心。到了门口，祝府的门上爷们赶着出来迎接，将车搭进大门后面。两个嫂子早已下车，赶着过来伺候。祝府的小子们接了灯笼照着进去，刚到垂花门里面，丫头、嫂子拿着手照迎接出来。宝钗忙问道：“老爷怎么了？”丫头们答道：“刚才晕了过去，太太来家叫了一会，这才醒了过来。这会儿都在上房。两位姑娘来，太太还不知道呢。”宝钗们走到上房，听见祝大人同太太在那里说话。宝钗、珍珠走进去，见多少人都站在炕前。宝钗在个姨娘的衣服上扯了一下，那姨娘回过头来，见是他们两个，赶忙说道：“两位姑娘来了。”众人都回过头来，柏夫人道：“你们惦记干爹，跟着就来，真是好儿子。”芙蓉在炕上坐着给老爷塌着胸口。祝凤问道：“谁来瞧我？”柏夫人答道：“你的两个女儿。”宝钗、珍珠走到炕前，说道：“女儿们都在这里。”老尚书抬起头来将他们瞅了一眼，叹息道：“难为你们惦记，我刚才几乎要别你们了！这会儿清爽些了，就是气喘的利害。”宝钗叫芙蓉靠着背后，他同珍珠两个将手在胸口慢熨。彼此轮着闹了半夜，老尚书渐渐平服下去。柏夫人道：“夜深了，你们家去罢，恐你太太惦记着，明日再来瞧你干爹。”祝凤道：“我也好些儿，你们回去，明日再来。”宝钗们答应，又安慰几句，姐妹两个出来，赶着上车回到家里。王夫人都还等着，见他们回来，问了光景，这才放心。又问三姨儿叫人来了没有，珍珠道：“不见有人来。”王夫人道：“三姨儿原说一到家就差人去瞧，想是夜深道远，等着明儿自家去也不论定。我明日同琏二姐姐到三姨儿那里去，先到你干妈家去瞧瞧。你们两个等我回来了再去。明日一早先叫人将礼物送去给姑爷。你们两个在家没有什么事，要收拾的，也就顺手儿慢慢的收拾起来。咱们拣十八九儿起身。”珍珠道：

“我的东西同宝姐姐的收拾在一堆儿，拢共拢儿不过两天全收拾干净。”王夫人道：“竟是这样，你们完结，到大姐姐屋里收拾，大姐姐的收拾过了，你们都来到我屋里收拾，不过三四天就完结了。余外的叫林之孝带着周贵们七手八脚的，一面收拾，一面就发下船去。横竖不到十天，咱们就任什么事儿也没有，尽剩着辞行。省得挤在一堆儿，丢了这样忘了那样的，倒不好。”珠大奶奶道：“明儿就依着太太吩咐，先帮着动手收拾。领着这些嫂子们，只怕宝妹妹屋里还要不了两天呢。”珍珠道：“这会儿天也不早，太太请安歇罢。”三个奶奶同着珍珠伺候太太安寝后，各人回房，一宵晚景无话。

次早起来，奶奶、姑娘们梳洗完毕，都到上房，刚上台阶，听见背后有人叫道：“奶奶、姑娘们就不理咱们了，连个人儿也不差来瞧瞧！”宝钗、珍珠回过头去，笑道：“这一程子有事，就忘了叫人来谢谢。”不知那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 薛宝钗喜接家书 柳夫人寄言志感

话说宝钗、珍珠梳洗完毕，都到上房来请早安，刚上了台阶，听见背后有人叫道：“奶奶、姑娘们这一程子就不理咱们了。”宝钗、珍珠回过头一看，原来是妙空、智静。笑问道：“师兄们好啊！”妙空答道：“托奶奶、姑娘洪福，师弟们都叫请安。”珍珠笑道：“今日怎么进城的这样早？”智静道：“七月半的年例，来请太太们拈香。今年盂兰会热闹。”宝钗道：“咱们来瞧瞧烧法船，吃你们的好素面。”妙空道：“这是现成。只要太太、奶奶、姑娘们赐光。”宝钗将他两人邀进屋去。王夫人也刚收拾完结，正坐在中间大炕上吃丸药，旁边站着两个姑娘伺候。瞧见妙空们进来，王夫人笑道：“一向少见。”妙空、智静赶着请安问好，又给众师弟们替太太请了安。宝钗、珍珠请过早安，王夫人吩咐坐下，问道：“你两个为什么一早的进城？”妙空答道：“特来请太太七月半到庵里拈香。”王夫人道：“这是年例。我若有空儿，亲自来烧香看热闹。若是不得闲，横竖叫奶奶、姑娘们出来。”妙空道：“今年的法船大，钱粮用的多。”宝钗笑道：“我替你说了罢。除年例之外，还要多化几个钱。是这个意思儿不是？”太太们都一齐的好笑。太太、奶奶正在说笑，珠大奶奶上来。众人站起，大奶奶先给太太请过安，同众人见了礼。王夫人道：“叫平丫头上来，一同吃个点心，好出门去。”丫头答应，赶忙去请。

周家的进来回太太道：“林之孝要见太太。”王夫人吩咐：

“等着我有话说。”宝钗会意，将妙空们邀到自家屋里去坐。王夫人命珍珠在炕桌上开出单子，说道：“大老爷一万两，大太太三千两，珍大爷三千两、珍大奶奶二千两，蓉哥儿二千两，蓉大奶奶一千两。”命林之孝进来，吩咐道：“你照着单子都开了银票，交四姑娘代我送去。再开一张三千两，一张二千两，两张五百两的，这是我自家带去给桂亲家老爷、太太、姑娘、相公的。这几项，你就去办来，我等着就要。再将五十两一封的包二十封，一百两的包十封，三十两的包五十封，二十两的包一百封，十两的包一百五十封，四两的包三百封。你都给我照着单子包好，陆续送进来。上面都要贴红签子，将数目写上。等着家里收拾完结，将咱们的当家子合族都请了来，量着贫富轻重我帮他们点子，也见得一本亲亲之谊。还有那穷亲穷眷，同老爷来往的朋友寒士，都要留点别金。”林之孝道：“这是太太的仁厚，培植子孙，就是老公爷们在冥冥之中也是喜欢的。”王夫人道：“咱们本是忠厚传家，我也不过是仰体祖宗敦宗睦族之心而已。我今儿到桂亲家宅里去过，从明日起就要动手拾掇起来。”林之孝道：“明日刘大人那里差人来收点交代，咱们竟是后日内外动手收拾罢。”王夫人道：“也罢，竟是后日起赶着收拾。”林之孝答应，接了单子出去。接着，是平儿上来，穿着大服请过安，同珠大奶奶们见过礼，说道：“听说太太等着上车，谁知还没有换衣服呢。”王夫人道：“接你上来吃了点心同去，谁说等着上车？你且坐会子咱们再走。”不言平儿在太太上房伺候出门。且说妙空们在宝钗屋里坐下叙了些寒温说话，宝钗命荣贵摆上点心，同妙空、智静三人吃着说话。妙空道：“还有一件喜事要来禀知太太。前日咱们家的烧火道人老王，他不是那年跟着净师叔同五姑娘回南去吗？到了江南又到苏州，后来带他到安徽，还要上武当山去。他因为年

老实在行走不动，不肯同去，就辞了净师叔在大江口的一个什么庙里耽搁，做个香火。因当家和尚与他不睦，转到金陵鸡鸣寺耽搁两年。他说五姑娘还是那个模样，倒比在家时候还强壮些儿。听见说还要到扬州去呢。”宝钗叹道：“咱们当日的那班姐妹死了一多半，余剩下都是半生不死的。只有惜姑娘一人，做了闲云野鹤，无挂无碍，我们如何及得他的受用呢！”智静道：“还有一个喜信，说起来真是各人的时运。宝二奶奶今日一准饭都要多吃些儿。”宝钗笑道：“有什么喜事叫我开心？”妙空道：“头一件是薛姨太太、蝌二爷回在金陵祭祖修墓，有封家书寄来。第二件是宝二奶奶添了两个亲妹子，这不是重重的喜事？”说着，将薛太太家书递上。宝钗喜从天降，乐不可解，赶忙将书拆开，从头至尾细看一遍，才知道蝌二哥升了太原知县，母亲同回金陵祭祖修墓。数年来精神强健，已得了两个孙子。途中遇着柳太太，承继宝月、宝书两个女儿，结了亲家，现在回金陵扫墓，秋间随着蝌儿引见之便，一同进京赴任。所有数年来一切家务情形及想念姐姐、女儿之事，全在书中细写。宝钗看了半日，欣喜无限，说道：“今日接着这封书，就同见着我妈妈一样，真是一件快心之事！快些去禀知太太，叫他老人家大乐一回。你两个千急坐着别动，我还有要紧话同你商量。”说毕，急急转身出去。

妙空两人坐等了好大一会儿。宝钗笑嘻嘻进来说道：“多谢，多谢！太太今日大乐，说是下书人不可待慢，留着逛两天再出城去。”妙空笑道：“多谢太太、奶奶的厚意，本该遵命才是。实在要赶办七月半的道场，还要给师父拜几天经忏，那里还有点空儿。等着再来给太太、奶奶们请安罢。”宝钗道：“太太说，宝月姑娘是咱们家的外甥女儿，叫他改妆，赶着留起头发。庵中之事从此交代，不用他沾手。知道你那里下去事

繁热闹，他住在那里倒很不便，不如送到这儿等我妈妈来交代。不知你们意见如何？”妙空道：“太太见的很是。但是柳太太起身之后，他已改妆蓄发，不做五台山的和尚了。又得一个长发的妙方，配了药早晚梳洗，不到两个来月，乌云黑鬓，打扮的美人儿似的。咱们庵中是佛门广大，烧香拜佛的那里禁止得住！倒要格外给他照应，实在费事。自从接着姨太太书子，他在佛前遥拜母亲、兄嫂。就是那天改了名姓，合庵都称他是薛姑娘。他因为这儿太太同宝二奶奶未曾瞧见姨太太家书，不敢过来拜认。既是太太这么说，别说是他愿意，就是咱们，亦省了好些心。这真是件美事。”珍珠笑着进来，问道：“有件什么美事？说给我听。”宝钗道：“他们有一个绝好的主儿，要给你说亲。”珍珠笑道：“起开狗口出象牙。”妙空们笑道：“咱们就说的是这美事，明日送他来拜姨妈、姐姐呢。”智静道：“咱们再将柳太太的话说几句儿，也就走罢，别耽搁工夫。”妙空点头道：“咱们那老王得了姨太太的书子，又回到江口庙里要他的工钱。谁知这天柳太太的船就湾在庙前。是夜风雨甚大，那些强盗趁着风雨上船行劫，柳太太们合船性命难保，包勇拿着一条水磨钢鞭，独自一个站在船头拒敌强盗，张姑娘一人在船死守。正在危险之时，幸亏汛上的捕盗船四面围住，被包勇打死几个，那逃不掉跑不掉的，又被官兵拿住。柳家母子逃过一难，可怜包勇受了一身的伤。次日，柳太太们到庙里烧香敬神，备的三牲福礼，老王在殿上伺候。大妹妹见他倒是认得的，他不知道张姑娘改了妆，那里敢认出来呢？柳太太们拜完神，献牲奠酒放鞭炮，热闹了好一会。大妹妹叫他过来，问道：“你不是馒头庵的老王吗？你跟了净师父同惜姑娘到江南去，怎么又在这儿？他们两个现在那里？”老王见他问的对路，说道：“奶奶怎么知道我的来路呢？”大妹妹笑道：

‘你果然是老王，就该认得我是谁。’老王细细的认了认，说道：‘奶奶很像咱们庵里的妙能姑娘。’大妹妹笑道：‘你既认得妙能姑娘，我也就认得你是老王。’柳大兄弟笑道：‘他当日是妙能姑娘，于今是妙常姑娘了。’老王不懂这话，问其缘故，大妹妹将琏二哥作媒出嫁，随着柳太太回广东的话，对他说知，老王又惊又喜。大妹妹们将老王送上船去，赏他酒饭盘费，对他说，老师父不在了，庵里是妙空师父当家，香火十分热闹。你不如还去投奔他们罢。老王也将薛姨太太有家书，命他带回京来的话说了一遍。大妹妹笑道：‘薛姨太太的就是我的家书一样，快别耽搁，你就走罢。咱们开船甚急，不及写书子，你记着替咱们寄个口信儿，说记念之至。’柳太太道：‘你见了妙空师父们，再三给咱们向好道谢。你说我娘儿三个时刻惦记着他们，从此以后更要亲热。咱们一到广东就寄书子。这会儿我心烦意乱的，从那一句写起？你将咱们昨夜遇盗之事，细细说与妙空师父们知道，请他到贾府去代我娘儿三个道谢。你说，不亏包勇一人，我们早没了性命。大恩大德，世世难忘。’柳太太说的伤心，娘儿三个对着老王哭了一场，还领着大妹妹们在船头上望着咱们这里磕了一会头，再三的叫老王记着。那位包二爷，也叫给太太、奶奶、姑娘同琏二爷、琏二奶奶请安。说：‘请太太同琏二爷放心，再下去十来天就到了南安府，度过梅岭，可以望到家了。底下这几站都是热闹地方，沿途皆有汛地，很不用惦记。你说我跟太太到了广东再寄禀帖来，请太太、奶奶、四姑娘、琏二爷的安。’据老王说，包勇的身上受的伤也就很重。实在难为他，像这样的人这会儿那里找呢？柳太太又将途中遇着薛姨太太承继女儿结亲家的话对他说知，叫他寄语智能，蓄发改妆，保重身子。娘儿们叮嘱了有几百磨儿。还说过扬州遇着祝大人的儿子叫做梦玉，又同他们结拜了姐

弟，在扬州耽搁了三天。大妹妹对老王说，那祝大爷也同贾府的宝二爷是一个样儿的脾气，很有个情分儿。说是同他开船的时候，祝大爷哭的晕了过去，大妹妹亲自送过船去叫了半日，包勇催着开船，只得硬着头皮回到自家船里。听他说起来，那个祝大爷就是到铁槛寺拈香你们遇着那位祝太太的儿子。”妙空正说的高兴，珠大奶奶进来笑道：“两位亲家师兄别说寡话，请用点儿粗点心。”妙空笑道：“那一磨儿不在这儿吃饱才走？以后更要沾三位宝姑奶奶的光，吃不了还要包着走呢。”宝钗道：“阿弥陀佛，咱们这些凡人全望诸位佛爷亲家度咱们去成佛呢！”珠大奶奶笑道：“仔吗四丫头坐的远远的？”珍珠道：“我同慧儿在太太屋里吃过点心，太太等着林之孝来了就要出门。刚才妈妈那里差人来谢酒，说是老爷子今儿精神大好，请这里太太同咱们不用惦记。又是三姨儿那里差人下贴，请太太同咱们吃午饭。我对太太说，咱们两个不去，等着太太同嫂子们去罢。”宝钗道：“很好，我也要在家里收拾。这几天坐在人家屋里，觉着怪烦的。”宫裁道：“我上去伺候太太出了门，再来奉陪。”正要出去，见人来请四姑娘说话，叫宝二奶奶留着两位师兄们逛一天再去。妙空、智静起身答道：“我们有事要去，不能耽搁，改日再来给太太请安。”宝钗问道：“太太这会儿就走吗？”周嫂子道：“同林大爷说话呢，也很快就上车。”宝钗听见，对妙空道：“你两位坐一坐，我去伺候太太上了车就来。”妙空、智静道：“二奶奶给咱们谢谢太太，说再来请安罢。”宝钗点头，同周嫂子忙忙出去。

刚到上房，看见太太站在院子里说话。宝钗走到面前，王夫人道：“我叫珍珠送东西到大太太那里去，你瞧瞧这单子。”宝钗接着瞧了瞧，递给珍珠说道：“太太办的真是妥当。”王夫人又将送桂府的一个单子也给宝钗瞧了，说道：“三姨儿



请咱们吃午饭，大姐姐同四妹妹都不肯去，我想着不去也罢。他今日算新亲家上门，连我都不该去才是。琏二姐姐又不依，我只得同他去走走。”宝钗道：“妙师兄们还要到别处去请太太们呢，没有空儿，叫谢谢太太。明日送宝月来请安。”王夫人笑道：“很好，早些儿来。”一面说着出了垂花门，珠大奶奶同宝钗、珍珠跟着出去伺候上车。平儿同珠大奶奶们告过罪，跟着上车。嫂子、姑娘们跟出大厅赶着上车，一同出了荣府。珍珠要往宁府去办事，宝钗道：“去去就来，别叫大姐姐拉在那儿说闲话。”珍珠笑道：“立刻就来。”说着，也就上车，抱琴跨上辕儿，后面跟着两个家人，也出了府去。

珠大奶奶同宝钗进来，刚到垂花门，遇着妙空们要去。宫裁道：“太太吩咐说，明日早些儿来。这会儿有了空儿，等着四姑娘回来，咱们好好的收拾点菜儿，吃了饭，慢慢的再去。”妙空们被两位奶奶拉住不放，只得就近到绿竹斋去坐。珠大奶奶道：“你们爱吃什么，倒老实说。”妙空道：“我很想上一磨儿在这里吃的糟鱼片儿汤。”宝钗道：“另做一样的请智静师兄。”珠大奶奶点头，吩咐去办。宝钗陪着说话，妙空道：“柳太太们这如今也快到了。可怜他们那里知道琏二爷出了家去？若是叫他们知道，不知还要怎样的伤心呢！”智静只是点头叹息。妙空想起往事，止不住两泪交流，十分悲切。智静笑道：“别伤心的吐血。”妙空擦着眼泪，答应道：“我想起一件别的心事，为什么犯得上吐血呢？”宝钗笑道：“为一个神仙出眼泪，也出的值。”智静道：“姑子给和尚出眼泪，真是绝好的一段故事。”三个人正在说笑，见珍珠进来。宝钗道：“果然来的很快。”珍珠笑道：“这有什么，三言两语的就结了。珍大嫂子拉着不叫走，大姐姐又缠着，是我说了个谎。我说太太等着上车呢。他娘儿两个这才撒了手。”宝钗问道：

“他们不说什么？”珍珠道：“说什么呢？一个个的很喜欢，谢了又谢，赞了又赞。谁不说好呢？”宝钗点头道：“本来咱们太太这件事办的很有道理。”珠大奶奶进来也说：“四姑娘怎么来的很快？”珍珠将回来快的缘故，对宫裁说知。珠大奶奶道：“我收拾两样好菜，请咱们的两位师兄。”珍珠道：“晚上是我的东，请他们吃螃蟹罢。”宝钗道：“这顿早饭，还是咱们两个傻留才留下了，他还肯吃晚饭呢！”珍珠道：“为什么这样忙？”妙空道：“尽今儿这一天城里这些太太们家里都要走到，为七月半的道场。”珍珠道：“这是正事，倒不要留他。大嫂子赶着叫他们拿饭，别耽搁了工夫。”珠大奶奶吩咐，赶着催饭。丫头、嫂子们进来端桌子摆饭，姐妹们欢叙一回。

不言妙空们吃饭回去之事。且说王夫人同琏二奶奶到了祝府里坐谈一会，将送桂亲家的一个单子给亲家大人瞧过。祝尚书同柏夫人十分赞叹，说道：“亲家姐姐真不愧为名门大家，不要说是桂三兄弟感激，连我们听了也是敬服。我今儿有书子回去通知老太太，说桂老三同咱们三兄弟结亲家的话，并将亲家姐姐帮他的这一层盛德，也叫二兄弟同二妹妹知道知道。”王夫人笑道：“这算个什么，也值得妹夫亲家提起！真叫我惭愧。今日是有便发书子，还是专人去呢？”柏夫人说：“咱们总是专差，限八天到家的。”王夫人道：“很好，我有一封要紧书子，给薛家舍妹的，交这专差带去真是妥便。这儿的家书上，给我替老太太请安道喜。”柏夫人代为致谢，吩咐收拾早饭。芙蓉答应，自去料理。王夫人同平儿商量，差个媳妇去知会宝二奶奶，“赶忙写封家书，通知姨太太，咱们已定了起身日子，请姨太太在金陵老等，说我带宝月回来相会罢。赶着写起书子，就交到这儿来，另赏这差上四两银子”。王夫人刚吩

附完结，只见有人上来回话。不知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 慷慨赠金一人独任 垂涎妙玉众贼遭擒

话说王夫人刚差人回去命宝钗写家书，见媳妇们回说，桂府差人请过数次。柏夫人吩咐伺候，“我也坐车”。王夫人道：“你放着现成的大轿，何必又去套车？”柏夫人道：“我车也现成。”芙蓉吩咐外面伺候。王夫人辞过亲家，同柏夫人、璉二奶奶们一同上车，芙蓉跟去。贾、祝两府家人、小子共有二三十个，都骑上牲口跟着轿车往桂府而来。

不多一会，到了桂宅。两家爷们先去通报，那门上杜麻子听见，一面着人上去禀知，自家赶着出来伺候。两处家人下马扶车。贾府车在头里，第二辆是祝太太，第三辆是亲家太太，第四辆是蓉姑娘。后面七八辆中档车是两府的姑娘、嫂子们。众家人挨次卸车，伺候各位太太下车。蓉姑娘先已下车，上前伺候。桂太太带着蟾珠出来迎接，姐妹亲家问安拉手，一齐让了进去。来到上屋行过大礼，桂堂兄妹给姨妈们请安，芙蓉请姨儿太太的安。桂太太问道：“怎么大亲家太太们都不赏光？不过是一杯水酒，请过来坐坐。”王夫人道：“罢呀，他们都有点事儿，叫他在家料理。我也没有几天耽搁就要起身。赶着收拾还恐来不及。听见刘大人的家眷也就快到了。”柏夫人道：“姐姐说的很是，也要赶着收拾。”太太们序齿坐下，用过香茶，桂太太问道：“怎么昨儿晚上大哥又忽然不好？”柏夫人道：“姨娘们说，吃晚饭时候就有些发喘，赶吃完了饭越喘的利害，也就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赶着接我回去，灌了一碗

参汤姜汁，这才慢慢的醒了过来。谁知今日的精神倒比那几天更好，你说这不是个怪事吗？”王夫人道：“想是昨晚上重这一磨之后，从此一天好似一天，也是论不定的。”柏夫人道：“惟愿如此，总是托姐姐福庇。”有个管家媳妇上来回道：“老爷要见亲家老太太。”王夫人吩咐请见。丫头们掀起湘帘，桂恕走进堂屋。先给祝太太见过礼，桂太太指道：“这位就是贾太夫人。”桂恕请王夫人拜见，并谢太夫人的关切。彼此拜完起来，又同琏二奶奶两亲家见礼。柏夫人道：“大姐姐有话要对兄弟说，就在这里坐坐。”桂恕道：“兄弟也要同亲家老太太说说话。”丫头们端了坐位，王夫人道：“三妹夫不要这样称呼。你同我侄儿是亲家，你只管亲家。咱们只管是姐妹，不用拉上他们那一条儿。各人管各人才好呢。”柏夫人道：“三兄弟竟依着大姐姐吩咐，不用谦虚。你跟着三妹妹称呼大姐姐就是了。”王夫人道：“很好。妹夫你竟同着三妹妹称呼我罢。”桂恕道：“既是这样吩咐，我竟遵命叫大姐姐了。”王夫人道：“很好。我今日一来是陪你亲家来上门，二来是我亲自给你送盘缠来的。昨日原同三妹妹说过，叫不用费事，这会儿都是自家至亲姐妹，不拘怎样都好。谁知妹夫同妹妹又勾起大礼，下什么帖儿，我听见说很费了事。这是何苦来呢！我又不吃什么儿，只要备点儿果子小菜，吃杯酒儿，原不过是姐妹儿说说话，就很有趣儿。又何必的费事，白了好些钱。”桂恕同金夫人说道：“蒙大姐姐不弃结了亲家，又蒙格外照应，实在感激不浅，将来慢慢再为图报。今日是亲家太太上门，已经诸事草率，愧不成文。大姐姐再要过谦，犹其令咱们汗颜无地。”柏夫人道：“依我的意思，姐妹们都不用谦让。不知三兄弟备了几席？”桂恕道：“只备了四席。”柏夫人道：“你们也该来问我一声，备下这些干什么？这会儿我倒替你出个主

意。咱们里面姐妹们只坐一席就够了。不是多出三席来吗？送一席到宁府去，请老太太同珍太太们。送一席到荣府去，请大亲家太太同我的两个女儿，就派蟾珠同芙蓉去陪姐妹们在那里热闹。还有一席，你想着有什么要紧的朋友请几位，或是送人也可。堂哥儿就在这里陪着丈母吃酒。不知我这主意可好？

“桂怨们笑道：“二姐姐吩咐一点儿也不错，竟是这样办罢。”王夫人忙说道：“若是妹夫不够请客，连咱们家的也不用送去。”桂怨道：“我只有三个客人要请，都是我广东的属员。两个是解差使进来累在这里，一个是选到那里，同我一样起不动身的。刚才还在这里说了一会话，去不多时。我就将这席请了他们三个罢。”柏夫人道：“这就很）是。”\*桂怨吩咐叫门上。不一会，杜麻子进来，给王夫人同琏二太太磕头请安，站在门口。桂怨道：“亲家太太们再三吩咐，上房只坐一席。送一席到宁府去，送一席到荣府去，还有一席我要请客。差人拿我的片子去请广东解差来的魏太爷、毕太爷同新选的廉太爷过来吃晚饭，必要请过来坐坐。再将我的车套起来，送姑娘到荣府去。”杜麻子答应，出去照着办事不提。

王夫人问道：“妹夫领凭没有？”桂怨道：“凭倒有了，就等着盘费起身。”王夫人道：“我给你送了盘缠来，你可以不用另办。”说着，站起身来在胸前荷包内取出几张贴儿，先将一张递与桂太太道：“这是送妹夫的盘费，先请收了。”金夫人接着递与老爷。夫妻两个看那票上的银数，真真喜出望外，赶忙拜谢，感不绝口。王夫人又递过一张说道：“须些薄敬是帮我妹妹的。”金夫人接着瞧了瞧，又要拜谢。王夫人连忙扶住，说道：“姐妹们谢个什么劲儿？”将蟾珠同桂堂叫过来说道：“我也不买什么给你们了，这两张票上，每人五百两，留着慢慢的置点儿东西罢。”姐弟两个接着，拜谢过了。桂怨道：

“我们夫妻儿女俱受姐姐的大恩大德，将来怎么图报？”王夫人笑道：“姐妹们说什么图报。”金夫人道：“咱们有了盘费，不过三五天内就可起身，多住一天，就多累一天。”王夫人道：“我也拣在二十左右起身，妹夫走旱路先到金陵，就请妹夫将房子给我收拾收拾。你先尽我上房收拾，余下的等我回去再慢慢修理。”桂怨道：“我已专差回去，叫你女婿梦玉亲到金陵交代房屋，并赶着修理。这脚子去了好一向总不见转来。想梦玉还在金陵给丈母修理房屋。”柏夫人笑道：“咱们那个梦玉奉承丈母是他的本事，他不知要将丈母的房子收拾到个什么分儿才乐呢！”王夫人笑道：“我这姑爷倒有趣儿，丈母没有见面，先出力给丈母收拾房子。这才是个孝顺女婿！”众人都笑起来。柏夫人笑道：“横竖你这女婿将来你见了面，不知还要怎么个儿疼他呢！”蟾珠坐在一边低头不语，芙蓉领会，过来回太太道：“芙蓉同着姑娘去罢。”柏夫人尚未回言，桂太太道：“好孩子，你同着妹妹去做个东家，替我陪陪三位亲家太太，代我多敬杯子酒。就去罢，这儿没有你们的事。”芙蓉同蟾珠答应，辞了各位太太，带着丫头、嫂子们出去上车，往荣府而去。

此时，日已平西，街上的车马往来如织，转弯抹角不多一会到了荣府。两辆飞檐轿车一直进去，走东边车道来到正厅这才下车。芙蓉、蟾珠刚到垂花门，里面的姑娘、嫂子赶着出来迎接，说道：“奶奶们都在屋里收拾，没有出来迎接。”芙蓉道：“咱们是派来帮着收拾的，用不着接。”说着，已到上房门口。丫头们道：“都在宝二奶奶屋里。”芙蓉们竟往宝钗后面来。将到门边，听见珍珠问道：“你们两个来帮忙吗？”蟾珠道：“派咱们来帮你们来收拾呢。”说着，走了进来。只见满地都是箱子，俱已装好，那大炕上还堆着一炕的东西。李宫

裁同宝钗、珍珠领着几个嫂子、姑娘们，一个个都是满头大汗，芙蓉笑道：“咱们真个要帮忙才是。”忙将衣服脱去，解下绣裙，同他们一样穿着短衫，卷起袖子，走过来帮着一路检点收拾。

宝钗对蟾珠道：“昨天托你照应张大妹妹，谁知他做了我的亲妹子了。”将接家书的话细说一遍，蟾珠也觉欢喜。此时添了十来个人，再加着芙蓉十分麻利，不多一会，就将那大炕上一大堆的衣包零物及古玩器皿细巧之物全行收合完结。宝钗叫几个嫂子们将这些箱子都尽着一边层层堆起，剩了两个替换衣服箱子，临期再行收拾。芙蓉道：“今儿帮了二姐姐，明儿帮三姐姐。”珍珠笑道：“我同他都并在一堆儿了。”宝钗道：“不是同他的并在一堆儿，我那里有这些东西呢？今儿倒亏你们来，这一路的大帮，倒收拾的差不多了。不然明日还得一天呢。”芙蓉道：“你们屋里还有些什么？”宝钗、珍珠道：“全搬出来了。屋里还有两个箱子，那是不用装的。余外的一切大小物件，都在那七八个大板箱里。”芙蓉笑道：“你这两位奶奶、姑娘的行李，我瞧着一船还未必装得下。”珠大奶奶笑道：“那天太太还说只要四五只船就够了。明儿请太太来瞧瞧，单是他两个，就得两只船。”宝钗笑道：“两只船也要不了，横竖一只船是要的。”众人正在忙乱不了，嫂子们进来回大奶奶道：“桂太太那儿送了一桌酒席来，请亲家太太们的，已抬在垂花门。”宫裁问蟾珠道：“三姨儿送酒席请谁吃的？”芙蓉笑道：“是送来请亲家妹妹们的。”就将自家同蟾珠来的缘故说了一遍。宝钗道：“既是这样，竟叫他们摆在百花轩，摆上一张桌子，全给咱们摆上，将酒也温起来。这里也收拾的差不多，等着这三个零碎箱子装完就结了。”嫂子们答应着，到百花轩去摆席。芙蓉们又帮着，七手八脚的不一会儿将三大



只零碎箱子又装的妥妥当当。

丫头们去舀了三四盆热水。这宅里面横竖没有半个男人影子，奶奶、姑娘们都脱了衣服，擦身洗脸。芙蓉笑道：“宝姐姐同珍珠姐姐一样儿的皮肉，一样儿的胖，真是一对的玉美人儿。”宝钗道：“这儿除掉了大嫂子瘦些儿，余下的都一个样儿。”珍珠笑道：“五妹妹真活像一个人，我那几天不好说，这会儿是姐妹，说也无碍。”蟾珠道：“说我像谁？”宝钗道：“也是咱们一个闺中朋友，叫做紫鹃。这个人早已仙去了。”芙蓉笑道：“咱们初见面，你们又说我是个谁。这会儿又是五妹妹也像你们的好朋友。天下的人嘴脸儿同的多着呢！不过有一处两处像就是了，那里像的这样全？”宝钗笑道：“独有你们两个像的一丝也不走了样儿，这才像的古怪呢！”珍珠对芙蓉道：“咱们猜你右肋下有块朱砂记，怎么猜的这样准呢？”芙蓉笑道：“你身上也有一块。”珍珠道：“我这块在左边，又在胸口儿上，同你的方向差着呢。”芙蓉笑道：“咱们两个身上都有了记号。将来年深月久认不出面貌来，只要说出身上的记来，一看就知道谁是谁。”珍珠笑道：“你们都记着我同他的记号，将来好认识。”大奶奶道：“快些擦擦脸，咱们去吃晚饭，让他们也好歇歇。”宝钗道：“横竖没有外人，就穿着短衫子，也不用穿裙子了。”珍珠笑道：“也罢，且舒服一会儿再说。”姐妹们擦身洗脸，诸事完毕，都是短衫子，到百花轩来。见两张桌子摆满的全是碟儿、碗儿，珠大奶奶笑道：“今儿三姨儿可是花了钱了。”蟾珠道：“这又算什么呢？”宝钗道：“咱们吃不了这些。拣着咱们喜欢的留下几样，余下的散给他们也去乐一会儿。以后是一天忙似一天，直等着下了船去这才安静。”珍珠同李宫裁都说：“甚是。”就将桌上的果子、点心、菜蔬拣着精致的留下了些，余外尽散给众人。

大奶奶又替他们分派妥当，叫他们大大小小的都去吃饭。这里留着荣贵、抱琴、红妆，还有芙蓉的姑娘桂月、大奶奶的姑娘丽鹃这五个人伺候。珍珠又叫人端了两样菜四个碟子，送去给两个奶子同哥儿吃。众人分派完结，依次坐下吃酒。

当值的嫂子们来回大奶奶道：“咱们家的饭菜端在那里？”大奶奶道：“有两碗鱼汤是咱们要的，送到这里来。余下的端到垂花门，同这些嫂子们拢共拢儿去吃罢。今儿是你当值，须要四处留心照应，别叫众人吃个大醉，叫太太知道咱们就得了不是。”嫂子们答应着去了。宝钗道：“咱们再派荣贵、抱琴不住脚的四处巡察，又可照应，这才放心。”珍珠们都说：“甚是。”赶着递了几样点心给他们吃了，派抱琴、荣贵两个人分头儿去上上下下各处照应。

丽鹃点起红烛，姐妹几个畅饮谈心。宫裁道：“咱们今儿一叙，以后就没有了空儿。等着到了家乡，不知几年上又才见面！”芙蓉道：“咱们见的还快，倒是五妹妹到广东去，要隔三四年才来呢。”宝钗道：“你们两个将来是长叙一处的，咱们是从此风流云散。”芙蓉道：“这也难说，保不住将来姐妹们长在一堆也论不定。”珍珠道：“宝姐姐不久母女相逢，又得了两个好妹子，以后都是快心的境界。惟我自从这几年以来，生离死别了几次，将个心都伤透了。其间的眼泪，也不知流掉了多少。如今又忽然的同你们相逢，又要忽然生生离别，真叫我几次消魂，几番肠断！我又不能像宝姐姐的落落心胸，襟怀豁达。凡有一切，他都可以看透，我如何学得他来？我这一程子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竟像是掉了心的一样。总想活着很没有味儿，不如丢开了手倒省了好些眼泪。”宝钗笑道：“凡人都像你丢开手，那阎王爷殿上那儿挤得下这些躲眼泪的鬼呢？”宫裁们都吃吃大笑。

蟾珠笑道：“咱们只顾说话，也忘了饮酒。”宝钗道：“咱们不住嘴的吃，珍丫头不住嘴的说话。”芙蓉道：“我敬三姐姐一杯。”珍珠笑道：“不用敬，你们吃过几杯，我都补吃就完了。”蟾珠道：“不用补吃，将咱们的杯子都斟上酒，三姐姐挨着吃过去就是了。”珍珠道：“使得。”命红妆、桂月见杯斟上。珍珠一面吃菜，一面饮酒，挨着次儿饮干。宫裁笑道：“近来珍丫头的酒量竟大的多呢。那年在宝兄弟的怡红院给平丫头做生日那晚上，一个个都吃的大醉。珍丫头那里会吃这些酒？”宝钗道：“想起来那晚上真热闹，只有林姑娘正在病中。可怜咱们当日饮酒快活的事，也就是那一晚上，人又齐全，酒也畅饮。自从那一叙之后，虽是常常吃酒，总没有那一天的大乐。后来一天一天的散掉了，死的死，去的去，直到如今，真令人不堪回想。”芙蓉同蟾珠笑道：“可惜你们当日的那样大乐，偏咱们两个没有赶上。”宝钗笑道：“横竖那一日大乐的时候，有你，有你。”芙蓉们笑道：“我同他那有这样福气？”宫裁道：“史姑娘那日喝醉了，包着一大包芍药花做枕头，睡在石条上，咱们都说他是雅人深致。谁知他也做了古人！”宝钗道：“我再也看不出，史姑娘同香菱都这样短寿。”珍珠道：“当日的那一班儿，除了探姑娘，姐妹几个谁是长寿的？”宝钗笑道：“除他们那几个，我三个人的寿还不长吗？到今日还是活着呢。”宫裁笑道：“你们正是一朵鲜花越开越盛的时候。像咱们是珠黄花谢，好春光都过去的了，还图个什么？”宝钗笑道：“你的春光过去了，我的春光在那里？”芙蓉笑道：“你们都不用春光秋光的，耽搁了饮酒。”大奶奶们笑道：“咱们只顾说话，到下了梆子。再吃会子，叫他们收去吃饭罢。”众人都说：“甚是。”奶奶们赶着吃完了酒饭。宝钗道：“咱们上去喝茶，这里让他们吃饭。”珍珠道：“很

好。”几位奶奶、姑娘都到上房来，找着了荣贵、抱琴，叫他们下去吃饭。大奶奶们到各处去瞧了一遍，走到宝钗屋里，各人穿了衣裙。芙蓉、蟾珠到两边房去瞧瞧，都收拾完结，每人剩了两只衣箱同炕上的铺盖。芙蓉道：“你们两个实在简绝，明日要下船都使得的。”宝钗道：“没有几天工夫，东西又多，若不赶着收拾，就闹半年也是收拾不了的。明儿是刘家来收点房子。咱们就替大嫂子屋里收拾，倒要两天。我同珍丫头打几时就陆陆续续的归在一堆儿，收的收，藏的藏。我同他的箱子打早就装好了，所以今儿尽着一天收拾完结。大嫂子同太太屋里，就是将东西归在一堆儿也得两天，别说是装箱收拾，更要费力。”珍珠道：“明日到大嫂子屋里去，我领着人将他的东西尽归在一处，你们同些人赶着收拾，也不过是一半天可以完结。”宝钗道：“明日多了一个月姑娘帮着，咱们尽力量，收拾到那儿是那儿。”众人正在说话，上房一个丫头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道：“大奶奶，不好了！”众人大惊，赶忙问道：“什么不好了？”那丫头急的说不出话来，只是发颤。急的宝钗们摸不着脑儿，说道：“你只管慢慢的说。”那个丫头定了一定说道：“太太的上房后身有了贼。”众人听见，浑身都吓软了。宝钗道：“怕也无益，赶紧到垂花门叫老赵，立刻叫家人们进来。”蟾珠道：“刚才下来尚未偷盗，只要虚张声势，将他们赶散为要。”珍珠、宝钗点头，飞跑到垂花门，叫老赵来当面吩咐。赵忠听见，赶忙出去。一面先将几个有气力的能干家人叫他飞跑进去，一面又到各处叫人。不一会儿，连厨子、打杂的，更夫、火夫以及大小爷们，进来了八九十个。手中有拿着铁尺、棍子，也有空手的，都一拥而进。

原来这一班窃贼，内中有一半是那年老太太出丧的时候进来偷盗东西，同包勇拒敌，又将妙玉劫去。除得了上万的东西，

还有个活宝的美人。后来并不见有官府追缉，他们也就放心受用。这几年俱已花尽，又想着贾府的甜头儿，所以另约了几个积贼，又打听得包勇已不在贾府。趁着今儿太太出门，上房不过几个丫头、媳妇们，就不放在心上。都是涂面挂须，还从当日的原路下来。因王夫人现在的上房就是当年老太太的住所，这些强盗有几个熟的在前引路，一直竟到上房。

刚绕到前面来，正遇着梁贵、鲍忠、林祥、李洪、汤顺、马标、郭裕这几个精壮胆勇的后生，手中都拿着器械，正与强盗相遇。不由分说，一齐奋勇动手。那十四五强盗，不顾性命抵死拒捕。梁贵们正在支持不住，后面来了四五十精勇帮手。宝钗们都站在黑影里面，对珍珠道：“叫进来的人，分一半赶着绕这边过去，截强盗的归路。”珍珠答应，忙去吩咐。众家人见说，忙分了一半，赶着向这边绕过去将贼人归路截住。

贾府众人个个奋勇，前后将十四五强盗尽行围住。此时正是七月初十，新月在天，众人在月光之下看的真切，七手八脚的一路混打混搠。拿住了七八个，打伤了四五个，搠死了三两个。众人不管是死的活的，都给他捆了个结实，就放在拿获之所。梁贵们浑身是血，还有几个受了伤。

众人围着定了一定喘，然后找着嫂子们过来，请两位奶奶的示下，怎么办。那位珠大奶奶尽是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宝钗道：“且不用去回太太，你们就是这个样儿，赶着分头去报。这一回，竟是禁军衙门、都察院、营城司坊，拢共拢儿通报。又不要像上一磨儿，只报司坊官，只算了一个窃案，到后来竟不提起了。想来这几个就是上一回的强盗。他们吃着甜头儿，横竖又不拿他们的，落得又来打劫，实在令人可恨。”鲍忠道：“二奶奶的话说的很是。现在他们都是涂面挂须，手执器械。这还不算强盗，什么才叫强盗呢？”宝钗道：“你

们一半看守着，分几个去报。先到林大爷家里去给他一个信儿，并将我的意思同他说明，你们再去。”家人一齐答应。走过去派了二十个壮勇的人守着强盗，派了几个去报衙门，余下的散出去外面照应。宝钗吩咐：“将上房廊下的灯都点了起来。”又叫丫头、媳妇们各处的小心照应，“看见些什么，总不要惊慌，只管来对咱们说”。这些姑娘、嫂子们都答应了，各去照应。珍珠叫丫头们端出些杌子来，就在这里坐坐。也帮着照应。芙蓉道：“我这会儿心才跳定了。我瞧着大嫂子比我更抖的利害。”大奶奶摇着头道：“我吃的一点儿东西，这会儿全在胸口里。两只腿还在这儿抖着呢。我倒看不出，珍丫头的胆量竟比我大的多呢。”珍珠笑道：“不是胆大，徒急无益。虽事在仓猝之间，也要想个出路。都学你一路发抖，这会儿还有咱们吗？早做了妙玉，又叫他们背去。”大奶奶们一齐好笑。宝钗道：“我若领兵拒敌，珍丫头是我的一员勇将。”正在说笑，一个丫头用手指道：“那不是房子上还坐着两个强盗吗？”众人又吓了一跳，都抬头一看，叫道：“哎呀！”不知房子上又来了多少强盗，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 薛宝月去尼还俗 夏金桂附体显灵

话说珠大奶奶们正在说笑，旁边有个小丫头用手指道：“那不是房子上还坐着强盗吗？”众人抬头，瞧见对面房脊上那背阴的山墙边，果然有两个人在那里探头探脑，不住的往下瞅。宝钗道：“哎呀！真个房上有人。”珍珠道：“做强盗的，那里都到人家来，他一定有几个在外面接东西，还有两个把风。方才咱们拿住是下来的，那房上把风同外面接东西的，都还等着呢。”蟾珠道：“快对他们说，叫几个能干的带着器械，绕到围墙外。看人多呢，将他们赶散；若有三几个，就可以拿住房子上的人。也只要上去三四个人，先往山墙背后上去，底下四面截住下脚的地方，不怕他跑到那儿去。”宝钗点头，正要吩咐，见林之孝匆匆进来，在甬道上向嫂子们说话。珍珠命丫头去叫他过来，同宝钗走下台阶，林之孝说道：“奶奶、姑娘们受惊了。方才梁贵们来说，宝二奶奶吩咐各处去报，我说这主意很是，你们赶着就去。这会儿只有先报禁军衙门同司坊营上，那都察院同城上必得明儿去报。我叫他到都察院大人的私宅里先回一声，再到巡城的都老爷宅里也去回一声，等着明儿再报。”宝钗道：“对面房上还有人在那背阴处所蹲着，你快去如此如此办法。”林之孝点头，匆匆出去。

不一会，有十来个人穿着短衣撒鞋，腰间拽着器械，抬着长短梯子，往对过墙边上去了四五个。宝钗们远远瞧着，看见他们刚到山墙。原来那背阴房脊上蹲着的是两个大猫，并非强

盗。那猫瞧见人来，都一齐乱跑。宝钗笑道：“原来不是强盗，倒是两个猫贼。”众人不觉大笑。芙蓉道：“等他们上去瞧瞧，也好放心。”那些房上的人，看见是两个大猫，并没有一个人影儿，又在各处找了一会，并无影响。只得仍走原处下来，去回林大爷的话。

那林之孝带着几个勇力的人绕到围墙背后，见有三四个人蹲在黑影里，他们走过去，不由分说一齐抓住。那几个人原要动手，因看见人多料想跑不脱，只得央及道：“我们是在这儿等朋友，并不是作别的勾当。”林之孝笑道：“你的朋友一个也走不掉，都在那儿等你们会面呢。”内中一人叫道：“林大爷瞧着我妈，准个情儿罢。”林之孝将灯笼照着，见是对过江家的大耗子。平日见母子做那不要脸的营生，就很厌弃他，今见有他在内，十分着恼，骂道：“该死的杂种！你住在咱们对过，怎么窝着人来府里打劫，有这样的大胆吗？”江耗子磕头道：“我实在并不知道。他们叫我同来看个热闹，与我并不相干。求大爷放掉我罢。”林之孝不由分说，命众人将拿住的都带进府去。众人答应，推推搡搡来到大门口，只见灯笼火把，有好些官儿们都已到了。林之孝先进去照应，众人将这几个押到大门下等候。

此时，这些官儿们俱在大厅坐着，林之孝都是认得的。走上前去一位一位请过安，众官道：“老主管同咱们进去看一看情形，明日一早通报。”林之孝忙叫人里边知会，一面同各位官儿进去。先到后面看了下脚情形、方向，墙上的形迹，地下的石灰碎瓦，一路一路看到拿获的地方。正在查点强盗人数，有个捕役来报说：“后墙边的小屋犄角上，还有一堆儿东西。”有两位司坊官儿赶着去瞧，到了那里，叫人上去将那一堆东西取下来。众人细看，原来是十四五顶草帽子同十四五件大布



衫，还有些土墙的绳梯、铁搭等物。官儿们俱查点明白。走到外边，众位老爷说了一会，林之孝又将围墙外拿住把风接赃的四个人都押在大门里伺候。众位老爷们吩咐，将捆住的强盗一箍脑儿抬了出去，将他们的头面全俱包住。

正走到大厅上，又是禁军衙门的大老爷来了。众官儿接着叙谈了一遍，又陪着进来细细看过，出来同在大厅上坐着。叫获盗的家人们过来，问了情形，验过身上的伤痕、血迹，又查点强盗们器械。林之孝将外面把风接赃的四个强盗俱已拿住的说话回了，大老爷吩咐带进来，问问窝家是谁。林之孝回道：“里面有一个江耗子，又叫白耗子，就住在咱们府对过。这人素不安分，他家里总同这些匪人来往，多半他是窝家。”大老爷们听说，先叫带白耗子到厅上来，捕役们答应，出去带人。只见贾珍匆匆进来到了厅上，诸位官儿都是认得的，问道：“怎么珍老大这会儿才来？”贾珍道：“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会儿才来通知，这不是胡闹吗？”林之孝道：“大小家人都在里面拿强盗，闹了好一会，往各衙门去报盗案，又到围墙外拿接赃的贼党，实在这几个人分拆不开，还有几个是跟太太去赴席，没有回来，所以不及知会大爷。”那里正说着，捕役们已将白耗子带进来跪下，大老爷们问道：“一共是多少人在你家动身来的？”白耗子低头不语。林之孝在旁说道：“大老爷们都知道在你家来的，你只管老实说，横竖你没有进来。只要你说出实话，我给你求大老爷们的恩典，就可以放你回去，没有你的事。你若是不说，白受了罪还是赖不掉的。”白耗子连连磕头说道：“都是我爹同妈邀来的，不与我相干，一共是十四个人。他们叫我在外面接接东西，就被林大爷拿住了。”大老爷们问他上盗缘故及他娘老子的姓名。白耗子供称本姓江，随母嫁到白家，素常与贼来往，今日他妈约人吃酒上盗的话，

从头至尾供说一遍。各官吩咐录了供词，一面命将这些强盗俱用车敞装了先去。

这里众官们带着白耗子辞别珍大爷，一直出去各上车马。过去就到白成规门口，打开门一拥进去。四五间房子并无一个人影儿，院子里两张桌子，碗筷菜蔬都还摆满。老爷们叫捕快数了一数桌上的碗筷，一共是十七副，又见满地下都是红竹筷子。禁军大老爷们道：“一点儿不错，是发脚的地方。”又到里屋去搜检东西，除了炕上有点儿铺盖，旁沿儿一个空箱子外，任什么也没有。地下倒有一堆儿的脏纸，炕旁沿儿一块大方砖起在一边，叫人拿亮子照照看，任什么儿没有。各位大老爷道：“他们的风快，且将他的房子封着，明儿再办。”说着，一齐上车去了禁军衙门。

第二天，审出那些强盗是屡次行劫杀人的大盗，案情甚多，难以迟延，分别斩首示众完结，以快人心。江耗子问了个军罪，他父亲江道同着他妈水氏，逃在远方洗心归善去做良民。这都表过不提。

且说林之孝送了官儿同珍大爷们去后，刚要进宅，远远望见像是府里的灯笼，站着瞧了一会，果然是太太回府。赶忙上去扶住轿车，跟着来到正厅，伺候下车。王夫人问道：“你张罗了一天，也回去歇息罢。”林之孝答应道：“太太早一步儿回来，正瞧见宅里的热闹。”王夫人急问道：“什么热闹？”林之孝回说：“太太进去，自然知道。”王夫人听说，十分疑惑，赶着进垂花门。珠大奶奶、宝钗、珍珠、芙蓉、蟾珠领着些丫头，媳妇们出来迎接。王夫人一见就问：“咱们宅里有什么事故子？”珍珠笑道：“这故事大着呢。”跟着太太一路走着，一路从头至尾的回个明白。王夫人同琏二奶奶都吃一大惊。林之孝将官儿们亲到窝家查看确实，将众强盗送往刑部，明日

审明具奏办理。

王夫人听说十分惊骇。先将出力家人叫进来，当面奖慰几句，说道：“昨日出力救火，四姑娘许下你们的赏银也还没有赏给。今日将这些强盗全行拿住，不像上一磨儿闹的人财两失，这是你们出力的好处。等着明日一箍脑儿总赏罢。是那些出力的人，拢共拢儿开一个单子给我。”众家人齐声答道：“奴才们在府里受老爷、太太的恩典，应该出力报效，那里还敢要太太的恩赏？”王夫人吩咐，都去歇息调理着，对林之孝道：“桂亲家老爷十六起身，我拣了二十动身。明儿交代房子，你就赶着雇船。咱们上紧收拾，内外都要辛苦几天，且到路上再去歇息。”众家人答应，一齐退去。

王夫人来到上房卸妆更衣，留下蟾珠，命芙蓉回去禀知今日获盗之事。平儿自去更换衣服。宝钗回明家书业已寄去，连三舅母家也有书通知，说太太准在二十左右起身，万无更改。梦玉现在金陵修屋，请我母亲同三舅母务须照应，别将他当作外人。太原道儿过远，让蝌二哥夫妻去赴新任，请母亲在家等咱们回到金陵，姐妹、母女依然相守，倒比当年有趣。书中说话，大概如此。王夫人点头道：“很好。我正要这样写去才是。你们将刚才获盗之事，再说与我听。”珍珠、宫裁又细说一遍。

王夫人叹道：“那年老太太出丧，只有惜丫头一人在家，可怜叫强盗将老太太屋里偷了一个干尽，还亏得包勇在家，将强盗赶散。到底将个妙玉抢去。今日亏有你们在家，不然这会儿还有一点儿东西吗？”宫裁道：“也是这几个强盗恶贯满盈，该要送命，下来的，一个也没有走掉。倒是打死的这几个强盗鬼，将来在这院里再也出不去了。”珍珠笑道：“横竖咱们就要起身，等刘家搬进来再去撵鬼。”宫裁道：“他们都说这几天每夜晚听见鬼哭，谁知应在这几个强盗身上。”有个傻

丫头插口道：“昨晚上董嫂子到后屋里取东西，他瞧见鸳鸯姑娘坐在那里，舌头直搭拉在胸口儿。董嫂子吓的赶忙就跑。”王夫人笑道：“你听他的瞎话，这会儿鸳鸯请都请不来，还肯坐在那儿骇人？倒是后楼上的仙爷，自从老公爷在时直住到如今，彼此甚是相安，从此分袂，不能不有离别之感。过半天虔备葷素各一席，宝钗、珍珠两姐妹亲自送到后楼，为我致别。”宫裁们一齐答应，说道：“今日太太过于劳乏，请早些安歇，下去正有几天辛苦。”王夫人道：“我自从服了宝玉的那丸丹药，比往年精力强健了几倍。你们这几天都很劳乏，也让你们早些歇息。”说毕，卸妆安寝，一宵晚景无词。

次日早上，宫裁、平儿、宝钗、珍珠、蟾珠、巧姑娘俱请早安，伺候太太梳洗完毕，用过早茶。有垂花门的媳妇回说：“薛姨太太的宝月姑娘来拜见。”王夫人笑道：“头一磨儿来见姨妈，还算是客，嫂子，姐姐们去接待他。”宫裁们答应，走出中堂门刚到卷棚下，见妙空、宝月正上台阶。听着宝月连叫几声：“嫂子，姐姐。”宫裁们一面答应，举目细观，见宝月身穿大红线纱衫，外罩佛青拱壁库纱褂，腰系五彩纳纱裙，乌云上围着一条翠勒，两鬓带四枝兰花，耳上带的金玉连环坠，杏眼桃腮，丰情秀媚，笑吟吟走上前来。宝钗拉手笑道：“早知你同宝书是我妹子，省了多少费事，这真是那里说起！”珍珠笑道：“那天要娶我作老婆，这会儿做定了人家的老婆。”宫裁道：“早些说明，那天就便拜堂做亲，这时候柳树快发芽了。”平儿笑道：“咱们家的一个二个去变和尚，你这些和尚又一个二个的变了咱们。”蟾珠抿着嘴儿笑道：“这叫做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众人笑做一堆。宝月道：“等我去见姨妈磕头，再来听诸位的高谈。”平儿道：“那不能。你要去拜姨妈，必得先拜咱们这些姨妈拐儿，才带你进去呢。”

妙空笑道：“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见过姨妈自然要给这些拐儿磕头呢。”众姐妹笑着，一同进去。王夫人正坐在外间炕上，见宝月进来，向他周身上下看了一遍，笑道：“那儿看得出是个还俗的姑子呢？”宝月忙上前跪下拜了八拜。王夫人坐着受拜，笑道：“外外姑娘请起。孩子，真是你的福气。我昨日有祝二姨妈宅里的专差千里马寄了一封书子去给你母亲，通知咱们起身的信儿，请你母亲在家老等，我带你家去相见，省了两下里惦记。你只将姑娘家东西取来，那些钟儿馨儿同僧家所用一切物件，都送你师兄师弟罢。我起身甚急，你帮着姐姐们赶着给我收拾，我知道你很麻利。宝钗、珍珠要代我各处辞行，应酬事务。这家中交给珠大嫂子、琏二嫂子同你三个照应料理。你虽是外甥女儿，别自家当做客人。”宝月道：“姨妈就不吩咐，女儿也断不敢自外偷懒。女儿必跟着两位嫂子料理照应，总叫你老人家万安。”王夫人点头道：“很好。”众姐妹彼此拜见道谢。妙空道喜交之后，即欲告辞回去。

王夫人笑道：“咱们同你是亲上加亲，从今更要亲热。古今来只知出家要修行成佛，谁知你们做佛的又要修做凡人，这是个什么道理？”妙空答道：“这就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宝钗笑道：“像你是空与色同归于妙。”平儿见他红晕桃腮，因上前执手道：“昨天与智静进城，因我跟太太有事出门，未曾接待。今日送薛姑娘来，好意思不逛一天就去吗？”妙空道：“多谢太太、姐姐的盛意。本该遵命，我今日是偷空儿送他进来的，自从他交之后，我一人那里忙得过来？那些师弟们，那儿再找得出一个像月姑娘这样能当家靠得住的人？像昨日进城了一天，家里就闹个稀糊脑子烂，那儿脱得了身！”宝月道：“真个他这几天实在没有一点空儿，让他去罢。”王夫人道：“既是这么说，我就不便留你。一半天叫他姐妹出

来，还有话同你说。”妙空答应告辞，众姐妹送至垂花门，再三致谢而去。宝钗吩咐嫂子们：“将月姑娘的箱子、东西都搬在我屋里，不用另安床，就同我一炕。”珍珠笑道：“他说要同我睡一夜，死也甘心。这很好，叫他同我一炕，看他死的怎么甘心？”众姐妹正在说笑，听见背后有人问道：“拾着个什么，这么乐？”平儿、宝钗回望，见是芙蓉，忙问：“老爷好些没有？”芙蓉上前姐妹问个好儿，给宝月道喜，口里问道：“老爷昨天晚上安静些。老年人虚弱症候，比不得什么时病说好就好。倒是听说这儿拿着强盗，惦记着一夜未曾合眼，差我来给姨妈同薛姑娘道喜问好，探听强盗的事怎么办。”珠大奶奶们说道：“多谢两位老人家惦记。今日一早，林大爷到刑部衙门去看审强盗，还未曾回来。细想起来，实在可怕。上一磨儿，不但失去东西，还抢去一个妙玉。咱们老爷胆小，不敢报盗，只算一个窃案，后来就是这样结了。昨天晚上，不是合宅的人围着一拿，那不用说，宝姑娘、四丫头还带上蟾姑娘，今日都做了压寨夫人。只少了做三朝满月会亲呢。”蟾珠笑着摇手道：“快别提了，想起就叫人心跳的要死。”姐妹们说笑着来到上房。芙蓉上前请安，回明差来的说话。王夫人亦问过尚书的光景，吩咐坐下。平儿道：“宝妹妹屋里倒已收拾完毕，今日邀着妹妹们，再接了巧儿回来，给我收拾一天。明日收拾珠大姐姐屋里。未了儿收拾上房就不费事。”宫裁道：“太太说，将那零碎东西，谁要的叫谁拿去。我想咱们家的零星物件就不少，乱烘烘你抢我夺，闹的不像个样儿。不如这件事交给月姑娘，叫他将内外一切零星物件全行齐集一处，商量着散给众人，这才有个章程。”王夫人点头道：“很好。交给你同琏二妹妹，怎么办怎么好。派汤顺夫妻跟月姑娘检点内外物件，咱们家的穷本家同些亲眷，间着样儿分些与他也是好的。饭后我

到二姨妈家去，让你们办事。”众人答应。平儿着人去接巧姑娘，一面吩咐汤顺领着打杂的先将外面不入单子的一切粗细零星物件先行齐在一处，等着月姑娘出去查点。嫂子们答应，各去办事。宝月拉着芙蓉、蟾珠往珠大嫂子、琏二嫂子、四姐姐屋里各处拜望一回，转到上房伺候太太用饭。王夫人对蟾珠说：“你在这儿给姐姐们帮个忙。芙蓉让他晚些儿回去，家里有姨娘们伺候老爷、太太，你偷一天空儿，想也误不了什么事。”芙蓉答应。

姑娘们收拾完毕，伺候太太出去上车。众姐妹跟出垂花门候着上车，转身来到上房。珠大奶奶道：“蟾姑娘同我在上房照应，蓉姑娘、宝姑娘、四姑娘都帮着二嫂子去收拾。月姑娘请换了衣服，同汤嫂子领着打杂的妈儿们，外面再叫几个小子进来，将咱们里面不上单子的破桌子烂板凳、缸瓶坛罐、各处大小竹帘子同那些破窗烂榻不拘什么，都全齐在这大院子里，以便分给众人。”宝钗笑道：“咱们得了将令，各人去干各人的罢。”众姐妹各带着丫头，自去办事。宫裁见宝月并无丫头，就将自己跟前的大丫头金梅派给宝月，以便服侍。宝月十分感谢，就领金梅四面去收检物件。

汤嫂子最是精细勤俭，见根钱串绳儿都舍不得丢掉，瞧见什么总是好的。这宝月向在庵里当家，瞧着这些破烂东西，都是居家过日需用之物，因此不肯丢下一点。一路检点来到薛姨妈住的院里，空着多年，草深苔绿，屋子里阴气森森，房门久闭。有个高妈刚走进堂屋，只觉迎面一阵冷风，叫声“哎哟！”“咕咚”栽倒在地。众妈儿们笑道：“仔吗呢，栽上一跤？”高妈面色刷白，两眼直竖，跳起来一把抓住汤嫂子，大声嚷道：“我死的好苦！你们瞧着我死也不肯救我一救！可怜我肚子疼的受不得，我原要毒香菱，怎么叫我吃了下去？你们过

好日子，害的我好苦！”说着，乱撕乱碰，将汤嫂子骇的要死。多少人那里拉得他开？众人抖做一堆。

宝月知道那年这件命案，忙将袖子卷起，照着高妈两个嘴巴，骂道：“你这不害臊的蹄子！因你要毒死香菱，天地不容，鬼使神差的叫你自家吃了下去。是谁害你的？你那不讲理的妈妈，还仗着胆子打死官司，几乎将我妈妈气死！你今日还有脸出来闹人！”高妈放了手，滚在地下大哭大喊。众人瞧着无法可治，有两个小丫头飞跑到前院去，通知各位奶奶。

宝钗们一面说笑着，正收拾的有兴，听见丫头来说，倒吃了一惊。平儿道：“叫巧姑娘照应收拾，咱们都去瞧瞧。”姐妹几个来到后院，珠大奶奶同蟾珠远远站着看那热闹，见宝钗过来，说道：“宝丫头，你那令嫂在那儿显魂呢，你快别过去！”宝钗道：“活着不怕，倒怕死的？”赶忙上前叫开众人问道：“这是仔吗呢？”却说夏金桂附在高妈身上，正在撒泼打滚，瞧见宝钗过来，骇的跪在地下缩作一团，不住的磕头，说道：“姑奶奶我死的好苦！”宝钗道：“你是金桂嫂子吗？你生前品行不端，乖张撒泼，罪恶万端，已为天地不容。设计害人，反害自身。这是你的恶报，并没有人害你。我妈妈为你几乎送掉一条老命，我恨不能食你之肉！你还敢附在老妈身上行凶撒泼吗？”夏金桂伏地哭诉道：“妹妹姑太太，实在是我生前罪恶滔天，故遭惨死。我还敢怨谁呢？咱们太太住在这儿，虽是恨我，还念着媳妇一场，年节下也还烧张纸儿，给我个酒饭。自他老人家去后，可怜这几年何曾见一滴酒、一个纸钱呢？又被贾府的家堂神及本宅土地将我管住，不许作祟。现因宅子已属他人，诸神俱不管事，我同合宅的男女孤魂，才得各自寻些纸钱、酒饭。昨日新添了几个强盗鬼，十分凶恶，恐他滋事，被土地爷押住不放。因我业已转世，撵我出府，刚才正走



出房，被月姑娘的阳光一冲，我回避不及，见这老妈神气有限，附他身上索几吊钱。月姑娘打了我两个嘴巴，因此撒起泼来，要求妹妹姑太太开恩，我再也不敢，不敢。”说毕，尽着磕头。

宝钗见他可怜，问道：“你怎么知道打你的是月姑娘呢？”

“金桂道：“一月前，有林之孝的母亲老林大妈到姨妈上房磕头，我问他是为什么，他说你婆婆薛姨太太得了宝月、宝书两个姑娘。宝书姑娘先同着婆婆柳太太回去了，宝月姑娘赶出月要到咱们宅里来呢。我今日来给小主子太太道个喜。今早上我在垂花门闲逛，听儿门神道：‘快回避，薛家宝月姑娘来了。’我站在远远的瞧见月姑娘进来，以此认得。”平儿道：“咱们夜间出出进进的，怎么从来瞧不见你们一点影儿？”金桂道：“贾姨妈同诸位嫂子、姐姐们已交泰运，下去一天好似一天，身上阳光极盛，如何瞧得见鬼影呢？”宝钗道：“听你说的可怜，念当年姑嫂一场，多烧些镞子、纸钱与你做盘缠，快些脱离鬼趣，投生去罢。”金桂磕头道：“妹妹姑太太如此厚恩，我立刻就去。”珠大奶奶差人马上去取镞子、纸钱。平儿吩咐，一面给他供上酒饭。不多会，取了纸镞来，就在他面前焚化。见他欢天喜地说道：“多谢，多谢！”睡倒在地，绝无声响。

众人知鬼已去，用姜汤将高妈救醒，见他面无人色，说道：“刚进这屋，见一个七孔流血，披散头发的女鬼照身一扑，就昏晕过去。这会身上就像散了板儿的一样。”平儿吩咐，扶他到屋里去歇息，给他两丸辰砂保安丸服下，令其调理。命众人将这院里零星物件赶紧搬了出去，关上院门。

众姐妹都到上房坐下，珍珠笑道：“咱们家的故事也实在多，昨日闹强盗，今日又闹鬼。若不是蓉姑娘们在这儿瞧见，还说咱们尽造谣言。”宫裁道：“怨不得他们见神见鬼的，原来是咱们交代了屋子，这些孤魂无人收管，到处闲逛。不是咱

们阳气盛，一准也要遇着一两磨儿。他说太太同咱们已交泰运，往后一天好似一天，鬼是知道的，想不说谎。”平儿道：“且将这件事儿搁起。诸位姑奶奶再去帮我收拾，都搬到宝姑娘屋里，打伙儿照应热闹，叫我一个人在那院里怪怕的。”珍珠道：“很好。咱们一面收拾，一面搬。”姐妹们下去，直闹到上灯时候，将琏二奶奶的院子搬空，都堆在宝钗屋里。用过晚饭，先送蓉姑娘回去。

众姐妹都在上房坐下，宝钗道：“我妈妈承继女儿，一月前咱们并不知道，谁知老林大妈早已进宅道喜。阴间的信，固然比咱们早些，阴间的人，也比咱们有理。就像夏氏嫂子，活着时撒起泼来，闹他娘几天，再也说不明白。刚才三言两语，他倒听人劝。这样看起来，人不如鬼。”珍珠道：“可见人心难测，鬼无成见。咱们这宅里，向来鬼就不少，何曾见有闹过事？自这几天，果然有些动静。这是知道咱们要离宅子，各人都要寻些饭食，找几个银钱使用，也是个情理。这两天，又快七月半，是他们的大节。回过太太，多备些金银纸镞、黄钱，再备些酒饭，在宅子内外东西各院子里，分赏这宅里的男女孤魂，再请月姑娘多念些往生咒，这真是一件好事。”众姐妹正在点头称赞，听说太太回来了，赶忙出去迎接。王夫人走进垂花门，望着珠大奶奶们笑道：“咱们家的故事好多！谁知他忍了这几年，末了儿还撒上一个泼，才离咱们这宅子。真是件怪事！”太太来到上房，众奶奶、姑娘请过晚安，伺候更换衣服，各人将所办之事回明，两旁坐下。

珍珠又将刚才商量的意见请太太示下。王夫人点头道：“这主意办的很是。竟交给月姑娘给咱们办这件差使。林之孝的母亲，过了多年还是这样规矩理信的，实在令人可敬。七月半请几众戒僧给他放坛焰口，上桌供。这一程子我本来也听见

点子什么，因恐你们害怕，故不言语。谁知有这缘故，今日叫他破说了。众人都知道，夜间出进很可放心。不用害怕。平丫头搬了上来，彼此有个照应，巧儿就在我炕上睡，让你姐妹们一堆儿热闹。”太太们正在说话，只见窗子上像月光似的一闪，彼此甚觉惊异。伺候的姑娘们骇的不敢动身。王夫人笑道：“这又是一件什么故事？”领着奶奶们亲自出去观看。不知是何缘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 胡月生感缘订良配 薛宝钗谐语解离愁

话说王夫人们正在说话，只见窗上红光一闪，十分光亮，不知又是一件什么故事，领着珠大奶奶们一同出外，观见外面静悄悄的，并无一点什么。栏杆上有两个丫头坐着打瞌睡。房上地下一些影响俱无。众人十分诧异，只得仍进屋来坐下，彼此议论。王夫人问道：“那桌上的红纸包儿是个什么？”珍珠过去取在手内，打开一瞧，只见一条大红绦系着两个古钱，十分光洁，底下坠着一绺儿红穗子。另有一张桃红笺，写着几行小楷。珍珠念道：

自荣公建宅以来，侨寓华居，迄今百有余载。主宾相契，莫可言宣。后蒙太夫人暨宝弟关切情深，诸多垂庇，如云高谊，感愧弥增。正拟久侍慈帟，常依仁宇，不期鹤驾西飞，仙槎东指。数年来风景不殊，不禁有秋水伊人之感。然犹以为芳泽在前，差堪自慰。近闻高第已属他人，而夫人之买棹南归，匆匆在即，从此云树之思更深。缅想人生离合，本属无常，花月风萍，去来难必。而分影离群之感，不能不令人有黯然神往耳！方外闲云，无以将意，敬献古钱二枚，以祝我夫人福寿双全之意。伏乞晒存。解缆河干，当与姐妹辈敬诣安舟，一言志别。先函奉启，恭候壶仪，统祈垂鉴，不宣。

王夫人妆次

月生胡氏稽首

珍珠念完，王夫人十分伤感，说道：“仙姐多情，令人心感，惠我双钱，谨当拜谢。”将钱挂在身边，领着奶奶们到大院子里，叫人铺下垫子，望着后楼倒身下拜。众人瞧见后楼窗口站着几个美人，对面还礼。转眼间，寂无影响，窗门依然关好。王夫人拜完之后，转身进屋，对珠大奶奶道：“明日备两席酒，一荤一素，俱要丰盛洁净，晌午儿派宝钗、珍珠亲送到后楼，与诸仙志别。”大奶奶们答应，又道：“明儿一早，叫林之孝专差脚子去将环兄弟同兰哥儿叫回来，通知他们，我准予二十起身，叫他们将书房里一切东西尽都带来。再着几个人将咱们合族的人不分男女，都请十八日到这里吃午饭。并将合族男女大小贫富开个细单，给我斟酌。除了两家亲家外，再开个近亲单子，一个远亲单子，再开个各样人的总单子，连庵寺在内，别漏掉一家，叫人报怨。你同琏儿媳妇将亲族档子细细的斟酌。你屋子叫宝丫头们明日多派几个媳妇帮着动手，尽着一天收拾完结。后日到我上房来料理。”珍珠们一齐答应。宝钗道：“夜很深了，太太请安歇罢。”王夫人知道他们劳乏，不便久坐，带着巧姑娘卸妆安寝。珠大奶奶们各人散去。平儿同宝钗一炕，宝月、珍珠、蟾珠姐妹三个都在外间大炕上安睡，带着照应。一宵无话。

次早梳洗完毕，珠大奶奶叫林之孝进来，吩咐他专差家人去接环哥儿叔侄回来，吩咐厨房备酒席。宝钗们请过早安，就领着些嫂子、姑娘们到大奶奶屋里收拾行李。不一会，刘大人那里差人来收交房屋、东西。林之孝进来回过太太，王夫人吩咐只管交代。林之孝领着蒋三、陈七进来，四围指点，每处交代。蒋三、陈七俱是林之孝相好朋友，看了一遍，就算交代。又至大观园四处看点一回。蒋、陈两人转到上房帘外请安，王夫人吩咐留饭。林之孝答应，同了出去。

宝钗、珍珠在宫裁屋里赶紧收拾的也不差什么，听说有了酒席，同珍珠回到屋里净手更衣，命媳妇们端着条盒，同往后院里来。走到楼边，宝钗刚要推门，只见那门自家开去。众人走进屋内，并不见些什么，宝钗领着头竟上楼去。这五间大楼都是仙人的住处。众人到第一间楼上，见摆着四张桌子，每桌上有两吊钱，用红头绳儿穿着。一张果上有个帖子，上面写“领谢”两字。宝钗吩咐嫂子们，将席尽摆在桌上，说道：“这钱是姑娘们赏的，你们领了赏，谢谢罢。”众家媳妇们收了钱，对着桌子磕头谢赏。

宝钗吩咐铺下拜毡，同珍珠对桌跪下，说道：“奉太太之命，送来酒席，尽地主之情，与姑娘们志别，并谢月生姑娘昨晚厚赐。”说毕，两人恭恭敬敬拜了几拜。刚要站起身，听见娇音伶俐的说道：“我在这里回礼了。”宝钗们忙说道：“仙姑请起。”听见答道：“我即月生，同姐妹们在此乔寓尊居，历有年岁。诸蒙垂庇，久铭心版。今闻夫人们弃我将归，实令人有离群之感，些须薄敬，聊以将意。又蒙赐以嘉筵，不敢却长者之心，谨对筵拜领。乞两姐代为致谢。”宝钗道：“靚面不见仙容，令人怀想，何不假我一光，庶不负这番酬应！”月生道：“相逢有日，何须性急？”珍珠道：“靚面河山，从此会期难必矣！”月生答道：“不久与两姐有见面之缘，此时原不妨相会。请两姐将里间屋门推开，我在里面。”宝钗、珍珠命丫头、嫂子站在这边。

他两个将里间房门推开，只见那屋里四围皆是锦绣，一切摆设俱极精雅。当中设着一张锦榻，绣幕重帟十分华丽。桌子边站着个十六七岁的绝色美人，手里拿着红汗巾握嘴嘻笑。宝钗们进了房去，将门掩上，三人见礼。宝钗、珍珠见他品貌活像妙玉，因笑道：“早知仙姑这样多情，同四妹妹常来亲近，

也省了多少冷落！”月生笑道：“我们与人相交，俱有缘分，并非随便就可以见面。咱们三人有一段姻缘在内，此时未便说明。将来还要仰仗宝姐姐成全其事。”宝钗道：“仙姑已是仙人，最是逍遥自在，怎么说‘姻缘’二字？”月生道：“当初，我姐姐妙玉托身佛境，原欲逃过情关。谁知意念不坚，反遭魔劫。因内丹已失，死葬梅恨。当妙玉失丹之时，我觉情丝难遏，知魔障已生，难以逃避，且与诸姐妹有相爱之缘，借此与会中人了此情劫。是以借身托体，已在软红眼前，就要与两位姐姐相见，那是我出世之顽躯，非今日相逢之幻境。诸位姐姐同我早结下见面之缘，今日才得见面。这会儿又动了个爱我的心肠，从今又结情缘，越深越固。四姐姐情障更甚，但风波中自有佳境，宝姐姐日后大有一番际遇。此间宅子虽属他人，然数中尚有珠还之日。我姐妹十人住此楼上，除我与妙玉外，尚有八人在此。因我与太太应为母女，数由前定，其理难明，眼前另有相逢。日后有人在梅树上相对谈心者，成其姻缘，以了情障。楼下有会中人来，暂且拜别。为我致谢太太再生之德，感难言尽。”说毕，转眼不见。

宝钗、珍珠只得辞了出来，领着众人都下楼去，见芙蓉、蟾珠同几个丫头一路寻来，宝钗问道：“你多会儿来的？”芙蓉道：“来了好一会。听说你们在这儿，我也赶来瞧瞧。”珍珠道：“你早来一步儿也好。”众人说着，离了后院来见太太。宝钗道：“昨日送东西的这位月生姑娘，原来是妙玉的妹子。”就将妙玉遭劫，他亦转世，且与太太应为母女，并咱们日后之事，细说一遍。王夫人十分叹异道：“且看母女之说是何应验。若说这宅子再赎了回来，这话我断乎不信。”宝钗道：“他说数中珠还，可见数之所定，连他也不能知道。”王夫人只是笑着摇头。

珍珠道：“太太手里拿着什么书子？”王夫人道：“什么书子，就是昨日叫大嫂子开的单子。我在这里斟酌，穷亲穷眷也实在多，只可略尽点我的敬心罢。”宝月道：“我将那些东西分出上中下三等，上中的很可算分礼儿。可以送礼的，就不用留别金。这样办，才遮掩得过去。”王夫人点头道：“也使得，这主意倒还不错。”娘儿们彼此商量事务。芙蓉、蟾珠又帮着料理一天，俱辞了回去。这且不表。

且说林之孝陪蒋三位吃完酒饭，送他去后走回家里。刚到门口，遇着船行的老沈、老胡正来问候。林之孝笑道：“我正要去你们，来的凑巧。”老沈们笑道：“知道大爷要找咱们，故此过来请安说话。”林之孝将他们让进去，书房里坐下，小子送过茶，问道：“先说说你们诸位来意。”老沈道：“听说荣府的太太要起身回南，想是走水路去，咱们备几号大船伺候太太，报效报效。现在码头上有三只大沙飞，五只大太平，还有七八号的头号四不像，要大马溜子也有，都是展新体面的。来见大爷说说，这个买卖给了咱们，横竖总叫你老人家过得去。”林之孝道：“船是要用，多少还不能就定。你们是怎么个儿办法，也得说个实话。”老沈道：“咱们也照着那一回老爷送老太太灵柩回南，琏二爷经手那个办法。上一磨儿老爷灵柩回南，只用了一号马溜子，咱们一个大钱的光儿也没有沾着，倒还赔了好几两银子。”林之孝道：“琏二爷当日是怎么一个办法？”老沈道：“当日琏二爷是准咱们装货，包咱们的税。除了报船料以及提溜、打闸、短纤、过坝都是船户自己料理不算外，有一号船送琏二爷一百银。各位二太爷们的小费，有一号船给二十两银。这会儿比不得那几年诸事相应，你老人家是知道的。这如今那一项不长了价儿？一切人工火食，一倍加了几倍。这会儿太太起身用的船多，咱们说个老实话，多装得一担



半担的也沾大爷的光，咱们也没有别的孝敬，竟是有一号船送大爷八十两银。各位二太爷的小费，还照着是二十两。”林之孝笑道：“你们别拿着我当糊涂，那年琏二爷是同赖大爷两个人办的，有一号船是一百六十两，小费在外。这会儿就是诸事长了些价儿，也短不了这些。我也不管你们这个那个的，有一号船给我一百二十两，给他们小费二十两。我最直爽的。是这样呢，咱们就定下，不是这样呢，咱们再说。”老沈道：“还要求大爷再看破点儿，实在这会儿的人工、火食比不得原先，见得这样到了江南也赚不出几个钱。”众人又一齐的说道：“罢呀，大爷看破些罢，咱们沾大爷的光，等着慢慢的再报答你老人家。这会儿算大爷看顾了我们穷人罢。”林之孝笑道：“既是众位这样说，给我一百银，他们的小费三十两，是断少不得的。有一号船给一百三十两就是了。”老沈们一齐说道：“竟是这样罢，咱们先给大爷留下一百定银，余外的等定了船数再送过来。咱们有八百包皮货，还有几百担果子、杂货，都交给大爷。”林之孝道：“很好。”众人喜极，俱各散去。

林之孝命老婆、孩子将点私帐收回，家中内外全行收拾停当。料理一会，带着个小子出去，雇了一辆傲车坐上，一直到合泰银号。那些号里的伙计们，将林大爷让到里边坐下。叙谈一会，林之孝将个单子取出来，交给他们照着去办，“平色要准，拿回去请太太随手拆开一封，倘若平色不好，是要罚的”。众人一齐说道：“大爷这里面不要仔吗，咱们也就断不肯含糊，是必照色、照数包去，横竖总不叫大爷伤脸。”林之孝道：“很好。拜托，拜托。”说毕，辞了众人坐上车，又到恒泰、义兴两个大银号里，弹兑了银子，叫他们打上包，就雇银号里的挑夫伙计们押着，送到宅里去。自家坐车先到荣府回明太太。

此时，正值王夫人们在用晚饭，吩咐林之孝带着挑夫送到

上房。不一会儿，多少夫子挑进上房，伙计们交点清楚而去。王夫人道：“你都取来，一会儿收在那里？”林之孝道：“奴才带着梁贵、周瑞这几个麻利家人进来，做一夜工夫，先装了要紧箱子，余下零碎的再收拾，白日里实在没有空儿。”王夫人点头道：“很好。我还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林之孝道：“太太有什么吩咐？”王夫人道：“我这炕背后夹板墙里，还有老太太留下的十七万银子，是多年不用的老家私，两宅里全不知道，俱用桶装着。咱们箱子里未必能装下这些。”宝钗道：“咱们赐书楼的书，全要带回去的。不如将这十七万银装在书里，又隐秀，又妥当。”王夫人笑道：“倒也是个主意。且将箱子装毕，再收拾那个。”林之孝答应出去。吃了晚饭，领着梁贵、鲍忠、董升、马裕十来个得力家人，在上房尽力收拾箱子，行李，整整闹了一夜。次日用结实木板箱，将楼上要紧书箱同夹墙后的老家私分装在各书箱里面，上贴着书名，做个暗记。宫裁姐妹日夜小心照应，又派了几个老成麻利的家人媳妇同在上房看管。

王夫人各处辞行，有走不到的，差宝钗、珍珠分路代去辞行。一连几日，不觉已是七月十四。珠大奶奶备下铁槛寺、馒头庵两处的年例香烛、别金，差宝钗、宝月、珍珠十五到两处烧香辞行。宝钗们各人备了几封别金，宝月禀过姨妈，先出城去给老师父拜天经忏。十四是祝府给桂三太太饯行，请贾府的太太、奶奶作陪。早半晌宝钗、珍珠奉太太差往几家远处辞行，宅子里已收拾的不差什么。定下十七号大船，林之孝派几个诚实家人，驾着敞车陆续起行李上船，又派几家有年纪老成的媳妇们先上船照应。闲常只觉人多，这几天只嫌人少。

王夫人差宝钗们出门后，看着发了好些行李。上车来到祝府，已是上灯时候，桂太太久候多时。柏夫人道：“本来要明

儿给三妹妹饯行，倒是姨娘们想起明儿七月半，咱们都是吃斋。况且是后日起身，明日也未必有空。因此改了今日，请过来姐妹们叙一叙。我同大姐姐不过隔三两个月就见面，只有三妹妹要隔三年五载的回来嫁女儿、娶媳妇，咱们才见得着。那天去的千里马，是限他今儿到家，老太太瞧见书子，不知要怎样的大乐三兄弟、三妹子得了媳妇。今儿家里热闹着呢。”王夫人笑道：“咱们今儿吃饯行酒，又是吃喜酒。”柏夫人道：“我两个女儿同月姑娘为什么不来？我也给他们备了一席，叫他姐妹们大家叙叙。”王夫人道：“你两个女儿这几天忙坏了。姐妹两个分路去跑，还带着代我吃饯行酒。我听见他们说过，下柳子的时候准到这儿。月姑娘给老师父去拜经忏。”柏夫人道：“既如此，咱们先坐起来，叫两个女儿等着他们罢。”王夫人道：“使得。”三位太太坐席，彼此说些分离之话。芙蓉邀蟾珠到自家屋里去，姐妹两个千叮万嘱，哭一会，说一会，难舍难分。那三位老姐妹们也是离情别绪，十分难过。王夫人道：“我倒记起一件事，妹妹务必在心。有我一个至交姐妹柳太太……”柏夫人道：“月姑娘的婆婆，礼部主事柳大老爷的太太。”金夫人道：“我知道，不是住在馒头庵，四月间才回去的吗？”王夫人道：“不错，他儿子、媳妇都是我的干儿、干女。”柏夫人道：“梦玉又拜柳太太为母。”王夫人道：“我那干儿子名柳绪，长的很清秀，文才也好。三妹妹千急记着对妹夫说，务必照应照应他。我怜他是个孤子，又爱他孝顺寡母。这孩子将来大有出息。他现在的媳妇又是宝钗的妹子，名叫宝书。柳太太一番苦节有此佳儿佳妇，真是天神默佑。将来妹妹到那里，不要拘地方官夫人的体统，只管同他往来。若是会着他娘儿们，说知你亲家家的事，也对他说这个缘故。我本来要写书子寄点东西去的，这几天心绪万千，从那个字儿写起？

横竖我到家后再寄书子来罢。”桂太太道：“姐姐吩咐，我紧记在心。”太太们一面说话，慢慢饮酒。有人报道：“四姑娘来了。”只见珍珠进来，给妈妈同三姨儿请安。王夫人道：“怎么这会儿才来？”珍珠道：“叫蔷大奶奶拉住着，那里肯放？蛮缠了半天。宝姐姐还没有来吗？”王夫人道：“他又不知叫谁拉住下放呢！你妈妈给你们备下酒，叫你们小姐妹儿也叙叙。蟾珠在芙蓉屋里等着你们，叫他饿坏了。三个人儿一面吃着，再等宝钗罢。”珍珠答应，赶着到上房去见干爹请安，又说些辞行的话，向姨娘们问了好，退出房来折到芙蓉屋里。

蟾珠们瞧见十分欢喜，珍珠道：“太太叫咱们一面吃着，等宝姑娘。”芙蓉说：“咱们就在这儿吃罢。”蟾珠答应：“很好，又省得出去。”芙蓉命丫头们就在房里摆设酒席。今儿是让蟾珠居上，姐妹三个坐下，先敬了两杯酒，然后坐下畅饮。珍珠道：“你们两个眼眶儿红红的，想是在这里哭呢。”芙道：“姐妹们正打伙热热的，眼看着分手，怎么不伤心！”珍珠叹息道：“我怕说这些话。你们两个都还不过隔三两个月就见面，只有五妹妹要隔三几年才来，等他来了，你们横竖总要见面，就不知可还有我没有呢？”芙蓉听说，一阵伤心，泪如泉涌。蟾珠、珍珠也呜呜咽咽的不能下咽。珍珠忍了一会说道：“你们都有见面之日，只有我一人断难，断难！”三人正在悲切，只见宝钗走了进来，笑道：“你们三个傻子又在这儿说傻话，出傻眼泪。”三个人赶着起身让坐，珍珠问道：“你才来吗？”宝钗道：“我来了一会，就在老爷屋里说了半天话，又在太太们那里敬了一会酒，这才来找你们。又站在窗外听你们三个人说傻话，我实在好笑。今儿妈妈花了钱弄的酒儿菜儿，叫你们瞅着哭的吗？”三个人都“噗嗤”的笑了起来，蟾珠道：“只有宝姐姐的心胸，实在比咱们豁达。”宝钗笑道：“不

用管他豁不豁，咱们且吃酒。”姐妹四人坐下，洗盏更酌。酒未数巡，见一个丫头急忙跑来叫道：“蓉姑娘，三老爷不在了！”芙蓉叫声：“哎呀！”离席飞跑出去。不知这三老爷是几时不在的，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 贾珍珠因惊得妹 韩捣鬼为色亡身

话说珍珠、芙蓉、蟾珠三个人正为离群伤感，被宝钗几句话说的可笑。四人正在举杯相让，忽见个小丫头飞跑进来说道：“蓉姑娘，太太接着家信，说是三老爷不在了。”姐妹四个吓了一跳，芙蓉撩下酒杯，飞跑出去。刚到上房，见老爷正在大放悲声，柏夫人含着眼泪在旁力劝，王夫人同桂太太也不住口苦劝，说道：“自己的身子也是要紧的，现在病中不可过于悲苦。”柏夫人劝道：“你这两天略觉好些，哭坏了身子，叫三兄弟也是不安的。”宝钗、珍珠、蟾珠三姐妹俱上前苦劝，祝尚书慢慢止住哭声，不觉气喘上来。姨娘们赶着办人参姜汁。柏夫人十分着急。因过于伤感，提上气来喘的十分厉害。王夫人同桂太太走出走进，想不出个主意。看那神气，甚觉不好。灌了两次人参姜汁，直闹了一夜。到天亮的时候，才觉有些定喘。众人都乏了个使不得。

芙蓉吩咐厨房里备下素面。太太们用过点心，王夫人道：“我瞧妹夫这会儿喘已平服，让他静睡一会，你也辛苦坏了，且偷空打个盹儿。房里面派姨娘、姑娘们轮班伺候照应，替换着歇息，倒不用都在里边。我们要家去，换换衣服到宁府去拜祖先。宝钗、珍珠拜祖之后，差他到铁槛寺、馒头庵去烧香辞行。我赶下午些再来瞧妹夫吧。”桂太太道：“我家去瞧瞧，下半晚儿同妹夫来瞧大哥。”柏夫人含泪点头。众人辞别，一齐上车，各人分路。柏夫人回到上房，将姨娘们分为日夜两班

伺候，自家也因过于劳乏，趁着老爷静睡，就在对面炕上打个盹儿。

王夫人回到家里，听说行李等项已发去了大半，心中甚喜。随赶着梳洗换衣服，吩咐丫头、媳妇们照应屋子，领着宫裁、宝钗、琏二奶奶、四姑娘、巧姑娘、慧哥儿、毓哥儿一同到宁府去拜家祠。邢夫人留吃早饭。回来宝钗、珍珠姐妹两个出城到铁槛寺拈香，将太太的香金并给老和尚的别敬交代明白。法本甚觉依恋之至，涕泣感激。又往馒头庵来，在大殿上各处拈香，妙空们说不尽那殷勤相待的亲热。

宝月已给老师父拜过一天经忏，将那出家的衣服等项都分给师弟兄们，又备下两席，同妙空们饮了一夜别酒。正在酣睡，被珍珠将他闹醒，赶忙梳洗收拾。城里的太太、奶奶们来烧香的也就不少，妙空们应酬不暇。内中有几位贾府的亲族，见了宝钗们都要说几句分离的话，又兼着庵中都知道荣府的太太准于二十起身，人人不舍，拉着宝钗们无不依恋哭泣。那些亲戚太太、奶奶同本家的姑娘嫂子、侄媳侄女将珍珠们缠住，定要盘桓一日同进城去。还有些奶奶们要住在庵里，晚上看烧法船。妙空们亦留住不放。

宝钗同宝月、珍珠私下说道：“咱们实在不能在此闲逛，真是没办法出来烧香辞行，恨不能飞进城去，谁还有心看烧法船？被他们缠住怎么好呢？”宝月道：“外人不知咱们的事，就说也不理论。不如私下吩咐，将车套在庵后等着，一会儿要摆晚斋时候众客都邀在一处，咱们往后门出去，谁也不能知道。”珍珠点头道：“此计大妙，竟是这样办吧。”宝钗吩咐姑娘、嫂子们套车等候。姐妹们应酬一会，听着叫摆晚斋。珍珠们跟着宝月，一路答讷着来到后园里，对老道婆说：“咱们往菜地去看法船，你只管将后门关上，不用等着。”道婆答应。姐妹

上下出去坐上车，匆匆就走。赶着庵里知道，业已去远，想来是款留不转的，也只得罢了。

不说庵里众人之事。且说宝钗们瞧着天气渐渐的黑上来，还瞧不见城楼子的影儿，心中很着急，一群车马走的灰尘抖乱，好不容易赶到城门，已是上灯时候。那门洞儿里出出进进，挨挤不开。荣府的车马进了城来，牲口正走的发性，收勒不住。刚到个胡同口儿，里面有一辆马车急冲出口来，两边赶车的吆喝不住，两车相碰，车轮插在一堆儿，牲口发了惊，一路混踢乱跳。只听“喀扎”一响，宝二奶奶的车轮格断，那车子就倒下来。牲口越惊跳的有多高。这些车夫急的要死，多少人带不住两边牲口。那辆车上有个男人，跨着辕儿动也不动。贾府的爷们瞧见，气都冲了脑门子，拿着鞭子一路混打，将那个不懂眼儿的混帐行子打的没有了影儿。那车里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急的大哭。这会儿，街上围着有上千的人。

宝月赶忙下车，叫家人媳妇们先请二奶奶下来。众家人答应，忙将宝二奶奶扶着打旁沿儿出来，牲口正在惊乱，嫂子们走不过去，家人们着了急，只得将二奶奶抱下车来。珍珠也下了车，贾府的奶奶姑娘、丫头媳妇都站在街上，那瞧的人越挤越多，四面站满。珍珠同宝钗同坐一车，宝月坐上原车。宝钗吩咐将那一辆车拉到宅里去，把赶车的拴起来。家人们一齐答应，过来拴人，早已跑的不知去向。此时牲口俱已安帖，贾府赶车的将那一辆车轮卸了过来，安在宝二奶奶车上。珍珠道：“那辆车上坐着是个什么人？”家人们回说：“车里是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在那里哭呢。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跨着辕儿，倒像是个贼。姑娘、嫂子们下了车，他尽瞅着，叫奴才们一顿鞭子打的滚了蛋儿。”宝钗道：“这是赶车的不是，不与坐车的相干，咱们将他的车轮儿换去，丢那姑娘在这儿，也不是个



事。叫嫂子们将那姑娘扶着到他们车里同坐，带到宅里，自然有人来领他，倒还放心。吩咐嫂子们，好好的对他说，别唬唬他。”家人连声答应。有两个嫂子过去，将那姑娘扶下来，坐在他们车里。那姑娘急的只是发颤，嫂子们用言安慰。贾府赶车的将那车帑、车褥都卸下来，又将他的牲口拉着，一同回宅。

宝钗、珍珠吩咐到祝大人宅里去瞧过，再回家去。途中闹了半日，已是起更天气。赶到祝大人宅里，将交二鼓。宝钗、珍珠走到里面，柏夫人问道：“你们这会儿才回来吗？三姨娘到你家去了，他们明儿一早起身。你太太在长亭给他们备早面。我是不去送他，明儿叫芙蓉同两个姨娘送送罢。”宝钗道：“老爷今儿好些吗？”柏夫人摇头道：“比昨儿晚上好些，这会儿吃了二煎药，沉沉的睡着呢。我实在愁的要死！”珍珠道：“妈妈的身子更是要紧。”柏夫人流泪点头道：“你们也辛苦了，回家歇歇，明儿又要出城。”宝钗们辞了太太就回家去，祝府里差人点着灯笼，送回荣府。

进了大门，见桂太太车马都还未散。宝钗们走进垂花门，该班的马嫂子回道：“太太在同桂太太都在琏二奶奶院里，刚才散席。”宝钗、珍珠、宝月赶着往东院里来。王夫人问道：“怎么这会儿才来？叫我们等的着急。”桂太太道：“今儿亲家妹妹给我饯行，又送席去请亲家同女婿。今日我吃斋，很叫他费事。”宝钗道：“有什么费事？明日就要分手，也应该请过来坐坐。我同四姑娘们闹这一天，任什么儿也没有沾着口儿。”平儿道：“大嫂子给你们留着饭呢。”桂太太道：“既是这样，夜已深了，我还有些零碎要去收拾，让他姐妹们吃饭歇息，明儿早上到长亭拜别罢。”王夫人不好强留，桂太太同蟾珠辞了众人，升车回去。

平儿跟着太太来到上房，王夫人吩咐宝钗们就在上房吃

饭。宝月将庵中之事回过一遍。宝钗道：“我还得吃杯热酒。刚才道儿上大大的受了一惊，这会儿心神还没有安稳，不敢吃饭。”王夫人问道：“为什么受惊？”宝钗、珍珠将庵里留住不放，宝月定计私下进城，车惊闹事前后说了一遍。王夫人问道：“那个姑娘呢？”嫂子们答应，在底下听事房里。王夫人道：“你们好好的同他上来，我瞧瞧。”宝钗道：“也好，就叫他同着吃碗饭罢。”嫂子们答应。去不多会，同那姑娘进来，见太太、奶奶们都拜了一拜。

王夫人看他虽是贫家女儿，倒生得端庄美貌，约有十四五岁的年纪，两眼哭得通红。身上穿着旧纱衫子，旧桃红单布裤子，扎着裤脚，两点点小脚。太太、奶奶们瞧着，倒很欢喜，问道：“姑娘，你姓什么？家里还有谁？姐妹几个？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今儿是到那儿去？你不要害臊，只管说给我听。”珍珠大奶奶叫丫头端张杌子，给这姑娘坐着吃饭。那姑娘见太太们如此款待，才放心抬头观看，向着众人瞅了一遍，低头不语；又将宝钗不住眼的瞧了一会，似欲有言羞难启齿。丫头们端过杌子，宫裁让他坐下。只见他红晕桃腮，忍不住眼泪纷纷的指着宝钗问道：“你这奶奶不是宝姐姐吗？”宝钗听说忙放下杯子，拉着他细看了半日，说道：“你倒有些像韩二姑姑家的友妹妹，不知是你不是？”那姑娘听说，拉着大哭道：“宝姐姐，我正是友梅。今日遇见你，我就有了性命。”宝钗十分惊异，忙问道：“你们回去这些年，怎么在这儿呢？”王夫人忙问道：“是咱们的亲戚吗？”宝钗道：“他是咱们本家二姑姑的女儿，名叫友梅。二姑姑嫁在韩家，这姑爷是个有名秀才，名叫韩铁，最是性情古怪，从不与人交往，杜门不出，总在家念书。单生友妹妹这个女儿，就当儿子叫他读书写字。连二姑姑也不许出门，就是回到娘家，一年也没有一两磨儿。

我同友妹妹也不能常见面。那年姑爷实在穷不过去，有姑爹的一个姐夫鞠冷斋，在一个什么地方做知县，就带了家眷去投奔他。起身的盘费还是我妈妈帮他的。不知去了这些年，仔吗他又在这儿呢？”韩友梅未曾说话，已是伤心的不可解，泪流满面说道：“这位就是贾府的姨妈吗？”宝钗道：“这就是我的太太。”友梅赶着过来，跪下磕头。王夫人赶忙扶起，说道：“谁知为车闹事，倒会着了亲呢！”友梅拜完，宝钗道：“这是大嫂子，这是二嫂子，这是四姐姐，这是巧姑娘，这是你大舅母的二姐姐。”友梅都拜见过了。王夫人道：“你同姐姐们一面吃着酒，慢慢说话。”友姑娘坐下说着：“我今日遇着姨妈同姐姐，我就有命了。我自那年跟着父亲、母亲到山西找鞠大姑爹，可怜一路上辛苦，好容易到了那儿，谁知鞠大姑爹早不做官回南去了。咱们爷儿们几乎流落在外，兼着父亲忧愁成病，一天沉似一天，不到半年就一病不起。我同母亲无力扶柩，只得娘儿们变卖了一个干净，才回到山东。又苦度了两年，我妈妈也不在了。我孤身一人，靠着一个远房叔叔，名叫韩捣鬼。我跟着婶子过了一年，我那叔叔在一个大财主家做伙计，也常请那财东来家，同我婶子有些鬼鬼崇崇，不像个样儿，还要叫我递东递西。我瞧着很不是个路数，我成天家的寻死上吊，那叔叔知道我是不上他的道儿，心儿里就很不喜欢。去年他的财东死了，他也没有了靠山，时刻在我身上想法儿。今年听见他财东的一个姨娘在这里开个什么局子，很发财，他将我哄着进来，才到不多几天。他先到那局子里去，不知捣些什么鬼。今日领我到他家去，我瞧那个样儿很不正路。到晚上吃饭，来了几个体面客人，他们都在一堆儿喝酒，叫我陪他们坐坐。我那儿受得，就哭着闹着的喊骂起来。那个年轻些儿的说道：‘且送他回去，慢慢劝他。留在这儿倒不好。’我叔叔一肚的气，

叫一辆车拉我回去。谁知巧巧儿遇着宝姐姐们带了回来。这是我爹爹、妈妈阴灵保佑，将我送来交给姨妈同姐姐，保全我的身命，不然终不免流落烟花，不知死所。”说着，走到王夫人面前双膝跪下，抱着两腿，泪流满面说道：“求姨妈大发慈心，留我做个丫头使唤。我情愿终身服侍，将来粉骨碎身报姨妈大恩大德。”说罢，放声大哭。

王夫人很觉伤心。宝钗也过来跪下，说道：“太太念他书香之女，惨遭恶叔欺凌，几至终身失所。这是他父亲的廉介、母亲的苦节，鬼使神差将他交到咱们这儿来。求太太开恩，收他在屋里做个丫头使唤罢。”王夫人道：“你们都起来，我留是必留的，也要商量个道理才是。”宫裁同平儿也帮着劝太太留他。王夫人说道：“我家再多养几个也是常事，别说添他一个。若说做丫头，这是断使不得的。他是个名士的女儿，方才听他的志烈，真令书香旧族人家生色，我很钦敬。我的意思且留他在我身边算个女儿，等回到金陵再做道理。”宫裁道：“太太竟认了女儿，将来替他择配，谁还不依吗？太太若说到金陵再做道理，倒叫他疑疑狐狐的不放心。”平儿亦说：“大嫂子的话很是，太太竟是这样定了罢。”宝钗猛然想起道：“月生说‘同太太有母女之分，不远见面’，莫非应他身上！”珍珠惊道：“不错，看他品貌，与妙玉、月生不差什么，前日的话一准应他该做太太的女儿，这数已前定，断难勉强。”王夫人点头道：“真是一件怪事。我不认女儿的缘故，想着到了金陵，如其合式就给兰哥儿做了媳妇。但是兰儿性情古怪，又恐嫌他是领回来的，虽勉强听我做了亲，到底心里总不舒服。”宫裁笑道：“兰儿的脾气太太很知道，他自从中了举，越发闹的心高气傲，谁也看不在眼里。”平儿道：“太太竟不用三心二意的，将来另对亲家罢。”王夫人听珠大奶奶的口气，知道

他也不愿意要他做媳妇，心中拿定主意，说道：“既是数由前定，我也不敢推托，竟做了女儿，将来随我择配。”宝钗十分欢喜，叫友姑娘赶忙磕头拜母。王夫人坐着，受他拜了八拜。拜过三位嫂子、两位姐姐、巧姑娘，拜完之后，友梅道：“爹爹同三位哥哥，请宝姐姐同去磕头。”宝钗笑道：“爹爹同大哥俱已仙去，琏二哥哥同宝二哥哥都做了和尚。那位就是琏二嫂子。”平儿笑道：“我同你宝二嫂子都是和尚的老婆。”王夫人们哈哈大笑。

宝钗笑着道：“还有一位三哥哥同大嫂子的大侄儿，在远处念书呢，也就在这几天回来。等太太送了行回来，带你到大爷那边去拜祖先，再拜见大爷、大妈、珍大嫂子，还有一个姐姐侄儿媳妇。”王夫人笑道：“你同他说明白，不然他不懂什么叫姐姐侄儿媳妇。”宝钗笑道：“珍大嫂子的儿子蓉哥儿，他的媳妇蓉大奶奶不是咱们的侄儿媳妇吗？新近咱们同他拜了姐妹，他的年纪最大，是姐姐，咱们叫姐姐侄儿媳妇，他叫我是婶子妹妹。”大奶奶笑道：“你们也真会闹个事。”王夫人道：“友梅，你还有个道士姐姐呢。”奶奶们都大笑不止。宝钗道：“友妹妹排行六姑娘了。”王夫人吩咐内外大小人等，自此俱称六姑娘。珍珠道：“六妹妹一切衣饰、行李都是我替他料理。”王夫人笑道：“你同宝丫头分办，等着我还你们罢。再将秋桂派了服侍六姑娘。”秋桂答应。

王夫人道：“明日对林之孝说，叫他找了韩捣鬼来，给他几两银子，同他说个明白，也不怕他不依。”众人道：“太太说的很是。”珍珠道：“咱们这几天人口兴旺。昨日薛大奶奶说的，下去一天好似一天，我瞧着比原先又是一番景象。”平儿道：“自老爷去世后，咱们这宅子里闹的冷不痴儿的，何曾有点儿阳气！自太太起病之后，一天热闹一天，真是太太的福

运。” 宫裁道：“那几年家里颠三倒四的，我瞧着实在是他们两个和尚防坏的。这会儿尽剩了和尚奶奶，倒过的兴旺。” 平儿笑道：“还有不怕防的堂客，偏要相与和尚，这又怎么说呢！” 太太们说笑一会，王夫人道：“夜已不早，且去安歇。明日同六姑娘同去送行，转回到宁府磕头。” 宝钗们答应，吩咐收去碗盏，用过茶，伺候太太安寝后，各人散去。友梅亦与珍珠同炕。自此以后，友姑娘一切衣服首饰都是珍珠照应交代不提。

且说韩捣鬼原是个破落户子弟，靠着使两个风流钱儿。见侄女友梅出脱的一表人材，就同他老婆王三儿商量：“咱们这儿，除了当日那个财东外，那里有那样的大头可以出得几个钱梳拢他呢？” 王三儿道：“我听说孙姨娘同花子空打了伙儿开了局子，十分兴旺。我因带着身子，道上难走，也常想着到那儿，趁我的年纪还轻，赚几个钱过过下半辈子。这会儿偏又去不了。” 韩捣鬼道：“既是这样，我先将友儿骗去，交给孙姨娘，等他入了马，再来接你。” 王三儿应允。

夫妻两个商量停当，韩捣鬼将友梅骗了起身到京，住在一个小饭店里。找着孙姨娘同花子空说了来意，他们大乐，就叫韩捣鬼第二天带友梅到他家去。这天正是孙姨娘、花二奶奶同金哥儿们都有买卖，又是几个出钱的冤大头，就叫友梅陪酒，意思要在这几个冤大头里替他梳拢了，底下就好放手做买卖。谁知这友梅天生节烈，听见叫他陪客吃酒，他就勃然大怒，立刻往外就跑，大喊大叫，寻死觅活。将几个冤大头吓的胆战心惊，赶忙说道：“罢呀，快些送他回去，别闹乱儿。这几天城上拿的紧，别叫咱们淘气，快叫他去罢。若是不叫他去，咱们都散了。” 老孙听见，赶忙叫韩捣鬼“且领回去，等咱们慢慢引他动了心再办罢”。

韩捣鬼无奈，只得叫辆车将他装上，自家跨着辕儿。走不到多路，进了一个胡同，只见墙边有个大黑影子在马上直扑过来。那马就大惊飞跑，往前直奔，赶车的那里带得住？他一直冲出胡同口去，正遇着贾府的车，插在一堆，两边牲口都惊跳的多高。韩捣鬼如醉如痴坐着不动，忽然看见许多堂客站在面前，他正看得出神，只听见一阵声响，脑袋上的鞭子就如雨点的打来，脸上、耳上、身上无处不是鞭子。这才大惊，赶忙跑下车，缩着头往人缝里拼命挤了出去，往前飞跑，也看不出是那里，见弯转弯，跑了半日，四处并无入声。

此日正是七月十五日，月明如昼，见有一所大宅子，两扇大破门关着，并无人声。就在大门外的石礅上坐下，喘了半日方定。听见四处哭声断续，远近不一而作。还有人家烧包的火光，忽明忽灭。一阵风来，不知是那里施食放焰口，经声梵语，隐约可听。坐了一会，心中十分烦闷，站起来在那月光之下信着脚儿混走。又转了一个胡同，刚走进去，望见前面像是几个堂客在那里说话，笑声盈耳。赶忙走上前去，刚到三岔地方，见有三个娘儿们要往东去，有一个是往西去。只听见那三个说道：“明儿吃你的喜酒，不兴混赖。”那一个笑道：“这是前世的姻缘，也亏我的工夫等到今日，要先偏你们了。横竖你们也来的快，咱们明日见面再说罢。”韩捣鬼在他们背后月光下看去，都衣装华丽，就是面貌看不真。听他们的声音，只觉得娇声啾啾，令人心醉。此时心旌摇荡，把持不住。见那一个独自往西转了过去，急忙上前。刚转过犄角，觉得一阵冷气，身上打了个寒噤，心中害怕，顿觉寒毛直竖。正要折身回去，耳边只听见“嗤嗤”声响，站住脚低头一望，见那个堂客蹲在墙边见小外儿。

韩捣鬼两边一看，并无人影，就放大胆子走上前去，说道：

“大奶奶要手纸，我这儿有。”那堂客笑道：“我正想着要手纸，你倒知趣。”韩捣鬼听见说他知趣，心中大乐，赶忙取出，蹲下身去递了与他，顺便伸过手去碰了一碰。那堂客笑嘻嘻将他的手一推，说道：“叫人瞧见，像个什么样儿？”韩捣鬼问道：“你住在那儿？家里还有谁？”堂客道：“我就住在前面不远儿，家里只有我一个。”说着，站起来系了裤子。韩捣鬼看他脸儿很像他老婆王三儿，还觉得十分媚妖。此时心不自主，问道：“我到你家去坐坐，使得使不得？”那堂客笑道：“我本来要邀你到家去坐坐，怕你嫌我。”韩捣鬼笑道：“我若嫌你，不在这儿同你说话了。”说着，将他的手拉着同走，问道：“你为什么手这么冷？”那堂客笑道：“立了秋有半来月，早晚风凉，衣薄故此手冷。”说着，走不多路有一个顶小的圆门儿，那堂客蹲下低头进去，韩捣鬼也照着钻了进去。只见里面房屋甚多，高楼大厦。拉着那堂客正要求欢，听见外面人声嘈杂，喊叫震耳，男男女女像是打架，其声甚近。韩捣鬼甚觉心惊，说道：“我去罢，别叫你淘气。”折转身就走。那堂客赶忙过来，将他拉住，说道：“好容易我等了你来，你怎么说是去呢？你不用害怕，我同你到楼上去睡，再也没人知道。”韩捣鬼此时身不由己，可怜只得跟他上楼。那楼梯十分难走，堂客在前将他拉了上去，见那楼上并无床帐。壁上有一个面盘大的月光儿，望过去，里边桃红柳绿的又是一个地方。韩捣鬼问道：“那是什么地方？”堂客道：“那是仙境，要有缘的才能够去瞧。”韩捣鬼问道：“不知我有缘无缘？”那堂客笑道：“若是无缘，如何到得这儿？你只管放大胆子去瞧。”韩捣鬼十分欢喜，走过去，看见里面金银珠宝遍地皆是，还有许多美人，瞧见韩捣鬼都用手乱招。韩捣鬼伸头过去与他们说话，不觉那月光已套在脖子里，那堂客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韩捣鬼大大的打了一个寒噤，回过头来，见那堂客面似石灰，两眼吊出在外，披着头发，口中拖出有三寸多长的红舌。韩捣鬼要叫“哎呀”，谁知脖子里业已箍紧，叫不出来，瞪大两眼，看那堂客，两泪汪汪一言不语。心中正在悲切，只见堂客将他一推，顿觉万箭攒心，身悬气闭。

这韩捣鬼只为要将侄女送入烟花，以至神鬼不依，叫他做了悬梁自缢鬼。可怜他靠着个王三儿，吃了几年风流茶饭，使几个风流银钱，夫妻两个坏了良心，还要将个冰清玉洁的香闺丽质送入青楼。如今撒下王三儿别抱琵琶，自家落了个财色两空。这正是：

一生用色仍归色，临死贪财总误财。

谁知韩捣鬼遇着吊死鬼，将他引入老孙的院子里，吊在一棵大枣树上。老孙同花二奶奶、金哥儿这天正邀了两个快家子赌钱，伙着吃两个冤大头的钱。内中有一个大头姓包，插号儿叫毛包。他有钱有势，任什么儿也不怕，又长了一个古怪脾气，专爱闹个事儿。今日一会儿输了八九百银，他也慢不要紧，又到一个人的面前做庄，毛包去抓他的骰子，说道：“卖给我罢。”那人将他的手一推，说道：“不卖给你。”这毛包脸上磨不开，登时大怒，抓起骰子，照那人脸上一撒。那人又是个标子，那里受得？拿起骰盘，照着毛包脑袋上就打。毛包瞧见赶忙将身子一闪，那盆就端端正正打在一个人的脑袋，只听见“噗嗤”一响，鲜血直喷。不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 脱官司移花接木 免俗套醉酒长亭

话说毛包看见那人将骰盆打来，赶忙将身子一闪，那一个二三斤重连土包锡的大碗，斜打在金哥儿凶门上。来的势重，只听见“拍插”一响，登时鲜血直喷，金哥儿往后一仰，登时间做了青楼恶梦，栽倒地下。毛包瞧见越发不依，喝令家人们捆起他来。那个标子那里肯依？推翻桌子，也叫车夫、小子一齐动手乱打。这一片喊声，惊天动地，将烛台灯盏一齐打灭。家人在黑暗之中混打。那街上过往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左右街坊都开出门来瞧热闹。听见里面喊道：“打死人了！”正在喊叫，只见几个人披头散发往外飞跑，浑身衣服扯碎，满面流血，嘴里嚷道：“好打，好打！叫你们这些忘八膏子跑掉一个的，也算不了我包大太爷！”说着，分开众人跑到街上，叫家人去将堆子上的叫来，说道：“花家出人命，这男男女女跑掉一个，我明儿问你要人！我浑身都有伤，明儿一早上城去报。”堆子上的听见，拿着灯笼赶忙进去，那些男女还围着一个人正在打呢。连忙吆喝众人住手，看那被打的人，不是别个，竟是花二爷，已经打的呜呼哀哉。堆子上的官儿说道：“外人打他，你们还要抵死的劝开才是个道理，怎么你们是他的老婆，倒同着外人将他打死，这不是胡闹吗？”孙家的们如梦方醒，彼此惊异，说道：“我们刚才明明是扯着张标子打，怎么又打的是他呢？”堆子上的笑道：“这是那里话呢？你一个人瞧错罢了，也没有你一家子都瞧错的道理。这话哄谁呢？那边地下的，又

是谁打死的？”众人指道：“那是张标子。”堆子上的说道：“你们都不用走开，咱们好写报单。”老孙同花二奶奶商量道：“咱们这场官司是打定了，谁替咱们照应家里？”花二奶奶道：“赶着去接咱们二姑娘来，叫他照应。我还有一个主意，这堆子上的几个人，多多的给他点儿东西，求他报单上别说是咱们打死二爷的。明儿到堂上，我同你一口咬定张标子，拼着拶两拶子，衙门里上下多花几个钱，谁还不照应咱们吗？”老孙点头，赶忙拉了堆子上的头儿到屋里说话。先将手上一双金镯子送了他，求他报单上照应的话。那个人将镯子拽在腰里，说道：“咱们也不要你多少，你给我们二百银，我的报单上只说是你们到堆子上喊禀就是了，别的我也不管。设或张标子说出咱们瞧见你们打的，官儿叫去问，我们只说见你们围着打张标子就是了。”老孙同花二奶奶“千哥哥、万哥哥”的叫着说道：“横竖官司完结之后，我姐妹两个靠定你一辈子呢。”那头儿笑道：“既是这样，咱们就是一家人。你两个这会儿就赶着到坊上去喊禀，就说张标子逞凶连毙人命。明儿到堂上去，松不得一句口儿。这不是当玩的，拼着要吃点儿苦才得呢。”老孙们依他去办，一面分头去叫张二姑娘同金哥的父亲，一面到坊上喊禀。回到家里，天已大亮，瞧见西边院子里大枣树上吊死一个人，众人都吃了一惊。定睛细看，认得是韩捣鬼，不知多会儿吊在这里。金哥儿的父亲马胖子说道：“我倒有个主意，这会儿我二姑娘已死，我又没有空儿陪着打官司，况且那两个主儿都不认得我，竟将二姑娘做了这吊死鬼的女儿，就说他见女儿被人打死，他气忿自缢。我撇开身子，好帮着你们打官司照应。”老孙连连点头，花二奶奶道：“你瞧他脸上倒像还带着伤呢。”正在议论不了，见张二姑娘急忙忙的跑了进来，惊问道：“你们仔吗闹出人命来了？”老孙们将昨晚的事从

头诉说一遍。张二姑娘道：“你们还不穿上孝？官儿也快来了，衙门里有人去料理没有？”老孙道：“还没有呢。”二姑娘道：“我相与的一个上房先生，待我最好，各衙门都有熟人。我去找他来，咱们就托他一个去料理。”花二奶奶道：“很好，你快去罢。”张二姑娘出来雇了一辆快车，飞撵的去了。一会儿，就同那位先生坐车同来。老孙们邀在屋里，将缘故说了一遍。那先生算了一算，各衙门拢共拢儿要三千吊钱，都包在内。老孙一口应允，先给他一张银票，是一千两银子，“你拿去料理，余下的一半天再找补”。那先生瞧着他办事简绝爽快，心中十分欢喜，就赶着坐车替他各处去照应。老孙同花二奶奶赶着又托两个最相好有势力的人，花了二三千两，替他们打点明白。

老孙姐妹两个打了一场人命大官司，没有吃着一点儿苦，竟做在张标子一身上问了个斩决。后来老孙们念韩捣鬼死的苦，将王三儿接来，拉着张二姑娘伙开着局子，倒也兴旺。只可惜花子空闹了个四大皆空，如是而已。此话交过不提。

且说王夫人们一早起来，梳洗收拾。珍珠也替友梅换了衣裙衫裤鞋子，他们一样都穿素服，赶着领他到太太屋里来请早安。王夫人见他三姐妹站在一堆不分上下，心中十分欢喜，说道：“看不出不是我生的女儿。”正说着，珠大奶奶也进来给太太请安。宝钗、宝月两姑娘同大嫂子见礼。宫裁将友梅周身瞧了一遍，笑道：“真是个太太的女儿。”王夫人笑道：“谁说是假的吗？我瞧着这孩子倒很有些福相。”珠大奶奶道：“同宝妹妹、四姑娘姐妹三个的品貌竟不分什么，谁不说是太太的姑娘呢？”正在说笑，林之孝进来回话说：“厨子们一早都在长亭伺候，太太们差不多也可以先到那里去等。”王夫人点头，吩咐：“家里还留珠大奶奶、月姑娘同你。家里的照应

发行李，总要上紧赶办。我又得了个六姑娘，真是可喜。”林之孝道：“昨天晚上垂花门传话出去，知道太太得了六姑娘。因夜深，今日来替太太道喜。”王夫人命友梅见了林大爷，林之孝赶着给六姑娘道喜。王夫人道：“六姑娘是宝二奶奶姑妈的女儿。这姑老爷姓韩，是个名士。夫妻不在了，他倚着一个当家子的叔叔，叫做什么韩捣鬼，将他骗了进来，要卖他到不好人家去。六姑娘不依，哭着喊着要寻死上吊，那家不好人家没有法儿，交还他的叔叔，坐车回家。谁知道儿上碰翻宝二奶奶的车，是这样才将他带了回来。说起来，才知是自家姐妹。我听他叔叔这样坏良心，我也断不肯将他放出去。你一会儿去找着他叔叔，同他说明，赏他几两银子叫他回去。从此以后，只当没有这个人。他若不依，不但不给银子，还要送官去办他。你瞧着该应怎么办就是了，横竖这个人我是定了。今儿回来，我带他去拜祖先同太太们。”林之孝答应去办不提。

王夫人等着平儿上来同吃点心，诸事交给珠大奶奶同宝月。吩咐停当，领着琏二奶奶、宝二奶奶、珍珠四姑娘、友梅六姑娘，每人一辆飞檐大鞍车，带领着多少丫头、嫂子们共有一二十辆车，家人、小子骑上牲口，一直竟往长亭而去。此时正是七月中旬，秋光高爽，那些村庄妇女满头戴着野菊花儿，三三两两在那里簸秬碾麦。两边地上的高粱俱已含苞吐穗，十分丰足。走了半日，约有十五六里来路，才到长亭。

太太们下了车，这店里都是贾府办的铺垫、灯彩，摆的很体面，厨子们早已备办妥当。太太们用过茶，到外面来瞧瞧野景儿。宝钗、珍珠想起在这里送柳太太起身，同着琏二哥遇着那个和尚，谁知他竟能割恩断爱撇下妻子飘然而去！今日我们都在这儿，不知他在那里逍遥自在呢？珍珠想到伤心，不觉掉下泪来。宝钗瞧见，忍住悲切，将嘴努了努，珍珠赶着掉过头

去擦泪。平儿瞧见问道：“四姑娘又做什么？”珍珠笑道：“我一辈子怕见野景儿，瞧见了就要伤心。”王夫人道：“明儿下了船，时刻都是野景儿，你那里伤得这些心！”宝钗道：“我那年在这儿送妈妈起身，几乎将心肝五脏都哭的要掉出来。香菱哭的更利害，谁知他到家就不在了！咱们同妈妈倒快要见面，只可怜那个香菱想起来原该要伤心。四姑娘又不为这个，又不为那个，瞧着野景儿就流眼泪。你那眼泪比林姑娘的还要多，倒像眼皮子上带着个眼泪口袋，不用费事顺着口儿往下就流。”太太们听了，都忍不住吃吃大笑。珍珠道：“咱们由水路回去，不知到林姑娘坟上去便不便的？”王夫人道：“我听见老爷说，在平山堂的后身湾船上去也不远儿。这几年谁去替他们上坟？可怜只怕连上堆儿都塌完了也论不定。我原想着过扬州要去给姑太太娘儿们上坟。我还有金山寺的一个愿心，还是我进来的那年许下的。这一磨儿回去，必得要耽搁一天还了愿心。”宝钗指道：“那一阵，只怕是他们来了。”众人抬头，望见灰尘蔽天，那一群车马来不少。渐渐走近，梁贵过来回道：“大太太们来了，前面骑顶马的很像汪福，后面牲口上像是珍大爷同蓉大爷。”正说着，那车马来得很快，已看明白，果然一点儿不错。也是一二十辆车，还有一二十匹马。汪福骑着顶马，看见二太太们都站在外面，远远的就下了牲口。后面珍大爷们瞧见了，又走近些儿，也下了牲口走着过来。大太太车已到了面前，媳妇们赶着过来伺候下车。

王夫人笑道：“我知道大太太来，在这里等着接呢。”邢夫人笑道：“我远远瞧着你们这一堆儿，再瞧不出谁是谁。直到面前才瞧得明白。亲家们也来了，同着一起儿出城，咱们送的顶远，别的就在城外，车儿马儿多着呢。同他们走闷的慌，叫咱们的车先冒上前来。我瞧见蓉姑娘同蟾姑娘坐在驼轿里，

姐妹两个在那里哭呢。”邢夫人说毕，瞧见友梅问道：“这姑娘是谁？总没有见过，倒很好的一个人儿。”王夫人笑道：“咱们进去对你说。”两位太太拉着手儿到了上屋里坐下。平儿、宝钗、珍珠给太太请安，珍大奶奶、蓉大奶奶给王夫人请安，珍大爷、蓉哥儿也请安问好，都问这姑娘是谁？王夫人笑道：“这六姑娘是我的女儿。我等着送过行，才领他去拜祖先，再给大爹、大妈、哥哥、嫂子磕头。这会儿既都在这儿，就叫他磕了头，我再说这缘故。”吩咐友梅过来，指道：“这就是你大妈。”友梅听见，在邢夫人膝前跪下，磕了四个头。邢夫人很喜欢，说道：“好儿子，起来，起来。”友姑娘磕完了头站起来，王夫人又指道：“这就是你珍大哥哥同珍大嫂子。”友姑娘对着哥嫂跪下去磕头。珍大爷夫妻两个赶忙扶他。友姑娘拜完，宝钗笑道：“这是珍大哥哥跟前的蓉大侄儿，这个就是咱们的姐姐侄儿媳妇蓉大奶奶，你们都见个礼罢。”于是，三个人同拜。珍大奶奶拉住友姑娘说道：“六妹妹，快起来。你是个姑姑，怎么回侄儿们的礼？别叫外人瞧见笑话。你别听那没有溜儿宝丫头的说话。”珍大爷笑道：“宝姑娘真会闹个燕儿孤，怎么同蓉儿的媳妇拜了姐妹？这怎么说呢！”宝钗笑道：“等着你娶孙媳妇，我还要同他拜姐妹。”珍大爷笑道：“那个你成了个老妖精的姐姐。”太太们都哄然大笑。众人笑了一会，太太吩咐丫头、媳妇们都过来见六姑娘道喜。珍大爷道：“咱们倒忘了给婶子道喜。”邢夫人笑道：“真个的，都是叫你们说笑话，将我笑忘了。”王夫人赶忙拉住道：“好姐姐，说了就算了，你们都不用，快坐下听我说他的来历。”众人依着王夫人吩咐，俱一齐坐下。

王夫人将友梅的家乡住处、名儿姓儿、怎么去怎么来的缘故，从头说了一遍。贾珍听了大怒，说道：“原来是韩雪江先

生的女儿！我从雪江先生看过文章，深知先生真是有名的宿学，清介非凡，只有一女。我同六姑娘是世兄妹。那个什么忘八膏子韩捣鬼，这样可恶，这还了得！等我回家，叫人去抓了这个奴才来，他叫什么韩捣鬼，我拿大杠子将他这个鬼捣他一个稀糊脑子烂！叫他试试我这捣鬼的手段，问他还敢作怪不作怪呢？”引的两位太太、奶奶们都笑个不止。王夫人笑道：“我已吩咐林之孝去对他说，不知他肯依不肯依。既你是韩公门人，很好，就交给你去办。说是这样说，那个什么韩捣鬼也别难为他，赏他几两银子，叫他写个字据儿给咱们就是了，也不犯同他去生气。”太太们正说着话，家人们进来回说：“亲家老爷到了。”贾珍带着蓉哥儿赶着去接。邢夫人们刚要出去，见桂太太们已下了骡轿，一班儿都走进来，同到上屋。这上屋是一连五大间，并无隔断。靠西边设着一席，是亲家老爷同姑爷、珍大爷父子四位，东边三桌是奶奶、太太、姑娘们的。众人到了上屋，都还散坐着。桂怒同金夫人再三称谢，说道：“大姐姐今儿何苦费这些事？又要花多少钱，叫咱们实在不安。”邢夫人、王夫人笑道：“这算什么？不过水酒一杯以润行色，妹夫同妹妹何烦挂齿。从此康庄得意，日听好音。”桂怒们答道：“总赖福庇。”邢夫人又叫孙女婿过来，亲亲热热的叮嘱了几句，就在身上解下一块玉佩，替桂堂带在身上，说道：“过两年，我来接你完姻。”桂堂答应拜谢。

那边宝钗、芙蓉、蟾珠、珍珠一班姐妹们说不尽的离愁别绪。王夫人吩咐友梅，给三姨夫、三姨儿磕头，桂怒同金夫人忙问道：“这位是谁？”王夫人道：“这是我新得的女儿，带他出来替姨夫、姨妈送行。”桂怒道：“怎么好呢！等着我到了广东再寄东西给他罢。”王夫人笑道：“姨夫、姨妈慢慢的赏他罢。”又命友姑娘同蟾珠、芙蓉还有祝府两位姨娘都见了



礼。

桂怨道：“今儿有一件大新闻，说起来真要吓死人。我夫妻儿女若不亏大姨太太这一番大德，不但不能出京，今儿就要闹的不可开交，想起来令人可怕。”王夫人忙问道：“有什么新闻，妹夫说的这样可怕？”桂怨道：“就是我欠他短票的那家，昨晚上闹出三条人命来。今儿都到刑部。”王夫人惊问道：“就是那个什么孙太太吗？”金夫人笑道：“就是他闹了大事，三条人命呢！”王夫人忙问道：“怎么三条人命？”桂怨道：“我听见说那个姓孙的有个亲戚姓韩的，叫做什么韩捣鬼。”贾珍接着赶忙问道：“韩捣鬼怎么样？”桂怨道：“听说这韩捣鬼带着一个侄女儿从山东来到这里投奔，姓孙的就留他爷儿两个住在家里。昨晚上孙家请客赌钱，想是叫他侄女儿陪客。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在里面赌钱一个姓张的叫做什么张标子，不知怎么同那姑娘翻了，拿起赌钱的盆子打了过去，一下子就将那姑娘打死了。韩捣鬼同他不依，那张标子又将他打了一顿，谁知那韩捣鬼气忿不过，就在他院子里吊死了。他本家姓花的拉住了自然要不依，那张标子真是个标子，叫众人攒着一顿乱踢乱打，又将姓花的打死了。一会儿就是三条人命。”王夫人问道：“妹夫怎么知道吊死的是韩捣鬼呢？”桂怨道：“我原不知道什么韩捣鬼，只因刚才那个姓孙的来找我替他刑部里去说人情，是他亲口对我说，我才知道。”贾珍忙说道：“如果韩捣鬼真个吊死了，实在是报应不爽，真令人可怕。但是那个侄女是不是只怕还未必真，其中尚有缘故。”桂怨道：“千真万真，刚才姓孙的说，韩捣鬼的侄女儿因为丈夫没了，无人倚靠，到这儿来投奔他的。谁知那张标子要调戏他，那个堂客不依，就骂起来，要同他拼命。张标子一时怒发，拿起赌钱的盆子当头一下，就打死了。所以我知道是真的。”贾珍笑

道：“我只要韩捣鬼是真吊死就是了，那堂客真也好，假也好，咱们管他做什么？”两位太太在那边点头叹息道：“好报应，好报应！”贾珍道：“有一个人，说起来亲家也该知道。”桂怨问道：“是谁？”贾珍道：“韩雪江先生，亲家可知道？”桂怨道：“韩雪江不但知道，而且相好。那年他带了家眷去找他姐夫鞠冷斋，自从那年去后，杳无音信。于今鞠冷斋现在家姐夫家里给梦玉看文章。冷斋同祝大宗伯同年中最为相契，所以去官之后，就在祝家。倒不知雪江近在何处？”王夫人用手指着友梅笑道：“此即雪江之女也。”桂怨惊问道：“怎么他是雪江的女儿？”王夫人笑道：“叫你大亲家说这缘故。”贾珍就将他到山西的光景，直说到昨晚车惊轮断，宝妹妹带他回来相认拜母，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桂怨同金夫人不胜惊叹，说道：“昨晚马惊挂车，这都是雪江夫妇阴灵默佑，故意送到这儿来的。大姨太太收他为女，我们都是感激。既是这样说，那韩捣鬼是死有余辜的了！他吊死也还是雪江之灵，天理昭彰，令人可怕。”说着，叫友梅到面前，问道：“今年几岁？”友梅答道：“十四岁。”桂怨道：“从今以后，须要孝顺太太，以报救你的这番恩义。”友梅一阵伤心，泪流满面，不能答应出声，呜呜咽咽哭的十分伤感。桂怨安慰他几句，说道：“我见你姑爹鞠冷斋，对他说你的这一番风波际遇，也叫他夫妻两个放心欢喜。”贾珍道：“咱们吃面罢。”桂怨道：“天也不早了，我竟领了盛赐，以便起身。”太太吩咐家人摆面，家人们一齐答应，立刻两边摆起杯筷，挨次坐下饮酒。今儿连赶车的都一概有面。此时内外端面上菜，往来不绝。

王夫人恐他姐妹们哭哭啼啼，倒要引起老姐妹离恨，因想出一个主意，说道：“今日是妹夫、妹妹荣升大喜，都要放量饮他个十分得意。少刻上车，姐妹们一笑而别，不许用送行俗

态：嘱咐叮咛，牵衣流泪，甚属可笑。我们今儿不必学此故态，给他个大醉，一同上车，不必说话竟自分手。将来书信常通，有话很可说得，又何必上车的时候唧唧闹的心烦意乱呢！”桂怒笑道：“大姨太太的话很是，咱们今儿分手不许有送行俗套，都要吃的醉醉的上车最好。”贾珍命取大杯来，两亲家畅饮。这边太太们也说说笑笑，欢乐饮酒。那些内外家人、仆妇也都吃酒吃面，将个长亭的大饭店做了开筵东阁，十分热闹。

不觉已过了晌午，老爷、太太们俱已用毕。各家丫头、媳妇们收拾完结，四处车马全行伺候，贾府办差家人检点收拾一切物件。桂怒笑道：“咱们不须嘱别，竟是各上各车最好。”太太们都道：“甚是。”各人领着丫头、媳妇都到外面，桂怒同金夫人道：“咱们今儿闹做新样儿，先送太太们上车回去，咱们起身，这倒有趣。”王夫人笑道：“送行原是先送行人，咱们今儿说过，不必你送我送的，竟是一齐上车，各人走各人的最好。”桂怒道：“既是如此，咱们竟请上车。”这几处家人、媳妇们都纷纷伺候，各上各车。此时珍珠、芙蓉、宝钗、蓉大奶奶拉着蟾珠、太太的手不忍分离，太太们瞧见，催着上车。可怜姐妹们一句话也说不出，硬了头皮，各家的丫头、嫂子们扶着流泪上车。太太、奶奶们也都各人分手。只听见一声吆喝，车马纷纷各分南北。从今是：

寒侵旅帐知霜重，行到天涯觉梦长。

不言桂怒从此长行。且说邢夫人们原打谅着分离的时候有一番悲切，谁知新样儿一齐上车，竟是这样一走，倒省了多少离愁别恨。坐在车里，望望两边野景，不觉日已沉西。赶到城里，邢夫人吩咐：“请二太太们同着祝府的姑娘、姨娘都到家

去。”家人们连声答应，赶着照会后面赶车的。

走不多会到了宁府，太太、奶奶、姑娘、姨娘们一直到里面下车。来到上屋，芙蓉同两位姨娘又给太太们见礼。王夫人吩咐，祠堂里点上香烛，领着友梅去拜过宗祖。请大老爷进来，叫六姑娘拜见大爷。贾赦问了他的来历，贾珍将他的缘故说了一遍，大老爷十分欢喜，叫邢夫人留二太太们吃晚饭。

贾珍差个妥当家人去打听孙家事故同韩捣鬼的死活。那人去了一会，来回大爷说：“是韩捣鬼实在吊死了，他的侄女同花老二叫一个姓张的打死了，凶手同在场动手的人全行拿去。孙家堂客们都在家里。”贾珍道：“我只要那姓韩的是真吊死就是了。谁去管别的闲事！”随走进去了两位太太，都欢喜放心。

王夫人在宁府里吃了晚饭，带着芙蓉们回到家去。林之孝将韩捣鬼的话回覆太太，又将今儿运行李同太太上屋里木器等项到船的说话。王夫人道：“都要赶明后日运完才好。”珠大奶奶道：“两天全完了。”王夫人问道：“赏家人们银子，都给他们没有？”珠大奶奶说：“全给了。”王夫人忽然叫道：“哎哟！我倒忘了。”不知太太忘了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 贾茗烟街前遇故主 祝梦玉梦里见佳人

话说王夫人因珠大奶奶说，家人们俱已赏过，忽然想起那天救火珍珠应许的赏钱不可失信。吩咐珠大奶奶取三百银子，交林之孝拿去分给出力家人。又吩咐将合宅的丫头、媳妇按着等第定了十两、六两、四两，每人分散，以便收拾起身。命林之孝差人将合族男女以及诸亲六眷、太太、奶奶、姑娘们，请后日十八到宅里吃午饭，并将所有煤米柴炭，除船中需用外，尽行散给亲族及左右穷苦街坊。还有那些破坏家伙及一切物件不能带去，不入交单的，全行分给贫苦街邻亲眷。珠大奶奶们答应遵办。

王夫人吩咐完结，芙蓉同两个姨娘告辞，要回宅去。刚要起身，有听差嫂子来回：“祝太太差人请太太安，说是刚才到了家信，明儿请太太过去说话。”王夫人点头答应，对芙蓉道：“回去请太太安，说我明日过来。”芙蓉们答应，辞过太太回祝府不提。

王夫人因祝太太到了家信，又不知有些什么事，心中十分惦记。宫裁道：“太太连日过于辛苦，今日早些安寝，明日过去横竖知道，这会儿猜他干什么。”王夫人点头，连日辛苦很有些困乏，坐了一会支持不住，也就安寝。次日到祝府去，打听有什么说话，原来那家信是梦玉寄来的。

这梦玉自从那日上船，放出江口走不上几十里，江面就起了风暴。赶着湾入港内，等着风雨过后，已是初更时候。一轮

皓月照遍江山，看那芦苇一望无际，梦玉甚觉心神畅快，夜深方睡。次日一早开船，徐忠吩咐船家，只许拉着半篷，沿提慢慢缓行，一日走不上几十里道儿，倒闹了三四天才到金陵。

梦玉先着人到贾太太宅里去叫个人来。不多一会徐忠领着一个老头子走进舱来，说道：“这个老黄是三舅老爷家的老人，那贾太太的宅子里就是他领着老婆孩子管着照应。他耳朵又聋，要大声说话才得听见。奴才对他说，是咱们大爷来了，他很高兴，要同来见大爷。”梦玉笑道：“叫他进来。”家人们答应，领他走进官舱。老黄进来，瞧见梦玉笑道：“这就是玉哥儿吗？我常听见人说，大姑奶奶生的一个玉哥儿，长的很俊，像个姑娘模样儿。我常想着，怎么也叫我瞧瞧，欢喜欢喜。谁知今日才见面，到底叫我想着了。”梦玉命小子端个坐儿给他坐下。老黄问道：“姑爷同姑奶奶都好啊？”梦玉点头。老黄问道：“还有个姐儿也好啊？”梦玉又点点头。老黄笑道：“当日大姑奶奶生下出了月子，就是我抱大的。一天一天的会玩会笑，必要我抱着满街去瞧热闹，也不知吃了我多少钱糖，多少钱的果子。后来七八岁儿缠了脚，疼的走不动道儿，也还是我抱着满街去闯门子。咳，你想想这是多年的话了！自从嫁了姑爷到如今，我总没有见面。听见说很好呢。这会儿你到这里来是干什么？”梦玉坐到他身边，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道：“是舅舅叫我来交代贾府的房子，贾太太就要来了。”老黄点头说道：“老爷进京时候，将房契押在钱太太家里，押了五百银子，三分钱起利。这是多少年，算算是一大堆的银子。当初是我经手的，这几年叫钱太太家报怨死了我。前日个，我在他家里还抬了一会子的杠。”梦玉道：“我叫个人同你去将契赎了回来，就交房子。”老黄点头，说道：“赎倒容易，这房子交给谁去？地跟儿贾府的房粮地上都是那聚宝门长干里的严麻子经管料理，

今年二月间严麻子死了，丢下老婆孩子，娘儿两个连自家都照管不过来，还能够管这房子吗？我还有句说，这房子也难交代你想想十几年没有人住，又不去修理，没有一间房子是整齐的，塌的塌，漏的漏，那些门窗、扇全都霉烂了。贾太太回来，叫他怎么住呢？我住在外边这几间小屋子里，每年都是我修理。那一年不贴补几吊钱上去呢？”梦玉道：“你且去赎了房契回来。那房子既无人可交，就交给我替他收拾，不然贾太太到了，叫他住在那儿呢？”老黄笑道：“罢呀！哥儿，你那里做得这些事来？那房子动一动手，就费了大事，也不是一天半天就收拾完的。”梦玉对着他耳朵说道：“贾太太是我丈母，我不能不替他收拾。”老黄点头笑道：“原来如此！这是应该的。既是这样，哥儿可在船里住两天，我先将花园旁沿那几间好的明儿先叫他们收拾出来，让哥儿且搬进去住着，再商量收拾正经房子。”梦玉点头，就叫徐忠先同老黄到钱太太家去算结了帐，将房契赎回，“明儿就发书子差脚子回去，咱们再慢慢的修理房子”。

徐忠答应，雇了四乘轿子，同老黄去了好一会，回来说道：“那钱太太往松江他姑娘家里守生去了，要月底儿才回来呢。家里只有几个老头子同两个老妈儿们看家。我转来就同老黄到贾府去瞧了一瞧，那房子修理很费事，竟动不得手。只有他说花园旁沿儿那几间还像个屋子。他这会儿先着人打扫收拾，明儿裱糊。咱们后日且搬到那儿住下，一面叫人修理，等着钱太太回来再打发脚子回去。横竖他在这儿多耽搁一天，总有一天的钱。这也是急不来的事。”梦玉无法，点头依允。只得在船里耽搁两日，等着收拾妥当，搬到贾府。赏了老黄几两银子，吩咐两个老家人徐忠、赵禄商量修房子的道理。赵禄道：“哥儿的意思是要怎么个办法？”梦玉道：“我也没有什

么别的办法，只要将这所房子收拾的展新，里外要同咱们家一样就是了。”徐忠笑道：“哥儿替贾太太收拾房子也是应该的，就是过于费事，况且咱们带来的银子，不够这房子上的一宗儿。”梦玉道：“我不管他多少银子，只要妥当。”赵禄道：“这里有个木匠头儿老孙，我同他办过事，等我去叫他来估计估计再说。”徐忠道：“很是。你就去叫他来商量。”赵禄去了半日，同着老孙进来，领着四围看了一遍，问道：“赵大爷的意见，是要修呢，还是要造？”赵禄道：“自然是修，谁去造呢？”老孙笑道：“这所房子，修也就是造的价钱，不过省些材料。”赵禄道：“你瞧着，一箍脑儿都给你去办，要很妥当，是几个钱儿罢？”老孙在怀里取出一个布包儿打开，将个小算盘拿着，坐在一张旧杌子上凝神静气算了两遍，对着赵禄笑道：“除了裱糊不算外，一切在内，得一万五千两才办得下来，少了不够。”赵禄道：“咱们也不是一年半年的相与，你也知道我的脾气，喜欢个简绝。你这个价儿，未免过于说了点子谎。”老孙笑道：“不要说别的，大爷只瞧瞧这椽子，一动手都要换过；还有那嵌玻璃的窗子，至少也得二十两一扇，这内外是多少窗子？我刚才一件件细打过去，实在是要这些银子才够。”赵禄道：“等我去回了大爷，看给你多少。”老孙点头说道：“大爷面前，求你老人家帮衬，自然我有道理。”赵禄笑道：“我管你道理不道理。”说着，去了一会，出来说道：“大爷吩咐，竟给你八吊钱儿，多也不出。你若是不办，要去叫田秃子来办。”老孙笑道：“不管他田秃子、苦秃子，只要他八吊钱包得下来，我一辈子不见你的面儿，还要罚我个什么。”赵禄笑道：“你说正经话，实在少了多少不办？”老孙道：“咱们竟简简绝绝的一句话，少了一万二千两银子是办不下来的。赵大爷记着我的这个价儿，叫别的去办办，就知道



了。我少陪，再听信儿罢。”赵禄道：“你坐着，咱们再商量。”老孙道：“没有什么商量。是这个价儿，我办；不是这价儿呢，叫别的办。”赵禄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要齐了头儿，是不是？”老孙摇头笑道：“办不来，办不来。既是赵大爷这样培植我的买卖，我再说别的，就不懂好歹。我再让掉一吊钱，一万一千两银子，少一分也是办不来的。就是赵大爷是照例奉送外，还有那几位爷们也不要尽个情儿吗？”赵禄道：“我不管别的，给我个加一就完了。”老孙笑道：“还求大爷看破些，横竖不叫你老人家受委屈就是了。”赵禄道：“这工程是我同徐大爷两个人承办，还有他们四位爷们是监工照应的，你该怎么着，总要过得去。咱们大爷贴身服侍四位的小爷们，也得要仔吗仔吗才得。余外厨子、水夫、打杂的，随你去照应他们，那我不管。咱们说明白了，我同你去见大爷当面说定，就带些银子去办事。”老孙道：“咱们结了，就是这样。我同你去见大爷罢。”赵禄站起身，带着他到外边东院里，见大爷说：“讲定了一万一千两银子，一箍脑儿在内，不管裱糊。”梦玉道：“银子数儿就依他，只要办的好，还要快，明儿就得动手。今儿先给他五百银，叫他赶着办事，等着明儿取了银子来，再给他。”老孙道：“我只要领大爷五百银做工匠人饭菜钱，那些砖瓦木料，我都叫行里发了来，慢慢的再给他们。谁还不知道大爷呢？”梦玉大喜，说道：“你只要给我办得好，等完结了，我格外谢你。总要赶着办，明日就得动手。”老孙连声答应。梦玉命徐忠先付他五百银，余下陆续再付。徐忠答应，取银交给老孙。

梦玉当下派了马遇、李祥监工专管收拾一切粗细木器；金映专管裱糊、油漆；孟升专管修补花木竹石以及缸盆坛罐一切应用物件；老家人徐忠、赵禄总理一切。又派贴身服侍的四个

小子安儿、定儿、常儿、裕儿，除伺候外，轮着各处查工。梦玉派定了差事，那些家人、小子们，人人欢喜。自从第二天起，每日总有一二百匠人做工修造，十分热闹。又差人到仪征店里提了五千两银子来用。

梦玉闲暇无事，带着安儿、定儿常到街上闲逛。信着脚儿随便乱走，只见三街六市较着镇江加几倍的热闹，往来轿马络绎不绝。梦玉主仆三个穿来插去，也不知是那里，随处闲逛。这天走了半日，渐觉人烟稀少，迷了路径。正有些着急，只见墙角边转出一个二十岁的后生，身上穿的十分破烂。猛抬头瞧见梦玉，不觉失声大叫道：“哎哟，找着了，找着了！”几步抢上前来，将梦玉一把抓着，说道：“二爷，你害得我好苦！”说罢，放声大哭，伤心的不可解。安儿、定儿看见大怒，将他乱推乱打，口里骂道：“该死的忘八羔的，你还不放手！那儿这个野杂种？好端端的拉着咱们大爷哭。”那个人被安儿、定儿又打又骂，他抓住梦玉死也不放，说道：“二爷，我千辛万苦要着饭各处找你，好容易今儿找着了，你怎么还叫人打我呢？也不想想咱们爷儿们的那一番恩义吗？”那个人越说越伤心，泪如泉涌，大放悲声。

梦玉刚才出其不意被他拉着，倒吓了一跳。这会儿定了神，又听他的这番说话，看这光景十分可怜；将他面貌细细的看了一遍，好生面熟，倒像在那里见过。因喝住安儿们，不用打骂，叫那人不用哭，慢慢的说话。安儿道：“大爷别听他的混说，这儿拐子多着呢，他瞧见大爷长的很俊的人儿，他打谅着拐大爷去。这哭都是假的，那里信得过？”那人擦着眼泪说道：“兄弟，你别这样倚势欺人的，横竖我伺候二爷的时候，你不知在那里腿肚子上转筋呢！你就算了事。”定儿道：“放你妈的屁！瞎眼的忘八羔的，你瞧瞧谁是你的二爷、三爷，你还不

放手？捆起这杂种，送去打板子！”梦玉喝住安儿们，不许多嘴，随问道：“你到底是谁？在那儿见过我？只管慢慢的对我说，别要哭。”那人听见，将手放下，跪在梦玉面前，将两手抱住梦玉的腿，又大放悲声的哭道：“二爷怎么问起这样话来？叫我心都伤碎了。也全不想想太太同宝二奶奶怎样的可怜，明日你见了太太同宝二奶奶也是这样不认吗？”梦玉听了，猛然想起，笑道：“是了，你快别哭，起来我有话说。”那人听说，住了哭，站起身来。梦玉笑道：“你不提起太太同宝二奶奶，你就哭到明年，我也是不明白的。这会儿我想起来了，我不是你家宝二爷，你认错了。你是贾府里伺候宝玉的是不是？”那人听了，将梦玉细细看了一看，说道：“怎么不是宝二爷呢？就是声音有些两样，余外一点儿不错。”梦玉笑道：“我常听见人说，我活像贾府的宝二爷。天下像的也多，那里就是我像的这样齐全呢？你到底是谁？好好在贾府里，怎么流落到这个分儿？”那人道：“我叫茗烟，从小儿就在贾府伺候宝二爷。蒙二爷的恩典，待的最好。那年二爷下举场我在砖门口儿去接，瞧见出来，在人空儿里一挤就不见了。四处找寻，总没有个影子。后来放了榜，二爷高中举人，将个太太同宝二奶奶真可怜，几乎哭瞎了眼。我瞧着实在过不去，就离府拼了命各处去找。后来盘缠用完，只得要饭。总不死心的要找二爷，不拘是那儿，我都走到。这初头儿上，我才到这儿来，凡有大街小巷，没有一处不串到。昨儿在一个小土地庙的门口儿坐着，来了一个破衣服的和尚，对我笑道：‘这几年苦志要出头了。’我问他怎么出头，他说道：‘你明日遇着主人，你不是出了头吗？’我赶忙问他主人在那儿，他叫我今日饭后总向着东南上走去就遇着了，拉住他别放，不是他，也是他。果不然这会儿遇着了二爷，怎么又说不是呢？”梦玉笑道：“你这一番苦心为主，我

听了十分欢喜。况且那和尚说，不是他，也是他。想我同你有主仆之分。我虽不是贾太太的儿子，于今是贾太太的女婿。”茗烟忙问道：“二爷怎么是我太太的女婿？”安儿道：“你这人可糊涂，说了不是你们宝二爷了，你还要二爷长，三爷短的叫，这是咱们镇江的祝梦玉大爷。你记着，以后遇着再别叫错了。”梦玉道：“我聘了太太的四姑娘，尚未过门呢。”茗烟惊喜道：“咱们的惜春四姑娘真长的又俊，性儿又好，又会写，又会画。宅里人谁不说他好呢！”梦玉道：“贾府里有几位四姑娘？”茗烟道：“两边府里只有一位四姑娘，那里有几个？”梦玉道：“我聘的这位四姑娘名字叫珍珠，同你说的不对。”茗烟道：“只怕是改的名字也论不定。”梦玉点头说道：“太太就回来了。我现在这儿修理房子，你跟我回去，服侍我罢。”茗烟两泪交流，跪下来说道：“情愿终身服侍大爷。”梦玉甚喜，说道：“我就住在太太宅子里，咱们回去打那里走？”茗烟道：“这儿有条小道儿，穿出大街再往西去，进了那个大胡同儿拣直往北，出口儿就是。”梦玉道：“你在前引着路，咱们慢慢的回去。”于是，茗烟在前引着，东弯西转走了半日，来到贾宅大门，看见出出进进挑砖抬瓦不计其数。他站在门边让大爷前走，三个人跟了进去。梦玉走到院里，裕儿们瞧见，赶忙打起帘子，让大爷进去坐下。歇了一歇，叫常儿去找了徐忠来说话。常儿去不多会，同徐忠进来，问道：“大爷在那里逛了一会？”梦玉笑道：“坐在这里实闷的慌，走到外面也不知是那里，随便走走，倒无意中遇着贾府的小子，流落不堪。我带他回来，收在身边服侍。先给他十两银，叫他赶着去买衣帽鞋袜。我等他收拾好了，还带他出门呢。”徐忠答应，到自家屋里取十两银交给茗烟，传了大爷的话。茗烟大乐，接了十两银，往外飞跑去了。

梦玉吃了一会点心，因身子困乏，走到炕上打个盹儿，叫安儿们将帐子放下，出来又将房门带上。梦玉朦胧睡去，只觉一个人在街上闲走，遥望见那边短墙里一带竹林青葱可爱。信步走了过来，顺着短墙随弯抹角，见有一座园门半掩，寂无人声。心中想道：“此必人家园圃，何妨进去游玩游玩。”将门推开走了进去，一望尽是竹林，内有曲径可通，依林傍竹。曲折走去，竹尽处有小沼疏林、板桥卧石，十分清雅。过桥数步，一带短篱上面尽是大红蔷薇，开如簇锦。顺着花篱过去转出湖山石后，看见草屋数间，湘帘半掩。走到门边探身往里一望，只见满屋图书，玉轴牙签盈几满架，不觉踱了进去。看那碧纱厨里设着绛帏罗帐，心中疑惑，不敢过去。

正在设想，见有人笑语进来。抬头一看，见有二八佳人一个，梳妆淡雅，手中拿着鹅翎香扇，冉冉而来。看见梦玉吃了一惊，忙问道：“你是谁？怎么走到我的屋里来？”梦玉甚觉惭愧，赶忙上前见礼，说道：“我祝梦玉，见尊园清雅，心适神怡，因窥雅室，误达香闺，伏望小姐宥我冒昧。”那美人听了，反怒为喜，惊问道：“你就是祝梦玉吗？何期今日果能见面！”说着，将手中羽扇招着道：“你来。”转身就走。梦玉看那光景谅无恶意，跟着他转到一间屋里。只见上面挂着一尊观音菩萨佛像，桌上供着鲜花净水、贝叶香炉，桌前铺着蒲团，屋中甚为幽洁。

美人指道：“梦玉，你瞧我为你立了心愿，长斋绣佛，今已数载。每日静坐蒲团，对佛诵经，惟愿此生与你相会。你想，一面不识的人，像我这样痴心的能有几个？我因为听见你是个闺门知己、巾幗良朋，所以立下这段痴愿。只要同你相见，明了我想你的痴情，此生已足，并无他意。”梦玉听了十分伤感，说道：“我梦玉无德无能，自惭形秽，荷蒙小姐不弃，神交远

垂默契，真令人心感。玉虽不敏，敢不以香闺知己报答玉人？

“那美人笑道：“只要你知我痴情，已遂我私愿。我同你男女之间，何以言报。”两人正在说话，见一位老太太扶着个丫头进来，问道：“这是谁家少年？你同他絮絮叨叨的说些什么？”

“美人答道：“就是母亲常说的祝梦玉。”那老太太惊道：“他就是祝梦玉吗？过来我瞧瞧。”美人对梦玉道：“这是我的老母。”梦玉听见，赶忙过来拜见。那老太太将他扶住说道：“我耳朵里都听熟了，这个也说梦玉，那个也说梦玉，今儿倒要瞧瞧怎么一个样儿。”说毕，拉着他走到外边，将他左瞧瞧右瞧瞧的瞧了一会，笑道：“真个长的俊，怨不得的人人赞他！想来性情也是好的。我听见说，你娶了两个奶奶，不知是谁家有福气的姑娘？”梦玉道：“是梅家姑妈的两个姐姐。”那老太太笑道：“我家这丫头自从他父亲不在了，这儿又没有房族亲眷，他又无伯叔兄弟，就是我娘儿两个相依为命。有那些娘儿、妈儿来做媒，他立志不愿，好端端的吃了长斋。说也可怜，我在一日，管他一日。只恐我早晚死了，丢下他无靠无倚，谁来收管呢？”那位老太太说到伤心，大哭起来。美人听见母亲的这一番说话，不胜感伤，抱着老太太放声大哭。梦玉本是个多情人，见他母女哭的伤心，也拉着一堆的大哭起来。正在哭的高兴，只听见有几个人高声喊着大爷，梦玉回过头去睁眼一看，原来是他们。不知叫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 薛姨妈无心获玉 王舅母称愿结婚

话说梦玉拉着他娘儿两个放声大哭，正在伤心，忽听耳边有人高声喊叫，忙回头睁眼，见是徐忠、赵禄同定儿等都在炕前，问道：“大爷为什么悲哭？若是想家，咱们明天就起身回去。倘若身子不自在，去请医生赶紧调治。”梦玉一面擦眼泪，起身说道：“忽然梦魇，并无别故。你们不必惊慌。”命定儿倒茶，取热水洗面。众人见大爷安好，俱皆散去。茗烟进来磕头，梦玉见他上下一新，篦了头，修过脸，不过饿的黄瘦些儿，站在面前，倒还不讨嫌，心中颇觉喜欢。吩咐定儿领他去见徐忠、赵禄、同事众人，就派他一体伺候。自此以后，茗烟有了归着，这是忠心为主的报应。

且说梦玉洗脸之后，坐在外间炕上，细想刚才梦境历历在目。惜乎没有问得姓名、住处。我同他从未见面，如何承他有这番雅爱？真是奇事。若真个只有母女二人，倘这老母去世，眼见痴情闺秀定遭罗刹府君，岂非天地间一大恨事？我梦玉自负多情，若是真有梦中人，岂肯忍心不顾呢？但是叫我从何访问？真令人闷死。正在左思右想，常儿们进来摆饭。这茗烟从小儿在贾府出身，又是伺候宝玉的心腹，一切规矩体度与梦玉十分合式。徐忠等见他服侍大爷比别人勤谨妥当，都相待甚好。

梦玉自这天哭醒之后，众家人恐大爷在街上受惊，力劝在家静养。不得已勉强坐了一天，甚觉气闷，对徐忠们道：“我带着茗烟，就在左近逛逛，不到远去，谅亦无碍。”两个老家

人恐大爷闷出病来，只得吩咐茗烟等小心伺候，不要去远。众小子答应，跟着大爷离了荣府，顺着脚随便闲走，甚觉爽快。转过几条胡同，来到一条后街，两边尽是乡绅宅第，门前那些奶娘、仆妇抱着姑娘、哥儿玩笑。见了梦玉倒像都是认得的。

主仆们刚走到一所旧宅子门前，里面抬出一乘青纱二人大轿，坐着位四十多岁的太太。梦玉站在一旁让轿，望见纱窗里这位太太长眉细目，富厚大方。那轿里太太也一眼看定梦玉，相去不过二尺远近，只听见那位太太叫道：“孩子，你怎么带了茗烟躲在这里，也不怕苦坏了你那母亲？”吩咐住轿。后面家人、小子立刻过来，将轿歇下。这位太太走出轿来，一把抓住梦玉往里就走。梦玉正看的出神，不提防被这位太太拉进宅去，不知是什么缘故。茗烟后面瞧见，心中大喜，跟着一同进去。来到大厅，那位太太坐在一张大椅上也不说什么，拉着梦玉放声大哭，十分伤感。梦玉摸不着头路，瞧见茗烟跪在下面磕头。有一个白胖标致姑娘见太太哭的伤心，他十分动气，怒冲冲过来拉着梦玉的手，在膀子上狠狠咬了一口，也鼻涕眼泪的哭起来。定儿、安儿呆呆瞅着，再也想不出这缘故。彼此说道：“咱们大爷真是个破蒸笼的盖子，到处惹气。但凡走上街来，一准就有乱儿。这怎么说呢？”两人正在叨叨，只见那位太太止住哭声，用手指着茗烟，骂道：“你好大胆，拐骗了主子，躲在这儿。神佛爷保佑，叫我今日无心遇着，还有什么说呢？且打一顿，再送衙门治罪！”吩咐众家人：“快与我结实打这奴才！”那胖姑娘含着眼泪，气烘烘走上前去，向着茗烟咬着牙打了两掌。众家人的鞭子像雨点似的浑身好打。梦玉十分不忍，瞧着难过，不觉放声大哭。那位太太吩咐止打，劝住梦玉的哭，叫茗烟跪上，问道：“你同主人前后逃走躲在这儿，到底是个什么主意？你主仆们打扮的这样体面，是那儿来的？”



你若说一个字的谎，我将你的牙都拔掉！”茗烟磕头答应道：“奴才不敢说谎。”就将当年离府之事，直说到现在情形。那位太太听说，忙拭干眼泪，拉着梦玉仔细看了一遍，说道：“明明是我的宝玉，你怎么说不是呢？”定儿、安儿才知道这位太太又是错认了人，忙上去请个安，说道：“回太太的话，咱们大爷实在是礼部尚书祝大人的少爷，荣国府贾太太的姑爷，现在荣府收拾宅子。茗烟实在并不说谎。”梦玉忙问茗烟：“这位太太是谁？”茗烟答道：“这是宝二奶奶的母亲，薛家姨太太。”梦玉道：“哎哟！原来是宝姐姐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一样。虽然认错，到底不是外人。”赶忙跪下说道：“宝二哥做太太的女婿，不能终奉慈帏，忍心撇掉父亲妻子倒去出家，怨不得太太伤心悲苦，实在令人可恨。今日天幸与太太相遇，梦玉情愿继与太太为子，奉养高年，代宝二哥报答刚才相见这番伤心慈爱。”说毕，拜了八拜。

薛姨太太泪落如雨的说道：“害了我苦命的女儿，悔也莫及。适才相见，悲恻切心，无暇细问。今蒙不弃，甚觉抱惭。但是虽非贾家之子，到底是贾家之婿，终不离至亲骨肉。我认婿得子，不幸中之幸事，甚慰我心。”梦玉大喜。拜毕起立，身旁众家人给太太道喜。薛太太拉着梦玉细看一会，叹声不绝，说道：“如何能够长远相依，死也瞑目。”回头向茗烟点头赞道：“好孩子，忠心可喜。我刚才错误打你。这红绡自小在我跟前，很能干勤谨，同宝姑娘十分相得。适才打你两下，这是他同你一样忠心为主，一时激于义忿，都是我的冒失错处。我这会就将红绡许你做个老婆，过一半年等我跟前有得力的交待后，再给他出嫁做亲。”茗烟答应，忙跪下叩谢。红绡低着头，正要进去，被梦玉上前抓住，说道：“恭喜！两个嘴巴打出理来了。但是好没因儿的咬我一口，叫我这会儿还是怪疼的，怎

么个赔还我呢？”红绶笑道：“等我各自各儿咬两口，算赔了你罢。”梦玉道：“那不能，必得我亲咬两口才算。”说毕，抱着那胖脖子上，咬的红绶笑作一团，引的薛太太吃吃大笑，向梦玉道：“你二哥哥今日往六舅母家赴席，晚上才回，你跟我进去拜见嫂子，再将同我姐姐家结亲之事及如何来修这房子的缘故，说给我听。”梦玉答应，跟进上房。二奶奶邢岫烟出来相见，也吓了一跳，笑道：“怨不得太太要认错，真是宝兄弟的化身。这怎么说呢！”叔嫂拜毕，奶子抱两上小侄儿过来磕头，薛太太吩咐坐下。梦玉将结亲、修屋的原委细说一遍。婆媳十分欢喜道：“实在是珍珠的福气，得这样一个好姑爷！这是各人的福命。我那天听见柳太太说，你丈母要回南，我想着也不过白说说，未必就能动身。谁知你来给他家修屋子，这回南一定是准的。不知我进去可能见面？”梦玉忙问道：“妈妈刚才说那位柳太太？”岫烟就将路上结亲之事细说一遍。梦玉惊喜道：“谁知你老人家是绪哥的丈母！”也将在扬州相会分别的话说明。彼此大笑道：“这才叫做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薛太太吩咐，去叫祝府徐、赵两管家来说话。丫头答应，传话出去。娘儿们畅谈一会，见门上家人带着祝府两管家进来请安。薛太太指道：“你们大爷是我姐姐的女婿，又是我的认继儿子。我不见面就罢，既与相见，岂可令他一人住在外面？别说是你家老太太知道要怪我，还管对不得我姐姐。不用说是一准要住在我家。不但大爷该住在我家，连诸位管家们给我姐姐家收拾宅子，辛苦劳乏，实在叫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住在这儿粗茶淡饭可以略尽点儿心，别叫管家们怪受委屈。”徐患、赵禄齐声应道：“贾府的差使，就是自家主人事务一样。姨太太吩咐，大爷应分搬过来住，再派茗烟、定儿们在这儿伺候。余下的在贾宅里照应，催着赶紧收拾，恐工匠人疏忽。”薛太

太道：“两位管家既是这样说，竟依你们办罢。”徐忠们答应，出去将大爷同茗烟、定儿们都搬到薛宅来住。薛太太将梦玉带在自家屋里，就派红绶、紫云照应伺候。

是晚薛蝌回来，弟兄见面，甚属亲热，彼此谈的深相契合。薛蝌对母亲说道：“我瞧宝兄弟差的多着呢。像玉兄弟温文风雅，语言敏捷，举止大方，真是一位翩翩佳公子，令人喜爱。当年宝兄弟何曾有这光景，成天躲在大观园，同几个姑娘们闹做一堆的，不是病就是发昏，你老人家白着了好些急。自宝妹妹完婚后，他更闹的呆不痴儿的，同咱们从来没有坐下说几句话儿，连你老人家跟前，也不见怎样亲热。幸亏被人骗去出家，若是留在家里，我瞧着一点儿没有出息。”薛太太叹道：“地根儿我瞧那孩子原是好的，后来谁知他撇了父母妻子做出这样绝恩断义之事。我早知道后来是这样，不如让他同林姑娘结了亲，一个无情，一个短命，倒也罢了。何苦害宝姑娘一生饮恨？人家有好姑娘，你们再别混去做媒。做的好呢，不以为德；若是做的不好，令人终身之恨。”薛蝌道：“母亲吩咐的很是。那一天有人给刘提台的六少爷做媒，说原任上元县竺父台的小姐。这位小姐生的美貌非凡，兼通书史；并无兄弟，只有母女二人，必须一个奉养终身的好女婿才得。我瞧那刘少爷貌既不扬，粗鲁可鄙，真是他娘不成材料的东西。前头娶的张都司的姑娘，也很好的品貌，嫁了过去，被这位刘少爷朝也打，暮也骂，不到半年，活活气死了。有那该万死的媒人，想着法的要将竺小姐做成这门亲事，我听了实在气不过。因竺太太住在周大哥家，我特意去知会，叫他转致竺太太，断不可听媒人说话，三心二意的害了姑娘。那竺太太说，多谢薛二老爷关切，令人感激。但小女自立心愿，长斋修佛，不拘是谁说的天花乱坠，亦断不能摇动。周大哥也说，这位小姐自立愿之后，供着一尊

观音像，拜的十分虔敬。不知他立的是个什么心愿。”梦玉惊异道：“我前天做了一梦，虽不曾问的姓名，但那母女情形与这竺太太们光景不差什么。”就将那梦境说话细说一遍。薛太太们十分惊异。

邢岫烟道：“玉兄弟这不像个乱梦，很有点道理。别是竺小姐的心愿就是你也论不定。”薛太太点头笑道：“若果然是我这孩子，实在不错。”薛蝌道：“若是宝琴不死，我也情愿给他。三房共这一子，多娶几个又何妨呢？太太原说要去瞧瞧周大妈，就可以探听他的心愿。将玉兄弟漏个风儿，看他怎么个意思？”梦玉道：“我梅家丈人有个同年，叫周则古。不知可是他一家？”薛蝌笑道：“他就是周则古。既然有世谊，你就跟着妈妈到他家去拜望，给竺太太去请个安，看是怎样光景。”薛太太道：“明日是三舅母的生日，咱们都去热闹一天，后日再到周家去。”梦玉问道：“那位三舅母？”薛太太道：“就是我同你贾家丈母的胞兄王子腾，原任内阁大学士，已不在多年了。你两个哥都带着媳妇们各在任上。你三舅母娘家姓沈，今年五十六岁，不愿到儿子们任上去，带着两个姨娘在家安享。明日是他生日，咱们都去拜寿，后日再到周家去逛逛。”梦玉答应。一宵晚景不提。

次日清晨，梳洗完毕，薛太太带着儿子、媳妇们来到嫂子宅里拜寿。梦玉见门楼高大，上面悬着一块直牌，写着“宫保大学士”五个大字，门楼下一面横匾是“冢宰第”三字。自大门起一直进去，厅堂高敞，规模阔大，真不愧为金陵名宦之家。薛姑太太在垂花门下轿，命薛蝌弟兄且在宝经堂用茶等候。

门上萧桂给梦玉请安，说道：“大人宅上的徐忠，是我亲姐夫那天大爷到金陵，他来同下人商量，说是荣府宅子破坏难住，要给大爷找个妥当公馆。我说祝大人同咱们主儿同在翰林

院做多年学士，最是相好，常在一堆儿饮酒赋诗。后来同在兵部衙门做了几年左右侍郎，彼此关切照应，就像亲手足兄弟一样。那年咱们主儿不在了，祝大人做的挽诗、挽对差人致祭，还做墓志碑记。咱们这宅子里，谁不知道感激？王、祝两家这样交情，大爷到金陵还用另找公馆？况且又是荣府贾姑太太的姑爷，是这儿的外甥女婿，更不必说，同自家姑爷一样，应分到这儿来往。我姐夫说，咱们跟着主儿多年，还不知道这样交情吗？但是咱们大爷年轻，但凡是老爷的年谊相好，从未接交，又没有在人家住过一宿，断不肯住在这儿的。昨晚上他同赵禄来坐了一会，说咱们大爷又继在薛姑太太跟前做了儿子，只怕明日一准同来拜寿。下人听说很欢喜，就上去回知太太，不意太太动气大骂一顿，说道：‘姑爷既在金陵，为什么你不上来早说，叫他可怜的住在那破屋子里，我怎么对得过贾姑太太呢？况且还是咱们家至交好友的儿子，连祝府上太太们知道都要怪我。’他老人家昨天晚上就叨叨了一夜，我为大爷得了个大不是。”梦玉笑道：“实在是我欠理，应该早来请安，倒叫萧管家得不是。”梦玉正在说话，听着垂花门里连声叫：“请薛二爷同姑爷呢！”薛蝌忙同梦玉走进垂花门，见里面管家婆、姑娘、媳妇们也就不少，瞧见梦玉真是夸赞不已。来到卷棚下，有两个体面媳妇笑道：“好个姑爷，怨不得姑太太爱的像个宝贝似的。”嫂子们掀起湘帘，弟兄走进堂屋。只见一位五十来岁瘦雅端庄的太太，满面笑容，先拉住梦玉，两手捧着他的脸说道：“我昨晚上才知道，你给丈母在这儿修宅子，又给我二姑太太做了儿子。真是喜煞我了！孩子，你也不给我个信儿，叫我在你丈母跟前得个不是，这怎么说呢！”梦玉跪下磕了几个头起来，另又拜寿。沈夫人笑道：“磕上这些头，过多礼了！”薛蝌亦上前拜寿请安，沈夫人道：“咱们本家的侄儿、姑

爷们都在园子里听曲儿，你去哥儿们热闹罢。兄弟在我上房，娘儿们还要说说话呢。”薛蝌答应出去。

沈夫人、薛姑太太带着梦玉刚要坐下，听见说本家的太太、奶奶、姑娘们全到了。湘帘高启，走进一群花红柳绿、粉妆玉砌老少佳人，先给沈夫人分班拜寿已毕，给薛姑太太请安见礼。沈夫人拉着梦玉对众人道：“这是贾大姑妈的女婿，二姑妈新过继的儿子。”众位太太、奶奶甚觉欢喜。薛姑太太对梦玉指道：“这几位是舅母，这几位是嫂子，这边的是出嫁几位姐姐，这是聘了人家几个姐姐。这几个同你差不多年纪，都是姐妹，倒是这两位顶小的是姨妈。”梦玉挨次磕头。拜见完毕，沈夫人让姑太太上坐，诸位太太、奶奶、姑娘挨次而坐，将梦玉坐在自家身旁。

姑娘们送茶之后，本家六舅太太说道：“昨日二外外在咱们家一天，并不提起姑太太过继儿子，也叫咱们吃杯喜酒儿。”薛太太笑道：“我昨日要到这儿拜寿，刚出门就遇见他，你二外外那里知道。这孩子好啊，大远的道儿，在这儿给你大姐姐修宅子。他家三房共这一子，真是宝贝似的。娶了梅解元的两个女儿同他父亲同年鞠老爷的姑娘，还有他三婶子房里两个姑娘也给他做了媳妇，还定下咱们大姐姐跟前的珍珠四姑娘。这样孩子，本情叫人喜欢，在这儿有好些日子，可怜丢下媳妇给丈母修屋子，你说叫咱们可要疼他。”四舅太太点头道：“像这样孩子，实在难得。可惜凤姐儿的妹子麟姑娘聘了人家，不然我也给他做媳妇。”众位舅太太笑道：“四婶子说的不错，咱们女儿若是未曾受聘，拉都要拉着他做个女婿。”众太太们一齐笑道：“有了好女儿，找不着好女婿的多。就像上元县的竺太太有个姑娘，听说长的傻好的，择女婿，择的利害，不怕什么公子王孙，总不合式。这两年更闹的有个趣儿，供着

一尊观音，立下什么心愿，吃了长斋。可惜那姑娘闹的没有结局。”沈夫人们深为叹息。

薛姑太太笑道：“姻缘自有前定。”就将梦玉前几天的梦境细说一遍，众位舅太太点头称异。六舅太太道：“听说那姑娘供那尊菩萨，拜的很虔诚，这梦只怕有点因儿。”沈夫人笑道：“咱们吃着面再商量主意。如果是姻缘，咱们二姑太太给承继儿子娶个媳妇也很使得。”诸位太太都点头称是。

姑娘、媳妇们伺候坐席上酒。梦玉见那多宝上有个福寿双喜樽，亲自过去取下来斟上美酒，跪在三舅母跟前，双手敬奉。将个沈夫人实在乐极，说道：“好儿子，你怎么这样叫人疼？”忙接了酒，慢慢饮毕。构玉跪敬三杯起身，执着酒壶，各位舅母、嫂子、姐姐、小姨妈跟前各敬一杯。转身给承继的妈妈也跪敬三杯。

薛姑太太喜的说不上来，想起宝玉何曾有这些规矩礼数，教着他，都是做不来的。真是白长了那样范儿，不是害病，就是发呆，令人讨嫌，走掉倒也罢了。薛姑太太正在思想，只听见奶奶、姑娘们说道：“咱们也照着兄弟敬杯寿酒。”一齐站起，挨次各敬三杯，沈夫人略领点情儿。姑太太们敬酒之后，听小子弟们在卷棚下打十番唱曲，直闹到晌午，散了面席。

梦玉跟着太太们净过手面，坐下用茶。垂花门的一个老管家婆，手中拿着一封书子递与沈夫人回道：“京里专差带来贾姑太太的书子。”沈夫人接着忙拆开封纸，见里面有薛姑太太一封，忙递将过去。邢岫烟接着拆开书信，婆媳两个同看一遍，递与梦玉笑道：“你看宝姐姐写的书子，你丈母一准在二十左右起身，嘱咐咱们照应你呢。”沈夫人笑道：“我书子上也提他呢。咱们不疼你，怎么对得过你丈母？我千望万望的，果然贾姑太太有回南的日子。将这封书给内外人瞧瞧，也叫他们欢

喜。那送书子的差，赏他二两银。”管家婆答应出去，各处传知，都知道贾姑太太要回南了。

沈夫人道：“二姑太太的月姑娘也带了回来。书子上说，叫二外外夫妻去赴任，姑太太在家，老姐妹一堆儿过个安闲日子。这句话说的很是。那年我就留你在家做个伴儿，你一准要同去到任，可怜万里多路，几年闹的音信不通。这会儿难得大姐姐也回了金陵，老姐妹多聚一天都是好的，还忍得再分了手去？”梦玉道：“贾家姨妈同宝姐姐们都回来，妈妈也忍得丢下咱们，大远的去躲在那儿。”说着，泪流满面的哭起来。沈夫人同众位太太们一齐说道：“瞧着这样孩子，你舍他不掉。”薛姑太太笑道：“傻孩子，快别哭，今日三舅母的大庆。我依着你，让二哥同嫂子去到任，我在这儿等你丈母回来。还要给你娶个媳妇呢。”沈夫人道：“真个的，将那竺姑娘娶了作你的媳妇罢。”舅太太们都说：“这倒很好，不知他家可愿意。”薛姑太太笑道：“咱们明日带着他到竺家去，只说是我的儿子亲来求亲，看他怎么说。”太太们都说：“很好。明日咱们同去。”沈夫人吩咐，卷棚下再唱几套清曲。点灯时候上了正席，直到半夜方散。薛蝌夫妻告辞回去，姑太太带着梦玉，还有些不去的太太、奶奶陪着沈夫人谈笑了一夜。

次日饭后，薛姑太太带着梦玉，邀上两位会说话的舅太太们，一群轿马到来周孝廉家里。周老太太带着媳妇、女儿出来迎接。让进后堂，彼此见礼让坐。梦玉上前拜见已毕，周老太太们赞道：“好个孩子！是那位太太的相公？”薛姑太太道：“是我的小儿子，今日带他来给老太太请安，顺便到竺太太那边去求亲，说他的姑娘给我这儿子作个媳妇。”周老太太让茶之后，摇着头道：“太太们过去逛逛，瞧瞧他娘儿们都可使得。若说那亲事，不提倒也罢了。那位姑娘性情古怪的利害，



自从立下什么心愿，吃了长斋，听见有人说媒，就哭的要死。竺太太只有这个女儿，疼的什么似的。新近做了一个什么梦，倒病了两天。他母亲千方百计的探他的口气，才知道他立的心愿。谁知道咱们害他的。”众位太太问道：“怎么是老太太害他呢？”周大奶奶接口答道：“说起来真是笑话，因我公公有个同年苏州梅解元，他是镇江祝家的女婿。有个内侄叫做梦玉，生的品貌像个美人似的，又最多情重义，文才又好。梅解元将两个女儿都给他做了媳妇。说是三房只有这个儿子，他家老太太要多娶几个孙媳妇呢。我公公又常听见朋友们说，祝梦玉文章做的好，品貌又长的俊，将来很有出息。咱们老太太听见了，就常挂在口头，说是这些孩子们那里再有第二个祝梦玉？人家有好姑娘，那里找得着这样好女婿？同竺太太坐下，就将梦玉要念几句。今日说，明日说，将个竺姑娘说的存了心。想着母亲年老，并无儿子，若不得梦玉这样的女婿，那下辈子的老景就难定准了。故此立愿长斋，除了梦玉，情愿不嫁，终身奉母。咱们家老太太每天急的叹声叹气，祝家的亲事断乎难说，岂不害了这个姑娘？”周大奶奶只顾叨叨的诉说不了，薛姑太太同舅太太们只是抿着嘴儿傻笑。周老太太道：“既是太太们要过去拜望，咱们陪去逛逛。先着个丫头过去知会，说薛太太同王宅的两位太太要过来拜望太太、小姐。”丫头答应出去。

周老太太邀着众人，往前面夹道里走过园来。梦玉听了刚才这番说话，又见竹径，恍然那一天梦境。想这竺姑娘竟是个神交知己，我若负了他，岂不是天地间又出了一个无情的宝玉？正在想的出神，竺太太母女出来迎接。周老太太指着通名道姓，彼此见礼。忽然瞧见梦玉，娘儿两个吓了一跳，忙问道：“这位是谁？”梦玉急上前请安拜见。周大奶奶道：“这是薛太太的小相公。”太太们走进堂屋见礼让坐，丫头送茶。薛姑

太太见这竺小姐，活像是史湘云显魂一样，真是奇怪。竺小姐也不住眼的瞧薛姑太太同梦玉。

众位太太叙谈几句，竺太太问道：“薛太太有几位相公？”姑太太答道：“三个小儿。长子已故，只剩他哥儿两个，因他那天做了一梦，说是误到此处，得见太太、小姐，彼此大哭。今日特地带他过来请安。叫太太瞧瞧，不知梦中果然见过没有？”竺太太母女大为惊异道：“果然实有其事，但梦中所见，并不是太太的相公，容貌虽是，名姓不同。”梦玉起身指道：“那天同太太站在这块砖上说话，姐姐领我进那屋子瞧那供的观音菩萨，面前放着经卷，旁沿儿桌子上堆着些书，后来娘儿三个说些伤心话，彼此大哭而醒。虽是隔了几日，如在目前。梦中所说之话，刻刻在心，断不敢负太太的慈爱。”竺太太十分惊异，忙问道：“薛太太，怎么你这相公说的一点不错呢？”两位舅太太笑道：“如果说的不错，就是姻缘，也别管他谁是谁。像咱们这外甥，再要找第二个像他的，也就费事。放着现成合式丢开手去，想那个你愿他不愿的人，岂不白耽搁了工夫？咱们今日来，原为的这件事，太太别错了主意。”周老太太也巴不得说成了，放下一条心，再三赞道：“祝梦玉不过是闻其名，也未必有薛太太这相公的俊。当面错过，真是可惜。”竺太太娘儿两个甚是为难，低头想了一会，茫无主意。薛姑太太看这光景，心中甚觉过意不去，对着两位舅太太道：“咱们说明了罢，别叫太太们纳闷。”舅太太点头，指着梦玉，将前后缘由细说一遍。周、竺两家太太们喜的大乐。竺太太笑道：“我说呢，那天梦里分明说是祝梦玉，今日见的又不是呢，谁知有这缘故！我遵薛太太的命，再无改移。”此时，竺姑娘已退入内房。薛姑太太取出金钗二对作为定礼，拜了亲家，命梦玉拜丈母。周府上的同舅太太们彼此道喜。将周老太太乐极

了，忙吩咐就备喜席，就在竺太太堂屋里摆个会亲筵席。两位舅太太甚觉欢喜，说道：“咱们既做了亲家，诸事必得商量妥办。昨天瞧见宝姑娘的书子上提了一句，说他干爹病的很沉，倘若有一半点事故，这件亲事就要耽搁下去。况且亲家太太并无办事的人，这嫁妆也就费事。过于什么，又怪不可的，也必得商量妥当才好。”周老太太笑道：“嫁妆二字竟简绝别提，倒是远隔着几天道儿，再有点儿别的，耽搁上三年四载。竺太太呢，更上了年纪，照应下咱们还不知道活得到那时不能。往后想来，就很是为难。若就在眼前办了，省掉多少费事。咱们不过是这样白说，总要竺太太各自各儿拿主意。”众人都说：“老太太说的很是。”竺太太低头不语，想了一会，点头道：“我刚才细细想过，周老太太的话一点不错。我向常多病，知道还有几年去活？若说嫁妆二字，除了我的这几件衣服外，所有我老爷遗下的这点宦物，都是女婿的，不用另备妆奁。至于完姻道理，既是他家人，凭姑太太爱几时做亲都使得。姑娘的花绣衣服还有几件，很可以不用再做。依我说，连行盘过礼这条儿都可免掉。择下日子，或娶或赘，听姑太太主裁。”舅太太们都道：“亲家太太见的不错。咱们择定日子，竟是这样办罢。”众位太太不便久坐，告辞拜谢而散。

薛姑太太带着梦玉仍回冢宰第。沈夫人问知缘由，十分欢喜，说道：“谁知这样一个古怪姑娘，是咱们的姻缘。竺太太既是这么说，也很是情理。姑太太总是借在本家住的，不如搬到这儿来，赶紧给梦玉娶了亲，就打发二外甥夫妻起身赴任。等大姐姐回来，随你爱住那儿就住那儿。”薛姑太太点头道：“嫂子吩咐，我依着你办。叫梦玉赶着写封书子，专差去禀知老太太同他叔叔。咱们一面就择日子，在舅母这里给他娶媳妇。”沈夫人道：“当初宝玉小的时候，他舅舅同我疼的什么似的，

原同大姑太太说过，等这孩子长大成人，我格外娶个媳妇给他。后来听见有个林姑娘，我就想这层。谁知他舅舅得了外任，几年闹的死的死，跑的跑。想起那孩子实在可嫌可笑。像梦玉这孩子叫人心疼，别说是姑太太给他娶个媳妇，若是遇着好姑娘，我也愿意娶了给他。况且咱们同他家的交情很厚，他父亲做的墓志碑传说的亲如手足一样，又只有这一个儿子，别说是他家宝贝，连咱们谁不将他当个宝贝呢？昨日萧桂提起他姐夫徐忠说，前月十八是老太太的七十大庆，咱们全不知道，我正在这儿商量要亲自去补拜生日。他的二婶子桂大妹妹是我沈家的老亲，咱们姐妹从小儿住在一处，直到十三四岁这才分手，出嫁后彼此就不通音问，我就着拜寿姐妹们相叙一面。这会儿同姑太太带着个新媳妇同去更好。”太太们叙谈安寝，一宵晚景无事。

次早，梦玉刚请早安，有垂花门管家婆上来说：“薛二爷同苏州梅解元请玉大爷说话。”梦玉禀过舅母同薛家妈妈，跟着出去到宝经堂，瞧见丈人，忙上前请安，同薛蝌问好。彼此坐下，梅白道：“老太太很安，三叔叔的病也总是这样神气，倒是你二叔叔、婶子，你丈母、媳妇们都劳乏的使不得。赶做完了老太太的大庆，内外男女倒像害了一场大病，全闹的软瘫了。老太太吩咐，叫他们歇息几天。我是被几个好友拉着来约周则古去逛栖霞作诗会。带着是你父亲有专差书子回来说，你桂三舅一切还帐、盘费，全是你贾家丈母一个人包元儿，像这样巾幗中的鲁子敬，实在难得，老太太们十分钦佩。桂三舅已于十六起身，贾府的准在二十左右开船，叫你丈母的宅子好生收拾，别要潦草。昨晚见周则古。知道薛姨太太继你做个儿子，同住在王相国宅里，又给你聘下笄父台的小姐做媳妇，我很感激欢喜。你年幼，不知王相国同你父亲是数十年的莫逆知

己，非同泛泛；就是薛家继父，也是你父亲乡榜同年，与咱们家都是年谊契交。你固然年幼，连蝌二哥都不能知道。周则古说，竺太太很简绝，随着咱们择日做亲。今早上徐忠对我说，张本有书子给他，说老爷病的很沉，难以调治，断不可叫老太太知道。我听这话头儿，有些不妥。刚才同你蝌二哥商量，禀明你继母、舅母，给我道谢请安，说这事要办，总在三天以内，别耽搁下去，恐有别的事务。再者还有一件难事，那几天老太太大庆，里面全亏郑姑娘张罗照应，不辞辛苦，诸凡周到。你丈母见老太太疼爱的使不得，同汪姑妈打伙儿的求着郑家姑妈，将郑姑娘许下了你，等着回去做亲。这会儿既有竺府这门亲事，我今日专差连你的书子寄去，禀知老太太，赶着辞掉郑家的，别误人家亲事。”薛蝌道：“兄弟陪着姑丈说话，我进去回母亲同舅母，将姑丈前后的话细细禀知，看是怎么办法。”梦玉答应，薛蝌起身进去。家人们摆下点心、果盒，翁婿二人坐下用茶。又将桂家起身光景及宅里近况情形说了好大一会。只见薛蝌笑嘻嘻出来，指着梦玉，不知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 甘露寺禅房花烛 介寿堂忍恻会亲

话说梦玉同梅解元正在畅谈，见薛蝌出来指着笑道：“真是造化，合了周堂，后天是婚嫁吉日，就娶竺姑娘过来，请姑丈在这儿做主婚。三舅母听说郑家的亲事，既是老太太彼此说定，姑娘家终身大事，岂是叫人说着玩的？薛、竺既已联姻，三舅母情愿聘郑姑娘与梦玉。同竺姑娘一样，虽是薛家出名，总是祝家媳妇。王、郑两家亦照此例。请梅姑丈写书子禀知老太太，说三舅母备下定礼，专差家人前去，下定过礼，等竺姑娘做亲之后，同母亲去给老太太补拜大寿，就给梦玉迎娶郑家姑娘。”梅解元笑道：“舅太太这样办法，实在千稳万当，郑、祝两家无不欢喜。我就写下书子，叫徐忠派个妥当家人同这里管家去办喜事。若说叫我在这里看梦玉做亲，这件事断不能遵命。我好不容易脱身来闲逛两天，断不肯等着做亲家。再者我那些朋友同我一样脾气，这会儿已等的着急，还等到后日呢！这件事断乎不能。我到周则古家去写书信，你们备办妥当，就去找着徐忠一同起身，倒别耽搁。”梅解元说毕告辞。薛蝌款留不住，只得同梦玉送至大门。兄弟二人转回上屋，见沈夫人带着姨娘将礼物全行备办齐集。派老家人柴福、蔡升前往镇江郑府下定过礼，就便备下公馆伺候。

薛姑太太命薛蝌去见竺太太知会后日迎娶之事，若是依允，以便收拾料理。薛蝌答应，自往竺家知会不提。梦玉赶忙写家信，差茗烟交与徐忠差人回去。早饭以后，薛蝌转来说道：

“竺太太无不遵命。但是竺小姐从未一日离开老母，家中只有小丫头一个，难以照应服侍，总要姑爷入赘。三朝后，连竺太太一同过来，彼此都可省事。”薛姑太太点头道：“倒也使得。明日过礼，后天早上你送兄弟过去，看拜过堂，回来家里陪客。”沈夫人道：“就在我这儿热闹，诸事便当，人手又多，何必你又家去？你两个侄儿的两处院子全是空着，就娶了回来也碍不着谁。况且还是赘过去呢。”薛姑太太道：“我家去同在这儿一样，嫂子既这么说，依着你办罢。”吩咐薛蝌：“回去同你媳妇备办过礼物件，只将我的东西摆上点子，也就使得。将王、薛两处本家知会个信儿，后天请过来吃杯喜酒，就叫这儿姜厨子内外办十二席，也很坐得过来。”薛蝌答应，遵着母亲吩咐去办。门上萧桂同他姐夫徐忠帮着陈设灯彩。

富贵人家办事，全不费点气力，不多大工夫，诸事停当妥贴。次日薛蝌亲自送礼过去。竺太太那边并无一位爷们照应料理，只得拉住薛二爷做个接亲主人。薛姑太太知道那边无人办事，派茗烟过去跟着二爷料理新房，倒热闹了一夜。

这日，正是乘鸾吉日，早面之后，沈夫人、薛姑太太装扮新郎，派三处老管家带着家人、小子簪花披红，鼓乐细吹，用大学士全执事大轿，送新郎过去入赘。薛蝌照应拜堂见礼。不但竺太太母女喜的说不上来，连周府上的内外无不欢欣鼓舞，喜笑颜开，都给竺家母女感赞不已。这竺小姐名叫九如，因孝心感动观音菩萨，成就了梦里姻缘，真所谓称心快意。奉母命开了长斋，同梦玉说不尽那番恩爱。

薛姑太太在沈夫人宅里摆了一天喜席，将几位亲热些的姐妹、姑婶留着，后日接新人同亲家太太回来。沈夫人收拾新房同竺太太的住处，刚料理完毕，不觉已是三朝，请周老太太们做送亲，冢宰第甚属热闹。梦玉夫妻十分感激薛家继母同王三

舅母，拜见之后，另又磕头。竺太太亦感戴之至，再三拜谢。薛、王两家无意中与竺太太成了眷属，彼此甚为亲热相契。

欢乐之中，不觉已过数日。柴福、蔡升差人回来禀知，郑府亲事业已下定过礼，公馆已预备现成。祝老太太专人迎接新人同亲家太太，另又专人接请王、薛两府的夫人、太太。沈夫人同薛姑太太商量道：“我本来要专诚去给祝大妈补拜大寿，顺便到金山寺去做几天水陆功德道场。这会儿祝大妈连次差人来请，咱们不用耽搁，这就走罢。你家坟墓已收拾完结，没有什么事务，带着二外甥夫妻同到镇江拜过寿，就叫他们前去赴任。咱们完结郑家亲事，差不多大姐姐也快到了。姐妹们一路同了回来，岂不有趣？”薛姑太太应允，赶忙吩咐收拾。

徐忠、赵禄不住来催梦玉，请太太们早晚就去。虽不明言，大约说三老爷病的不好。梦玉十分惦记，饮食俱减。竺九如心中着急，忙催着收拾起身。老管家们备下几号体面大船，扯着宫保大学士桅旗，朱牌门枪十分壮丽。沈夫人带着派去得用的姑娘、媳妇同薛、竺两太太、梦玉夫妻辞行上船。梦玉留赵禄赶着催修房屋，余者带回家去。

开船一日，徐忠私下对梦玉道：“传闻三老爷有不在的信儿，不知真假，大约凶多吉少。”梦玉道：“二老爷不写书子，用竹纸写几句，催我即速起身，我就有些动疑。如果有些什么，这怎么好呢？”徐忠道：“那是各人寿数，不能相强。倒是恐防苦坏了老太太，他老人家是最要紧的。大爷回去，要宽解才是。”梦玉点头，甚觉伤感。江面上正是当梢顺风，次日下午已抵江口。祝府家人早已飞奔前去通信。各座船刚要收入口内，只见茗烟进舱来说：“二太太、姑太太同大奶奶们亲自来接，船在江口，各船都已知信，湾在一处。”薛姑太太同竺亲家、新媳妇俱到沈夫人座船，以便相见。



梦玉带着徐忠、茗烟先去迎接，见桂夫人们两三号大船拢将过来，紧靠沈夫人座船帮住。茗烟扶着大爷先上船去，急忙进舱。梅姑太太笑道：“陶朱公载得西子归矣！”桂夫人道：“这怎么说呢！才离家，就骗了人家一个姑娘。”梦玉上前磕头请安，给海珠、秋瑞问好，江苹、春燕、金凤、长生、蝶板给大爷道喜问好。

嫂子们回说船已靠定，桂夫人吩咐梦玉，且同过去会了新亲，还有说话。众家人、小子铺稳船板，左右搭住扶手。桂夫人、梅秋琴、海珠等刚过船来，沈夫人、薛姑太太、竺太太早已迎出头舱，梦玉在旁通知姓氏。桂夫人笑道：“沈四姐姐，自从我十三岁同你分手，谁知今日才得见面，还给我娶个媳妇。”沈夫人笑指道：“这是咱们亲家太太，这是你薛家二姐姐。”桂夫人亦将梅姑太太、海珠、秋瑞通过名姓，彼此让进官舱拜见行礼。王、薛、祝、梅四姐妹，另又拜谢一回。薛姑太太命媳妇邢岫烟领着梦玉夫妻全行拜见。众人礼毕，让坐送茶。

桂夫人姑嫂见竺姑娘庄静美丽，十分欢喜，向竺亲家深为赞美，竺太太谦谢一番。岫烟同海珠们虽是初逢，也甚契合。老姐妹叙谈一会，送过果茶三道，桂夫人对沈夫人说道：“我头一条儿是接亲家同二位姐姐，第二件是说郑姑娘的亲事。老太太接着梅姑夫同梦玉的书信，欢喜的使不得。郑大姐姐亦当面应允，收下王宅的喜礼，回了八字允帖，等四姐姐来商量，择日出嫁。谁知他三叔现已去世，家中有了孝服，此事难以举行。”沈夫人们大为惊叹，梦玉忍不住掩面而哭。梅姑太太止住道：“你且别哭，还有说话。郑姑娘往常给老太太逗趣儿说个笑话，自从那天定下亲事，郑大姐姐将他带回家去。接着三兄弟不在了，老太太悲伤的饮食不能下咽，一家子急的什么似的。因此同郑大姐姐们再四商量，梦玉一进门，身上就有了期

服，断不能再办喜事。况且大哥的信儿亦来的很紧，不过老太太跟前护弄一天是一天，再有别的那更难了。这会儿商量出个绝妙主意，请四姐就在这船上将郑姑娘娶过来，拜了花烛，完结这件亲事，同薛二姐姐各人带个新媳妇去，叫他老人家瞧着欢喜。明日是三兄弟头七念经，老太太若再伤心一哭，实在要命。全靠两位姐姐同亲家太太、新媳妇骗过这苦劲儿才好，不知四姐姐以为何如？”沈夫人笑道：“这样办法最简绝妥当，总要郑亲家肯依才得。”桂夫人道：“郑大姐姐咱们业已说明，这会儿带着姑娘、汪二姐姐们在甘露寺等候。”沈夫人道：“甘露寺是后汉照烈帝拜见吴国太之所，乃是婚姻吉地。咱们到那儿会亲，倒很吉利。”桂夫人大喜，吩咐都往甘露寺去，祝府早已备下大轿伺候。桂、沈两夫人急忙中叙几句当年闺中旧事。梅姑太太陪竺亲家谈些仰慕的客话。惟薛姑太太见秋瑞的品貌与香菱相似，未免动了一片伤感。兼着红绶当年与香菱最为相得，这会儿瞧着秋瑞，就像遇着香菱的阴魂一样，惊喜的说不出话来。倒是秋瑞见薛姑太太主仆想是前生缘分，由不的十分亲热。

座船抵住甘露寺码头，梦玉伺候上轿，一同都到寺里。长老山门迎接，同进大雄殿，鸣钟擂鼓，拈香已毕，薛蝌上前给桂夫人们道喜拜见，桂夫人亦再三称谢一番。邀着沈夫人们来到方丈，梅姑太太指道：“头里站的就是郑大姐姐；左边是顾二妹妹、江五姐姐；右边是汪二姐姐同三嫂子；后面是本家几位奶奶。”沈夫人们忙走上前，听见里面奏起细乐，众位太太站在门口谦逊一番，彼此来到方丈。只见灯彩辉煌，红毡满地。桂夫人笑道：“且慢见礼，吩咐奏乐。”海珠、秋瑞拉着梦玉、九如一齐站在红毡上，金凤们过去，推开碧纱，里面冯、金、陈、马几家媳妇扶着郑汝湘出来同梦玉们一字儿站定，向上跪

拜。礼毕转身，夫妻交拜。桂夫人同梅姨太太将沈夫人扶坐中间椅上，命梦玉、汝湘双双展拜，沈夫人瞧着十分欢乐。受拜之后，与郑大太太两亲家拜见道谢，众位太太、奶奶彼此见礼，让坐送茶。

薛姑太太笑道：“我因小儿顺道回家修墓后就要往太原赴任，不意途中与柳太太母子相逢，无意中得了两个女儿，同柳家结成亲家。再也想不到梦玉承继与我，同竺太太得做儿女姻亲。谁知三嫂子这空儿得个现成媳妇，多年不见的姐妹今日相逢。实在是重重的喜事。”沈夫人道：“咱们头一条是给老太太补祝大庆，送你的新媳妇来，就着梦玉娶郑姑娘，要大热闹几天。谁知老太太正在发烦悲苦，倒委屈咱们郑姑娘，在这儿且从权拜过花烛，总必得到我公馆拜谢亲家，才成大礼。”郑大太太道：“亲家太太真是大家礼数，一些不错。因见老太太悲子之心过于伤感，众人都瞧着过意不去，再四想出这从权的道理，要仗着亲家同薛二姐姐们给老太太解慰些悲苦。明日是三老爷头七念经，等着梦玉去拜经回礼。他这会儿亲事业已完结，让他先去成服。咱们带着媳妇们一堆儿同去，叫老太太一会儿欢喜不了。”桂夫人道：“沈四姐姐同薛二姐姐都是咱们自家姐妹，诸事什么些儿，都可使得。再没有竺太太新亲上门，咱们未免过于简褻。”竺太太道：“儿女至亲，何分新旧？将来正要仰邀老太太慈荫及诸位亲家姐姐们垂爱呢。”顾四太太笑道：“都是自家人，不须过让，就叫梦玉去罢。咱们用完果茶进城，也就不早。”桂夫人吩咐梦玉先去，命媳妇赶忙摆上茶果，挨次让坐。沈夫人吩咐，将行李等项连薛姑太太的一箍脑儿都搬入咱们公馆，丫头、媳妇各派三两个跟往祝府，余下的俱往公馆料理伺候。分派已毕，太太们略坐一会，彼此相约一齐上轿。众家人、小子各分一半跟班与押行李，十分热

闹。

梦玉骑上骏马，跟着茗烟们先进城去，无心看那景致，催马急走，不觉来到家门。猛抬着，瞧见门上丧帖，忍不住泪如泉涌。急到大门内下了牲口，听事家人上前请安。同进外宅门，查、槐老管家给大爷道喜。梦玉指着茗烟道：“这茗烟是我新得的旧人，给他上了档子，回过二老爷专派他伺候我罢。”两老管家答应，说道：“三老爷供在崇善堂，一会大爷举哀，别高声大哭，叫老太太听见又要伤心。这几天内外着急，大爷进去逗个笑儿，别要他出眼泪。等着亲家太太们来，骗过几天就好了。”梦玉点头问道：“二老爷在那儿？”跟班的答道：“在玉树林同郑姑老爷们说话。”茗烟跟着大爷竟往意园玉树林来，听见笑语之声。

梦玉走进花厅瞧见诸位长辈，忙上前请安，另给郑大姑夫同二叔叔磕了几个头。祝筠笑道：“好造化，又得了人家两个好姑娘。望你回来给老太太开心，这几天连我都怕见他老人家的面儿，一见就哭。郑大姑夫是我留在这儿，一会儿王三舅母们到来，咱们就在春晖堂拢共拢儿拜见就完了。你进去，三叔灵前别大声哭，且磕个头儿，去见三婶子，狠狠的劝慰几句。将眼泪擦干，再到老太太屋里请安。不用提三叔叔那一条儿，只将你做亲的话逗个笑儿。”梦玉连声答应，赶忙退出花厅，无心同众人说话，竟到崇善堂西屋。瞧见孝幔悲不可解，启幔进去，抚着材叫声“叔叔，梦玉回来怎么就不见面？”一言未了，握着脸低声恸哭，十分伤感。茗烟再三劝住，哭拜一回。走夹道过恩锡堂，知道鞠太太业已搬进宅来，随到蕉雨山房请安。鞠冷斋老夫夫妻喜慰几句。梅春因值课期，刚才脱稿。哥儿们彼此问好，梦玉道：“王家舅母们马上就来，你代我接待照应，我去见老太太呢。”梅春答应，梦玉辞出。过了忠恕堂进

垂花门，老管家婆们相见甚喜，说道：“见了老太太千急别出眼泪，就惹乱儿。再者三太太身上有事，这两天悲苦的要死，你再去引着伤心，那更不好了。只可想着话儿劝解才是。”梦玉点头答应。

过景福堂刚到甬道上，那怡安堂卷棚下的嫂子、姑娘们瞧见大爷，真是野鸟乌鸦似的一群飞过来，每人都要问句好。梦玉答应不及，只有点头乱应道：“好，好，好。”宜春、双庆笑道：“咱们同四个姨娘正在这儿给新大奶奶收拾屋子，还要给亲家太太预备房屋，横竖总不伤大爷的脸。”梦玉笑道：“过一半天，给姐姐们磕头道乏。”李嫂子道：“快去见过老太太，好等着接新丈母。”梦玉含笑转身往介寿堂来，迎面遇见四位姨娘，忙上前请安。荆姨娘道：“老太太等着见新亲，叫咱们好好儿收拾住房。你千急别引他发烦！太太们快来了，过几天再吃你的喜酒儿罢。”四位姨娘各去办事。

梦玉不进介寿堂，先往承瑛堂，走进院门，只觉满目凄凉，卷棚下有两个听事的姑娘、嫂子，都靠着栏杆打盹儿。启帘进去，见石夫人同芳芸、紫箫在桌边调药，上前跪上请安道恼。石夫人触起伤心，泪下如雨。芳芸道：“太太今日很不舒服，现在服药。若闹点别的岔故，媳妇都要活不了。”紫箫、梦玉亦再三苦劝，石夫人止悲问道：“你又得了媳妇？刚才见老太太怎么个欢喜？”梦玉道：“还未曾去见老太太。王三舅母们快就来了。”石夫人道：“既是这样，咱们闲了再说，你快去见老太太，别要引他悲苦。”紫箫道：“老太太哭了几声，气疼的昏晕过去，骇的众人要死。沾着眼泪，痰气就往上冲，很要小心要紧。”梦玉点头答应。辞出往介寿堂来，卷棚下，姑娘、嫂子俱用手乱招。刚上台阶，五福笑道：“老太太等接新亲呢。你上去别提承瑛堂一个字。”梦玉同嫂子、姐姐们问个

好儿，忙启帘进去。见老太太坐在云蝠椅上，两旁站着三多、吉祥，忙上前跪下抱腿请安，说道：“王舅母们随后就到，叫先给老太太请安。”祝母欢喜道：“我的宝贝孩子来了，怎么你不惦记我，直到今日才来？”梦玉将头睡在老太太膝上，答道：“王三舅母同薛家妈也同老太太一样，疼的像个宝贝似的，一步儿也不放开。总说‘等着一箍脑儿去给老太太请安，他老人家是个母寿星，活菩萨，咱们去沾点儿福气，还要拜在他老人家跟前做个老女儿’。”祝母摸着梦玉的脸，喜笑道：“小油嘴，倒会说个话儿！我那有这样福气，得宰相夫人、宰相妹子做女儿？他们如不嫌弃，咱们常在一堆儿也就有趣。不来就罢，既来瞧我，断不能叫他们回去，总要等你桂三舅母、贾家丈母到来，做他一个大会亲的团圆会，这才有趣呢。薛家妈怎么将个竺姑娘娶了给你？说给我听。”梦玉将入梦之后，遇见薛家妈同到王宅，如何与竺家结亲完姻之事，从头细说一遍。祝母笑道：“别说我瞧见好姑娘就要想着给你做媳妇，谁知薛家妈同王三舅母将人家好姑娘娶了送给咱们做媳妇，这个疼你手儿还了得！咱们也得回个礼儿才是。”梦玉道：“薛家蝌二哥同二嫂子将咱们送到了就要去引见赴任，我听见盘费不很充足，我想着要求老太太赏我几个钱儿，拿去送他。”祝母不觉大笑道：“傻孩子，几个钱就想送人？不够人家做赏封呢。等我对二叔叔说，自然办的妥当。我听见你王三舅母办下公馆，他带的人想也不少，公馆随他备下，各人便当。我已派姨娘们在富春阁给三舅母同薛家妈备下住房，床帐等项俱已齐备。后面那一带厢房，不拘多少丫头、媳妇总住他不了。又将瓶花阁西院里那几间屋子收拾给竺太太娘儿去住，彼此都有个照应。你说这主意可好？”梦玉点头笑道：“老太太吩咐的一点不错。三舅母家宅子同咱们的不差什么，也很像个样儿。不

拘什么公馆，再没有那样舒服，到富春阁很可住得。一会儿老太太将王三舅母留着，别放回公馆。”祖孙正说的高兴，五福上来回道：“亲家太太们来了，二老爷同郑姑老爷们都在春晖堂见礼”祝母听说，吩咐梦玉快去迎接。梦玉答应退出，瞧见那些该班执事的各人预备伺候，这会儿无暇应酬，彼此点头含笑而已。

刚到怡安堂，遇见修云带着文来正要往垂花门去，兄妹问好。修云笑道：“我又多了两个嫂子姐姐，实在热闹。掌珠姐姐坐了小月，你也不去瞧瞧。”梦玉道：“我进了垂花门，何曾有一点空儿？好容易护弄的老太太没有出眼泪，这才放心。连妹妹那儿没有过去瞧瞧。这会儿太太们在春晖堂见礼，有会耽搁。妹妹同我到海棠院打个照面，咱们一同出去。”修云应允。

兄妹两个进了院门，翠翘们瞧见笑道：“大爷这会儿新奶奶多着呢，刚才走过院门，连头都不回一回，真个的有了新知，忘了旧好。”修云笑道：“别委屈咱们大爷，实在是没有空儿过来拜望，他不分新旧，总是相知。”梦玉笑道：“还是咱们妹妹不错。”兄妹走进套间，见掌珠倚着个大绣枕，坐在炕上笑道：“今日大爷更忙的利害，连个影儿咱们也够着瞧不见。”梦玉先问个好，说道：“刚才修妹妹说，姐姐害的小月病。我不知道这小月病是个什么症候？想来是受些风儿，不然一准着了凉。”掌珠抿着嘴儿迷迷笑道：“我的症候，不用你管，倒是洗个脸擦掉那些泪痕，接待新奶奶去罢。咱们这院里不用你来讨嫌。”翠翘端上热水，伺候大爷洗脸。梦玉躺在炕上笑道：“我要在这儿讨个嫌，爱依不依。”修云催道：“快些罢，垂花门传了点呢，我可要去了。”梦玉起身洗脸，换过衣服，同修云离了海棠院，走景福堂夹道。

刚走出院子，见各堂执事姑娘、媳妇们分两班齐集站着，一眼望去，都是青纱单褂，月蓝纱裙，两鬓上俱带翠花。兄妹正往前走，见竺太太头一位已进垂花门，第二位是薛姑太太，第三位是王三舅太太沈夫人，第四是薛二奶奶，郑姑太太同桂夫人们一同进来。后面是海珠姐妹，一群仙子冉冉而来。修云报怨道：“都是你耽搁，这会儿站在院子中间，上不了前，退不了后。这是怎么说呢！”梦玉笑道：“你快别言语，跟着我来。”瞧见竺太太们走的相近，忙上前说道：“修云妹妹，在此迎接。”竺太太同沈夫人们拉着修云十分欢爱，赞美几句，同到景福堂。

沈夫人对众人道：“竺太太本是新亲，应行大礼，因这儿有不便之处，一切仪文全行删减。刚才见诸位亲家又行过一回礼，若再要挨次拜见，我可实在玩儿不开。莫若咱们老姐妹竟打伙儿一团拜，玉哥儿、魁哥儿同姐妹们也是一团拜，咱们略歇歇腿儿去见老太太。这主意可还使得？”桂夫人笑道：“四姐姐这主意固然很好，叫竺太太瞧着，未免过于什么些个。”竺太太摇头道：“我这几天贱恙复发，头晕气急，多磕个头儿都是勉强，若行大礼，实在来转不及。”梅秋琴道：“竟依着沈四姐姐，这样最好。等着鞠太太来，一堆儿团拜罢。”太太们一齐坐下。

不多一会，听差的跟着鞠太太进来，桂夫人指着代通名姓，彼此叙过几句久抑的寒暄客话。让竺、鞠两亲家为首，众位太太花枝招展，一齐团拜。梦玉们行过礼，弟兄姐妹又团拜一回。会亲礼毕，让坐送茶。沈夫人笑道：“我同这儿多年亲谊，从未往来。那几年原想着要来瞧大妹妹，一来是道儿过远，出门费事，二层是呆不痴儿跑来，叫人讨嫌。再想不到由咱们姑太太面上成了至亲。可见前生结下缘分，凭你是谁，也总躲不掉



的。刚才一见诸位姐姐们，都傻好儿的亲热，早知并不嫌我，前几年就在一堆儿的闹热，还等得到这会呢！”薛姑太太笑道：“嫂子说的不错，我若早知有这承继儿子，也不往四川去受那几年的罪。”众位太太正在用茶叙话，见垂花门老管家婆上来回话。不知回的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 石夫人重后节哀 桑奶子逞凶撒泼

话说众位太太正在相叙谈心，见垂花门管家婆上来回道：“老太太因有恙不能远接。请亲家太太们介寿堂相见。”沈夫人笑道：“咱们说闲话，忘了去见老太太。”桂夫人陪着走怡安堂甬道，竟往介寿堂来。进了院门，见祝母站在卷彬下等候迎接。薛姑太太道：“老太太身上不舒服，咱们还照着刚才磕头罢，别叫老太太费事。”竺太太、沈夫人点头道：“连郑大姐姐们拢共拢儿一拜就完了。”顾四太太道：“快些上去，老太太要下台阶了。”梦玉先上前指与老太太知道，竺太太赶行几步，忙上台阶，祝母笑道：“亲家太太，今日初次上门，本该远接，因有贱恙，诸事短礼，连咱们两位世交至亲太太，都要恕我。”说毕，让进堂屋。竺太太们一齐跪下，祝母急忙回礼。拜毕起身，郑姑太太们赶着道喜请安。梅姑太太道：“老祖宗请坐下，让新回来的孙媳妇们磕头。”众人扶祝母坐在自然椅上，梦玉同九如、汝湘、海珠、秋瑞向上磕头。祝母笑道：“竺姑娘初到我家，诸事短礼，郑姑娘更受点子委屈，等着咱们两家婆婆补还你们的委屈才得呢。”梦玉们拜毕后，站立一旁。祝母拉着九如、汝湘看了又看的，笑道：“像这样好姑娘，不嫁到我家来是真可惜！我有两三天没有见郑姑娘来逗个笑儿，实在闷的慌。这会儿是我家媳妇，再不怕你使个小性儿，恼了回去。”祝母一面说话，让亲家太太们坐下，伺候的姑娘、嫂子赶着递茶上灯，就在介寿堂摆设晚饭。垂花门知会崇善堂

晚供上香。

桂夫人同梅姑太太们饭后带着梦玉、众媳妇出去上晚供。石夫人因身子不快，差芳芸、紫箫出去烧纸，先在灵前哭拜。桂夫人们亦挨次上酒举哀，不敢放声，只可低哭。一会化过楼库，汝湘、九如同芳芸、紫箫拜见。正欲转身进内，只听见人声喊叫，一路嚷到崇善堂大院子，灯烛照的雪亮。桂夫人大惊，正要查问，见金映媳妇上来回道：“张喜的媳妇因栽了一跤，前天坐了小月，身子不干净，血往上冲，痰迷心窍，斜瞪着两眼，精着身子，手拿一条大棍，见人混打，一直打到这儿。众家人恐他跑了上来，因此围住同他对打呢。张喜骇的躲在一边儿傻哭。”桂夫人十分叹息，说道：“叫他们不许打伤他，只要将他捆住，赶紧医治要紧。”金家的答应，忙去吩咐。

那张嫂子披散着头发，精赤条条，条中拿着大棍，犹如一只猛虎，二三十家人、小子都拿着棍棒打他不倒。那些该班的家人们都在崇善堂卷棚下站着，防他跑上厅来。桂夫人们站在檐前远望。闹了好大一会，众人用长绳子将他绊倒，赶忙捆作一团，抬回他的屋里。桂夫人吩咐老管家槐荫：“派人看管，赶紧叫张喜请人医治，管着他，别叫他再跑了出来，像个什么样儿？”槐荫答应，伺候太太们进去，吩咐崇善堂该班的小心火烛，各家人散去不提。

且说桂夫人们一路走着，同梅姑太太说道：“张家媳妇为的是坐小月闹出这样病症，医的快呢，或者逃出一条命，身子也就糟蹋掉一半，想起来实在可怕。前几天掌珠坐小月，我就很惦记。孩子们年轻，知道些什么？总得对月，才准出房门。我昨日瞧他倒很舒服。”梅姑太太道：“咱们家第一是三妹子要紧，他身上的干系重的利害，别管他是男是女，只要平安。这几天过于哭狠了，我听说有些不舒服。那不是当玩的，必得

回老太太，将伤心的这一条暂且停止才得呢。就是芳芸、紫箫须要想着法儿宽解他才是孝顺。不过每天出来上饭，哭两声尽个礼儿就罢了。”芳芸们连声答应。

桂夫人来到介寿堂，祝母问道：“今日耽搁的这样长远？”桂夫人将张家媳妇的故事说了一遍，祝母们甚觉惊叹。顾四太太道：“人家坐小月往往不留意，最容易闹事。我家有个本房的小婢儿，六个月上坐小月子，不知什么淘了什么气，叫着气冲血海。可怜闹的鼻子、口、眼里血都直冒。请多少有名的大夫也总没有医好，白送了一条性命。像张嫂子这神气，也要赶着医治才好。”祝母点头，吩咐陶姨娘赏张家媳妇十两银子，请医调理。梅姑太太道：“三妹子今日扎挣不住，不能出去拜饭。我刚才同二姐姐说，他的身子更有关系，若是闹点儿别的，那是一辈子的后悔。”薛姑太太、沈夫人一齐说道：“倒是真话。三太太这会儿关系非小。先要老太太将心放开，再别提起悲苦二字，还照常欢欢喜喜的，只当没有那一条儿。神佛爷保佑着，生下一男半女，真是万金难买的一点骨肉。若是老太太先各自各儿的发了烦，不用说三太太加上些悲苦，连咱们做小辈的觉着诸事为难。”梅姑太太也就着势儿，苦劝一番。

祝母笑道：“真个的，我苦会子亦救不了他的命，这会儿实在要保全腹中的要紧。但是他少年恩爱夫妻，忽然拆散，如何一会儿丢得开手？必得姐妹们打伙儿同他混着些儿才好。那几天，怕我见了伤心，以后很可不用躲避。”薛姑太太笑道：“老太太既肯丢开，诸事就很容易。我同三嫂子刚到这儿，蒙你老人家相待亲热，就同自家娘儿们一样。等我大姐姐来了，咱们姑嫂三个要拜在你老人家跟前做个老女儿呢！这会儿将三妹妹交给我，总叫你老人家万安。”祝母同众家太太们无不欢喜。梅姑太太笑道：“我是老太太的宝贝女儿，诸事偏疼些

儿。这会有了三个姐姐，他老人家一准要多疼顾些老姑娘。咱们是提着葫芦儿打当当，不是那个打心锤。”祝母同太太们一齐大笑。沈夫人笑道：“你是小妹妹，咱们总要多让你些儿，横竖咱们做姐姐的，总得要受点儿委屈。”顾四太太道：“梅妖精醋劲儿大着呢，生怕人分了老太太的垫箱钱。等桂大姐姐来，咱们约齐拜个十姐妹，连梅精算上拢共拢儿拜在老太太跟前，分起垫箱钱来，打伙儿有分。”说的老太太们大笑不止。时夜已深沉，吩咐送沈夫人、薛姑太太婆媳至富春阁，竺太太至瓶花阁西院，各人俱有姑娘、媳妇伺候安寝。汝湘同秋瑞一院。

次日，梳洗之后，祝母亲自回拜沈夫人、薛姑太太、薛二奶奶，只见汪太太们一同出来迎接，笑道：“今日老太太步履比往天更觉强健。薛二姐姐们一来了，你老人家的病就不药而愈。”沈夫人们笑道：“这是老太太过于疼顾咱们，扎挣着回个礼儿。”祝母道：“我有好些日子不出院门，实在昨天姑太太们来了，叫我心里一喜，又谈了半晚上，倒像吃了仙丹似的，病都好了。”祝母一面说话，同进富春阁。彼此见礼请安，让坐送茶已毕，祝母道：“今日是崇善堂头七，谈经做斋拜三天经忏。来的亲眷很多，他们见面，一准要说两句劝慰我的话，倒惹起我伤心。因此我一早的过来，同王姑太太混过这三天，连夜间也在这儿。派顾姑太太到介寿堂，给我看管屋了。薛姑太太带着二奶奶同石家姑奶奶们去承瑛堂，想着法儿的劝解三妹子，这两天正是要紧头上。郑、汪、周、柏、江、陆同各本家奶奶、太太们给我接待来的宾客，梦玉、魁儿轮着拜经，海珠姐妹们各去照应，不必在这儿伺候。”桂夫人们答应，恐承瑛堂婆媳出去上香，赶忙同薛姑太太们一齐散出富春阁，都往承瑛堂来。

石夫人正要出去，见薛姑太太进来，站在一旁迎接。薛姑太太见石夫人婆媳刚要跪下磕头，赶忙止住道：“咱们姐妹本来初次见面，要行个礼儿，因三妹妹身子不便，拉个手儿算了罢。”蝌二奶奶同芳芸、紫箫们见过礼。桂夫人将老太太吩咐说话再三传劝一遍。众位太太一齐苦劝说道：“同林拆对，分应悲苦，但宗桃关系重于分镜，只可暂且释哀，上以仰体老母之心，下可慰九原之望。因此请薛二姐姐同二奶奶专到这儿陪着石家的几位姑奶奶们与你作伴，一切上香上供，有媳妇们磕头，全不用你管。丢开手，只当没有这一条儿。”石夫人含泪点头道：“谨遵老太太慈训同众位姐姐垂爱。事已如此，只可丢开。”桂夫人道：“很好。”就托薛姑太太、石姑奶奶在此照应，同众位太太散出承瑛堂，各去办事。

此时，内外亲眷都来做七上供，十分热闹。薛蝌进来，见过祝母。拜见请安后，也在外面照应陪客。崇善堂有甘露寺戒僧二十四众拜大慈悲忏，经声、法器甚觉可听。祝母在富春阁同沈夫人谈些家常事务，十分亲热，彼此只恨相见之晚。薛姑太太与石夫人也说的投机，亲如姐妹。兼着海珠、修云众姐妹同薛姑太太都是前生缘分，而秋瑞分外亲热，时刻过来照应。

坐过晌午，果茶之后，蝌二奶奶惦着两个孩子，要回公馆。薛姑太太同秋瑞商量，别叫老太太们知道，差人送回公馆，明天再来。秋瑞想来也是道理，不便强留。薛二奶奶辞过姑太太同秋瑞出去，走到介寿堂院门，见顾四太太站在影壁前笑道：“老太太派我看屋子，姑娘们同该班的嫂子早半天还来打个照面，这会连个影儿也找不出一个，连我的丫头们都到崇善堂看拜经忏，只乘我一个，真个是看屋子。”秋瑞笑道：“你老人家别发烦，等我送蝌二嫂子出去上了轿回来，到芳芷堂要两壶陈砂仁酒，再要上几个大肥蟹，咱们娘儿两个乐这么一会。”

顾四太太笑道：“很好。快来，别叫我傻等。”秋瑞点头，同蝌二奶奶过怡安堂，见亲眷家的姑娘、奶奶往来不绝。人空里，汝湘过来拉着秋瑞道：“你好快活，陪着薛二嫂子看个热闹，任什么儿你也不管。竺姑娘到咱们这儿摸不着门子，也认不得谁是谁。陆四婶子因病着不能过来，差家人媳妇谢嫂子来磕头，打扮的像个妖精，扭儿捻儿走了进来，竺姑娘认作是那家的婶子，赶忙磕头见礼。正要让坐，叫春燕姑娘瞧见吆喝着：‘这是咱们家大奶奶，你当是谁呢？’谢家的才赶忙走了下去。还有谁家的一个老妈儿，拉着竺姑娘认外甥女儿，说从小卖在这里，这如今长的花枝儿似的，也就不认得我姨妈。竺姑娘气的鼻涕眼泪的哭起来说：‘我那儿找这一门子的姨妈？’周嫂子们知道大骂一顿，撵了开去。你说这不是活乱儿吗？本情今日来的客，比老太太大庆的那些更难照应。今日多了崇善堂做斋拜经看热闹，那个出去，这个又进来，咱们只剩了跑道儿。”薛二奶奶道：“我实在惦着两个孩子，要回公馆瞧瞧，不然也在这儿帮你们照应，并不是怕认姨妈躲了家去。”秋瑞们一齐好笑。汝湘道：“我同二嫂子出去，差茗烟送回公馆。”姐妹三人出垂花门，叫听差的去找茗烟来，吩咐将轿子搭在崇善堂夹道前伺候。再三叮嘱薛二奶奶明天早些过来，就差茗烟送回公馆。

送薛二奶奶上轿之后，姐妹来到孝堂，对芳芸、紫箫道：“咱们跑了一天道儿，脚又疼，人也乏，偷空儿去歇息一会，又要照应晚斋上供。本家的太太、奶奶们尽陪着说闲话，过于自在，也得找几位来帮个忙儿才得呢。”芳芸道：“你们去歇个腿儿，我找本家的来照应，横竖误不了什么事。”秋瑞、汝湘转身到景福堂，秋瑞道：“你去找了九姑娘同海丫头到介寿堂来，我到芳芷堂要了酒蟹，同顾二姨妈去看屋子。”汝湘点

头。走进景福堂，见桂夫人陪着好些太太们三四桌的看牌、下棋，也有坐说闲话的。四面一瞧，不见九如，忙走出后轩卷棚，见海珠、九如同郑姑太太一路说笑着要往瓶花阁去。汝湘忙上前招呼，郑姑太太们回头问道：“有什么事吗？咱们偷个空儿去歇息一会再来。”汝湘道：“顾二姨妈在介寿堂看屋子，闷得慌，秋瑞姐姐要了些好酒，叫咱们去歇腿儿，妈妈也去坐会再来。”郑姑太太回身同着往介寿堂来。只见梅姑太太、顾四太太同秋瑞三人剥蟹饮酒，郑姑太太笑道：“我说找不着梅精呢，谁知躲在这儿！”姑娘们赶忙添上杯筷、坐位，三个老姐妹上坐，秋瑞们四人分左右坐下，一同饮酒、剥蟹、谈心。秋琴道：“老太太因新添两个孙媳妇，将一肚子的悲苦减去大半。我在富春阁瞧他老人家说笑的很乐。到底是门子好。像咱们这样穷呆子，要娶一个媳妇也就费事”顾四太太笑道：“梅妖精别瞧着眼热，等我来相与你这穷呆子，同你结个亲家，将玉书给魁哥儿做媳妇如何？”郑姑太太笑道：“别说我同宰相夫人做亲家，就瞧不起这解元老婆，我也将文湘二姑娘给了魁儿，你要不要呢？”秋琴笑道：“你们是真话呢，还是说着玩儿？”郑姑太太道：“谁家拿女儿说玩话呢？咱们斟满一大杯，饮个同心和合酒。”秋琴笑道：“我不这么饮，要喝你口里的才算。”顾四太太们笑做一堆。

姐妹三个结了亲家，正在热闹有趣，见承瑛堂的书带急忙忙跑来，对秋琴说道：“姑太太快些去回老太太，说三太太这会儿身上很不舒服，见了点儿红。我去找陶姨娘要安胎药。”说毕，转身而去。秋琴骇的一身冷汗，派海珠、九如往承瑛堂照应，服安胎药。收拾妥当，伺候老太太过来看视，一切孝布物件，全行暂换月蓝青绸铺垫，预备茶果。派秋瑞、汝湘将老太太过来必须经过之处，赶紧打扫洁净，地下不许有果子皮核、



一切有碍之物。传知各堂姑娘沿途小心搀扶伺候。知会垂花门，请魁大爷陪大夫叶老爷进来看视。传知芳芷、凝秀堂备办烛纸、一切应用物件伺候。请郑姑太太坐在介寿堂影壁前拦住上下人等，不必往承瑛堂请安问好，以免心烦。

秋琴分派已毕，飞身往富春阁去。秋瑞、汝湘各处传知，一面吩咐赶紧扫打道路。瞧见梅春陪着叶大人往承瑛堂去，随后芳芸、紫箫同桂夫人进来。汝湘迎到怡安堂卷棚下，将刚才书带所说之话及梅姑妈分派之事细说一遍。桂夫人点头道：“很好。吩咐听事的媳妇们去对各位太太们说，三太太心中怕烦，并无别事。请太太、奶奶们都不用到承瑛堂去，说我就来奉陪。”桂夫人正要往承瑛堂去，见魁儿陪了大夫出来，又听说老太太来了，站住回望，见祝母、沈夫人、梅姑太太急忙忙已过瓶花阁。桂夫人站住一旁，候老太太走到面前，忙上前说道：“刚才听说好些，请太太不用着急。”祝母摇头叹息道：“我早知道必要有这一条儿，真是要命，神佛爷要保佑才好。”这位老太太絮絮叨叨的一路叹气来到介寿堂影壁前。郑姑太太道：“老太太只管放心，不用着急。”祝母叹道：“孩子，我为你母亲急的要死。”秋琴笑道：“这是郑大姐姐，他没有母亲，不用你老人家着急。”祝母笑道：“我害昏了，闹的人都不认得，真是笑话。”沈夫人们一路笑着来到承瑛堂。薛太太、石姑奶奶们接下台阶，笑道：“老太太很着了急。先前瞧那样范儿，实在可怕。今日幸亏不出去悲苦劳动，不然这会儿早下来了。刚才大夫说，幸亏胎未离经，赶紧服药尚可保住。再若悲苦伤胎，断难保全。这会先服过两丸安胎至宝丸，身上倒觉安静，看来可以无碍。”海珠递上药单，祝母接在手中，一同走进堂屋。

石夫人睡在套间炕上，见老太太进来，说道：“今日实在

是佛爷保佑，老太太的福庇，请薛二姐姐在这儿说笑了一天，没有出去，不然竟留不住了。这会儿服两丸药，倒很觉安静，躺着不敢劳动，倒是叫老太太着了急，媳妇心里实在不安。”祝母道：“因你身上关系甚重，我更急的要死。这会儿才放了点心。”让沈夫人们一齐坐下，内外点起灯烛，姑娘们伺候送茶。祝母道：“今日薛二姐姐实在是个救星，想起来令人害怕。刚才叶大夫的话，你是听见的，只要依我说就是孝顺。不知他开的几样是什么药？”姑娘们持着手照，看那脉案上写着几句话道：

两关数而不滑，胎未离经。缘悲恸过伤，因而受克，急宜安神理气，以解其伤。倘再为悲气所感，恐难为计也。\$ 人参一钱五分白术一钱炒焦条芩一钱二分酒炒连壳砂仁一钱研茯神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酒炒合欢皮一钱水洗甘草三分\$ 祝母看毕，对石夫人道：“叶老爷说，再要悲苦伤动胎气，断难保全。你想，就望的是这点命根，还忍心叫他去就吗？生下一男半女，是三儿的一点骨血。你从此将悲苦二字丢他到东洋大海，请薛二姐姐、石姑奶奶们同你作几天伴，就势儿将身子养好，我就放心。芳云、紫箫要逗着你婆婆喜欢，别惹他发烦。以后做斋念经，不拘是谁出去磕个头儿就算了，不过是这么一件事。”沈夫人们都说老太太见的不错。彼此说笑一会，汝湘又将那老妈儿认做九如的姨娘说话，引的祝母们无一不笑。就在承璞堂用晚饭，沈夫人被老太太拉到介寿堂安歇。

一连拜了三天经忏，众位亲眷太太们都要回去。沈夫人、薛姑太太见石夫人身子安健，约了竺太太同回公馆。将补送老太太的寿礼并送各位太太、奶奶、小姐礼物，姑娘、媳妇、管家婆的尺头、首饰、赏封，各人送到祝府。沈夫人们将祝府相

会的各位亲戚太太家都去拜望。有郑府上是新亲上门，大摆筵宴。连祝母、桂夫人们也陪去吃了几天会亲酒。

这日，在家歇息，有松夫人差人送来吊礼。祝筠拆开书子看过，交梦玉送进去，念给老太太听，才知道松柱因地方紧要，不能耽搁，带着家眷由江西一路起身上任去了。专人下书给老太太道恼致慰，又再三奉劝。又留下致桂三老爷书子一封，说作媒之事。祝母道：“我打谅他们走这里上任，等我瞧瞧彩丫头病的是个什么样儿，谁知他们又不走这儿，倒要我惦记。”桂夫人们谈论一会，见槐大奶奶来回，接引庵的姑子们来请老太太安。祝母笑道：“请什么安？不过是来领七月半的年例。叫他们进来。”槐大奶奶答应。去不多会，领着老姑子普济，带着徒弟如心、如意、如智、如慧五人，远远的就笑着道：“今日又来见老菩萨来了。”走到屋里先给老太太请过安，挨着一位一位的见礼。普济道：“郑姑娘也在这里吗？几时有了婆婆家？是谁家呢？怎么咱们都不知道？”祝母笑道：“你又来惹他的气，他那里来的婆婆家呢？”普济笑道：“罢呀，脸都开了，还说没有出门！”海珠笑道：“你们姑子家多管闲事。”秋琴笑道：“对你说了罢，郑姑娘如今也做了玉大奶奶，以后不要叫郑姑娘。”普济道：“我说呢，怨不得也穿着孝，原来是三老爷的侄儿媳妇，这就是了。”桂夫人道：“你今日来，为的是什么事？”普济道：“一来是请老太太、姑太太、太太、奶奶们的安，二来是请七月半年例，烧香都要请去热闹热闹。”祝母笑道：“我早知道你的来意是收年例分子，今年去不去都还未定，且到那天再商量。”桂夫人道：“我瞧着是去不了的，十五家里有经事，又是董嫂子家里做满月，还有黄老太太生日，都是要去的。”秋琴道：“你还忘了一家，众人公分给刘四姐姐钱行呢。”老太太道：“真个是倒忘了这件

事，十五真一点空儿也没有，断不能到你们那里去。等着过了这件事，慢慢的再到庵里来逛罢。”话未说完，查大奶奶又进来回老太太说：“严老太太不在了，今天夜间入殓。”祝母们都大惊，忙问道：“不听见有什么病，怎么好好的就会不在了？”查大奶奶道：“查本说是今日早上栽了一跤，扶起来就不知人事，才不多一会儿停的床。”桂夫人道：“老太太同海珠、汝湘、九如在家，我同大妹妹带着秋瑞、修云送入殓罢。”祝母点头，十分伤感。吩咐桂夫人留普济师徒们吃了斋去；又吩咐荆姨娘，接引庵除年例外另给八两银，在义冢地上放坛焰口，多烧些纸钱、银锭。荆姨娘答应。

桂夫人领着姑子们到怡安堂去，如智道：“我要去瞧桑干妈。”桂夫人道：“你那干妈有些要丢人打脸的，依我说不用瞧他罢，别连你也闹的没有了脸。”如智们看见太太的神色口气，知道桑奶子近来有些走不起，瞧他也是无益，就连忙改口说着别的。坐了一会，桂夫人命朱姨娘、李姨娘陪去吃饭，荆姨娘将香金等项都交代明白。

不言姑子们吃饭回去之事。桂夫人同梅姑太太们晌午大错些儿，都往严宅去送殓。梅春、九如看梦玉、掌珠下棋。祝筠连日回拜各亲友并应酬一切庆吊事务。祝母同鞠太太，在石夫人屋里正商量要同沈夫人们到金山寺去看放河灯，见槐大奶奶进来回说：“郑太太差人下帖，请老太太、鞠太太、姑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各位奶奶、姨娘、小姐明日过去吃午饭，是必要请过去的。”说着，送上请帖。祝母瞧了瞧笑道：“你传话出去对来说，那天已经陪过亲家太太，这两天乏的慌，实在不能过去，多谢罢！”鞠太太道：“都给咱们道谢。”\*槐大奶奶答应出去，转到怡安堂甬道上，见多少人站在凝秀堂院门口，喊喊叫叫不知为什么。赶着过去，见是秀春红胀着脸，

同兰生、书带在那里不依，还有姨娘、姑娘、嫂子们一大堆，都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不休。槐大奶奶走过去问道：“什么事高喉咙大嗓子的，叫老太太听见像个什么样儿！”秀春瞧见说道：“大奶奶来得正好，方才姨娘屋里大炕上，摆着查大奶奶交进来的利息银五百两，不知叫谁藏起了两大封。书带同兰生他两个不问别的，单找着我问。他们调过来未几时，就摆着姑娘的样儿吹打我。我跟着姨娘这几年，大奶奶是知道的，也没有没见过一个针儿一条线儿，巧巧儿他们来了，就常常的不见东西。这会儿闹的越发好了，连银子成二三百拿了去。我倒念着姐妹儿面上，不好意思提一个字儿，他们倒欺负起我来。怎么堵着脸儿问我，是几时瞧见我偷过东西吗？大奶奶想，叫你受得受不得？”陆进的家里说道：“这五天偏是我同宋大妹妹的班儿，叫姨娘屋里不见二三百的银子。若不查了出来，咱们不偷，也落一个做贼的名儿。”书带、兰生道：“我们跟着太太多少年，也没有没见过一点儿东西。这会儿闹到贼窝子里来了。咱们为什么糟在这一堆儿呢？果然是一点儿毛病没有的人，谁还敢去问他？”秀春接着问道：“你说这话，明摆着我有什么毛病，我还活着干什么？这条命交给你罢。”说毕，照着书带一头撞去。书带不提防，仰面一跤栽倒地上，秀春也跌在他身上。人空儿里挤过桑奶子，扶起秀春，将书带一路混撕混打，嘴里“干淫妇，万蹄子”的乱骂。书带如何肯依，拉着桑奶子乱抓乱骂。槐大奶奶同着众人那里拉得开。此时各堂的姨娘、姑娘、嫂子们都知道了，赶来劝解。桑奶子抓着书带头发，死也不放。忽然，人空里挤进一个人来，照着桑奶子眼珠子使劲一捶，桑奶子叫声：“哎哟！”放了书带，赶着拿手去握眼睛。那个人照着胸口又使劲一捶，只听见“咕咚”一响，不知栽倒了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 周婉贞偷闲说命 梅香月见鬼擒人

话说桑奶子正同书带拧做一堆，不提防被人在眼睛上打了一下，赶忙放手去揉眼睛，又被那个使劲一推，不觉“咕咚”栽倒。那些姑娘们就势将书带拉进院里去了。众嫂子们同槐大奶奶说话，秀春蓬着头去扶他干妈。桑奶子看见众人都不理他，不知被谁打了一下，栽这一跤，又羞又恼，就坐在地上撒泼打滚的一路混骂。槐大奶奶叫老妈们扶他出去，等着太太来家，“这是要回的。并不与他相干的事，怎么他走出来同人打架？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成个事吗？”七八个老妈儿不由分说，将桑奶子扶了出去。秀春嚷道：“我方才瞧见打桑奶奶的是莺儿，他将人打倒，趁着空儿一溜烟儿跑掉了。主子得了势，奴才就这样的欺人吗？”槐大奶奶道：“秀姑娘，你这些话都是多说，谁叫桑奶子是该同书带姑娘打架的吗？你方才同书姑娘动手，已经不是。他又忽然搅在一堆儿，岂不可笑？真是一点味儿没有的东西！这会儿且将打不打的话搁起，等着太太来家再回。倒是不见的银子，若不找出来，那是我断不依的。”李姨娘道：“没有别的，等太太回来了，去请示下看是怎么一个办法。若是要脸的，赶着拿出来。别叫众人查出来了，倒是笑话，这一辈再也别想做人。”槐大奶奶道：“天也晚了，姨娘们赶着吃饭，一会儿好同着出去上饭。”四个姨娘到凝秀堂去用晚饭，书带定要去同桑奶子拼命，众姑娘们再三相劝。刚上了灯，听见承璞堂奶奶们出去上饭，赶忙跟着。四位姨娘一

同出去到了崇善堂，拜完之后，芳芸们哭一回，烧过纸锭进去。梦玉同梅春在大书房陪着些亲友本家用饭，方才上供时先已拜过。桂夫人们直到四鼓来家，老太太已经安寝，不必再见。各人归房歇宿，梦玉在秋瑞屋里住宿。

次日，各人请过早安，差梦玉、汝湘、九如到公馆去给王姨妈、薛姨妈请安，探听蝌二哥准于几时动身。梦玉们答应，转身出去。槐大奶奶上来，将昨日桑奶子同秀春、书带的事回了太太。桂夫人十分动气，说道：“这垂花门里打架，从来没有见过。必得回老太太，要撵他们出去才是道理。你且等我回过老太太，看是怎么办法。”槐大奶奶答应。

桂夫人到介寿堂请安，回了昨日严宅送殓之事，随将方才槐家的话回了一遍。祝母大怒，说道：“桑奶子我早已知他不成个样儿，近来越变的使不得，竟敢打架撒泼。这样人还要留他在里面干什么！”查、槐两管家婆站在一边，老太太当面吩咐道：“立刻将桑奶子撵了出去，不许留在宅里！秀春、书带打架吵闹，全没规矩。一并发到浆洗处去洗衣服！查家的，到他两个箱子里搜检昨日不见的那两封银子。他各人自家的东西，不用管他，将职事丫头应分的衣服首饰全行留下。”查大奶奶答应，才要转身，芳芸赶忙叫住道：“大奶奶且慢去，我还有话要回老太太。”说着走到祝母面前，跪下说道：“要求老太太的恩典，这件事实在不与书带相干。他平素的为人，芳芸是深知道的。”紫箫亦赶着过来，跪下说道：“书带第一天调过去，当晚就要来求老太太，情愿仍调回他来。他说‘将来必要闹事，为什么一个干净身子，要糟在那里’。彼时紫箫再三劝住，叫他‘各样留心谨慎，等着将来慢慢的替你回老太太罢’。他才应允，尽心出力。昨日打架，实在是桑奶子的不是。若说那不见的银子，断不是他拿去故意赖秀春的。芳芸、紫箫

可以力保。只求老太太开恩，留着在凝秀堂办事，免去搜检他的东西。”祝母尚未说话，桂夫人也忙说道：“书带自调过去之后，很勤谨小心，媳妇深知道那孩子办事得力。只有秀春近来被桑奶子引诱的不像个样儿，媳妇耳里颇有些儿风闻。因为老太太这一程子心里发烦，且忍着没有来回。就像前日晚上出去上饭转回来，我瞧着一个人在忠恕堂的西厢房里，慌慌张张跑出来，瞧见咱们赶着躲到黑处去。媳妇赶着差人过去瞧是谁，他们回来，是秀春在那里见外儿。我彼时就要将这件事来回老太太。刚进来，郑大姐姐要去，我送他出去，一个岔就打忘了。细想起来，原有毛病。所以书带不问别的，单找着他去问，自然他有个缘故。这会儿老太太将他拢共拢儿撵去洗衣服，倒委屈了这孩子。求老太太开个恩罢。”祝母叫芳芸、紫箫们起来，说道：“听你们说起来，这书带不但要留他，还该抬举他才是。我竟不知道秀春这样不要脸，总是桑奶子那东西引诱的，断不可留他。”对着查家的道：“你就将他立刻撵了出去，有谁要来替他说情的，我给他一个没有味儿！秀春且撵到洗衣处，等着过几天，我再打发他出去。”芳芸、紫箫赶着谢过老太太。

查大奶奶们到了垂花门，领着几个后生妈儿到凝秀堂来，传了老太太的话。吩咐妈儿们，将秀姑娘的箱子搭到院里来，当面搜检。秀春急的神色皆变，央及查大奶奶道：“我情愿赔那二百两银子，只求大奶奶容个情儿，不用搜检罢。”兰生、如意、仙凤这一般姑娘深恨秀春做这样不要脸的事，带着众人丢脸。这会儿瞧见他这样神色，明摆着是他拿的，当着众人搜出来，像个什么样儿？倘若再搜出别的东西，马上就送了他的命。念着平日姐妹一场？救他一救罢。兰生们都一齐的央及查大奶奶道：“秀姑娘既愿意认赔，求大奶奶通个情儿，叫他拿出二百两银子来就完了。”查大奶奶道：“不是叫他赔。刚才



老太太吩咐，叫搜检他的箱子，看有不见的原银没有，并不是昨日不见的银子硬派他偷去的。这会儿秀姑娘情愿赔二百银，明日叫老太太知道，咱们都有不是。他没有偷去，仔吗叫他赔呢？不过搜一搜有没有那两大封原银就是了。他的东西，老太太原不叫动。他只要留下职事姑娘应分的衣服首饰，这会儿咱们准他赔二百银，不是委屈他吗？倒不要耽搁工夫，让咱们瞧一瞧，好叫妈儿们替他搬到浆洗处去。老太太等着回话呢。”秀春急不可解，说道：“总要求大奶奶准个情儿罢！”此刻，各堂的姑娘们都替秀春臊的无地自容。正在为难，丫头们道：“后院的东大奶奶来了。”只见秋瑞含笑进来。原来是兰生们见这件事下不来，赶着叫人叫请秋瑞来，给秀春解这一场大丑。秋瑞进来对查大奶奶道：“且不用搜，我自然有个主意。”赶着去对李姨娘说了几句，又叫查大奶奶过去也说几句。查大奶奶点点头，走了开去。李姨娘叫秀春到一边去说了一会话，走过来吩咐众人：“都出去，等咱们关着院门，搜的没有影儿，再瞧他的箱子。”众人都说甚是。姑娘、嫂子、老妈们俱走了出来。

不多一会，里边开出院门说银子有了，不知是谁藏在炉炕里。查大奶奶道：“既有了原银，就不用瞧，只将职事姑娘衣服首饰留下，他的东西搬到浆洗处去罢。”众老妈答应着，七手八脚搬的好热闹。查大奶奶吩咐，伺候秀姑娘的丫头三子不用跟去，另候差派。这会儿秀春是羞惭满面，一个人跟着老妈儿们，低着头往厨房后身浆洗院里去了。那桑奶子已被槐大奶奶领着多少人，不由分说立刻撵他出去，交给门上查、槐两个人，叫他安置妥当，再来回老太太的话。

此时，书带已知芳芸、紫箫在老太太面前再三保举他，不然也几乎闹的同秀春一样。书带赶着到怡安堂，先给太太磕了

头。桂夫人吩咐他些说话，折到承瑛堂去，正是查大奶奶回话出来。书带上去见老太太，磕了一会头。祝母道：“听见你很出力，诸事勤谨，照着这样下去，我自然还要抬举你。别说那样不要脸的东西。”书带连连答应，站起来走到芳芸、紫箫面前，眼泪汪汪的跪了下去。慌的芳芸们赶忙将他扶住，说道：“各人自爱就是了，老太太再没有不知人的好歹。”书带点头答应。

只见周婉贞进来，向着老太太们请个安。祝母问道：“你到老家住了几天？”婉贞答道：“住有十来天。因伤风发了几夜烧，不敢回来。知道金陵王姨太太们送新大奶奶来，又是郑姑娘恭喜，亲家太太上门，还有三老爷做斋念经，多少热闹事。我急着要回来，身上再不能退烧，头疼的什么似的。这两天才略么好些，挣扎着要回来。刚才在公馆门口经过，遇见玉大爷同两位新奶奶，一准要我下轿子同进去请安，谁知王姨太太、薛姑太太一见面就吓了一跳，说我是他家侄女儿凤姑娘出来显魂。还有这两位太太跟前的几个姑娘们，瞧着我出眼泪，真是丧气。我坐了一会，身子不舒服，先自回来歇息一天。不知老太太明儿到接引庵去不去？”梅姑太太应道：“不但老太太没有空儿不去，连咱们都不能去，你替我们在佛爷前多磕些头罢。”婉贞道：“老太太们不去，我也不去。我要过了十月，方可出门。”祝母们笑道：“这是为什么，好好的要过十月方可出门呢？”婉贞道：“那天在姥姥家里算命，那个先生说我九、十月间大不好，要过不去，说是要遭凶。若是避得过，将来很好。叫我这几个月千急别出门，总在家静坐着，包管无事。我姥姥再三说，叫我别到那儿去，避过这几个月，等到十月初四，去给姥姥过生日再出门。”老太太们笑道：“你听那瞎子的混话，你是个姑娘家，有什么遭凶呢？再别理他，不过两个

月小心些儿就是了。”正在说笑，槐大奶奶进来回道：“梅姑老爷在介寿堂给老太太请安。”祝母笑道：“他逛烦了，又该回来歇息。”同着秋琴娘儿两个回到介寿堂去，海珠、秋瑞左右相扶。梅白在院门迎着，一同进了堂屋，随给老太太请安道恼。夫妻女儿见礼已毕，说道：“三兄弟那病原是好不了的，再不知他去的这样快。细想起来，与其不疼不痒的受罪，又不如早早儿丢开手，省了老太太早晚的牵挂。袁了凡说的好，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譬如一树鲜花，开落各随其便。且天地间事无全美。你老人家既富贵，又寿考。我常听见有人说道：‘能够像祝老太太的日子，叫我过一天就死也甘心。’这样说起来，你老人家是个活神仙，落得逍遥自在，寻个欢乐。儿孙们穷通寿夭，听其自然。你老人家何必还要出神仙眼泪呢？”祝母们不觉大笑，说道：“你这一套话，比八角鼓儿还说的开心。我这几天已丢开这一条儿，真个的，发什么烦呢？”秋琴道：“二哥哥连日辛苦劳乏，正望你来帮着照应，又别去游山看水的，找不着个影儿。三兄弟虽择了二十八发引，还没有定准，你见二哥自然知道。这十八是出殃，老太太同咱们在富春阁躲殃，请沈四姐姐们来听南词。承瑛堂的人，都躲在瓶花阁，二哥哥同你们躲在意园，随你去饮酒行令，全不管了。”香月笑道：“躲个什么劲儿？我从不信什么鬼儿怪儿的，那里有这些老谣？明日十八你们都躲开，让我一个人在承瑛堂坐着吃酒看书。等着有鬼来，我拿着几个叫你们瞧瞧。”祝母道：“罢呀，别的都可呆气，这件事断呆不得的。十八你简绝同二哥哥在园里去吃酒，横竖崇善堂的人前后都躲一个干净，也找不出一个人影儿。”梅告白辞出去，一路走着摇头笑道：“鬼是人做的，仔吗倒要躲他？”祝母们听他自言自语，甚觉可笑。

娘儿们商量一会给蝌二奶奶饯行的话，随将春燕调到凝秀

堂，补秀春的缺，又将三多调了怡安堂。吩咐垂花门的家人媳妇们，以后姑娘们不许混自出去，务要严紧管束。因垂花门近来事繁，查、槐两人再分了上下班，不能照应，同桂夫人再三商酌，将周惠的媳妇、廖升的媳妇添派垂花门办事。绣花处派了杨华同金映两家媳妇兼管，他们的针黹做得干净。将文吉的媳妇调出来在怡安堂听事。老太太派定，周家的带了众人上来磕头，各人都去交代任事，姑娘、嫂子们彼此纷纷道喜，热闹了半日。

这几天，四位姨娘都预备三老爷出丧一切事务。陶姨娘屋里有各处来领银两费用，这处那处闹个不了。荆姨娘屋里催办一切素衣素裙，又兼着是七月半，各处寺庙年例香金、油米以及各义冢施食、焰口费用，还带着这个要支工钱，那个要借月钱，不断的是人，无休无已。李姨娘屋里自从给老太太做寿日起，接着三老爷的丧事，这些酒席、点心都算不了的帐，发不尽的钱，又添买各色海味、小菜，买办应用什物。朱姨娘那儿赶办各处素色铺垫，素灯素彩以及连日亲友家庆吊礼文，又添办点心、果盒。这四处的姑娘们，真一刻也不能歇手。怡安堂的甬道上同两廊下，往来不绝，都是办事之人。梦玉、九如、汝湘至半夜回来，说王三舅母们改日来宅之话。一宵无事。

第二日，正是七月十五。祝筠一早起来候众人上来请过早安，伺候老太太到六如阁拈香，又到致远堂宗祠内祀祖。诸事完毕，祝母回到介寿堂。垂花门的查、槐、周、廖四个管家婆，率领着众家媳妇、姑娘们给老太太、姑太太、两位太太、各位奶奶、小姐、姨娘道十五的喜。众人正散了出来，只见祝筠拿着一封书子到介寿堂，见老太太说：“大哥哥有差来，书上说桂老三一准十六起身。倒是贾亲家作伐，将蟾珠定给三兄弟做媳妇，已经下定做了换门亲。”老太太笑道：“这倒是件奇事，

又省了松大哥哥的这封书子。明儿他的家人转去，你将这件事通知他，也叫他放心欢喜。贾大姐姐不知二十起身是准不准？

“祝筠道：“信上说，荣府贾大姐已经搬行李上船，准于二十动身，万无更改。倒是大哥哥接着老三的信儿，狠狠悲苦了几天，又添出些病症，大嫂子十分着急，这怎么好呢？我打谅着过了老三的事，要进京去瞧瞧。若是可以动得，就放大胆子下船回来，到家养病还有个照应。这传书可信，到底不是个事。”祝筠一面说着，将书子递与海珠，念给老太太听。姑太太们都道：“真个大哥哥来家倒有个照应。这离的远了，倒叫人时刻惦记。”老太太眼泪纷纷，点头叹息，说道：“我前世不知造下些什么孽，叫我老年来见这些悲苦！”祝筠同姑太太们都说道：“这是各人的寿数，勉强不来。求老太太诸事不用放在心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老人家落得怡养暮年，以娱老景，何必为儿女们动这样悲苦？”众人苦劝一会，祝母道：“你们今日都有事，出门且去应酬一日，晚上回来写书子，叫你大哥哥带着病儿回来罢，等我瞧着也好放心。过这几天，将东宅里给他收拾妥当。安和堂关的长远，咱们先派些人过去住着，别冷了屋子。薛姑太太的蝌哥儿，他同二奶奶一准明日起身，我也再三留他不住。王三姨妈说，孩子们做官心切，让他去罢。况且限期已紧，不能耽搁，我想不便强留。明日一早，将程仪礼物先行送去，就请蝌二哥过来，在这儿饯行上船。王三太太们，我都说明，搬到咱们富春阁，住到贾大姐姐们来了才许回去。他们俱已应允。叫垂花门差人知会几家至亲太太们，明天到我这儿，给薛二奶奶公钱罢。”祝筠同桂夫人答应，一齐退出，各去应酬办事。祝母领着海珠、芳芸们祠堂拜祖。晚上是十二众戒僧施食焰口，各处烧包化纸，好个热闹中元鬼节。

次日一早，桂夫人将应送的一切礼物先行送去。薛蝌夫妻

不敢辞长者之赐，全行拜领。赶着将应带去之衣箱、行李物件俱发上船去。祝府差人请过数次，沈夫人、薛姑太太领着薛蝌夫妻来到祝府。郑姑太太们早已等候，彼此相见，请安问好，祝母十分欢乐。连日石夫人调养强健，因想着腹中骨血要紧，不敢违老太太之命，将悲苦心肠且丢在一边，同众姐妹们照常说笑，祝母甚觉安慰。今日给蝌二奶奶饯行，又是接着定蟾珠的喜信，还兼着郑、顾、梅三姐妹结亲家，给魁儿定亲，将祝母乐的笑不绝口。

早饭之后，都往天香阁赏新桂。此时正是孟秋时节，天气爽朗。祝母们各谈些家常事务，蝌二奶奶娘儿们未免有分离之感，依依不舍的再三叮嘱。沈夫人道：“二奶奶，你只管放心，不用惦着你家太太。虽是儿子媳妇不在跟前，你是瞧见的，咱们姑嫂就同手足姐妹一样，再受不着一点儿委屈。这会儿又得了你梦玉兄弟，也同亲生儿子不差什么，这儿老太太又疼顾的什么似的。接着是大姨妈回来，宝姑娘母女重逢，还添了个月姑娘的女儿，你想想，太太还怕无人照应吗？只要你夫妻和顺，二哥儿的官声卓越，给父亲争气，这就是孝顺好儿子。像这会儿，你两个哥哥嫂子何曾在我跟前？咱们这些人子弟，守着父母终老的也就很少。”薛二奶奶连声答应。梅姑太太道：“让他到海棠院去同众位姐妹们叙谈一会，咱们也就上席。他有小孩子的，让他们早些儿上船罢。”薛姑太太道：“大妹妹说的不错。既蒙老太太同姨妈、姑娘们给他饯行，赏他酒饭，就让他们摆在海棠院罢。”桂夫人道：“这很使得，兄弟、妹妹们都一堆儿的热闹。”薛二奶奶离了天香阁，出如是园，见各家跟来的嫂子们多半在值宿房里叙谈说笑。刚走到瓶花阁院门，修云、汝湘、九如笑道：“在这儿迎接大驾，叫咱们站在影壁前等这一大会。”邢岫烟道：“候太太们说完话才得下

来，倒要妹妹们劳驾。”姐妹四个一同来到海棠院。梦玉、梅春、海珠、掌珠、秋瑞、芳芸、紫箫就安席、让坐、送酒。姐妹弟兄共坐两席。因相聚亲密，眼见就要分离，甚觉难舍。邢岫烟道：“当年我在荣府大姨妈家，宝兄弟同众姐妹、姑娘们也很说得上来。就是宝兄弟同林姑娘常要害病，令人讨嫌。自从我嫁到薛家，跟着太太，离了荣府已是多年。今年与玉兄弟、众姐妹相逢，就像遇着当年姐妹一样，连相貌大概相同。这秋瑞妹妹，咱们更有一段前生缘分，一见面就很亲热。”秋瑞笑道：“我也说不出这缘故，自然前世有些道理。”姐妹们畅谈无已，见红绶进来说道：“太太见天色将晚，叫二奶奶带着太阳光儿上船吧。二爷进来磕头拜别呢。”邢岫烟不敢耽搁，同弟兄姐妹依依难舍，哭拜一回。掌珠不出房门，梦玉姐妹同至富春阁，祝母们正同蝌二爷说话，邢岫烟走上去同着夫妻拜别。祝母见他们要去，甚觉不舍。薛姑太太母子、婆媳分外伤感，彼此哭的难住。祝母同众位太太送到垂花门口，命梦玉、梅春姐妹送上船去。赴任之事、祝母、薛姑太太有伤离之感，留下众位太太相陪欢笑。

住过十七，到十八早是躲殃日期。石夫人跟着老太太在沈夫人富春阁，芳芸、紫箫俱往海棠院，丫头、嫂子各人住开。承瑛堂设了三老爷坐位，摆上供席，卧房内外地下筛上细灰，香烛、酒饭预备守夜。怡安堂添派丫头、媳妇们看管守夜。各处院门、房门俱挂镜子、弓箭、腰刀、宝剑，窗前檐下都是红彩朱符。到上灯以后，介寿堂、承瑛堂静悄悄的，并无一点声响。祝母在富春阁听说南词；梦玉、修云、梅春同姐妹们都在海棠院；四位姨娘邀些执事姑娘，在集瑞堂饮酒作乐；祝筠、梅香月、鞠冷斋请了本宅的清客师爷，都在意园吃酒热闹。

梅香月吃到半夜，酒酣兴发。因想着要去瞧鬼，三不知的

溜出园来。此时到处都是关门闭户，甚觉可笑。独是一人走到崇善堂，静悄悄并无声响。灵前点着一对白烛，结着两个大烛花，昏光摇曳。随将烛花剪去，看那桌上供的酒席丝毫未动，因对着祝露的影像笑道：“我知道，三兄弟一人饮酒寂寞，特来奉陪，畅饮三杯。生死虽是异路，亲谊原是相同。虽人鬼相见何妨？”说着，将供的酒杯举在祝露嘴边，敬了一会，放下杯子刚要让菜，只见两只烛花忽然一缩，绿阴阴的光亮只有豆儿来大，觉得身上寒毛一齐竖起来，笑道：“三兄弟来了，我正在这里等你。”道言未了，烛光忽然大亮，四处一看，并无影响。瞧见那孝幔倒像有人扯着乱动。定睛细看，依然如故。正在思想，忽然孝幔里像是东西炸开的一响，其声甚大。不由的唬了一跳，仗着胆子将灵前烛台拿了一只，走到幔边，刚揭起半幅，迎面一阵冷风直吹入骨，接连两个寒噤，口中一晃，将一只蜡烛吹灭，竟掌不住。那周身寒毛又俱直竖。桌上的那烛光又阴了下去，赶着过去将手中这烛对上，刚才点着，只见挂的那幅影像乱响乱动起来，很像有人拿手在上面擦的响。不觉身上又起了一个寒噤，忙问道：“三兄弟回来了吗？”连问两声，并无答应，很觉有些胆寒。那两只烛光不住忽明忽灭，耳边隐隐的听见叹了两口气，其声又轻又冷，不像人声。想道：“必是我阳光在此，阻住他不能来去也未可定。谁知人鬼果然各别，要见个面儿，也就费事。”对着影作了一个揖，说道：“三兄弟，我在此叫你不安，我去，让你出来逛逛。我刚才一团高兴，被你骇的酒已全醒。”折转身走出灵前，看见厅上远远站着一个大黑影子，有一丈多高，屹然不动。放大胆赶着去瞧，又寂然不见。再回过头来，见灵前站着两个人，看不出面貌，孝幔边像是祝露站着，只是烛光昏暗看不真切。忽然一阵冷风，吹的寒毛直竖。见祝露坐在上面举杯饮酒，有两人站



在桌前，在菜碗上就着大吃的热闹。忽然慌慌张张转眼不见，有阵冷风一直扑了出去，烛光复然大亮，想鬼已去。听见台阶下，“咕咚咚”两声甚大，像是跌倒两人。

此时十八，正是月明如昼，走出厅前，望见阶下躺着两个人，走下台阶弯身细看，不知是人是鬼。四面并无人声，只得找到门上，看见门房里灯烛辉煌，都在饮酒谈笑。梅香月隔窗叫唤，里面众人听是姑老爷声音，一齐出来问道：“怎么姑老爷不叫个人跟着？”梅香月道：“且慢些说别的，你们快去瞧瞧，崇善堂院子躺着两个不知是人是鬼。”众人吃了一大惊，赶忙点上灯笼，一大阵跟着姑老爷来到崇善堂阶下，只见直挺挺躺着两人。拿灯笼照他脸上，都擦着黑煤，身上装束是个做贼的打扮。查本道：“这两个是贼无疑，一定来偷东西，叫三老爷拿住着了。”梅香月点头说：“一丝不错。你们去请了老爷来瞧瞧。”跟班的答应，飞跑去请老爷。

不一会，祝筠、鞠冷斋同着一阵出来问道：“你半天在那里？叫我们好找。”梅香月笑着，将方才到这里所见一切，直说到这两个跌倒之事。众人听了大惊，祝筠吩咐先将姜汤灌醒，再捆他起来。众人答应，立刻取姜汤将两人灌醒。瞧见老爷们都在面前，那两个跪在地下不住磕头，只求开恩。祝筠听两个人声音很熟，吩咐将他们捆起来。众人一齐答应。那两个人越发着急，尽着磕头，口里只说小的该死。周惠们不由分说，竟将两人捆住。祝筠就派人管着，明日一早送官。说毕，同着梅香月们回到意园，重新又吃起酒来，整整热闹了一夜。

不觉金乌东上，玉兔西沉。老爷们在园里梳洗已毕，用过点心，走出园来，瞧那两个贼到底是谁。此时崇善堂同承瑛堂两处正放过鞭炮，打扫完结，众家人里外忙做一堆。祝筠来到崇善堂院子里，看那两人都是黑衫黑裤，鞋袜都是黑的，脸上

探着锅煤，见老爷只是磕头。祝筠问道：“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里，偷了些什么？”两人一齐答应道：“小的们原想偷点东西，刚到这里就遇见三老爷出来，将小的们每人打个嘴巴。小的们跌在地下，不省人事。只求老爷开恩。”祝筠叫人将他两个脸上锅煤洗掉些，瞧瞧是谁。跟班的忙取些水来，给他们擦去黑煤，才知道一个是桑进良，一个是打更的老陶。祝筠越发动气，立刻差人备了名帖，将他两个送到县里去究治。这些二爷们没有一个不恨桑进良，好容易他今日做出这丢人的事来，谁肯容情？马上拿着老爷的帖子，竟往县里一送。那县太爷将他两个拿去问了缘故，每人重责三十板，发交地保管束。祝府里内内外外都知道桑进良同打更的做贼，被三老爷显灵将他拿住，一个个大为惊异。梅香月又将昨晚亲见那些光景说的人人害怕。老太太们没有不赞祝露灵爽，连日给三老爷做经事，超度他早生人世。

且慢表祝府之事。且说王夫人因祝太太来请，说到了家信请去说话。以此十六一早起来用过点心之后，就叫宝钗、珍珠分路去找补辞行；珠大奶奶、友姑娘专管收人家的送行礼物；璉二奶奶、月姑娘、巧姑娘照应分送给人的什物东西；又请蓉大奶奶过来也帮着照应料理。王夫人吩咐明白，然后出去上车，刚要出大门，只见两个人急忙进来，赶到车边一齐跪下请安。王夫人瞧见两个人，满心欢喜。要知来的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 荣国府分金睦族 大观园对画伤情

话说王夫人要到祝府去，坐上车刚到大门，见两个人走到车边跪下请安。王夫人定睛一看，原来是贾环同贾兰叔侄两个回来了，心中大喜，问道：“你们路上不辛苦吗？学堂里东西都带回来没有？可曾谢过先生？”贾环道：“已辞谢了先生并同窗朋友，学堂里一切物件全交李贵收拾妥当，俱带回来。”王夫人道：“交给林之孝，先发下船去，只留随身行李。咱们二十起身，你同着兰哥儿进去，大嫂子在家。四姐姐同六妹妹都是我的女儿，你们应该见个礼。我这会儿要到祝二姨妈家去。你两个在家歇一会儿，叫董升跟着到祝府里来拜见二姨夫同二姨妈。”贾环连声答应。王夫人吩咐已毕，家人们扶着车出门去了。

贾环叔侄两个进来，大奶奶瞧见十分欢喜，叔嫂见礼之后，兰哥儿给母亲磕头请安。见过友姑娘、薛宝月姑娘、巧姑娘、蓉大奶奶。珠大奶奶拉着兰哥儿，娘儿两个说了一会家中事务。荣府内外大小男女，都知道环三爷同兰大爷回来，赶着上来请安问好，热闹了半日，方才完结。珠大奶奶叫环兄弟带着兰哥儿到宁府拜祖先，给大老爷、大太太众人请安，再到祝府里去。贾环命李贵跟着，同贾兰到宁府去拜祖不提。

且说王夫人到了祝府，问过亲家的病，同柏夫人叙些闲话。柏夫人命芙蓉将家书取来给大姨妈瞧。王夫人笑道：“你竟念给我听吧。”芙蓉站在王夫人旁沿儿，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王

夫人心中大喜，说道：“梦玉好运气，承继给我薛家二妹妹，给他娶了个媳妇。王三舅母又娶郑姑娘与他。一同都在镇江，蒙老太太相待亲热，留住不放。梦玉将我金陵屋子收拾的过于体面，这孩子傻气，仔吗的修掉一万多银子？等我回去慢慢谢他。”柏夫人道：“自家的孩子，说什么谢呢？给丈母出个力，也是本分。”王夫人道：“真个是至亲关切，令人心感。”老姐妹彼此说笑了一会，伺候的摆上早饭。两位太太用过，正在吃茶，媳妇们进来回道：“大姨太太的三爷同小大爷来了。”王夫人对柏夫人道：“你三外外同外孙儿今儿才到，过来请安。”柏夫人听说，赶忙叫请进来。嫂子们答应，去不多会，同着贾环叔侄进来。柏夫人瞧他叔侄两个差不多的年纪，都生得十分清秀，心中早已喜欢。贾环先给姨妈磕头请安，接着兰哥儿过来磕头。祝太太很乐，扶他起来，拉着叔侄两个看了又看，赞不绝口，说着：“真是大家子弟，将来都是翰林清贵。”王夫人道：“托姨妈的鸿福。”命贾环见过芙蓉妹妹，兰儿拜见姑姑。柏夫人笑道：“芙蓉真造化，有这样好哥哥、侄儿，真便宜他。”王夫人笑道：“做姑姑的不便宜，还要折本！”柏夫人笑着道：“那自然，这么好做的姑姑，也得要破费破费。”命芙蓉：“领着三哥同你侄儿去见老爷。”芙蓉答应，三个人来到上房。叔侄请过安，站在炕前。祝大人瞧见很为赞美，将他两个拉在身旁坐下，讲了一会诗书学问。晚间就陪着亲家老爷在屋里吃饭。这天是给王夫人饯行，送了一席去请大奶奶们，差芙蓉去作陪。两边府里直热闹到半夜方散。贾环们回家，又见了宝二奶奶同四姑娘。

次日，祝府里差人送礼来，是祝大人、祝夫人给环三爷同兰大爷的，还有芙蓉姑娘给兰哥儿的东西，王夫人都叫收入。饭后命宝钗、珍珠、友梅三姐妹到祝府去谢酒，将随身箱里存

下祝府的二千两别敬，芙蓉二百两，四位姨娘每人一百两，另有三百两赏祝府内外大小男女众人，交给祝太太，按着他们职事等第分派。宝钗叫李贵进来交给他，先着人挑到祝府去等着。李贵道：“二奶奶同两位姑娘共三辆车，可以分着带去，又还省事。”珍珠说：“倒也不错，再叫两个人来帮着搬去罢。”李贵答应，出去同着几个跟班的进来，将银子都搬到三辆车上。宝钗姐妹三个辞了太太们，各带一个丫头出去上车。王夫人命贾环两叔侄，到王公侯伯文武各官宅里辞行。

林之孝夫妻们连日辛苦，将宅里的事务料理明白。这几天是大老爷那边派人到船上照应。荣府的零碎东西，尽给人拿了个干净。大奶奶发明日大厨房里办酒席费用、海菜，吩咐柳嫂子先上船去照应，管理路上伙食；同平儿斟酌，将用不着的丫头、媳妇们先派些去船上照应。这些人一个个搬的搬，运的运，一会儿工夫去了一大阵。

到上灯时候，宝钗们回来说：“干妈们都再三致谢，说今儿心里不自在，也想不出什么说话，等着见面再谢罢。”王夫人道：“你妈妈昨日好好的，怎么今日又不自在？”珍珠道：“昨晚上太太回来之后，干爹瞧见几个人来请上任，打半夜后就有些发迷，到这会总还是半醒半睡的。干妈很着急，今儿愁的什么似的。芙蓉妹妹说：‘自从接着三叔叔的信儿，这两晚上很有响动。昨晚上杜姨娘、许姨娘正是老爷发迷的时候，他两个刚到上房台阶，瞧着像是老爷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两三个人。两个姨娘赶忙让开，看见走了出去。他们今儿也不敢对太太说。’看起来，只怕干爹的病竟有些费事！”王夫人听了，十分叹息，狠狠的替祝太太忧虑，说道：“你们忘了那年咱们老爷去世的那几天，也不是见神见鬼的？这个也说看见老爷，那个也说看见老爷，嚷不多几天，真个老爷不在了。你瞧着祝

亲家，只怕总在早晚要去。倒不知他的寿器办了没有？”宝钗道：“今儿听见门上的在那儿说，还了八百银他还不卖，想来说的是这件东西。”珠大奶奶道：“我听见那天林大奶奶说是谁家要等着银子使，情愿将一副阴沉板贱卖。我还笑道，谁要这样东西？这会儿既是二姨夫要备这件东西，不如叫林之孝来问明白了。太太写封书子，通知二姨妈买下他的，这倒是一举两得。”王夫人点头道：“这倒使得。”忙着人去叫林之孝。

只见贾环同兰哥儿来到上房，王夫人问道：“你们两个今日走了几家？”贾环道：“上半天，我同大侄儿各人分路，到下半晚儿在道儿上遇着，一同又走了二十几家，在刘公爷宅里吃晚饭回来。两个人也走了有一百多家，都是要紧的。明日一早再到各处走几家，晌午回来陪客。”王夫人道：“你们到家也没有歇歇，又骑了一天的牲口，各人去睡罢。明日还有多少事呢！”叔侄两个答应，各人到屋里去了。

嫂子们带林之孝进来，王夫人就将珠大奶奶方才说阴沉板的话问他。林之孝说道：“前几天有位宋少爷，因输了几百银的赌帐，叫人逼住要的很紧。他的父亲也是老爷同衙门相好，在外做了几年外官，很有点宦囊。这位大老爷不在了，只生一位少爷，爱嫖爱赌，不多几年将一分家私闹的精光，房子也卖掉了。这副阴沉板原是他老太太的寿器，那年他老太太不在了，他们随便买了一口材装殓，就留下这副板来。起初要卖三千二千，后来减到一千五百，这会儿输的不像样儿，有几百银也就卖了。那天他特意到奴才家里来托这件事，务必要给他找个主顾，我应他只好留心。既是亲家大人要备办这件东西，这倒很好，替他卖掉了倒是两全其美。”王夫人叹息道：“人家积下金银田产，原要留与子孙去受享。这样看起来，子孙可以不必要，家私也可以不必有。你只想他的父亲，也不知费了多

少心血，千方百计弄下这些家私，白遭了多少人的怨骂！都叫这位少爷替他还了一个干净，真是可怜的。既如此，你就去问一问，同他说明价银，赶着去见二姨太太，就说我叫你过去说的，请二姨太太赶着就办了罢。”林之孝答应，赶忙去办。

王夫人们又谈论一会，上房的钟已交亥正。宝钗道：“夜已不早，请太太安置，明日又要辛苦。”王夫人道：“你们也连日过乏了，都去睡吧。”太太卸妆安寝，奶奶们也归房，一宿晚景休提。

次日早晨，贾环们进来请过安，禀明都去辞行。林之孝进来回太太：“昨晚上到二姨太太那儿去，已将那件事办妥了，说定七百银，今儿一早交代，板已发到西来寺去动手赶办呢。二姨太太叫谢谢太太的关切。”王夫人道：“这叫姻缘板，该是谁的，再也不能勉强，真也是个奇事。”王夫人叹息了一会，问道：“你今儿还有事没有？”林之孝道：“今儿还有好些零碎同连日收下来的礼物，都赶着发下船去。剩了明日一天，省得手忙脚乱的，倒来不及。”王夫人点头道：“倒也罢了，一会儿老爷、太太们到齐了，人不够使，到大老爷那边去叫几个来伺候。”林之孝答应，出去照看料理不提。

这里王夫人们赶着用过早饭，到晌午些儿，贾府合族男女老少以及各家亲戚都陆续到了。此时，外面是珍大爷父子同着环三爷叔侄四处分陪；里面是王夫人、琏二奶奶、宝二奶奶、四姑娘连着邢夫人婆媳三个，作四处分陪；珠大奶奶同月姑娘、友姑娘、巧姑娘在各地照应，来往忙个不住。那些太太、奶奶、姑娘们没有一个不依依不舍，眼泪汪汪的叙谈不了。到晌午以后，内外都已到齐，将些家人、媳妇们忙的手脚不停。不一会，都摆上酒席。王夫人同着奶奶、姑娘们安席送酒，十分热闹。

酒至数巡，王夫人命林家的带领着媳妇们，将封好的别金

照着签子，先由本族以及亲戚，按着酒席一位一位送去。此时内外亲族无不欢喜感谢。喜不自己。王夫人道：“不过是代我老爷稍伸未尽之心，兼以志别。从此南北分飞，相逢难必。将来儿孙辈进京，诸望照应，实为深感。”众太太、奶奶们都连连答应，无不感佩流泪。这一天，直吃到半夜方散。

珍珠、宝钗、友梅三姐妹，是王夫人叫他们偷空儿轮着去看祝大人的病势，总说是十分沉重，王夫人们都很惦记。次日十九，是宁府饯行。早上太太领着大奶奶，都到祝府辞行。虽是隔两三月就要见面，这会儿倒像要别几年的样子。老姐妹两个说不了的话，兼着芙蓉这些小姐妹们难舍难分，还有四个姨娘也拉着哭的伤心。王夫人对柏夫人道：“我看妹夫的病势有些难愈，这是各人寿数，难以勉强。倘有不测，你身子要紧，千万不要过于悲苦，赶紧料理起身。我不能在这儿给你分忧帮忙，总望你节哀保重，千急千急！”柏夫人含泪点头，王夫人又嘱咐姨娘同芙蓉们：“倘若老爷有些什么，你们务要解劝太太，别苦坏身子。诸事要你们当心出力。”众人都掩面呜咽，点头答应。柏夫人备了早饭，王夫人们那里吃得下，随便用了点子。又在上房坐了一会，看着祝大人总是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宝钗、珍珠站在炕边，不胜悲楚。王夫人见天已将晚，只得含悲辞别，对着柏夫人道：“我明日一早上船，不但妹妹不用去送，就是蓉姑娘同众人都不用去，横竖至多不过三个月就见面。咱们比不得桂三妹妹有几年离别，有那些别愁离恨。我同你免了这一条儿罢。”柏夫人点头流泪。

两位太太在堂屋里彼此哭拜。大奶奶们也过来拜辞，宝钗、珍珠抱着柏夫人，伤心的不能仰视。柏夫人那里还说得出一句话来，赶忙扶起大奶奶、薛宝月，拉着宝钗、珍珠、友梅哭个不止。璉二奶奶拜辞完结，巧姑娘同两个奶子抱着慧哥儿、毓



哥过来磕头。可怜柏夫人这会伤心难解，也不知对那个说话才好。王夫人道：“天已晚了，咱们就此一别。”正要出去，有祝府的老管家婆领着嫂子、姑娘、丫头们上来给大姨太太磕头谢赏，王夫人吩咐他们些说话，众人都连声答应。接着门上老家人张本、陆宾率领众家人、小子叩谢姨太太同各位亲家太太、姑娘的赏。王夫人又俱一一吩咐，说道：“若是老爷有些什么，你们都要求太太别过于悲苦，也就赶着起身，诸事全仗你们料理。”张本们都一齐答应道：“姨太太只管请放心，奴才们世受祝府的恩典，自当竭力图报。设或老爷有点什么，也自然赶着起身，再耽搁下去，恐其冻河难走。”王夫人点头道：“是极。你们看光景去办就是了。”说毕，辞别出去上车。柏夫人拉着道：“姐姐到镇江且住几时，等我到家再回金陵。”王夫人含泪点头道：“我自然也耽搁几天，等妹妹来家，我再来同你多住几时。我多年没有回家，也要去上上坟。将家务料理料理，交给大奶奶们，我就一点儿事也没有，带着宝钗、珍珠、友梅、巧姑娘都到妹妹家来住一年半载，横竖我同你相离不过三四百里，朝夕可以见面的。”太太们说着，已来到大厅。王夫人再三说道：“妹妹明儿千急别叫人来，我一早就起身，到家再见吧。”柏夫人点头，不胜悲感。大奶奶们拉住芙蓉哭个不了，璉二奶奶也是依依不舍，彼此千叮万嘱，不得已挨次上车。

柏夫人同芙蓉瞧着王夫人车出大门，这才进去。说不尽那一番的离情别恨。来到上房，派陆宾夫妻两个明日一早到船上送大姨太太，下去一站回来。陆宾夫妻答应，自去收拾不提。

且说王夫人带着奶奶、姑娘们坐在车中，都是悲悲切切，十分难舍。走了一会，来到宁府。此时邢夫人们正等的着急，天色已晚，媳妇们进来回说：“二太太来了。”珍大奶奶领着

蓉大奶奶赶忙去接，刚走出垂花门，正遇着王夫人们进来。珍大奶奶笑道：“怎么二婶子这会儿才来？叫咱们太太等的着急。”王夫人笑道：“你亲家姨儿再也说不完的话，又兼着你亲家那样儿，只怕就在早晚，越叫人瞧着心里难忍，只得同二姨儿多坐一会子。”说着，来到上房。见邢夫人在大院子里站着，笑问道：“怎么这会儿才来？”老姐妹儿拉着手来到上屋，彼此见礼，让王夫人坐下。珠大奶奶、宝二奶奶、薛姑娘、四姑娘、六姑娘先给邢夫人请安，让琏二奶奶同巧姑娘过来请安。两个奶子抱着慧哥儿、敏哥儿过来给奶奶请安。邢夫人见他弟兄两个装扮的一个样儿，十分可爱。将两个都抱在怀里，亲香一会。珍大奶奶婆媳两个也给王夫人请安，同珠大奶奶一班姐妹见礼。热闹了好一会，这才完结。丫头、媳妇们送上茶来，两个奶子将哥儿们抱去。

邢夫人问道：“环儿同兰哥儿不同你们在一堆儿吗？”王夫人道：“还有两处去辞辞行，只怕是刘大人留住他们两个吃饭罢。本来要交代房子，叫他们今儿就着人来收管一切东西，不然明日一早咱们只顾起身，谁还有人去给他照应呢？”邢夫人点头说道：“这是要紧的。你明日起身也不用过早，在我这儿吃了早饭，慢慢上车，不过四十里就到了船上，横竖后日才开船呢。咱们这一别要隔几年见面，多坐会子也好。昨晚上大老爷在这里提起，过一半年也要回去。说起剪子巷的房子，也难以收拾。他的意思也要在你们清溪里的左近找一所房子，不过几十间的就够了，要那大房子干什么？”邢夫人正在说着，媳妇们回道：“老爷上来见二太太。”王夫人听见赶忙站起，贾赦进来见过礼。众人又俱请安，依次坐下，丫头们送过茶。王夫人道：“一家手足，何必拘礼？又要费事，叫咱们过来吃饭。”贾赦道：“不过是一杯水酒，给弟太太润润行色，请过

来坐坐，也还有事相托。我自从戍上回来，老而多病，精力日见衰颓。像二兄弟那样的强壮，尚然去世，何况我老年衰朽，更难自料。倘若有个长短，又要费珍儿们的大事。所以我近来亦很念家乡，打谅着过年秋间我老夫妻两个也回南去，这里留珍儿夫妻儿女在此供职。我到家，横竖有琏儿媳妇同孙子孙女儿，我老夫妻很不寂寞。况祖宗坟墓也有多少年未曾祭扫，心中甚是不安。不趁我这会儿还支持得住，赶着回家，将来回去就费事了。只是那年二兄弟送老太太灵柩回来，说起我剪子巷的房子已坍塌不堪，听说大半皆成空地。我想造起来也很费事，况我也要不了多少房屋，只要够住，就是再有一个小园圃儿，可以栽花种竹，足以娱老，也就是老年的福气，还想什么少年的热闹吗？我奉托弟太太，到家之后，叫他们就在你们清溪里左近，给我找一处房子。请弟太太去瞧，如果合式，只管买下，不必写信问我，往返倒耽搁日子。至多只要三十来间房子，多了也是白闲着。”王夫人连连答应。邢夫人道：“天晚了，咱们吃了饭再说罢。”贾赦道：“我外面还请着客，也要去陪他坐席。”说着，辞了王夫人出去不提。

珍大奶奶吩咐媳妇们点灯摆席，宁荣两府的丫头、媳妇们都是伺候惯的，一声答应，立刻红烛高烧，珠灯烂熳，就在外间碧纱幔里设下两席。今日是给王夫人们饯行，大开筵宴，水陆并陈，十分富丽。两府的太太、奶奶、姑娘们彼此开怀畅饮，十分亲热，直热闹到五更方回荣府。

谁知贾环叔侄也叫几位公侯的小爷们拉去一夜未回。王夫人们都因身子困乏，又兼过醉，到家后赶忙睡觉，不暇细问。直到红日三竿，方才起来梳洗，吩咐媳妇们收拾行李等物，一箍脑儿先上船去，只留下跟班服侍的男女家人。众人的行李都早已上车，就等的是太太、奶奶、姑娘、爷们行李。家人们进

来一齐动手，一会儿就捆好搬了出去。珠大奶奶、璉二奶奶带着丫头、媳妇四下里搜寻细看，并无遗下物件。

王夫人问道：“宝钗、珍珠仔吗半天不见？”抱琴回道：“到大观园去了好一会子。”平儿笑道：“他两个想来又到怡红院去做梦呢！”珠大奶奶道：“咱们也去瞧瞧。”说着，同平儿、友姑娘、月姑娘四人走进大观园来，到怡红院门口，听见他两人大放悲声，哭的凄惨，大奶奶们心中也有些悲感。

到了屋里，见宝钗、珍珠坐在宝玉炕上，手中拿着一幅画，在那里哭个不住。平儿们一齐流泪，说道：“太太等着上车，你们再哭一会，我也要大哭起来。”宝钗、珍珠慢慢止住哭声，对他们说道：“你看这是宝玉的手笔，上面有我和林妹妹题的诗，是四姑娘贴在壁上。如今我们同这间房子要长别了，想起宝玉当年光景，我们在这间屋里一番相聚，而今物在人亡，真叫人肝肠俱碎矣！不能不对此一哭。”平儿道：“我也想起心事，让我畅哭两声，消消胸中的悲感。”李纨道：“罢呀，你也哭，我也哭，就哭他一年也是无益，白耽搁工夫。”正在说着，见抱琴急忙忙跑来，请道：“太太已到垂花门等着上车，请奶奶、姑娘们快些去罢！”大奶奶们听见，赶忙一齐出了园门。来到上房，又到各处屋里看了一遍，十分难舍。宝钗、珍珠瞅着自家的房屋，一阵伤心，又纵声大哭，珠大奶奶同着友姑娘、巧姑娘再三劝住。接着平儿也到自家屋里哭个不住，好容易劝了出来。太太已出去上车，丫头、媳妇们不住来催，只得一同出去上车。到了大门外，有两边街坊的男女老少都到车边道谢送行。王夫人叫家人同媳妇们两边致意，谢谢这几十年的街坊照应。众人都依依不舍，彼此说了些话，再三辞了他们，这才到宁府一齐下车进去。

王夫人领着众人，先到祠堂里拜辞了宗祖家庙，然后来到

上房，给大老爷、大太太们都辞了行。珍大爷父子、婆媳一早已先上船去，等着候送。王夫人们在宁府赶着吃过早饭，又叮咛了多少别话，这才同大老爷、大太太洒泪哭别，一齐上车离了宁府。沿途俱有男女送行，一直四十里来往不绝。

到了码头上，有刘大人差人搭棚预备酒席，又亲自到船相送。贾府的亲戚朋友、公侯六部大小各官以及一切各项男女老少，并铁槛寺的和尚、馒头庵妙空师徒等众，还有东庄上工部石匠头刘长者，无一不到。此时码头上河下数千人，都是刘大人、珍大爷两处备饭。王夫人吩咐林之孝，带领各家人将今日送行各车夫、马夫一并俱给饭钱。直到晌午大错，王夫人恐误众人进城，只得吩咐赶着开船。

此刻，贾环同贾兰在祝府辞行，又在荣府交代完结，辞过大老爷、大太太，飞撵出城，随便吃了些东西，在棚底下磕头拜谢众人。王夫人们都在船头上拜谢了众位太太、奶奶、姑娘及一切来送的女眷、姑子并有几个面生的美人们。只听见锣声大振，鞭炮喧天，十七号船一齐拉篷起橛，齐声打起号子，登时将船撑开码头。那来送的女眷们，无不齐声大哭，望着水光帆影渺渺而去。不知众人怎样进城，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 贾郎君舟中结秦晋 桂太守堤上拜神僧

话说王夫人看那天色不早，吩咐赶着开船。忽有一个美貌姑娘过来，拉着大哭。王夫人正在悲感，又被众人缠住哭了一会。因要开船，那些送行的男女众人只得含悲分手，望着水光云影又放声恸哭一番。天色将晚，恐赶不上进城，无可如何，只得含恸上马上车，纷纷的一路进城而去。正是：

目送断云归谷口，身随新雁寄江干。

不言众人进城之事。且说王夫人们因匆匆下船，都在一堆儿，又兼心中俱带着悲苦，到上灯时候已走了五十余里，将船湾住。林之孝过来回太太，将派下每日轮班坐夜男女家人名单请太太过目。王夫人看了单子，叫林之孝吩咐众人，一路上务要加倍小心，到家后自有重赏；轮班守夜男女众人不许赌钱、饮酒，若遇风雨月黑，更要小心；每日饭菜，比在荣府时再添肉三十斤。林之孝连声答应。王夫人吩咐道：“我同环哥儿、友姑娘一船；璉二奶奶同巧姑娘、毓哥儿娘儿三个一船；珠大奶奶同兰哥儿一船；宝二奶奶同薛姑娘、四姑娘、慧哥儿一船。各船各备伙食，不必在一堆儿吃饭。我船上派柳家的照应饭食。”大奶奶们答应了，照着去办。今日是第一天的，都在太太船上吃晚饭。王夫人吩咐，款待二姨太太差来的陆宾夫妻两个，每人赏了十两银子。叫他们明日一早回去道谢，上覆太太、姨娘、

蓉姑娘，都请放心，不用惦记。陆宾夫妻两个磕头谢赏。王夫人又吩咐了些说话，然后命众人回船安歇，每日不必过船请早安。大奶奶们都一齐答应，辞了太太，各人都回船去。不多会，锣声响处，早已开船。陆宾夫妻雇了一只小船，傍着大船又送下几十里。王夫人再三吩咐，然后辞了回去。

不言陆宾夫妻回家覆命之事。单讲王夫人们十七号大船晓行晚泊，正是金风退暑，玉露生凉，两岸上疏柳依稀，秋蝉断续，添人离恨。宝钗众人每日住船之后，都到太太船上请安闲话。那些男女家人们俱各小心照应。行了数日，甚是平安。不知不觉已走了七八日路程。这日正值顺风，各船俱拉着满篷。林之孝这船在前，见有一只小划子对面冲来，舱中坐着一人，高声问道：“船上的舵工，我借问声，这船可是荣府贾二太太的座船吗？”船上水手答应道：“是贾府的堂上林大爷的船。你是那儿来的？”那人道：“我是京里下来的，正要见林大爷回话。”说着，那只小船已帮住大船，这边水手赶忙回，跟林大爷的两位三爷们走到船头上问：“是京里谁差来的？”那人答应：“是礼部大堂祝大人宅里差来的脚子，要见林大爷。”说着，走上大船。三爷们叫他站着，赶忙下舱回了林之孝，随即叫进舱来问他原故。

那脚子解开个黄布包袱，取出书子，说道：“祝大人已于二十三日戌时不在了，有祝府里蓉姑娘的一封报丧书子，叫呈上这儿太太。我兼程撵过头去，又雇了小船一路迎来，投过书子，就赶着星夜要到镇江去报丧。”林大爷听见，不敢耽阁，带着脚子跳上小船，迎着王夫人座船上去回太太，并呈上书子。王夫人听了十分伤感，将书子拆开看，上面写道：

甥女芙蓉敬启，姨母大人尊前。二十日吉帆南指未得叩送，河干殊深，萦结望云之想，与日同增。从此秋水长天福星远照

矣！继父大人已于二十三日戌时赴召玉京。萱堂悲痛，几不欲生。芙蓉饮泣，力求再三劝慰，现已节哀成服，料理丧务。大约风雨重阳，可以买舟南去也。今因急足往南之便，肃此讣闻。伏维珍重，是所切禱。芙蓉泣泪谨启。

诸姊妹均此致慰相思，恕不另启。

王夫人看毕，悲伤了一会，吩咐林之孝赏脚子四两银，赏他酒饭，赶紧叫他起身，路上不许耽搁。林之孝答应，出来同脚子上了小船，一路好撵，才赶着自家的在船。叫脚子同上船去，款待酒饭。将太太赏的四两银子给了他，另给小船两吊钱。那脚子千恩万谢而去。

到晚上湾船之后，珠大奶奶们上座船请安。王夫人对着宝钗、珍珠道：“你们干爹不在了，芙蓉有书子来报丧。”宝钗、珍珠赶着接了书子，从头细看，两人不胜悲伤。哭叹一会，王夫人道：“咱们起身的头一天，我瞧那光景就有些过不去，谁知又挣了三四天！”宝钗道：“那天他们姨娘说，明明瞧着老爷跟着几个人走下台阶，一直出去。想是那天就出了魂。”平儿道：“咱们早知道，该烦亲家姨夫带个信去给刘姥姥，咱们搅扰了他一会子，也该谢谢他才是。”王夫人笑道：“平丫头倒还念旧。”珍珠笑道：“平丫头不是念旧，他要留个人情，将来好去同他伙开茶铺。”王夫人们都笑起来。

珠大奶奶道：“想起来，人人都是要过那奈河桥的，到底不知道刘姥姥的茶铺开的长远不长远，可是谁还知道呢？”宝钗笑道：“你放心，不用替他过虑。我听见有人来说，近来刘姥姥的茶铺开的更外热闹，又添卖盐水饽饽、青油饼、光头儿，还有二五眼带着卖干烧酒。因为他坐产招夫，嫁了咱们家的焦大，又添了好些本钱。想起来这茶铺子再也倒不掉了。”宝钗尚未说完，引的王夫人们纵声大笑。珠大奶奶笑道：“宝丫头



这张嘴，比八角鼓儿还来的快，真不用打稿儿。”贾环笑道：“太太今儿接着芙蓉妹妹的书子，悲伤了半日，必得宝姐姐这些说话，才散得这半天的闷气。”王夫人笑道：“环儿的话一点不错。真亏宝丫头们过船说说笑笑，心中稍解悲感。只可怜你二姨妈，若不有芙蓉就是个女儿一样，真叫他举眼无亲，有谁照应呢？”平儿道：“咱们既接着蓉妹妹的书子，也该差个人去才是。”王夫人道：“我方才也想过，虽是要到镇江去见老太太请安道恼，到底二姨妈那儿也得寄个信儿安慰才是。”宝钗道：“太太想的很是。差谁去呢？”珍珠道：“我倒想出这去的人来，不知太太的主意是不是？”王夫人道：“你想出叫谁去，你说我听。”珍珠道：“依我的主意，竟差董升夫妻两个去吊丧，就在那里伺候着，一同回南。横竖干妈也不过一个来月就要起身，里外添个人照应也好。董升夫妻两个人都麻利去得，办事又小心。这差使我保举他两个，可以放心。”王夫人点头道：“倒也罢了，我们备二百两银子奠仪，就差他两个明日一早起身罢。”随吩咐人去叫林之孝同董升夫妻两个。听差的嫂子们答应着，到船头上去传了话。

不一会，林之孝同董升夫妻过船来，嫂子们带着到了官舱，给太太、奶奶、姑娘、爷们请过安。王夫人将差董升夫妻往京中祝太太宅里吊丧的话，对林之孝说了一遍。董升夫妻连声答应。林之孝回道：“吊仪二百两，奴才那里去备，还是大奶奶这里备办？”王夫人道：“就是你那里备罢。再赏董升夫妻两个十两银子盘费。奠仪签子上写环哥儿名，称愚外甥。我另有书子，交董家的收拾。你只管备办妥当，交给董升就是了。”林之孝答应着，同董升出去料理。王夫人吩咐董家的：“只须带随身行李衣服，所有箱子等物不必带去。”董家的答应了，赶着过船收拾。

王夫人命宝钗、珍珠写书子给祝太太并芙蓉的回书。宝钗们答应，回到自己船上去写。珠大奶奶、琏二奶奶这一班人陪着太太说话。不多一会，林之孝进舱来回太太：“奠仪封好，请太太过目。”说着，将大封银子放在桌上。王夫人看是白布包封，四周围俱是麻线缝好，上面贴着淡色签子，写着“奠仪”二字，下边写的是“愚外甥贾环顿首拜具”。王夫人道：“很好。等着书子得了，交给他们去收拾。”林之孝道：“咱们对岸湾着几号上水的官船，是进京的家眷。刚才打听，说是兵部员外张老爷的家眷，又问那底下人，才知道是工部主事张铭张老爷。原先老爷在工部时，同张老爷最相好，这几年他升了兵部员外，奴才知道他是祝大人门生。这会儿请环哥儿过去拜见，就将董升夫妻两个请他带进京去，最为妥便，太太又好放心。”王夫人听了大喜，说道：“很好。先将环哥儿片子过去请安，你再同环儿过去见张老爷，就托他们带董升夫妻去。”林之孝答应出去。

贾环赶着换了衣服，一会儿林之孝带领着家人、小子点着多少灯笼，都下了划子船，渡过张老爷船上去。那边张老爷船上也是灯笼、手照在那里等候。贾环到了那船，见张老爷行子侄之礼，并将母命致意，还要求见太夫人同婶母。张铭差人到老太太船上去回，说贾三少爷要见老太太同太太，那家人答应着去不多会，来请张老爷陪着贾环过去。只见那船中丫头、老妈、媳妇们都站了多少，灯烛辉煌，走到舱中看见那位老太太约有七十来岁年纪，白发盈头，慈容满面。旁边坐着个四十来往年纪、幽娴大雅的一位太太。贾环赶忙走到老太太面前双膝跪下，口称侄孙贾环拜见奶奶。张老太太见他生得清秀，举止大方，语言清朗，满心欢喜，站起身来用手扶他说道：“勿要拜，勿要拜。”贾环拜完，起身请过安，又拜见婶婶，张太太

也赶忙用手相扶。等他拜完请安之后，老太太叫丫头端了一张杌子，坐在面前。张铭对着老太太道：“这是荣国府贾二哥的第三个郎君，今年十七岁。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宝玉，生下来时口中衔着一块羊脂美玉，上面还有字迹，因此取名宝玉。长的比他还要清秀。那时我在工部时同贾二哥最为相契，常到他家去，他弟兄两个时常见面。自从我出了外差，又得了员外，有好些年没有信息，后来听见说他哥哥宝玉中了举，又听说出了家，接着贾二哥也就不在了。不期今在路途中得遇贾三侄，我方才问起，知道贾二嫂子们回南的一切事务。”老太太笑道：“原来你的至好，我们婆媳两个也该同贾二太太会会才是。”对着贾环道：“你过去对阿娘说，我们都是至好，今日南北征帆相逢一处，真是三生有幸，何勿相聚一宵以慰饥渴？本该我过去才是，因我这几天腿疼腰痛，行走勿便。请阿娘们过来相会，勿要着奢衣裳。”贾环连连答应，站起告辞出去。张老爷忙吩咐两边家人、小子，掌灯送贾少爷过渡。

此时，两岸灯笼如同白昼。贾环渡过这边来见太太，将张老爷同老太太的话从头说了一遍。王夫人听了十分欢喜，吩咐宝二奶奶们赶着封书子，不必来念。命将这四五号座船放过去，帮着张老爷的大船。林之孝们听见，吩咐船家水手，立刻将中间这几号船放过对岸。宝钗、珍珠知道有一夜的叙谈，赶着将书子封好，连奠仪都交给董升夫妇。随又赶着换了衣服，那船早已帮定。张老太太差了多少丫头、媳妇们过来相请，两边船上男男女女一齐伺候。王夫人带着珠大奶奶、璉二奶奶、宝二奶奶、四姑娘、六姑娘、薛姑娘、巧姑娘一同过去，那边张老太太领着太太、姨娘、小姐俱在船头上迎接。彼此谦让下舱，王夫人请老太太上坐，自家行侄妇之礼，又同张太太拜见。张小姐过来相见，王夫人同大奶奶们见这位小姐生的十分美貌，

举止端庄，甚为称赞。小姐拜完，让两个姨娘过来行礼。珠大奶奶们这一班拜过老太太同太太、姨娘、小姐，又是巧姑娘拜见。

张老太太让了坐，举目左右细看，十分欢喜，对王夫人道：“方才小儿说起，才晓得唔哪是通家至好。今日天使其便，北往南来途中相遇，真是三生之幸。”王夫人道：“侄妇闭处孤帟，苟延风月。今天假之缘得亲慈范，实深欣愿。”张太太道：“通家姐妹久仰芳仪，不期邂逅相逢，实慰生平。”老太太同太太们谦虚一会，丫头们送过香茶，张老太太又将大奶奶们问了一遍。王夫人指着，一个一个的说与老太太知道。张太太道：“如今太太身边只有三少君一人，不知岳家是谁？”王夫人道：“三小儿今年十七，未曾纳婚。”老太太笑道：“我只有这孙女桂生，年虽十五，颇娴闺训，意欲与夫人结秦晋之好，只恐村野凡姿，不足为朱门良匹，徒增惭愧耳！”王夫人听说大喜，站起身来道：“倘蒙叔婆不弃寒门，不嫌三儿愚拙，侄妇愿结朱陈，以成姻眷。”老太太同张太太都欢喜之至，珠大奶奶们无不欢喜。将个桂生小姐羞的无地自容，赶忙站起身来，要往房舱去躲，被珍珠一把拉住，笑道：“将来是我的弟妇，一家人不须回避。”宝钗们笑道：“妹妹不要害臊，咱们姐妹儿正要亲热。”张老太太叫人去请老爷过来，同王夫人众人俱见了礼。老太太将同贾太太结亲家的话说了一遍，张铭又喜又谢，说道：“蒙二嫂不弃，深感之至。”王夫人当着老太太们将头上一只悲翠双如意给桂生小姐插在头上，又在身上解下一个富贵玉连环，系在张小姐胸前。拜谢过张老太太，同两亲家拜谢。大奶奶们也俱道过喜，两边男女家人、媳妇、丫头彼此磕头道喜。王夫人吩咐柳家的，备两桌果碟子送过来，亲家们叙谈一夜。私下命大奶奶同宝钗过去备了三分盛礼，一分

送老太太，一分送两亲家，一分送桂生小姐。余外几个姨娘都有一份，又将张府上内外男女大小家人、媳妇俱加重赏，连他们的船家都有赏赐。说不尽这一宵的热闹。

王夫人说起差董升夫妇要附船进京，往祝府吊丧一事，张铭叹息不止，说道：“我竟不知道祝老师业已仙去，我到京后必要去哭祭一番，面见师母，将路上遇着二嫂结了亲家的话，也必得禀明师母，使他老人家放心欢喜。二嫂不知道，我嫡亲表弟梅白，字香月，是祝老师胞妹丈，所以我们本是姻亲世谊。”王夫人道：“既是这样，我们都是亲上加亲。”吩咐丫头，叫董升夫妇进来，见过张老太太同老爷、太太，吩咐他们将行李搬过船。宝钗、珍珠又对董家的说了多少话，叫他记着去回祝太太同芙蓉姑娘，千叮万嘱絮絮不已。此时东方已白，两边船上俱已鸣锣启柁，王夫人同张老太太们彼此纷纷拜别。宝钗们同桂生小姐十分依恋，不得已只得分手，各人过船。贾环也拜辞了岳丈。只听见各船上齐声打起号子，转眼之间船分南北，悠然而去。

且不言张铭同王夫人两亲家途中分手之事。且说桂廉夫自从七月十六起身之后，谁知一路上桂太太晕驼轿，又晕车，沿途大病，饮食不进，十分危急。杜麻子见太太如此光景，旱路难行，只得同老爷商量：“不如坐船倒还妥便，此去都是下水，倒也不很迟日子。”桂廉夫无法，只得应允。在半道儿上将车卸掉，换了船只。桂太太下船之后渐渐平服，又兼连遇西北顺风，日行数百里，十分得意。看着去家不远，这日早饭后，四野阴云布合，陡然起了东南风，十分狂暴。船上的赶着下篷，将船收入港口。桂老爷在舱里瞧见，忙叫家人吩咐船家，不用湾船，说道：“此时已交过寒露，这东南风不过偶尔一阵，将篷下掉，只管走，不必收住。”船上的听见老爷说的有理，也

就放胆迎风前进。

走了半日，还不到五六里来路，到了一个无可湾船之处，风暴大作，波洄浪立，石走砂飞，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云影天光不分高下，只听见满河船只叫喊连天，彼此不能相顾。桂老爷夫妻儿女同那些丫头、媳妇们无不惊慌失措，不知所之。头舱的二爷们同船上的都慌了手脚，看着有一边土崖相近，一齐用力直奔过去，无如顶头风紧，再也不能近岸。正在危急，只听满河都叫救命，前面翻了一号家眷船，又翻了一号客船。桂老爷们在舱里看见，心魂皆失。桂太太娘儿三个拉住大哭。正在慌忙时候，谁知一阵大风，那雪浪银涛将船涌起高有数丈，忽然往前一送，直落将下去，正碰在一块大石头上，只听见“喀扎”一声响亮，将头舱底打了一个大洞，那波浪直涌了进来，船身向着一边歪了过去。

此时，连桂恕也没了主意，又兼外面风雷交作，大雨倾盆，一家性命只在呼吸。桂太太将丈夫、儿女四个拉住一堆，说道：“同死一处，不可分散。”桂恕含泪点头，那船已渐渐沉了下去。忽见洪波巨浪中，有一人站在小瓜皮船上，分波破浪而来。船梢上有一小孩子摇桨，其快如风，到了桂老爷船边，跳进舱来说道：“快过船去！”桂老爷们看那人是个头陀打扮，身上披着鹤氅，脚下穿着芒鞋，手中拿着一把蕉扇，约有三十余岁年纪，十分清秀，走下舱来将桂老爷夫妻儿女四个都扶上小船。那头陀站在小船头上，将扇一插，登时风平浪静，雨散云收。桂太太们如醉如痴，不知不觉四人俱站在岸上。船上的丫头、媳妇见老爷、太太们都踏了实地，他们望着崖上一齐大哭，那头陀转身又到船边，一只手将前半只船轻轻端起，两舱黄水仍旧往破洞里溜了出去，顺手将船送到岸边，这些船家无不齐声念佛，船上的家人小子、丫头媳妇们都跳上岸来。

此时，桂老爷们心神才定，同着太太、儿女四人赶忙拜谢神僧。那头陀跳上岸来笑道：“适在幻虚仙处多谈数语，至使受惊，这就是顺境中的一点波折也。”走到桂堂面前将手在他头上摩娑摩娑，说道：“好郎君！是个少年英俊。我有蕉扇一柄奉赠，望郎君代为寄一口音，说道：‘白云僧问询。’”回过头去对着桂怨道：“且别，未必不再见也。”说毕，飞跑到河边叫道：“升儿！”见那小童应声而至，头陀涌身上船。桂怨赶着叫道：“神僧且住，尚有话说。”那人头也不回，向着急流中转眼不知所向。桂太太们十分惊异，众船家都道老爷、太太的福气，遇着神僧。桂怨将儿子的蕉扇取在手中，看见上面写着“贾璉稽首”四字。大叫道：“哎呀！当面错过，原来是璉二亲家！”桂太太道：“怨不得见了堂儿很欢喜，谁知就是丈人呢！真是至亲关切，救我们一场大难。只是当面错过，未曾叙叙亲谊，甚为可惜。”桂怨道：“将来见了亲家太太拜谢，总是一样。”正说着，那些家人们的船都拢了过来，一齐上岸，给老爷、太太、大爷、小姐请安道惊。桂老爷吩咐赶着将船收拾，就好开行。只听见座船上的船家、水手一齐叫道：“怪事！这么大的一个窟窿，将一张荷叶就补住了。”这些家人们都跳上船去看，那船底上果然是一个大荷叶，将破处补住，舱中并无一点儿水迹，彼此惊异。桂怨也赶着上船看了，说道：“这是神僧显圣，不必动他。”吩咐丫头、媳妇们请太太、小姐、大爷下船，赶着备了香烛纸马，在船头上合家拜谢亲家，又谢了河神，鸣锣献牲，拉篷启橛。此时秋水长天，波平浪静，向南行不二三十里，就是村镇。且天已黄昏，将船湾住。桂老爷夫妻们深感璉二亲家的大德，彼此念不绝口。

自此晓行夜宿，一路顺风。不觉已过淮安，来到扬州，湾在码头上。那些家人们上去买东西，因遇着一个走差的，才知

道祝大人业已仙去。问明了时日，赶着上船来回老爷。桂老爷同太太、小姐听见十分悲感，吩咐杜麻子赶着开船，明日一早渡江到镇江，要湾住两日。老杜答应，出去吩咐船家，不一会儿俱一齐开去。正是九月初间，只见万点寒点，一弯新月。桂老爷们整整走了一夜，到得江口，天还未曙，将船泊住，众人暂为歇息。次日一早，多叫几只红船帮着渡江。桂太太同蟾珠赶着梳洗收拾，刚交巳初，那船早已收入镇江。杜麻子叫跟班的王淮先上码头，到祝府去通知。

原来祝太夫人因为接着大老爷的讣闻过于悲戚，卧病在床已经数日。幸亏有沈夫人、薛姑太太、竺、鞠太太、梅秋琴、郑太太，还有江太太们几位至亲太太、奶奶、姑娘轮着班给老太太解悲相劝，桂夫人又带着海珠、掌珠、汝湘、九如这几个孙媳妇同修云、梅春都陪着祝母说说笑笑，无如老人家悲子之心甚切，虽有万般安慰，总难卒解。又兼着祝筠悲兄伤弟过于哀痛，连日身子亦甚不安，桂夫人同着姨娘、姑娘们两边照应。梦玉是奉老太太之命，带着秋瑞在尚书宅里荫玉堂设灵守制，派宜春、双庆、江苹、碧霄、翠翘、金凤、雁书、蝶板这八个人分作两班，每班五日在荫玉堂伺候，命梦玉、秋瑞过了百日再去请安，以此梦玉同秋瑞总在大老爷宅里。

这天巳牌时候，门上的查本见王淮来通知三舅老爷到了。槐荫们赶忙派人将轿马上码头迎接，一面至垂花门通知里面。查、槐两位奶奶听见，赶忙叫周大奶奶上去回太太，并知会各位太太、姨娘、姑娘们，此时各堂无处不知。祝筠正在上房睡着，听了十分欢喜，叫桂夫人赶忙去回老太太。这会儿介寿堂坐满的都是人，正在说笑，桂夫人来回老太太说道：“我家三兄弟同三妹妹们到了。”祝母听见倒觉得心中一乐，说道：“来的甚好，我很望着他们，怎么今儿才到？快些叫查家的派



几个媳妇们去接三舅太太同姑娘来！”海珠赶忙吩咐听事的媳妇们到垂花门传话，槐大奶奶们立刻派了吴嫂子、杨嫂子、小金嫂子、廖嫂子四个人赶着到码头上去接三舅太太同姑娘。嫂子们答应着，赶忙出去坐上值日听差轿子，飞撵而去。查大爷们吩咐崇善堂值日该班的二爷们，在三老爷灵前点上蜡烛，预备着香，伺候舅老爷来拜。原来正要给三老爷举殡，接着大老爷讣闻，老太太吩咐等着大老爷的灵柩回来一同举殡，省得开两回丧不像个样子，因此三老爷还在家中。

且说崇善堂的人正在收拾点烛，听见三舅老爷同舅太太们都已到了，只有梅大爷出来迎接。桂老爷们到了茶厅院子里下轿。金夫人同姑娘的轿子，由夹道里直到垂花门口下轿，早有各位太太、奶奶、姑娘们迎接进去。金夫人举目一望，都是至亲姐妹，只有鞠、薛、王、竺四位太太未曾会过，连忙致问：“这四位太太是谁，怎敢有劳远接？”桂夫人指道：“这是沈四姐姐，王相国的夫人；这是薛二姐姐，宝钗的母亲；这位鞠亲家，这位竺亲家，都是梦玉的丈母。”郑太太笑道：“还有我这丈母，你倒不提一句！”众人一齐好笑。金夫人对鞠、竺两位太太道：“我虽未曾拜见，但说起来都是世谊姐妹，而今又是亲家，真是三生之幸。沈四姐姐、薛二姐姐都是咱们至亲姐妹，今日才得见面。”桂夫人道：“你慢些同亲家们叙话，且赶着上去见老太太，要狠狠的劝慰一番。这几天叫众人缠的略觉好些，这会儿瞧见你们自然又要提起大哥哥，你想着劝劝老人家，再别提大哥哥病中光景。”金夫人走着，一路答应。海珠、修云们这一堆拉着蟾珠，也是说不尽的话。太太们过了景福堂，在甬道上走不几步，只听见后面“噗通”的一人栽倒，太太们赶忙站住，回头一看，不知那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 梅香月对书奖婿 贾珍珠即景悲人

话说太太们正在怡安堂甬道上走不几步，只听见后面一人栽倒，众人站住，回头见是跟桂太太的一个大丫头跌的头红脸胀。众人好笑，金夫人问道：“怎么走着好好的栽倒？”丫头道：“听说老爷进来，赶着过来通知，因踩着裙子，栽了一跤。”桂夫人们回望，见桂廉夫同着梅春、桂堂已走上甬道，心中十分欢喜，忙问道：“三兄弟，你怎么此时才来？”桂廉夫赶着走上前来，拉着桂夫人，同胞姐弟多年不见，真有限关情，并无话说，惟有含泪问好而已。沈夫人表姐弟多年不见，十分亲热。桂堂过来见姑奶请安，桂夫人满心欢喜，拉着他亲爱之至。金夫人指着各位太太都与廉夫相见。桂老爷向薛姑太太深感贾大姐姐、宝侄女们的关切，略谈几句，修云也只得过来拜见舅舅，廉夫拉着欢喜之至。又是海珠们一班过来请安，桂堂也同诸位姐妹们见礼，修云此时竟有说不出的一番光景。

桂夫人道：“老太太在介寿堂等候，快去请安。”桂廉夫问：“怎么不见梦玉？”桂夫人道：“他在大哥那边守制，你且见过老太太，再去两边上饭。”廉夫点头叹息，同着金夫人娘儿四个竟往介寿堂去，桂夫人陪着各位太太们一同进来。刚到甬道上，那些姑娘们早已掀起宝蓝挖云夹绸门帘，桂夫人领着兄弟、妹子们走进介寿堂。廉夫见迎面堆了一座菊花山，四处樽瓶盘洗大小高低，无处不是菊花，各色各样，新奇雅致，真如翠锦。那菊花山上悬着一块大匾，写着“藏秋”两个大字。

花山左右挂着一副大字对联，左边是：

入夜窗延三面月，

右边是：

当秋人坐一庭花。

走进碧纱幔里，见那上下都是玻璃窗。上面窗前，一溜儿摆着八大盆素心兰花，壁子上同那多宝厨、大书架、大炕上又都是各色各样古铜、古磁花瓶，插着折枝菊花，见炕上及一切椅凳，俱是一色青缎铺垫。套房门口站着两个体面姑娘，将个松花湖绉青滴水的夹门帘掀起，桂夫人领着兄弟进去。廉夫看见老太太坐在一张螺甸小榻上，身穿着青宁绸面儿珍珠皮褂，秋香色湖绉薄棉裙，青缎子鞋踩着个花梨木大脚踏，白发鬓边插着两枝桂花。榻子面前，一边站着一个体面姑娘，俱穿着青绸棉褂，月白绸裙裤，墨布青锁梁小弓鞋，头上俱是银簪、素花，乌云上挽着一个二指宽的白布圈儿。

祝母瞧见，连忙站起笑道：“成天在这里盼望，怎么今日才到？”旁边两个姑娘，扶着老太太下了脚踏。桂廉夫夫妻两个忙走上前，一齐跪下，祝母着急说道：“舅老爷、舅太太快些请起，真不敢当。”两边的姑娘们赶忙扶住。桂廉夫们拜完请安，祝母站着回拜，说道：“恕我不能行礼。”金夫人道：“别了老太太不觉又是十年，光阴转瞬，老人家精神康健，丰采如初，只是头发又白了几许。”桂廉夫道：“老太太福寿双全，儿孙绕膝，真是西池仙母。”祝母谦逊了几句，吩咐姑娘们端过凳子，摆在榻前让舅老爷们坐下。

桂堂姐弟两个过来行礼，祝母瞧见满心欢喜，说道：“好儿子，快些起来。”蟾珠姐弟拜毕，祝母一手拉着一个，说道：“十年不见，都已长成，真是一对玉人儿。我听说堂儿很肯念书，不愧书香有继，将来同梦玉哥儿两个作个同年，也不枉寒窗苦志。”桂廉夫笑道：“总托奶奶的福庇，将来如果读书有成，庶不负老太太这一番期望。”桂夫人笑道：“我听说蟾珠也肯念书。”金夫人道：“每天针黹之外，就手不释卷的看书，我正瞧着很繁。”祝母笑道：“我家海丫头们都爱念个书，既是你怕繁，横竖他总是我家的人，你今日就交给我，不必带他到广东去，省得大远的道儿，又要差人去接，费那些事。”金夫人说道：“蟾珠年纪尚小，此时断难留下。且过二三年我亲自送来，不须老太太差人去接。”祝母见金夫人着急，故意愠他道：“谁叫你今日带他来呢！既进了我家门，就是我家人，要想带去，是断不能的了。”金夫人听说，急的面红面胀，一声儿也不言语。桂夫人瞧见，不觉大笑道：“老太太故意愠你，你也值得脸都急红？”祝母同桂廉夫都好笑起来。金夫人放下心，亦自觉好笑。

桂廉夫想道：“老太太这会儿说着闲话，幸而没有提起大爷，再坐一会，恐难走脱。不如走脱身出去，让太太们进来说话罢。”主意想定，对着老太太道：“侄儿去见姐夫，再来同老太太细谈家务。”祝母点头道：“你姐妹也很惦记，快去同他说会子再来。他这几天心都伤碎了。”老太太说着，掉下泪来，不胜悲切。桂廉夫赶忙站起，祝母吩咐修云、魁儿陪往怡安堂去，对蟾珠道：“你们两个也同去见姑夫，带着你父亲去劝劝他。”蟾珠们答应，一同出了房来。

此时，各位太太、奶奶们都在介寿堂等桂廉夫出来，挨次拜见。蟾珠姐弟向各位拜完，廉夫领着女儿同修云、梅春往怡

安堂去。里面金夫人同着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姨娘们俱见过了礼，在老太太屋里坐下，彼此叙说十年风景。谈了一会，金夫人要到承瑛堂去，老太太吩咐摆过点心再去。

不言太太们饭后往承瑛堂之事。且说桂廉夫来到怡安堂，听差的嫂子进去回过老爷，赶忙掀帘伺候，让桂老爷们进去。祝筠听说廉夫上来，赶忙起身到房门口儿来接。桂廉夫将到门口，就有两个效力姑娘掀起湘帘，祝筠瞧见忙走出房，弟兄拉手，两人走进屋里对拜一番。蟾珠、桂堂拜见姑丈。祝筠让廉夫们坐下，未曾开口，先泪流满面，问道：“兄弟，你出京时，想大哥病已沉重，谁知弃我长去了！”说着，掩面而哭。廉夫亦含悲劝道：“姐夫，你虽手足情深，自不能已于悲悼。然此时惟你一人所关非小，况老太太年已古稀不胜悲切，正宜强意为欢，以解北堂之恻，方不失为孝子、悌弟之心。倘你再若失调，不但难以祝望萱亲、抑且使大哥、三弟不安于地下。务望节哀珍重，是所切嘱。”祝筠连连点头，说道：“兄弟金石之言，我当铭诸心版。只是不到三月之间，两伤手足，人非草木，情何以堪？”桂廉夫道：“寿夭穷通，数皆前定。你此时徒悲无益，况你责任甚重，更宜自爱！”廉夫们正在叙谈，外面回说：“姑老爷同鞠亲家老爷在忠恕堂，请舅老爷相见。”祝筠笑道：“梅香月同鞠冷斋一样性情，真是玉山高并。连日在金山寺为大哥、三哥作四十九日道场，托冷斋、香月照应。今日想是知道你来，是以归来独早。”桂廉夫道：“我还到两边灵前哭拜一番，明日再给他哥儿两个上饭。”祝筠道：“罢呀，一拜已足慰兄弟之灵，何必又要费事？你且去同香月们吃了饭再拜不迟，晚上邀香月、冷斋进来剪烛西窗，以消长夜。”廉夫点头，刚要出去，见个体面媳妇来请桂大爷同姑娘到介寿堂吃饭。梅春、修云、桂家姐弟候着桂廉夫出去，才往介寿堂来。

桂廉夫到了忠恕堂，梅香月同鞠冷斋都是十余年阔别，彼此见礼之后，大叙寒暄。用过早饭，小子们伺候漱口洗面，梅香月陪着先到崇善堂祝露灵前哭作一番，香月代为致谢。吩咐值日家人到荫玉堂知会梦玉，并令其点起香烛，伺候着舅老爷过来祭拜。家人们答应，过去伺候。

梅香月陪着桂廉夫一路说话，不须轿马，西间壁有半箭来路，就是尚书宅第。桂廉夫们走到门边，老家人徐忠、赵禄迎着给舅老爷请安。桂廉夫赶忙扶住，对徐忠道：“自从你起身之后，老爷病势日沉一日，直到我起身前两天，倒觉精神好些，谁知我转身七八天工夫，竟自西去了。实在令人可伤之至。太太在京想也无甚耽阁，开丧之后，谅必收拾起身，十月间亦可到家了。只是张本一人恐难照应。”徐忠道：“还有陆宾人还小心谨慎，帮着张本倒还可以放心。”桂廉夫点头答应，同着梅香月走进二门，到了茶厅，问赵禄道：“我在太太那儿，见哥儿的信上说，派你在金陵给贾太太修理房屋，不知可曾完工？贾太太早晚也就到了。”赵禄道：“哥儿派了奴才同徐忠两个给贾太太修理房屋，连装修、翻盖、油漆，拢共拢儿花了一万一千两银子，裱糊在外。现在各项俱已完结，只有裱糊尚未了手。奴才前日才回来，同着匠头儿来领工价。”桂廉夫笑道：“当日我典过来那房子，已经潮旧，我进京后十余年，前后坍塌可想而知，如今我同贾太太都是儿女亲家，十分关切。不但玉哥儿分所应修，即我亦当分任才是。我押着的契纸，不知可曾赎回？”赵禄道：“直到前月底，钱太太往松江回家，本利算归清楚，房契俱已交给哥儿收着。”桂廉夫点头问：“那房子现在谁在那儿照应？”赵禄道：“还托老黄一家子帮着照管，这儿也还有人在那里看着糊呢。”桂廉夫笑道：“老黄只怕越龙钟不堪了，我到金陵也还要在贾府上耽搁几时，将来

将老黄一家儿荐给贾太太照看个庄子儿也好。”说话之时已到敬本堂的大院子里，那些执事家人在甬道上一溜儿站满。进了敬本堂，由后轩转到敦礼堂。东西两廊下、厢房门口俱挂着一色的明角素灯。由敦礼堂一直进去，是诚乐堂。左边廊下一座砖门上面写着“如是园”三字，园门左右皆是群房；右廊下一带两个砖门，上首是家人、媳妇们的院了，下边是大厨房。往诚乐堂后身走大甬道，直到五桂堂，因这院里有五棵大桂树铺满一庭，此时正值金粟盛开，甬道上堆金满地，不亚鹫岭香岩，广寒月窟。桂廉夫见五桂堂里尽是满架图书，牙签玉轴，梅香月叹道：“幸有能读父书者，不然几为瓮头物矣！”廉夫点头。由书屏后转至宝墨堂，大甬道两边尽是磁盆花卉，两廊下一溜儿皆是群房。由茶厅至此，都是一色的青绸铺垫。

刚转到荫玉堂的大院里，远望去尽是银装玉砌，此即尚书设灵之所。那些大小家人们一齐站着伺候启幔、拈香，桂廉夫瞧见，在院子里举起哀来，急急忙忙哭了上去。将到台阶卷棚下，一声点响，绸幔店开，梦玉跪在草荐上，伏地嚎啕。桂廉夫哭到幔里，对着神主纵声大哭。孝堂里秋瑞领着丫头、媳妇、姑娘们一齐举哀。桂廉夫先哭了一会，才站在拜垫上，左边家人跪下献上长香，廉夫用右手接着，双手向上一举，右边的家人赶忙跪下接住，站起来插在炉内。桂廉夫跪下拜了四拜，站起身来。梦玉匍匐过来，抱着舅舅的腿放声大哭。廉夫抱着他又哭了一会，于是哀止。香月过来回礼，梦玉另给舅舅磕头请安。廉夫拉着他道：“多年不见，竟已成人。你父亲听见很会念书，又见你写的家信字画端楷，十分欢喜。只望你奋志青云，箕裘有继，他在九泉之下且欣且喜。”梦玉赶忙跪着答应。

廉夫正同梦玉说话，家人们回道：“太太们走如是园过来了。”廉夫对梦玉道：“我还要去同二叔叔说说话，再来看你。”

说毕，同着梅香月仍走原路出去。梦玉、秋瑞接着太太们又哭拜了半日。桂太太更不用说，见了梦玉分外伤心，连蟾珠到此刻也觉忘其所以。姐弟两个同梦玉拜见之后，又再三劝慰，只有修云甚觉好笑，远远站开一言不发。桂太太同秋瑞说贾大姐姐将韩友梅姑娘承继为女的这一段故事，秋瑞十分感激，说道：“韩舅母家友妹妹若不是贾太太的大德，几至不可问矣！贾太太真是友妹妹的再生父母。”掌珠道：“咱们在这里说的热闹，尽剩了修姑娘远远的站在那里。”蟾珠姐弟两个正同梦玉说话，听见掌珠说修云站的远远的，蟾珠忽然想起自家一事，不觉彻耳通红，折身就走。梦玉看见蟾珠转身就走，他赶忙一把拉住说道：“妹妹，咱们正说的热闹，你怎么就跑呢？”蟾珠被这呆子抓住不放，急的面胀通红，无法可治。修云抿着嘴儿远站着好笑。桂太太们说的正是高兴，见蟾珠被梦玉拉住，急的满面通红，不觉一齐好笑，将个蟾珠笑的无地自容。梅姑太太走过来笑道：“十年前进京时候，你同梦玉哭了几日。你们起身后，梦玉病了两天。如今相遇正当畅叙离衷，何必要作此女儿情态？”桂夫人笑道：“咱们都到大嫂子上房去看看屋子，不过一两月工夫，大嫂子也就到家了。”太太们走荫玉堂后身进了垂花门，走过宝书堂，一直俱往上房安和堂闲话。

今且搁下桂廉夫在祝府款留盘桓数日，要等着贾亲家到了同往金陵之事。如今再说王夫人们自从七月二十开船之后，路上又遇兵部张老爷，给贾环定下亲事。舟中分手后，正是秋水长空，风帆沙鸟，渐入江南境界。又过了中秋佳节，金粟盛开，香盈千里。真个是：\$

云归千叠家山碧，花落一溪秋水香。



这日船到淮安，管厨的柳嫂子买了多少顶大的螃蟹，请太太、奶奶、姑娘、爷们下半晚儿都到太太船上吃蟹。那些家人、小子上崖去买了些桂花、洋菊，插满一舱。王夫人十分欢喜，领着儿子、孙子、媳妇、女儿、外甥女儿开怀畅饮，说些古往今来故事。宝钗、珍珠又说起地狱中见凤姐儿同那所见所闻一切光景，并来旺的媳妇那一番悲苦情形，当伺候凤姐时候，他何等样的得意！这如今，凤二奶奶顾不得他，他也顾不得二奶奶，真想起来令人可怜。宝月道：“咱们老师父每天都要叫几声凤二奶奶，见神见鬼说的叫人害怕。”平儿道：“人在生前占一点便宜都是好的，到了那个地方，生前最得意之事，想那里是最苦的境遇。”宝钗笑道：“你这话都说的是不分界限。人生得意之事，莫过于忠孝节义与那和平宽厚，恺悌仁慈，这些人所作得意之事，必上贯日星，下联河岳，生为英杰，死为神灵。其乐不可言既矣！还有何苦之有？你所说人生得意者，为昧心得意而言，并非人生凡得意之事皆系入地狱之事也。”王夫人笑道：“宝丫头那里学来的这一套说话？”平儿道：“我才说了两句，他就啾啾了一串子，明日叫他去做媒婆，倒也是很好的一张利嘴。”王夫人们都纵声大笑。

李宫裁问道：“为什么珍丫头低头不语？”珍珠道：“我在这里想刘姥姥的话，令人可敬可畏。”宫裁道：“刘姥姥说的什么话可敬可畏？”珍珠道：“我们要过奈河桥去，他说这桥只有神仙佛祖同那忠孝节义之人方许过来过去。后来我们过桥去，遇着老爷也说忠孝二字。拿死去换来的人，能忠孝未有不节义，分用之则为四，合用之则惟有忠孝二字而已。现在坐中人，俱是奈河桥可来可去之人，惟我悔之无极。”珍珠说毕，掩面大哭。王夫人听了他的一番说话，猛然想起一件心事，闷闷不乐，低头无语。

平儿笑道：“太太正欢欢喜喜饮酒，还赞这螃蟹比那年史姑娘在大观园请的蟹大的多呢！谁叫你们提起阴司里的说话？引起珍丫头哭哭啼啼，连太太都闹的发烦。这是何苦来呢？”宝钗笑道：“本来当日林姑娘就很嫌刘姥姥，起他一个浑号叫做母蝗虫。谁知这母蝗虫死了多年还会惹人哭，真是丧气东西！”平儿笑道：“林姑娘给惜姑娘取那画的名儿叫做《携蝗大嚼图》，咱们这会儿也该画幅画，叫做《忆蝗大哭图》。”王夫人们听了不觉哄然大笑，连珍珠也“噗嗤”的笑将起来。宝钗笑道：“四姑娘乐了，咱们换热蟹来吃罢。”媳妇们答应了，赶忙换了蟹。丫头们将冷酒尽皆折去。

友梅向丫头们要了酒壶，走出坐位先给太太敬了酒，就挨次是大嫂子、琏二嫂子、宝二嫂子、宝月二姐姐、四姐姐、环三哥、大侄儿、巧姑娘俱斟上一杯。兰哥儿同巧姑娘赶忙站起来，说道：“六姑姑怎么给咱们斟起酒来？叫别人瞧着笑话。”王夫人笑道：“你们兄妹两个回敬六姑姑一杯就是了。”兰哥儿、巧姑娘兄妹两个，也由太太起，轮着执壶敬酒，又兼着三位奶奶、四姑娘也都轮着敬太太的酒，彼此斟让一回，这会儿太太们倒比先前热闹。

只见王贵家的进来回道：“林之孝请太太示下，明日船到扬州，不知太太到林姑太太坟上去不去？”王夫人道：“是啊，咱们既过扬州，自然该去给姑太太上上坟。这一回去之后，知道几时再到扬州呢？你去对林之孝说，叫他派人先到扬州备办祭礼同轿子等项，先去知会看坟人，吩咐他坟前打扫，后日一早我们都去。”王家的答应，走出船头，传了太太吩咐的说话。林之孝答应着，回到自家船里，想起那年周瑞跟老爷伴老太太灵回南，给林姑娘安葬是他经理，那坟上他是知道的，今日差他去倒妥当。主意想定，叫三小子去请周大爷过来说话。

三小子答应，去不多会，同周瑞走进舱来。林之孝将太太吩咐的话说了一遍。周瑞道：“我去叫只小船，这会儿就去，赶明日一天都办齐集了。只是要多带几吊钱去。”林之孝道：“带钱累坠，我交二十两银给你带去，办了再算。”周瑞点头答应。林之孝到房舱里兑了银子，包好出来交给周瑞，赶着雇了小船，连夜竟往扬州先去料理办事。太太们吃到上灯以后，各回本船安歇。

次日一早开船，正是当梢顺风，扯满布帆，乘风破浪，至半夜已到了邵泊，离扬州还有四十里，将船停住了，过了一宵。次日开行，方交辰正，已到扬州。在钞关码头上，十七号大船一字儿排住，各船都已吃过早饭，奶奶、姑娘们齐收拾完备，俱到太太座船上来。那码头上大小轿子都已歇满。林之孝进来请太太们上轿，那些姑娘、嫂子们坐了四五十天船，十分气闷，一个个都要跟去上坟，情愿自备轿钱。王夫人听了甚觉好笑。珠大奶奶们又给这些人说情，太太倒也无法，只得准他们跟去。命林之孝带领大小家人在各船照应。太太们都在船头上轿，姑娘、嫂子们伺候完结，都忙到码头纷纷上轿，倒闹了半天。

此时，贾府的轿子，男女一共六十乘，联翩而去，一直走大路抬到平山堂的后山林如海的坟上。众姑娘、媳妇们赶着下轿，先走上前去伺候太太、奶奶、姑娘下轿。王夫人走到坟前，看那土堆半皆坍塌，周围树木多已枯槁，删伐殆尽。地下秋草蓬蓬，青黄相间。王夫人不胜伤感，叫周瑞过来问道：“怎么管坟人年年竟不修理，瞧着他坍塌到这个分儿？虽是姑老爷没有后人，现还放着咱们至亲呢，他就知道咱们不来上个坟儿吗？这管坟的很有些不是。”周瑞连声答应着，候太太说完了话，这才回道：“奴才昨日一到，就先来找管坟的老顾，山前山后找了一个难，也没有找着。后来遇着一个老头子，问起姑老爷

管坟的老顾，他才说道：‘老顾已死了好几年，他的老婆带着一儿一女嫁了人，搬在城里去住。这林府上的坟并无人照应，所以荒凉至此。’奴才听见没有法儿，赶忙雇了几个人将坟面前这些乱草拔去，又向那边土地庙里赁了三张桌子，几条板凳，这才摆上祭席。不然太太们来，连个坐处都是没有的。”王夫人同奶奶们听了，人人悲感。

此刻，坟前已点上香烛，铺了拜垫。王夫人命贾环叔侄两个先拜，然后王夫人过来先奠了三杯酒，跪将下去，眼泪纷纷拜了四拜。两旁丫头、媳妇赶忙搀起，奶奶、姑娘们挨次而拜。林姑娘坟前也摆了一席，王夫人领着奶奶们走过这边，看了黛玉的坟，问周瑞道：“林姑娘的坟倒像是新修补的，这是谁？怎么单给林姑娘修坟，是个什么道理？”周瑞道：“奴才看过，四面都是连草带土堆补上的，并不是土工们好好修理，奴才也想不出这个缘故。”宝钗道：“这一定是林姑娘的一个知己，来替他上坟修墓。”珠大奶奶笑道：“林姑娘的知己只有宝玉兄弟，或者是他做的事亦未可知。”宝钗道：“断不是他，安有神仙而不断情缘之理？况且他既替林姑娘修坟，再没有不替姑爹、姑妈修修之理，我看来断不是他。”平儿道：“咱们且下船去，慢慢的议论，别站在这里白耽搁工夫。”大奶奶道：“平丫头倒说出理来。”宝钗笑道：“什么话呢，亲家太太的话，还怕没有理？”王夫人笑道：“你们说的热闹，怎么珍珠闷闷不语？”珍珠含泪应道：“女儿见了林姑娘的坟，想起大观园的风光，不觉心肠俱碎，想女儿将来要求林姑娘的这样坍塌，恐尚不可得。”珍珠说着，泪随声下，不胜悲楚。王夫人也甚伤感，给林姑娘奠了一杯酒，说道：“姑娘，你芳灵仙去，质委尘沙，尚能念我亲情，惠我仙草。我今返棹金陵，一杯致奠，从此云树河山，用昭神契。”王夫人祝毕，站着拜了

两拜，奶奶、姑娘们轮着奠酒，都站着拜几拜。其间惟有宝钗、珍珠十分悲痛。珠大奶奶道：“让六姑娘拜罢，别尽着的悲苦，对着坟堆，那里有出得尽的眼泪？”平儿笑道：“他两个今日来替林姑娘找补眼泪呢！”王夫人们都笑起来。月姑娘、友姑娘过来跪拜了四拜，贾环是林姑娘的兄弟，贾兰兄妹又是小辈，俱皆跪拜四拜。

奠酒拜完之后，王夫人正在吩咐两边焚化纸钱，只见一个人在林黛玉的坟后跳了过来，叫道：“太太们怎么到这里来了？”王夫人同奶奶们出其不意唬了一跳。不知那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一回

## 云巢庵宝钗题画 金山寺珍珠投江

话说王夫人们祭奠完毕，正在吩咐焚化纸钱，不提防黛玉的坟后跳过一人，叫道：“太太们怎么来到这儿？”王夫人同着奶奶、姑娘都吓了一跳，回头细看，原来是栊翠庵妙玉的徒弟月上。王夫人忙问道：“你怎么在这里？”月上道：“自从老太太出殡那一天，师父被强盗劫去，我几番要来见太太，总被那包勇阻住不叫进来。后来庵中无主，师弟兄们纷纷各散，我也不及拜辞太太、奶奶、姑娘，就同着伴儿回到苏州，在本庵里耽搁了两年。这云巢庵有我师伯在此住持，因为老病无人照应，故此要我来。不到半年师伯去世，我只得收了两个徒弟，做了云巢庵的住持。刚才庵里的老道看见几十乘轿子，他打听抬轿的，知道是太太们在这里给林姑娘上坟。我听见这个信儿，赶着个走近道儿抄在林姑娘的坟后，过来见见太太。就请太太们到我庵里去坐坐，错过今日，又不知几时见面。”王夫人听他说完，不胜感叹，问道：“云巢庵离这里有多少远近？”月上道：“离此间不到半里来路。”王夫人道：“也罢，到你庵里去逛逛，我还有话同你商量。”

月上道：“太太越发精神了，大奶奶还是照常的样儿，倒是宝二奶奶同袭姑娘、平姑娘都胖了些，巧姑娘长的更俊。这两位姑娘不知是谁，没有见过。一位很面熟，这一位有些像我师父。环三爷同兰大爷也换了个模样儿。”宝钗笑道：“月师兄，你说的是些古词，同咱们现在这几个人都是两世的了。”

你今日遇着咱们，真是不知秦汉，无论魏晋，我同你此刻不知谁是武陵渔人。”珍珠们忍不住的好笑，说道：“宝姐姐越发闹的酸不嗤儿的，你只顾说话，叫太太站在这里等着。”宝钗道：“不错，请太太坐一坐，要去那里再去。”

王夫人领着奶奶们，就在林姑老爷的大坟旁边条凳上坐下。周瑞们抬过桌子，端上好茶，摆了点心，荤素皆备。王夫人让月上坐下，宝钗道：“让我先同月师兄将秦汉以来故事大概说说，使他亦有沧桑之感。”平儿笑道：“罢呀，老祖宗，你别恼死我了！”王夫人们只是好笑。

宝钗笑着用手指平儿，对月上道：“这位是琏二奶奶，巧姑娘的令堂，不是当日的平姑娘；这位是太太的女儿珍珠四姑娘，也非当日大观园的袭人姑娘；这位是太太的小女儿友梅六姑娘；这是我的妹子薛姑娘，原是你的贵同事，馒头庵当年的智能师父，如今不是五台山的和尚，入了我们的胭粉教，做了薛二姑娘。只有太太同咱们这五六人还粘着点子古气，所以你刚才说起古话，我尚能为你言之。”王夫人不禁吃吃大笑，说道：“宝丫头的这几句说话，又胜过一篇《桃花源记》。”月上笑道：“我说薛姑娘怎么这样面熟，谁知是咱们改了教的旧朋友呢！我刚才不知，请琏二奶奶同四姑娘都要怨我。”宝月、珍珠道：“咱们是当年的好友，谁知今日相逢又是一番境遇。”

王夫人道：“让月上吃点东西，咱们到他庵里去坐坐，慢慢再说，晒在这里也不是个事。”奶奶、爷们随便吃了点心，又换上新茶。王夫人吩咐将点心撤去，分给众人。周瑞上来回道：“给太太备下酒饭在平山堂伺候。”王夫人道：“咱们要到云巢庵去，还有会耽搁，你将酒饭送到庵里去罢，再添点子素菜。底下人的饭，不拘他们爱在那儿吃就在那儿吃，不用等着。”周瑞答应，出去料理。月上道：“我先回去等着迎接罢。”

王夫人道：“很好。你先去，咱们就来。”月上答应，仍向林姑娘坟后走了过去。

太太们等着众人吃完点心，又命贾环、友梅、兰哥儿、巧姑娘向两处坟边再拜一回。焚纸、奠酒已毕，吩咐伺候。家人们赶忙搭过几乘大轿，丫头、媳妇伺候上轿，各人去找各人的轿子。那些轿夫都认得云巢庵的路径，一顺儿抬着，在那青枫黄叶之间，穿林越陌，走不过半里多路，已到云巢庵的门口。两边松柏参天，还傍着一林大竹。太太们轿子抬到山门刚才歇下，那些姑娘、嫂子们先下轿子，飞奔过来伺候。月上带着两个徒弟站在轿边，扶着太太下轿。其余丫头、媳妇们，各去伺候奶奶、姑娘们下轿。

王夫人领着进了山门，先在布袋罗汉面前拜了一拜。走右边进去就是佛殿，面前十分宽敞，左右四棵古柏，石幢边种着各色菊花，烂如碎锦；东西廊厢房、客堂，望去俱皆雅洁。太太们一路赞叹，进了大殿，看见上面悬着一块洋漆金字大匾，写着“青鸾白马”四个大字。两边大柱上挂着金字对联。王夫人看那左边是：

三生如梦不须动说伤心试看纓络珊瑚何必问奇花芳草，

又看那右边对句是：

万法总空何处可寻恨事但听晨钟暮鼓作什么残月晓风。

王夫人看了点头夸赞。宝钗笑道：“原来是干爷的手笔。”王夫人看那下边的款写着：“翰林学士丹徒祝凤薰沐敬书”。王夫人叹道：“古人之笔矣！”月上们在三尊大佛面前早



已点上香烛。王夫人走至拜单前，拈了香，虔虔诚诚拜了四拜。奶奶们轮着拜佛。两个徒弟鸣钟击鼓，师徒三个伺候。拜完之后，就在佛殿上行礼，拜见毕，请太太们到禅房去坐。

月上领着出了大殿，走东边绕过一带竹篱，进了丈室门：花木扶疏，绿苔白石，地下满铺鹅子，秋草离离。西边山子上，有老梅数棵，盘屈苍古。东有小池瘦石，倚着金粟两棵，芬芳馥郁。太太们来到禅房，见满壁图书，陈设精雅。宝钗四围看了一遍，笑道：“真不愧为妙玉的徒弟。”王夫人叹道：“这几样东西都是妙玉心爱之物。”

月上赶忙让太太们坐下，亲自将几对旧磁茶杯取出，烹上蒙山玉版，用雕漆小茶盘先送太太，挨次分递。李宫裁端着杯子也看了一会，笑道：“不知太太可还记得用这杯子吃茶的时候？”王夫人听说，将杯子也看了一会，说道：“这还是那年应着老太太在大观园吃酒后，带着刘姥姥到栊翠庵闲逛那天，妙玉取出好些旧磁杯子，不知是他不是？”月上道：“太太真好记性，一点不错！那天师父因刘姥姥吃了一杯，心中不乐，谁知宝二爷看出我师父的神气，将那个杯子要去给了刘姥姥。这句话转眼已是多年，真令人不堪回想。到后来，只有林姑娘常同我师父往来，自从林姑娘死后，师父就失了一知己。”用手指道：“那幅山水是师父最得意珍藏之物，上面还有林姑娘手笔。”宝钗同珍珠听见，忙将茶杯放下，走到对过香几前，见是一幅单条，画的是“江村平远图”，笔墨精神十分活泼。看上面落着款是：二峰道人写于长安之闲花阁。念那原题的诗句道：

轻烟漠漠柳参毛参毛，一碧波光混蔚蓝。  
流水桃花无恙否？十分春色似江南。

又有野云居士题一绝句道：

青山如醉水如痴，杨柳风柔烟软时。  
试向江村询乐事，个中只有二峰知。

珍珠念完，宝钗点头道：“原来是袁供奉的手笔，无怪妙玉爱若珍宝。”珍珠道：“莫非人人传说的风流袁太史吗？”宝钗道：“非也。这是东吴名士，风雅孝廉，其笔墨另有一种清新俊逸之气。”珍珠道：“宝玉房中挂的‘关山行役图’，款落‘野云居士’可就是题画这人？”宝钗点头道：“亦是风流名士。咱们看林姑娘的诗，自然别有风味。”宝钗说毕，高声念道：

江树江云别一天，故园风景亦依然。  
而今往事都成忆，不到平山又几年。

宝钗念完道：“当日林姑娘题这首诗，不知又出了多少眼泪。这二十八字，令人读之犹似潇湘对泣，真所谓文生于情也。”看他落的款道：

栊翠道人以二峰先生“江村平远图”索予题句。读其诗，不禁有红蓼白云之感，因作二十八字，以志乡思。潇湘子黛玉题于栊翠文堂。

宝钗笑道：“不出我之所料，林姑娘题诗之后，一定恸哭一场。”珍珠道：“且看妙玉是怎么题法。”念道：

迷离云树隔江村，看不分明水一痕。  
天外数声归去雁，板桥烟锁月黄昏。

宝钗道：“妙公诗句清新，超群脱俗，何以这人竟遇魔劫，真欲令人掩书三叹！我对此画图不禁心驰神往，意欲同你各题一绝，以唁故人，不识你亦有此佳兴否？”珍珠笑道：“我的诗学，你所深知；必欲助兴，我也断不敢辞。”宝钗大喜，命月上将这幅单条取下。王夫人笑道：“宝丫头的诗兴又发作了。”平儿笑道：“这叫做老太太梳油头，又少不了他这一抿子。”月上已将单条取下，放在香几上，屋里去将他师父的一方老坑端砚捧了出来，命徒弟去取出银毫古墨，滴了新汲水，细细研起墨来。王夫人见他两个要作诗，就领着大奶奶们到月上的内房闲话。

这边宝钗、珍珠各人执笔吟哦。不多一会，宝钗业已诗成，提笔写在黛玉之下。写毕，珍珠过来念道：

图画天然妙自知，我今相对月来时。  
潇湘何处归云去？千古风流一大痴。  
来访平山水亦平，江村如旧故人情。  
何时得倩先生笔？添个茅庵寄此生。

珍珠道：“宝姐姐这两首诗有无穷的感慨，若叫林姑娘同妙玉看见，不能不临风而涕。你落款罢，我可以不用作了。”宝钗道：“那不能，我落款，你敢不写上？”说着，提笔将款落了。自己念道：

戊寅九月，返棹金陵，过平山，展潇湘之墓。得遇月师，

相将至禅室。读两故人题二峰先生“江村平远图”，不禁人琴之想，与珍珠妹各赋短章，用以志感。宝钗氏识。

宝钗念完，笑道：“我看你写不写？”珍珠道：“我虽作了几句，总也跟不上你的，怕写上去被人笑话。”宝钗道：“老姑太太，你少要谦虚，谁还来笑你吗？”珍珠道：“既如此，你别瞅着我，等我写完了你再来瞧。”宝钗笑道：“怕我学了卫夫人的书法吗？也罢，我去瞧瞧太太们再来。”

说着，转身到来内房，只见太太正同月上在那里说林姑老爷坟上的话。听见月上道：“我再没有不遵太太的命，就是这样。横竖太太只管放心。”王夫人见宝钗进来，说道：“我将林姑夫的坟墓托了月上，叫他就近照管，咱们每年送他几两修费，省得找人看坟终不妥当，倒不如他们总在这里照应着，很可放心。”宝钗道：“太太的主意很是。咱们竟托了月上师兄，留下几两银子，赶着将坟修理修理，两边的碑都要竖正。”月上道：“太太、奶奶只管放心，都交给我办，总错不了。”

太太们正在说话，周家的进来回道：“酒饭都已齐备，请太太示下。”王夫人道：“就摆在禅堂里罢，咱们饮着酒同月师兄多说会子话。”周家的答应，出去料理。王夫人问道：“珍丫头还没有作完吗？”贾兰道：“四姑娘早作完了，对着诗在那里出眼泪呢。”宝钗道：“珍珠这几日吁郁不乐，自言自语的只是叹气，我也摸不着他是为什么。”王夫人道：“且等到家后，慢慢的让我劝他，这会儿也只好随他。”月上笑道：“难得太太、奶奶、姑娘、爷们到咱们这里来，应该吃我的便斋，怎么倒吃起太太的来？”王夫人笑道：“什么你的我的，今日本来也不专意到这里来，真是无意相逢。等着下回来给林姑太太上坟，到你庵里住几天，再吃你的不迟。”

太太们走出禅房，见珍珠靠在香几上一手托着腮，呆呆的瞅着那画。大奶奶们走过来，笑道：“你怎么出了神？”珍珠赶忙站起，说道：“题了两句在上，甚觉不好，在这里惭愧。”宝钗道：“少要谦虚，老姑太太你请开，让我来领教领教。”说毕，将珍珠推开，高声念道：

妙笔江村图画，禅房桂粟零香。年年风雨怨重阳，今年怨，另有断人肠。梦里银瓶金屋，人间栊翠潇湘。当初今日两茫茫，思往事，羞对菊花黄。

右调《江月晃重山》，珍珠题于云巢禅室。

宝钗念完，点头赞道：“使得。本来这题目难作，又要赞画，又要伤妙玉之遭魔、潇湘之夭折，并自家的昔年今日，即景言情，此调包括殆尽，用意亦深，倒很可去得。真好孩子！不枉我一番耳提面命的苦心。”珠大奶奶们都笑起来。平儿道：“喝，真像个先生口气！别在这里讲诗作赋的，太师妈等着吃饭呢！”

众人一齐笑着走了过来。月上忙将单条依旧挂起。王夫人吩咐，摆上一张桌子，命贾环叔侄两个，连月上俱依着次序坐下。丫头、媳妇们伺候上酒上菜。王夫人吩咐道：“你们既要跟来逛逛，不必都在这里伺候，只要两个媳妇上菜，两个丫头斟酒足矣。余下的都到客堂里吃饭去，也去说说笑笑，舒服舒服。隔一会儿，再着四个人来换他们四个去。只是不许混疯混闹的，安静些儿就是了。”众家媳妇同大小丫头们齐齐答应，慢慢的退了出去。

奶奶、姑娘挨次给太太敬了酒，彼此让坐，对花饮酒。王夫人道：“大观园若有这两棵大桂树，那年老太太中秋赏月时，

还要添多少酒兴。我自离金陵三十余年，今日方见此君。”大奶奶们道：“本来这两株桂花开的十分浓郁，太太对此好花应该畅饮。”王夫人笑道：“今日坐中有饮酒不乐者，罚他对花饮一大斗。”平儿笑道：“太太出令，谁敢不遵？”宝钗道：“若是林姑娘在坐，他一定是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王夫人们都不觉大笑。那伺候的两个姑娘不住轮番上酒，两个嫂子上菜。

吃了一会又上点心。王夫人看了，笑道：“这是鸡豆糕，我多年不尝此味矣。”大奶奶笑道：“内中除了宝妹妹，余外的只怕都没有吃过。”月上道：“会做这糕的，也就很少。”平儿笑道：“什么风味？咱们大家尝尝。”众皆举箸吃糕。珍珠刚嚼在口中，友梅眼快说道：“四姐姐，你那糕上有个大蚂蚁。”珍珠赶忙将箸上半块鸡豆糕一看，果然有一个大蚂蚁在糕上乱走。珍珠急将半块糕丢在地下，又想口内一定也有蚂蚁，赶着一吐，谁知喷了巧姑娘一身。丫头、媳妇们赶忙过来收拾。王夫人道：“我们吃的都是好好的，怎么珍丫头的糕上又有蚂蚁？”珠大奶奶道：“在他们香积厨搁的常远，这里的蚂蚁想来不很见过这样东西，也要尝尝；又看上了四姑娘，要去亲热亲热，不知不觉被四姑娘咬在口里。亏这一吐，倒落了个尸首，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太太们忍不住大笑。珍珠笑道：“大嫂子也跟着宝姐姐学的会说韵话。”宝钗笑道：“且不要管大嫂子的韵话，我倒替你想了一联绝好的故事，并不是骂你，将来千古后，就是绝对的两个古典。”珍珠道：“是两个什么古典？”宝钗笑着念道：“楚庄王吞蛭愈疾，贾珍珠吐蚁殃邻。”王夫人们听了又哄然大笑。月上道：“今日之乐，很不减大观园风景。”宝钗道：“各有佳趣，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也。”此时伺候的姑娘、嫂子们已经轮班过两三次。

日已平西，渐渐凉风四起，落木纷纷。周家的进来回道：“外面起了风暴，恐要下雨，请太太示下。”王夫人道：“明日重阳，本来有个风暴，咱们赶着吃饭就走罢。”姑娘、嫂子们忙着上饭，太太们都不过随便吃些，俱皆完结。姑娘们伺候着银盂、净碗漱了口，又皆更衣净手，忙忙收拾，将剩下的菜果点心尽都给了徒弟。王夫人向大奶奶们将身上随带的银子凑了三十两，将十两银子给月上作香敬，“这二十两银子是给林姑太太们修坟种树之费”。月上接了，再三拜谢。自此以后林如海的坟墓是云巢庵照管修理，此话交代不提。

且说王夫人们谢了两个徒弟，又赏老道几百钱，拉着月上说道：“一江之隔不难相见，你可以常到我家走走。”月上眼圈一红，说道：“当日我师徒们深荷太太慈荫，豢养多年，今又同在江乡，自必更邀福庇。惟是此间并无护法，要求太太做个山门之主，以此为府上家庵，我们住在这里就有依赖。”王夫人点头道：“这很使得。等我到家定有章程，再来叫你商议久远之法。”月上听了，领着两个徒弟赶忙拜谢，又谢过奶奶、姑娘、爷们，对着平儿道：“二奶奶回船去先给我请琏二爷的安，等着到府上来再当面磕头罢。”平儿听说泪眼莹莹，未曾回答。宝钗笑道：“原来你尚不知，琏二爷同宝二爷一样是你的贵同事，做了比邱公。”月上大惊，忙问道：“怎么琏二爷也出了家？这又是那一股子劲儿？”宝钗道：“说也话长，等着你到咱们家来再细细的对你说罢。”月上不胜叹息。

王夫人们走出禅房，来到桂花树下，因此时风起，满地铺金。抱琴对珍珠道：“六姑娘见外儿去了，回声太太等他一等。”珍珠道：“你快去瞧六姑娘，等着同来。”抱琴听说，飞跑去了。王夫人道：“你叫抱琴去找什么？”珍珠道：“六妹妹在后面还没有来呢。”月上笑道：“刚才我到坟上来，看见六

姑娘很像我师父，瞥眼瞧见吓人一跳，几乎要叫错。细瞧了一瞧，比师父矮小的多着呢，举止行为越瞧越像。”宝钗笑道：“他是我的表妹子，从小儿瞧他大的，后来瞧见你师父倒有些像六姑娘。你今日又说六姑娘像师父，到底不知谁像谁？世上人像的多着呢，也没有什么奇忒，你问问太太，咱们眼睛里常常看见像这个像那个的，谁有工夫去理会呢！”

正说着，只见友梅领着两个丫头，自己手里抱着一个花钗尊，笑嘻嘻走来，对着月上道：“你房里房外的东西，我也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只有你屋里的这花钗尊我十分心爱，你且借给我回去插插花儿，等着你来看有心爱的东西，咱们再换。”月上道：“换什么呢？送给六姑娘就完了。这是我师父最得意的一个定窑钗尊，这里面不插别的花卉，单插个兰、梅、松、菊这四种花木，轻意不叫人手摸，供在自己屋里，十分爱惜。今日六姑娘中意他，这也是缘分，就送了姑娘。”友梅满心欢喜，说道：“谢谢，等我找点别的报你罢。”王夫人笑道：“家里各样花瓶儿还怕少了宝，你既要他，等明日找两个还他罢。”月上笑道：“连太太都说起这话来，还个什么呢。”

太太们说着已来到山门口，家人、小子齐齐伺候。王夫人们辞了月上师徒，纷纷上轿。正值风势甚紧，阴云布合，满空落叶扑面迎头，一片松涛惊心振耳。此时，这些抬轿的放开脚步奋力疾行，刚刚赶到码头，那雨已倾盆而至。众人赶忙将太太轿子抬上船头，扶着下轿。王夫人随即吩咐：“风雨甚大，各位奶奶、姑娘及一切众人，都各回本船，不必过来。”又叫重赏各轿夫人等。众家人一齐答应，冒着大雨将各位奶奶、姑娘们都送下舱去，那些丫头、媳妇们没有一个不淋的浑身透湿，这是各人愿意去的，所以无人报怨。因太太吩咐，落得各船早睡。只有宝钗、宝月、珍珠三人，听一宵风雨，伤了无限的心



情，直到夜色将阑，雨收风散。

王夫人也是一夜未曾合眼。听见船上打起开船锣，忙着守夜的媳妇们去叫林之孝同周瑞进舱说话。媳妇们去了一会，领着他两个走到中舱站住，媳妇们进房舱回道：“林之孝、周瑞请太太安。”王夫人吩咐将帐子放下，叫他两个到房舱门口，先对林之孝说道：“我领着奶奶们要到金山还愿，耽搁一日；还到镇江祝府上去，只怕也有一两天耽搁。我叫环哥儿、兰哥儿同你带着家人男女们都先到家去料理一切，只留下三位奶奶同我的四号船，余外的十三号船一箍脑儿先去，不必等我。环哥儿们年轻，全仗你作主照应。桂老爷若在金陵，想来也住在咱们家里，你们到家后，凡是桂老爷合家一切饭食，咱们家备，别要桂老爷花一个钱。等你们将行李搬完，料理妥当之后，着个人到方山去，对管坟的说我回来了，叫他将各坟上打扫收拾，我到家三日就去上坟。还有些远族老亲，也要去通个信儿。找着一两家，叫他们开个细单子，是某支某派、某亲某戚、某辈某人，现在住居年岁，作何事业，必要细细开个亲族两单。这些事环哥儿们全不知道，你是我家三代老人，细知底里，就有人来冒认亲族，你是瞒不过的。我这会儿也说不了这些，不过说些大概。你去想着办罢。再者，你将银子盘费提出一千两送过去交给珠大奶奶，你就对兰哥儿说，叫他同三叔叔先回去。派周瑞在我船上，再留下几个，余外的先去。周瑞先到金山去，对寺里和尚说，叫他明日请三十六众僧人，拜一天水忏，夜间临江施食。这是我当年进京时许下的愿心。明日还愿，后日早间到祝府去。你到大奶奶船上领五十两银子，先到金山叫和尚们赶着去办。你们两个都依着各人各去料理。”林之孝们连连答应道：“奴才们遵着太太吩咐去办。”王夫人道：“很好。官舱里叫环哥儿起来，将行李搬过船去。”

此时，贾环听见太太说话，也就赶着起来，忙忙梳洗完毕，走进房舱，在帐子外给太太请安。王夫人又吩咐一遍。正说着话，贾兰也过来请安，回太太道：“林之孝送过一千两银子去，交给母亲收点明白。周瑞领了五十两去。孙儿的行李已搬过船去。”王夫人道：“很好，你同三叔叔到家先给我料理妥当。凡有说话都已吩咐林之孝，你们照着去办。这些原是你们之事，何必要我当心。”贾环叔侄两个连声答应。那些家人们来搬三爷的行李。王夫人道：“要开船了，你们去罢，我也不过迟三四天就到家。”

贾环叔侄辞过太太，到各位奶奶船上都致意先去的说话。林之孝领着大小家人叩辞太太、奶奶们，又是林大奶奶领着众人媳妇、姑娘们也在各船辞过，这才一齐开船离了扬州，望着江口而去。

此时，离金陵不远，人人盼着望到家。内中只有珍珠一人，他的心里大不快活。这是何故呢？只因他是个细心人，早已将前后之事周身打算。他想到：“当初宝玉出家之后，何不跟着宝钗直至于今，岂不完美！我同宝玉是何等样的情分，后来失足之事，这是我负了宝玉。于今又蒙太太不计前情，认以为女，同至金陵，与太太相依为命，设或太太有个长短，我将来靠着谁呢？前已一误，岂可再误！”于是，左思右算，竟想出一个收梢结果的道路来，再三斟酌，主意已定。一早起来梳洗完毕，走到宝钗床边，将他叫醒，宝钗也因一宵不寐，刚欲目蒙目龙睡去，又被珍珠唤醒，问道：“你大早的起来干什么？”珍珠笑道：“一夜未曾合眼，并无倦意。快要开船，起来看看野景。”

正在说话，有个嫂子来回宝二奶奶同四姑娘说：“环三爷同兰哥儿领着十三号船先回金陵，过来辞行。”宝钗、珍珠、宝月道：“对大爷们说，没有起来，回家再见，诸事小心保重。”

回事的嫂子答应，出去回覆两位爷们。接着就是林之孝夫妻两个领着派去的男女众人都来回过。听着各船鸣锣开船。宝钗起来梳洗完毕，那船早已过了扬州。

是日正是秋风瑟瑟，细雨濛濛。晌午错些已出瓜州江口，十三号的船就在那里分路。林之孝站在船头上，远远招呼这边爷们小心伺候，又吩咐船家些说话，四号船上家人、水手，络绎不绝答应。看那十三号船乘着顺风，竟往金陵而去。这里四号大船不多一会已到金山，将船湾住。太太同大奶奶两号居中，璉二奶奶的船在左，宝钗之船居右。水手们将船联住，下了梢锚，因为风大浪涌，每船加橛。

宝钗、珍珠坐在窗口，望那江水滔滔，忽高忽下；江心里往来船只，击浪冲破，时远时近。宝钗叹道：“我们宴处深闺，那里知风波之险？”珍珠笑道：“看破生死轮回，即身入洪涛巨浪间，不啻莲花世界。”宝钗点头道：“其说有理。咱们过去见过太太，回来同你各作一篇长歌，以写此江景。”珍珠笑道：“我早知道你诗兴勃勃，我心里已经有一篇长别歌，正要打谅着请教。”宝钗道：“你别混说！太太最忌讳这些字眼。请罢姑太太，你说着说着就没有溜儿。”珍珠笑着站起身来，同宝钗、宝月走出舱去。

这船上两个家人是鲍忠、染贵，站在船头伺候。丫头、嫂子们扶宝二奶奶同四姑娘走上船头，刚才走过大奶奶那边船去，只见汤顺的媳妇抱着那三岁小儿子四喜儿站在后梢。那孩子因珍珠喜欢，常常抱他，因此瞧见四姑娘，他赶着不住嘴的叫唤。珍珠站着用手招他，引的那孩子越发着急扑着要抱。珍珠对宝钗道：“这会儿又不下雨，你在这儿站一站，等我到后梢去抱一抱，省得他急的要哭。”说着，就往靠船的这边赶塘上走，到后梢将四喜儿抱了一抱，赶着就交给他妈，说道：“我见过

太太再来抱你。”一面走出右边后梢门，往靠江的赶塘上就走，汤家的连忙叫道：“四姑娘！走这边去。”珍珠口里答道：“不怕！”那身子早已走上赶塘，只听见“扑通”一响，满船的男女只叫了一声“哎呀！”正是：

玉骨已同秋水白，芙蓉常共晓风寒。

不知珍珠的香躯可能打捞起来，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 对长江王夫人哭女 奠杯酒祝公子悲珠

话说宝钗同那些丫头、媳妇都站在船头上，看见珍珠将四喜儿交给他妈，就向右边靠江的赶塘上急忙忙的走过来。众人正在招呼四姑娘快别要往这边走，道言未了，只见珍珠身子一闪，“扑通”一响，掉下江心。船上前后大小男女一齐大叫：“哎呀！四姑娘掉下江去了。”登时，将各船的家人媳妇、丫头小子以及驾长水手人等魂都急冒，只听见一片人声喊叫：“快些打捞！”宝钗姐妹飞奔到珠大奶奶船上，同着到太太那边哭诉其事。王夫人听见急的神色皆变，连忙吩咐，不惜重赏，赶忙捞救。平儿同友梅没有一个不急的恸哭。那些水手们怕四姑娘闷在大船底下，赶着将四号船一齐放开，又雇了多少水鬼子下江去打捞，整整闹了半日，并无影响。看看日已西沉，满江烟雾不分南北，四号大船依旧帮住。船家、水手都来回爷们道：“这里正是金山的急溜，水势汹涌，掉下去万无生理。只好回太太，明日一早，差几位爷们赶往下游去寻觅尸首，或者倒还找着。这会儿就差一万人也是不中用，白费事。请太太不用悲苦，这也是四姑娘的大数应该如此。”众家人听他们如此说话，细想想真也没法，只得都来回太太，请太太的示下。

王夫人听了众人的说话，又悲又苦，忍不住放声大哭。奶奶、姑娘们无不伤感悲恸。那些家人男女们都因四姑娘平日做人厚德，人人感涕。上上下下连晚饭都没有吃，直闹了一夜。那抱琴更悲不欲生，几次三番要跳下江去，却被众人拉住。王

夫人听见更觉伤惨，将抱琴叫进舱来，吩咐道：“你主人不幸失足落江，这是前生注定，死生有数，你且服侍宝二奶奶回到金陵，我自然料理你的终身依靠，休要呆气，白丢了性命。”抱琴跪在太太面前泪流满面，呜咽半日，方哭诉道：“丫头蒙四姑娘豢养多年，情同母女，今主人不幸落江身死，丫头情愿到阴司去服侍姑娘，断不一人生在上，只求太太开恩，准丫头同了姑娘去。”抱琴说罢，伏地恸哭。王夫人以及奶奶、姑娘们无不伤心流泪。宝钗掩面对着抱琴道：“你听太太吩咐，且不用性急，横竖等着捞起姑娘的尸首来埋葬过了，你就死也好放心。况且天下的事也并不是一定而不可移的，掉下江去一定是死？或者你姑娘叫人家救了起来亦未可知。”平儿、友梅、宝月也正在悲苦，听了宝钗的这番说话，想来倒还有理。看珍珠那个模样儿，不像是这样结果的，或者有人救了起来也论不定。平儿想罢，止住眼泪，就势的劝慰太太一番。王夫人含泪点头，对着抱琴道：“你且起来，等着我明日差人四下里去寻访，自有下落，再定主意。”抱琴听说，一面哭着磕头站起身来。

王夫人叫周瑞进来，吩咐道：“明日一早到寺里拈香后，就将船放到镇江，要往祝府去，横竖有两天耽搁。你多派几个水手往沿江一带寻找四姑娘的消息，或有人捞起尸首，咱们以便收殓。”周瑞连声答应，出去料理不提。

且说王夫人们悲哭了一夜未曾合眼，到次日东方刚亮，有金山寺的长老率领僧众前来请贾太夫人到寺拈香。寺中备几乘大轿在船边伺候，鲍忠、梁贵进来请太太示下。王夫人道：“请长老先回寺去，说我就来拈香。”鲍忠们出去，回长老先回寺去。太太、奶奶、姑娘俱各梳洗收拾完毕，用过点心，吩咐家人、媳妇、丫头、小子各分一半看船，一半跟往寺中拈香。

众家男女齐声答应。王夫人吩咐已毕，同着奶奶、姑娘们走上船头，一齐上轿。宝钗命抱琴一同跟去。这些嫂子、姑娘们都跟着轿子，一大群往金山寺来。走不多会，就看见寺门长老领着合寺僧众赶忙迎接。

王夫人们轿子抬进山门，到天王殿前下轿。长老过来稽首见礼，领着走甬道上，一直到大雄宝殿。中间三尊大佛气象庄严，面前挂着的斗大的琉璃长供，桌上摆着鲜花供果。此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王夫人对着奶奶们道：“此乃江南第一禅林，蓬壶仙境亦不过如此。”众僧人鸣钟擂鼓。王夫人在佛前上香，虔诚礼拜，默祷一番。李纨、平儿、宝钗、友梅、巧姑娘彼此轮拜，各人默祷心事。拜完之后，只见抱琴走过来对着三尊大佛跪下，只叫了一声：“我的佛爷！”就忍不住的纵声恸哭，涕泪纵横，舌干气咽。太太、奶奶们都为之心伤肠断。宝钗忍住悲苦，过来拉住抱琴道：“你快别哭了，你不怕苦坏太太。”友梅也过来帮着将抱琴拉起。抱琴一面哭着，一手指着中间的这尊佛像说道：“你若是叫我的姑娘好好回来，使我主仆见面，我当攒下的几两银子买些素菜、三牲来谢你，我还要给你磕几千几百多少的头；你若是将我的姑娘淹死了，横竖我同你拼定了命！我先撕开你的那张大嘴，挖出那两个大眼子，出了我的怨气，我就在你那大肚子上一头碰死了，还要你偿命！”太太、奶奶们正在一团悲戚，听着抱琴这番说话，都不觉好笑。宝钗笑道：“你这话一点不错。等着找不见你的姑娘，咱们帮着你来拼命。这会儿让长老拈过香，要诵经拜忏呢。”

知客和尚过来请太太们到方丈奉茶。王夫人领着奶奶们来到方丈，见修竹平山，曲池古木，十分幽洁，到丈室如登仙境。早已摆着四张果桌，知客僧请太夫人同各位夫人、小姐请用茶果。王夫人见中间一桌上边设着坐位，右首亦有一坐；左边一

桌朝西设着两个坐位；右边两桌每桌朝东设着一个坐。王夫人道：“我们只消一桌足矣，何必摆上这些？”知客道：“并无多物，不过是扬子江心杯水之敬，请太夫人升坐。”王夫人领着宝月、巧姑娘坐了中间一桌；李纨同着友梅坐了左边一桌；宝钗叫将坐儿移上去，同平儿坐了右边一桌。知客僧派几个十二三岁清秀小侍者在此伺候，自家退了出去，照应跟来的各位爷们。

王夫人对奶奶们道：“果然这些茶色味与他处不同。”宝钗点头正要答应，见鲍忠的媳妇匆匆进来，回道：“祝府太太、奶奶都来接太太，这会儿在殿上拜佛呢。”王夫人听了，赶忙站起身来，刚要走出坐位，周家的又进来问道：“桂大爷同着宝二爷来了。”王夫人道：“那里话来？”口里说着，抬头往外一看，只见桂堂在前，后面一人穿着重服，面貌神情活似宝玉。两人急急跑进禅房，桂堂抢到王夫人面前，双膝跪下，说道：“桂堂请奶奶安。”巧姑娘无处可避，赶忙走开。王夫人扶着问道：“你妈妈们还在这里吗？”桂堂道：“在这儿等着奶奶呢。”梦玉不等说完话，早已走到面前，将桂堂拉开，赶忙跪下，说道：“太太你怎么今日才来？”话也没有说完，抱着王夫人的腿大哭起来。桂堂过去给丈母请安，又见过大嫂子、宝二嫂子、友妹妹们。平儿指道：“这是薛姨妈的宝月姐姐。”桂堂见礼，过去同巧姑娘见个礼，急回身问道：“四姐姐呢？”宝钗流着泪道：“再对你说。那个不是祝家梦玉兄弟吗？”桂堂应道：“正是他。”

梦玉在王夫人面前哭拜一会，引起王夫人想宝玉的一番悲切，止不住伤心流泪，将梦玉拉了起来，问道：“你是我的梦玉吗？”梦玉点头应道：“儿子就是梦玉。”王夫人含泪说道：“你且过去见了嫂子们再来说话。”梦玉连忙走过这边，一



眼瞧见宝钗，走上前去，拉着说道：“这位姐姐是谁，我怎么很面熟？”宝钗一段伤心，呜呜咽咽说道：“兄弟，我就是薛氏宝钗。”梦玉道：“哎呀，就是宝姐姐吗！快些请坐了，让梦玉拜见。”说毕，倒身跪下，宝钗含悲回礼。拜毕起来，宝钗指着道：“这是珠大嫂子；这是琏二嫂子；这是友妹妹；这是你薛家妈的宝月姐姐，都一齐拜见罢。”梦玉瞅瞅这个，看看那个，说道：“我怎么都在那里见过，一个个的好面熟？”奶奶、姑娘拜完之后，平儿叫巧姑娘过来拜见。梦玉问道：“这就是珍珠四姐姐吗？”宝钗道：“这是琏二嫂子的女儿巧姑娘。你那四姐姐一会再对我说罢。”

梦玉正要再问，只见祝府的太太、奶奶们一齐进来。头里走的是桂府金夫人，后面跟着一大群。王夫人领着奶奶们赶忙往外迎接，金夫人一眼瞧见，忙叫道：“姐姐，怎么四姑娘掉下江去？”王夫人未曾回答，后面的那些太太、奶奶们都齐声急问道：“怎么四姑娘掉下江去？”梦玉、桂堂一齐大惊，拉着王夫人问道：“太太，太太！怎么，怎么？”王夫人泪流满面，点头应道：“昨日失脚踏江，无从捞救。”

王夫人一言未毕，梦玉登时面色皆变，叫声“哎呀！”仰面一跤栽倒在地。王夫人、金夫人以及祝府的太太、奶奶、姑娘们急的手忙脚乱，扶他坐在地上，掐着人中，不住口的乱叫梦玉，又赶着灌了几口姜汤。梦玉渐渐苏苏，众人放心。宝钗瞅着梦玉，也不是心疼，也不是肠断，也不是悲苦，也不是伤感，竟说不出那一种的难过，只对着流泪而已。王夫人看见梦玉如此情形，竟活似当年宝玉，只可怜珍珠不得见面，差得半日工夫，活泼泼的一个人做了江心之鬼。想到这里，由不得五中皆裂，泪如泉涌。正在悲感，见梦玉忽然站了起来，往外就跑，众人拉住问道：“你往哪里去？”梦玉道：“我去瞧瞧，

在那里掉下去的。”宝钗过来将他拉住，流着两行香泪，说道：“兄弟，你且等着，已经差人去找寻下落，就是你去看也无益。”金夫人连声说道：“好儿子，你宝二嫂子的话说的很是。你不要性急，且等众人同你太太见过礼咱们再说。”梦玉含泪点头。

祝府的太太、奶奶们才知道这位就是宝二奶奶，就有好几位走过来，拉着宝钗道：“宝姐姐，怎么咱们今日才得见面？”宝钗将众人一看，倒像都是旧时相识。又见桂蟾珠站在众人背后，满面啼痕，不住手的擦泪。宝钗道：“候着太太们相见后，咱们再叙。”金夫人道：“咱们在殿上拈香，听见说抱琴要同佛爷拼命一段故事，才知道四姑娘落江之事。咱们惊的心胆俱碎！又兼着梦玉这一闹，众人连礼都还未见。”对王夫人道：“这位是我的姑太太，梦玉本生之母；这位梅大妹妹是这海珠、掌珠之母；这位竺亲家，九如之母；这是郑大姐姐，汝湘之母，是祝府姑表兄妹；这顾二妹妹是我嫡堂姐妹，他妹夫行四，现充商总，同祝大哥哥们是老亲，他这女儿玉书是我的干女儿；这是我姑太太的女儿修云，是梦玉的胞妹。”王夫人道：“都是至亲，今日才得拜见。”金夫人对梅姑太太道：“这就是我大姐姐贾太夫人；这是大亲家太太；这是我亲家璉二妹妹；这是你们方才知道的宝二妹妹；这是友梅姑娘；这是薛二姐姐的宝月姑娘；这就是巧姑娘。”王夫人道：“今日幸有妹妹在这里给咱们通个履历，不然咱们要通半日的乡贯，才得明白。”太太、奶奶、姑娘们彼此拜见。

桂夫人道：“今日一早，本寺差人报信，知道姐姐在此拈香，咱们老太太听见十分欢喜。自从接着大姐姐家信之后，天天在家里盼你，将沈四姐姐、薛二姐姐、三兄弟同三妹妹们留着，等姐姐来了，大家热闹几天。今日老太太催着咱们来接，

等不及沈四姐姐们梳洗。谁知到这儿，听见四姑娘这个信，一会儿老太太知道怎么好呢？”梅秋琴道：“老太太很望着要见四姑娘，这件事断不可叫他老人家知道。”郑太太道：“依我的主意，就说四姑娘先回金陵去了，且等大姐姐回来，咱们再慢慢对老太太说这缘故，或者另外商量出一个主意来也可。”顾四太太们都说：“甚是。”金夫人道：“咱们站了半日，且坐下慢慢再说。”海珠们这些姐妹拉着宝钗，倒像是他乡遇故知的一样，连顾玉书也异常亲热。只有梦玉十分不乐，对着桂夫人道：“我去多派些人，到沿江一带去寻找四姐姐的下落。”桂夫人道：“须叫周惠进来吩咐，不必你去。”海珠道：“昨日风流不大，横竖漂不很远，赶着去找总有下落。”

太太们正在说话，见姑娘、媳妇跟着沈夫人、薛姑太太来到方丈。王夫人同宝钗是姑嫂、姐妹、母女相逢，这一见面说不尽悲喜交集，又哭又笑，说不了那些记念说话。宝月上前拜见母亲、舅母，珠大奶奶们一齐磕头请安，十分亲热。众姐妹挨次会下。沈夫人道：“那年你三哥得了大学士，正想着兄妹们一堆相聚，谁知到半路上忽遭大故，我因此悲苦成病。服满后，叫孩子们各去做官，我在家安养。今年薛家二妹妹回家修墓，正要起身，谁知无意中承继了梦玉，才知道大妹妹回金陵的信儿。薛二妹妹给梦玉娶了亲，咱们一同送来，给老太太补拜大庆。我又同郑大妹妹做了亲家。老太太留咱们，等桂三兄弟同大妹妹们来了才放回去。今日姐妹、母女在这儿相逢，真是意想不到！”

薛姑太太道：“让茗烟见过太太，咱们再说。”茗烟赶忙抢上几步，双膝脆下，两手往上爬了几步，口中说道：“奴才几年不曾伺候太太。”一言未了，放声大哭。王夫人同宝钗见是伺候宝玉的茗烟，也止不住一阵伤心，泪流满面，问道：

“你怎么也在这里？”茗烟哭拜一会，起来请了安，见过大奶奶、琏二奶奶，走到宝钗面前跪下，叫了一声“宝二奶奶”，声泪齐出，十分悲恸。宝钗道：“你且见过两位姑娘，太太还有说话问你。”茗烟见过姑娘。

王夫人道：“你怎么倒在这里？说给我听。”茗烟站在太太面前，含泪答道：“奴才自从那年辞了太太，要上天下地去找宝二爷，各处走到。后来盘费用尽，只得沿途要饭，一路寻访，总无影响。今年来到金陵，寻了几日，这天睡在一个土地庙门口，来了一个疯和尚，对奴才说：‘你一番苦志，明日可以得见主人。’又对奴才说了方向。奴才第二日依着方向走去，就遇见这里大爷。初见面错认了是宝二爷，说到后来，才知道是祝府的大爷。蒙大爷的恩典，将奴才带了回来，收在身边服侍。这大爷光景很同宝二爷一样，待奴才很好。前在金陵遇见薛姨太太同三舅太太，听见说太太同宝二奶奶们都回金陵，奴才天天在这里盼望，今日才得见太太、奶奶面。又听见说惜春四姑娘掉下江去，奴才听说心都碎尽了。怎么不见宝二爷的哥儿呢？”王夫人听了十分伤感，说道：“这里大爷是我女婿，又是我的干儿子，你伺候他就同伺候宝二爷一样。”茗烟连声答应。王夫人道：“且去帮着找找四姑娘的下落。”桂夫人接着吩咐周惠道：“贾二太太的四姑娘昨日失足落江，不知去向，你多着些人往沿江一带下游处所寻访。倘有人捞住，不管是生是死，多多谢他，赶着就来通信。”周惠、茗烟一齐答应出去。

桂夫人们同王夫人叙说京中大太太那里事务，金夫人又提起船中遇风暴，蒙琏亲家搭救相见之事，再三致谢。王夫人同平儿十分感叹，细细问贾琏的面貌、光景同升儿的样范，金夫人细说一遍。这边蟾珠、桂堂、修云、梦玉、海珠、掌珠、汝湘、九如同着李纨、宝钗、友梅、宝月、巧姑娘也是絮絮不已，

十分亲热，倒不像是今日初次相逢的样子。

李纨对着宝钗道：“你同四妹妹大观园梦中所见，谁知今日相逢，可见宝兄弟的话一点不错。”宝钗点头叹道：“天下那有这样奇事！真所谓咫尺河山，实令人有昔今之感。”李纨道：“幸而又聚一方，差堪自慰。”梦玉道：“大嫂子同宝姐姐说些什么？令人难解。”宝钗叹道：“连我们也解不出其中道理。”海珠、九如道：“今日同大嫂子、宝姐姐们竟像至好姐妹，一旦相逢，其中就里也只好以不解解之。”梦玉道：“这还不足为奇，最奇的是我在金陵给太太修房子，遇着茗烟同九如姐姐；还有在扬州时遇着柳绪哥同宝书三姐姐，这都是奇事。人人都像是见过的一样，我不知前世是个什么东西，这一辈子，这个也说认得我，那个也说认得我。”掌珠笑道：“我知道你前世一定是个拉纤的，满街闯门子，人人面熟。”修云笑道：“玉哥前世不是拉纤的，一定是块牛皮胶，到处用着他，粘着不放。”众人听了一齐好笑。

太太、奶奶们正说得热闹，知客和尚又添了几桌点心进来，请太太们吃茶。梅姑太太道：“咱们别在这里耽搁，老太太等着吃早饭呢。”王夫人道：“我今日在此做完经事，明日再去拜见老太太罢。”金夫人道：“我叫堂儿在这里代姐姐拜佛，咱们同去，省得老太太惦记着。”沈夫人、桂夫人、郑太太、薛姑太太都说：“甚是。”王夫人料难推却，只得应允。梦玉道：“我同堂兄弟在此拜佛，晚上叫老和尚放焰口，明日一早回来。”王夫人听了十分伤感，拉着他说道：“你且陪我回去，还要同你说话呢。”宝钗道：“依我意思，连桂大兄弟都可以不必在此，只要命鲍忠在此照应就是了，横竖老和尚自必尽心礼忏的。”桂太太道：“宝二妹妹的话一点不错，竟是这样，咱们就走。”王夫人含泪说道：“四姑娘未知是生是死，我要

对江哭他一声，以尽母女之道。”宝月、梦玉、蟾珠、桂堂都一齐哭道：“我们陪太太去哭四姐姐。”海珠道：“咱们到妙高台去望江设祭才是。”梦玉听见，连忙吩咐在妙高台摆设酒果，点起香烛。

桂夫人同着各位太太、奶奶都一齐来到妙高台上。祝府的人已供上酒果、香烛。王夫人看着滔滔江水，那里忍得住伤心，一手扶着栏杆，对着江面叫了一声：“珍珠！”止不住纵声大哭。接着是李纨、平儿、宝钗、友梅、宝月、巧姑娘以及抱琴，无不伤心恸哭。金夫人娘儿三个，兼着这最爱哭的，也一齐大哭，十分伤感。梦玉哭了一会，将桌上供的一杯香酒拿着，望江中一奠，不觉连一个杯子也丢了下去。金凤在旁看了，甚觉好笑，说道：“你再使劲儿连手都要丢了下去。”江莘笑道：“若是大爷的手丢下江去，龙王爷瞧见一定要吓一跳，说道：‘人还未来手已先到，必定是来要宝贝的，快些将珍珠还他罢！’”梦玉正在悲泣，听了倒觉好笑。桂夫人、郑太太、顾太太、梅姑太太也陪着哭了一会，过来再三劝慰。王夫人们慢慢止哭，焚化纸钱，各人的姑娘、嫂子们送上茶来嗽口，又伺候着面盆手巾，扑粉镜子一切奁具。

太太、奶奶、姑娘俱收整完结，正要走下台去，见杨华的媳妇急忙忙进来回道：“杨华在瓜州口见人捞起一位姑娘，瓜子脸儿，有十八九岁年纪，披散着头发，周身衣服俱好。杨华瞧见，赶着借了人家一扇门，将尸身停上，又盖上毡子，赶着回来通信。”王夫人们听说，心肠俱碎，对着宝钗道：“咱们去瞧瞧，以便给他装殓。”梦玉赶忙道：“我带着人先去料理，太太随后再来。”王夫人未曾回答，桂夫人道：“也罢，你多带几个人，先坐红船过去，赶着料理。我同着你太太们就来。”梦玉得了这句话，答应一声，飞跑而去。桂堂回过桂太太也

同梦玉先去。

这里太太们一齐走到大殿。此时正在拜忏，又俱展拜一遍，同出山门。桂夫人将贾府的太太、奶奶们都约到自家船上，吩咐多帮两只红船，竟到瓜州口来。梦玉早已先到，看见沙滩上围着多少男男女女。他心中不胜悲苦，用手指道：“那是一个什么庙？”家人陈兴答道：“就是大爷送柳大爷在这里拈过香的大王庙。”梦玉道：“很好，你们就将贾府的四姑娘搭到庙里去，一会儿太太们来了，也好坐坐。”陈兴、杨华连声答应。那船早已拢岸。梦玉扶着家人们赶着跳了上去。那些瞧的人，看见一位戴孝的美少年，带着多少家人、小子上来，不知是这位姑娘的什么人。众人正在猜想，见梦玉走到门边，揭开毡子大叫道：“我的珍珠姐姐呀！”就大哭起来。桂堂也跟着大哭。杨华叫了些船家帮着，连门一齐搭到大王庙去。梦玉就像孝子，一路哭着同到庙里，在大殿旁边停着。一面吩咐冯裕、杨华赶着去办衣衾棺槨，俱要体面，不计银钱多少，只要妥当。又吩咐本庙和尚，多请僧人念经超度。叫桂堂领着陈兴在江口等着，伺候太太们上岸。梦玉带着几个小子，对着这死人的脸，哭的口干气咽。太太们也俱上岸走进庙门，听见梦玉哭的伤心，一齐来到大殿上，见梦玉低着头、对着脸的大哭。

王夫人见那死尸心都伤碎，刚要大哭，宝钗赶忙止住道：“太太快别哭，这不是四姑娘。”王夫人道：“你还没有瞧见他脸，怎么知道不是他？”宝钗道：“四姑娘不穿红鞋。”王夫人们看去，果然不错，一双小金莲上穿着红绣弓鞋。宝钗赶着上前拉着梦玉道：“兄弟快别哭，不是珍珠四姐姐。”梦玉听见，回过头来问道：“这是谁呢？”汝湘笑道：“咱们也不知他是谁，想来总是你姐姐，哭哭他也是应该的。”太太们一齐好笑起来，梦玉亦觉好笑。

众人围在面前，看这姑娘也不过十八九岁年纪，相貌端正，身上衣裙不像个平等人家的妇女，两只手上都还带着金镯，耳上带着珠环，散着头发。王夫人对宝钗道：“这姑娘倒很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平儿笑道：“面熟的多着呢，谁还记得这些。这姑娘活该同咱们有一面之缘。”九如道：“不是咱们一面之缘，倒是玉大爷前世少欠他的一桶眼泪，他来要帐呢。”桂太太们不觉吃吃大笑。梦玉道：“我已叫他们去办衣衾棺槨，也不管认得认不得，装殓了他也是前世的一段因果。”竺太太道：“既不是珍珠四姑娘，咱们回去罢，可以不用在这里送殓了。”桂夫人道：“咱们在这里岂不可笑！快些家去罢。”海珠道：“这是杨华的误报，就罚杨嫂子在这里等他们装殓了再回去。”桂夫人笑道：“此说甚是。”掌珠指道：“那边墙上写着什么‘祝梦玉’呢。”太太们听说都走了过来。梦玉笑道：“这是我送柳绪哥起身后，在这里拈香，就在壁上题了一首诗，下面落着款。”奶奶、姑娘们走过来，念了一遍。宝钗道：“兄弟这首诗，将来必有以碧纱笼之者。”梦玉道：“等绪哥来，要他步韵，倒是一段佳话。”梅秋琴道：“咱们到船上去，慢慢再说罢。”

太太们出了庙门，纷纷上船，左右帮着红船登时开去。宝钗忽然想起，对薛姑太太同王夫人道：“刚才这姑娘很像夏氏金桂嫂子。”王夫人点头道：“不错，很像他。”薛姑太太叹道：“提他干什么？”李纨、平儿笑道：“怨不得我一时想不起来，真是一些不错。”此时船已过了金山，将欲收入江口，只见一只红船飞奔而来。桂夫人笑着对王夫人道：“接你的又来了。”王夫人抬头一看，笑道：“这又何苦呢？”不知那来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 蕉雨斋友梅谈遇合 水晶宫月老说姻缘

话说桂夫人们大船将收江口，只见一只红船飞奔而来。桂夫人道：“来接亲家了。”王夫人回头往江上望去，见是桂廉夫领着几个家人来接，对桂太太道：“又要劳妹夫远接。”桂太太道：“想是老太太等的心烦，叫他来瞧咱们。”正说着，那红船早已帮住。桂廉夫站在舱上招呼道：“大姐姐怎么昨日才到？叫咱们好等。”王夫人站起，对窗答道：“路上耽搁了一天。怎么又劳妹夫来接？”两边说着话，船已收入江口，不一会到了码头。此时祝府上的轿马俱已摆满，祝筠亲自来接。又兼着镇江太守周大老爷是贾政同部的司官，当初也最相好；还有盐铁使蔡大人、提刑副使龚大人，都是贾政做江西粮道时的同寅。听见贾二太太回南，俱差人来接。又是祝府上几位至亲老爷们，也有亲自来接。码头上不下数千人，十分闹热。

贾府的周瑞接了各家帖子，交给自家的女人，同梁贵的媳妇上去禀知。王夫人吩咐，命周瑞去各家致谢，请亲家老爷相见。祝筠进舱拜见，彼此称谢。各位太太们纷纷上轿，由码头一路进城，满街上男女比看会的还要热闹。走不多时，已到祝府大门。王夫人轿子在前，见门口街上齐齐整整站着三四十个体面家人，二门前有门上老管家带着一二十个执事家人站班迎接。

今日，贾亲家太太初次上门，不走夹道，轿子到茶厅歇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们陪着走春晖堂，进去到敬本堂。见一

位太太带着丫头、媳妇迎接出来。桂夫人对王夫人道：“这是鞠亲家姐姐。”王夫人听说，忙上前相见。彼此说些钦仰，鞠太太道谢，“将友梅继留膝下，存歿成全，感恩无既”。两位太太拉着手儿谦让一回。李纨、平儿、宝钗、巧姑娘上前见礼。鞠太太问：“那位是宝二奶奶同四姑娘？”王夫人指道：“这是宝玉的儿媳。四小女已先回金陵。”鞠太太再三致谢。宝钗、友姑娘过来见姑妈，彼此流泪。鞠太太道：“好孩子，我听见你立志坚贞，因此才得有这样的母亲。我同你姑夫听了很欢喜。”梅秋琴道：“且见过老太太，你娘儿们慢慢再谈。”

太太们走过崇善堂，来到恩锡堂的院子，见甬道右边站着一溜儿姑娘、媳妇们，俱是素雅妆束，人人体面。王夫人猛抬头吃了一惊，定睛细看，用手指着问桂夫人道：“那个姑娘是谁？”桂夫人指道：“就是这周惠家的女儿，名叫婉贞，是老太太最喜欢的丫头。”婉贞赶着上前给贾太太请安。李纨、平儿、宝钗瞧见也觉心动，巧姑娘更难为情。王夫人指着巧姑娘对众位太太道：“这周姑娘真活像生他的母亲、我侄女儿熙凤的模样，刚才一眼瞧见几乎叫错。天下那有这样活像的样儿！”郑太太笑道：“周姑娘的品貌同巧姑娘也不差上下。”宝钗指道：“这九如妹妹岂不活像史姑娘！”竺太太笑道：“怨不得茗烟初次见面，认做是史姑娘，原来咱们九如真个像什么史姑娘。”王夫人点头笑道：“祝亲家府上奶奶、姑娘们，有像这个、像那个的，不一而足，再没有周姑娘同九如奶奶像的这样全备。”

众位太太们一路说笑，走过忠恕堂到垂花门口，见几个体面老管家婆领着三四十个粉白黛绿、锦云香雾的姑娘、嫂子们两行站班。王夫人想道：“自大门前起，直至此处，一切厅堂、人物远胜荣宁两府。咱们当年光景，何曾有这样气概，真不愧

是尚书宅第。”心中甚为叹羨。进了垂花门，走景福堂进去，刚到怡安堂甬道上，见一位三十来岁的太太领着三个美人，身穿孝服，后面跟着一二十个美貌姑娘、媳妇迎接上来。竺太太道：“三亲家同着三位奶奶来了。”王夫人忙上前相见，彼此见礼。石夫人道：“老太太有恙，不能远迎，在堂前拱候。”王夫人道：“怎敢劳太夫人等候。”桂夫人道：“咱们本来耽搁的长远了，老太太等的着急呢。”邀着王夫人竟往介寿堂来。走进院门，见东西两廊下有女如云，站班迎接在甬道上。走了一半，瞧见介寿堂前，珠帘高卷，四个美人扶着一位鹤发慈容的太夫人走出台阶，站在棚下。郑太太、鞠太太道：“老太太出来迎接。”王夫人听见，急忙走上前去，见老太太刚要下来，连忙止住，赶上台阶将太夫人双手捧住，同进介寿堂。后面太太、奶奶、姑娘们都一齐进去。余下的姑娘、嫂子们俱在卷棚下站着。

王夫人领着李纨们挨次拜见，祝母十分欢喜，同王夫人异常亲热。叙谈几句，将平儿、宝钗、友梅、巧姑娘四人拉着问道：“那两个是我宝贝的孙女儿？”梅秋琴笑道：“老祖宗，这位琏二太太是桂哥儿的丈母，是这巧姑娘的母亲，别将他娘儿两个认作姐妹。”祝母同众太太哈哈大笑。秋琴指道：“这是老祖宗的宝贝孙女儿宝钗。那珍姑娘回了老家儿，这个友姑娘代珍珠来作宝贝的。”祝母笑道：“我那里知道珍姑娘家去了，咱们不住口的念着珍珠、宝钗，谁知想着了一半。不是秋琴说给我知道，竟将他娘儿两个认作姐妹，真我糊涂了。”祝母说着，又放声大笑。秋琴道：“今日老祖宗很乐，说话的声音就像金钟似的。”汝湘道：“不但老太太声音响亮，连寿纹里面都放出毫光来，照的脸蛋儿比咱们还后生。”祝母听了哈哈大笑道：“秋琴同汝丫头娘儿们都炼就的一串儿，说话倒是

很好的一班八角鼓儿。”秋琴道：“这是薛二姐姐的宝月姑娘，都见过了老祖宗，请台坐，让咱们姐妹们见个礼，再同亲家姐姐们慢慢的说罢。”

祝母笑道：“我只顾说话，真个倒忘了你们见礼，我站在这儿让你们罢。”太太、奶奶、姑娘彼此拜了半日，扶老太太的四位姨娘过来拜见。诸人都相见已毕，祝母让了坐，太太们挨次坐下。介寿堂、怡安堂两处体面姑娘上来送茶，一溜儿齐齐站着。候接过茶杯，就是介寿堂的吉祥、五福两位姑娘，带着怡安堂、承瑛堂、荫玉堂、瓶花阁、海棠院以及四位姨娘处各执事姑娘进来行礼。接着是效力姑娘们进来磕头。刚才完毕，又是查、槐、周、廖四个老管家婆带着各处办事，以及闲散各家人媳妇进来行礼。又是家生女儿们磕头拜见。王夫人同李纨们再三致谢，应接不暇。只见一群一阵碎锦攒花，几疑身在广寒深处。众人闹了半日才毕。接着，祝筠、梅白、鞠冷斋进来相见，祝筠称谢未了，鞠冷斋再三拜谢。王夫人每位应酬几句说话。祝母道：“亲家太太还有几天耽搁，等着慢慢的再谢，且让咱们吃饭罢。”祝筠们退了出去。

祝母吩咐摆饭，桂夫人道：“介寿堂、怡安堂两处吃罢。”祝母道：“今日大团圆，都在一堆儿吃的热闹。承瑛堂的娘儿三个，连秋瑞、梦玉也去叫来，不必等过百日，只管行走。我这会儿全都丢开了，是他们各人的寿命，叫我老的苦会子也是无益，揉揉肚子算了罢。”王夫人同众位太太说：“老太太见的很是，叫做小辈的心里相安。”

桂夫人差人请承瑛堂的太太、奶奶，荫玉堂大奶奶同玉大爷暂换青服来见老太太。传事的嫂子们分头去请。介寿堂正在摆设杯箸，石夫人领着梦玉、秋瑞、芳芸、紫箫一齐进来给老太太请安。祝母道：“你们都是方才见过的，等吃过饭慢慢再

谈家事。”桂夫人道：“贾大姐姐姑嫂、姐妹同老太太坐在这边；郑大姐姐、桂三妹妹、顾二妹妹、梅大妹妹同琏二亲家太太坐一桌；我同竺、鞠两亲家，三妹妹同着大亲家太太坐这一桌；宝二奶奶、月姑娘、六姑娘、巧姑娘，有他姐妹们一堆儿热闹。”祝母笑道：“我不管，叫我坐在那儿，我就坐在那儿。梦玉有好一程子没有同我吃饭，叫他到这边来，同着丈母们吃罢。桂堂、魁儿各人陪着他丈母在那边坐。今日真是大团圆，要吃的热闹。”梅秋琴道：“老太太知道快要收新米了，叫咱们打扫仓房呢。”竺太太们一齐大笑，跟着老太太挨次坐下。王夫人们虽是初次相逢，倒像是一家眷属，十分亲爱，并无客气。海珠们同宝钗像是时刻见面的手足一样，更难说其亲热。嫂子、姑娘们往来伺候。

不一会，用完早饭，太太们在祝母套房里叙谈。海珠们邀了宝钗、宝月、巧姑娘到海棠院去。鞠太太、秋瑞带友梅回蕉雨山房，要谈谈手足关情的说话。来到怡安堂甬道上，鞠太太道：“我同友梅去说会子话再来。”海珠道：“自然宝姐姐也还要过去请安。”秋瑞道：“怎敢劳宝姐姐的大驾。”掌珠笑道：“你不用谦虚，少不了咱们陪着宝姐姐各处都要走到的。”秋瑞笑道：“既蒙光降，我当扫径以待。”汝湘道：“不要耽搁，你快去罢，咱们少刻一准赐顾不误。”海珠们一齐好笑，来到景福堂后身，彼此分路。

梦玉、梅春同海珠姐妹、汝湘、九如、芳芸、紫箫、修云、蟾珠、宝钗、宝月、婉贞、巧姑娘、顾玉书俱到海棠院，让在东边碧纱榻里坐下。翠翘们连忙送茶。宝钗笑道：“我今日头一遭儿在此，也该同主人见个礼才是。”梦玉道：“咱们拜过两次儿了，尽着拜个什么劲儿！”婉贞笑道：“咱们这里来的太太、奶奶们，一年我不知要见多少，没有这今日见贾太夫人

同各位亲家太太这样面熟，倒很像是常在一堆儿的，不是个怪事！”宝钗笑道：“不但你瞧着咱们面熟，咱们瞧着这里诸位姐姐、妹妹也像是素来相认。内中你同九如姐姐，更似我的两个至好。可见天下人形貌相似者原不足为奇。”梦玉道：“我常听见人家说，我有些像贾府的宝二爷。我想宝二爷是温温玉人，蓬莱仙质，咱们是野草凡花，安能想其形像！今日宝姐姐在此，看看我同宝二哥果有一二处相像否？”宝钗听说，眼圈儿一红答道：“像也好，不像也好。”修云看见宝钗莹莹欲泪，赶忙接口道：“咱们同宝姐姐说说别的罢，别耽搁了工夫，像不像慢慢再说。”金凤道：“没有见宝二奶奶时，成天家不住口的记念，今日见了面，倒没有什么说话了。”紫箫笑道：“这叫做及至相逢半句无。”芳芸道：“并不是没有话说，是话太多了，不知在那头说起。”蟾珠笑道：“你们都别言语，等我同宝姐姐叙叙别悃。说的高兴，自然引起他们的话来。”修云笑道：“既是这样，你同宝姐姐说起来，咱们静听。”芳芸道：“你们瞧，梦玉怎么呆呆的出了神？”

众人回过头来，见梦玉斜坐在一张小螺甸榻上，怀里抱着个素青缎子靠枕，瞧着宝钗，目不转睛出了神去。海珠笑道：“这又是那一股子劲儿？”紫箫叫道：“玉大爷，你怎么不說話儿，尽管发什么呆呢？”梦玉并不听见。婉贞忍不住站起身来，走到梦玉面前，用手推着道：“大爷怎么不說話，叫着又不听见？”谁知梦玉随着婉贞的手睡倒榻上，睁着眼，张着嘴，昏昏沉沉不省人事。婉贞大惊，忙叫众人过来瞧瞧。海珠们听见齐走过来，叫的叫，推的推，梦玉只是不苏。急的众人手忙脚乱，没了主意。宝钗道：“赶着吹点平安散到鼻子里去，一打喷嚏就好。”金凤们忙取平安散来，汝湘给他吹了好些，总不见打喷嚏。众人正在着急，只听见宝钗胸前一声响亮，犹

如金钟玉磬之声，十分清越。其音未了，见有一道白光直扑至梦玉脸上，寂然不见。梦玉忽然翻身坐起，问道：“怎么你们都站在这里？”九如道：“罢呀，小祖宗！你好端端一会儿是个什么症候？活活叫人急死！不亏宝姐姐身上带着宝贝救你过来，咱们就要去回太太，赶着请大夫进来诊视。你到底是真呢，还是假呢？”

梦玉叹道：“我见了宝姐姐，心里只想着要哭，不知是个什么缘故。刚才坐在这里，觉得一阵心酸，就像睡着了一样，耳边听见有人叫我，只是答应不出。正在为难，忽然一阵檀香沁入心骨，谁知是宝姐姐带着的宝贝。我不知是什么缘故，这一阵心中难过；又不知宝姐姐是一件什么宝贝救我过来，给我瞧瞧，也好放心。”宝钗笑道：“我身上并无宝贝，有个什么给你瞧瞧的。”修云、海珠道：“方才众人都听见宝姐姐胸前一响，就像金钟玉磬一样，接着有道白光扑到梦玉脸上，他就苏了过来。人所共见，一定要请教这件宝贝是个什么样儿。”宝钗笑道：“实在我身上没有宝贝，只有一个金锁，还是我小时一个什么和尚送的，他说终身带着，可以消灾免难。惟有这件东西是我常带在胸前，或者就是他也未可知。余外几件玉器俱非宝贝，倒是我头上带的这枝簪子，真是个宝贝，我取下来，你们瞧瞧。”说着，在云髻上将那松枝簪取下，与众人细瞧。芳芸笑道：“果然这枝簪子有些异样，还带着宝光现现，异香扑鼻，到底不知是件什么东西？”蟾珠笑道：“这簪子的来历，一会再请教。刚才那响声同那光亮可不是他。想来还是那个金锁作怪，何不也取出来叫咱们赏识赏识呢。”

宝钗被他们缠不过，只得将面上衣服解开，露出那个金锁。众人看见光彩夺目，异样精巧，并非凡工制造。梦玉两手托着仔细看了一会，说道：“我很像在那里见过。”紫箫道：“罢

呀，又是你见过，总是贾太太府上不拘是人还是东西，都是你见过的。”梦玉笑道：“且不要说我，你们方才都私下里捣鬼，说是贾太太府上的人没有一个不面熟，这会儿你们又说我认为这个那个的。”掌珠笑道：“你们说的只管说，梦玉瞧的尽着瞧，倒叫宝姐姐开着怀伺候着奶奶、姑娘、爷们说话。”众人听了，不觉好笑。九如道：“咱们陪着宝姐姐到秋丫头家去逛逛。他们去这半日，什么话也该说完了。”宝钗道：“我且到诸位姐姐妹妹屋里去拜望拜望，再到鞠大姑妈家去。”梦玉道：“依我说，宝姐姐先到蕉雨斋坐会子，同了友妹妹再往一处一处去逛。”汝湘道：“横竖今日一天也走不完这些地方。”宝钗笑道：“今日就是走半夜也都要走到，别叫姐妹们思糊我，说到这家，又不到那家去。”梦玉道：“谁思糊姐姐的，谁是混帐行子。”芳芸道：“梦玉是那里学来的，动不动就赌咒，那里像个爷们！”海珠道：“咱们走罢，别耽搁工夫。”

众人出了海棠院，径往蕉雨斋来。此时鞠冷斋夫妻、女儿同着友梅正将前前后后的流离颠沛，以及遇着贾府收留之事，细细畅谈，老夫妻十分感叹。丫头们进来回道：“玉大爷同众位奶奶们陪着贾府的宝二奶奶来了。”鞠太太听见，领着秋瑞、友梅出来迎接。宝钗瞧见说道：“怎么劳姑妈远接？”鞠太太道：“姑奶奶今日初次到此，又是救我友梅的恩人，理该远接。”宝钗笑道：“姑妈怎么说起客气话？友妹妹是我两姨姐妹，若是知他流离失所，尚应收留照应，何况是无意相逢。又是我太太留为继女，我于友妹妹毫无好处，何恩之有？姑妈这样说来，致使我汗颜无地。”鞠太太道：“两车相遇之际，若非姑奶奶收他回去，安有今日？此恩此德实难尽言。”太太们来到堂屋，宝钗重又见礼。鞠冷斋看见人多，出去同梅香月闲话去了。鞠太太让宝钗们坐下，吃过茶，就将刚才友梅所说之话从头至尾



说与海珠们听。众人一齐感叹，都说是贾姨妈同宝姐姐、四姐姐实在恩同再造。

众人正在说话，见友梅、宝钗、梦玉、秋瑞一齐流下泪来。宝月、海珠们瞧见，知道是提起四姐姐，所以伤心，也都觉着悲苦。谁知蟾珠、巧姑娘分外伤心，不期然而然的哭将起来。鞠太太劝慰一番，又同宝钗叙谈一会。听差的嫂子来请太太、奶奶仍陪宝二奶奶、月姑娘、巧姑娘、友姑娘到怡安堂用点心，太太们都在那里等着呢。鞠太太听说，邀着宝钗们同进垂花门往怡安堂而去。

不言贾府的太太、奶奶、姑娘们在祝府盘桓留住欢乐。梦玉、海珠们同宝钗十分亲热，王夫人爱周婉贞，相依朝夕之事，俱且慢表。且说珍珠落水之后，将两眼紧闭，耳内犹如鼓响雷鸣，鼻孔中两条水箭深射入脑，咬紧嘴唇，不通呼吸，身不由己，随波扯拽，四肢无力。到此际，心事茫茫，魂迷气断矣。悠悠荡荡，不知历尽多少蜃楼蛟窟，忽觉鼻中奇痒，打了几个喷嚏，耳边不闻水响。睁开双眼，只见自身睡在个大牌楼底下，旁边站着几个奇形怪状、似人非人的东西。珍珠想道：“我身已死，此间想是阴司地府。既到此间，自然要同了他去。”想罢，将身坐起，见乌云散披两肩，心中转道：“世上人看见鬼皆披发，我常不信。谁知这会儿我也披着头发，甚觉可笑。偏要将头发挽起，去掉做鬼的俗态。”心中想毕，站起身来，将乌云挽起，想着并无簪子，这头发如何挽得住呢？猛然看见旁边站着个怪物，倒像个虾精，嘴上针锋猬立，光亮通明。想道：“何不拔他一根做个簪子，横竖我是江中之鬼，还怕他撵我上岸去不成？”主意想定，大着胆子走上前去，竟在那虾精嘴上使劲一拔。那精怪出其不意，回避不及，被珍珠将嘴上硬须拔一根，疼的在牌楼底下乱跳。珍珠赶忙插在头上。有个鲇鱼

精咧着大嘴呵呵笑道：“不成材料的東西！不過拔掉一根毛，也值得這樣亂跳。”蝦精道：“這姑娘好厲害手段，剛到面前就去掉我一根毛，若沾着他的身子，不用說連蝦米兒都要撈空了。”珍珠聽說，亦覺好笑。看那牌樓以外水皆壁立，自牌樓以內金碧輝煌，並無水迹。又看牌樓上寫着“澤潭蒼昊”四個大字。還有一副對聯，在左邊是：

志切蒼生遍大地陽和一犁春雨，

又看那右邊是：

職司化育慶萬方丰稔疊沛甘霖。

珍珠正看對聯，那幾個怪物說道：“快些去罷，老爺在那裏等着呢。”珍珠想道：“既到此間，自然要到閻王殿上走走。”遂放大膽子跟着那些東西走。過牌樓約有一箭多路，旁邊有一座小衙門，精怪領着走進大門。見那大門邊坐一個黑胖大漢子：身穿青直綴，腳登皂靴，頭戴尖頂院子帽。那脖子約有一尺四五寸長，垂着頭，幾個田雞精在那裏給他捶背。珍珠瞧見，心中想道：“這東西一定是個大龜精。”正在好笑，這幾個蝦精跳上前去，恭身說道：“回烏大爺，賈珍珠已經取到。”烏大爺聽說，將長脖子一伸，抬起頭來看見珍珠，不覺啞然笑道：“這珍珠，果然是個珍珠！橫豎老爺不在家，且來陪我喝個酒兒。”珍珠聽說，勃然大怒，罵道：“撒野的臭忘八，你是個什麼東西，敢出戲言辱我！”烏大爺咧着大嘴笑道：“難道我這品貌就抵不上那個小旦嗎？你乖乖兒的陪我喝酒就罷，不然，我將你浸在臭水洋里，叫你三千年不得翻身！”珍珠氣沖霄漢，

赶上一步使劲的照脸一掌，只听见一声响亮，那乌大爷的脑袋早已不见，只剩了一个身子站着不动。珍珠正在惊疑，见乌大爷的脑袋在那腔子里又慢慢伸了出来，向着珍珠笑道：“肯不肯由你，怎么就动手动脚起来。”珍珠指着他，“死乌龟、臭乌龟”骂不绝口。那几个精怪嚷道：“快别言语，真人来了！”

珍珠听说，回头一望，看见一位真人，面如满月，目若寒星，长髯高鼻，满身上霞光闪闪，坐在一朵莲花台上。四个黄巾力士抬着蜂拥而来。那些鱼精虾怪伏在道旁，不敢仰视。珍珠一腔怨气正无可哭诉，连忙高叫：“真人救我！”乌龟听见吓了一跳，将个脑袋缩的没有了影儿。那位真人早已瞧见，止住莲台，将珍珠叫至面前，问其缘故。珍珠将立志投江，说到刚才被乌龟调戏之事。说毕，伏地恸哭。真人命力士将乌龟拿至面前，指着说道：“你这该死的孽畜！因你愚蠢，从不生事，以此派你在鱼边鱼司处做个门上，你竟敢擅作威福，调戏良家妇女，罪不可逭。”命力士用铜鞭重责三百，差夜叉押至钱塘江上，令渔户网去熬胶，以为在公人役不法者戒。

真人发放已毕，对珍珠道：“我特为你之事而来，俟月老到来给你处分姻缘大事，你且跟我至水晶宫，自有分晓。”珍珠拜谢，跟着真人一直前去。进了两扇朱门，见老龙王出来迎接，真人赶忙下莲台，与龙王携手同行。来至殿上见礼，分宾坐下。有个长须吏人将珍珠领至月台边伺候。不多一会，又见祥云缭绕，来了一位老仙翁。真人同龙王至月台迎接，那老仙翁笑道：“为此一段姻缘，叫我海角天涯忙个不了。”龙王们一齐大笑，同进殿中。施礼已毕，分宾而坐。真人问道：“老仙翁，这段姻缘作何办法？”老仙道：“我的值日功曹来报：‘贾珍珠已于金山寺投江。’我知真人系会中人，自能照应，但其中有难处之事，故此急急赶来商议。”真人问道：“有何

难处之事？正要请教。”老仙笑着，不知说出几句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 如意匠留形换体 清凉观抵足谈心

话说真人向月老仙问道：“有何难处之事，务乞指教。”月老笑道：“当初在幻虚宫，为诸仙子与神瑛参酌姻缘之际，其间缘分之厚薄，情障之浅深，寄托于金陵十二钗，以了幻虚境中之情劫。谁知诸仙子与神瑛情生于幻，幻生于心，又结了再生缘。此番情障，较初次愈深。是以将诸仙子与神瑛又俱转世。因真人与幻虚宫有未了缘，故此奉托，以遂十二钗之愿。”真人道：“再生之事，前在幻虚宫已曾言之，但十二钗俱应转世，何以贾珍珠又令其再生，使他又遭此一番波折呢？尚求指示。”月老笑道：“其中有个缘故。贾珍珠原系幻虚宫的昙花仙子，因与神瑛在离恨天游玩时，适遇广寒宫玉兔偷吃灵芝仙草，神瑛见而相逐，玉兔一时无处可避。正在危急，彼时昙花仙子心生怜惜，将伊抱住，以救其逼急。而玉兔误认昙仙与他有附体之缘，遂起了一片痴情，故托生为蒋郎，以遂姻缘之孽，而又报神瑛相逐之怨，是以娶其意中人。但玉兔之缘已尽，而神瑛前世应与珍珠有三十九年夫妻之分，未曾花烛。非比诸仙子今世与神瑛得成夫妇者，系前世新结之缘。若珍珠只须以本身了初结之缘，不必另行转世也。”真人道：“老仙不言，何能知其端末。我只知神瑛与珍珠有未了姻缘，是以昨日至此，嘱老龙王差鱼边巡检将伊救至水晶宫，以便送伊完聚。适老仙说尚有为难之处，愿闻其略。”月老道：“因昨在帝廷见东狱奏尚书祝凤，忠孝谦正，洁己奉公，当奉玉音，赐以子孙昌盛。

因思珍珠当为祝氏家媳，但祝尚书岂可有失节之妇！正恐老仙将珍珠送去，是以急急赶来商量出一个道理，以全此一段姻缘。”真人同龙王笑道：“这个道理有些难想。别事还可商量，若是妇人要仍复为室女，虽龙宫不少宝贝，也未必有补那一处的东西。”月老听说，忍不住呵呵大笑，说道：“此事作何办法？”龙王道：“古今来有借体还魂之事，何不也行此法？”真人道：“此说虽是，但恐面貌更移，又多一番唇舌。”月老道：“等我将姻缘册细细查他一遍，看可有别样生法。”

说毕，命童儿将金陵十二钗姻缘册取来，看了半日，笑道：“倒有生法，只是费事些儿。”真人问道：“怎样的生法？”月老道：“当初薛蟠续娶之妇夏金桂，淫妒有色。彼时宝玉几番动心，颇生爱恋。我在南天门遇宝玉之三尸神，欲将此事上达天听，是我为伊解释道：‘夏金桂乃淫妒不洁之妇，究与见贞烈端正之妇而起邪心者其罪有间。’后夏金桂服毒而死，转生为室家之女，年十八岁夭折，应死于江。查其年月，应在目下。请老龙王查查此人可曾到案？”龙王命掌案使者：“查小劫册内可有此人到案？”使者答应，忙将架上一册取下，翻了数页，呈与龙王道：“此人业已到案。”龙王同真人、月老看册上写着道：“张宦女黛珠，年十八，于某年月日某时死于江，已到案。”下有几行小字写着道：“吴捞假珠，贾殓真躯，一宵而启，众分其袿。”真人看毕，运动神光，定中生慧，早已知其就里。对月老道：“黛珠系吴姓渔人捞起尸首，贾夫人误作珍珠，梦玉盛为装殓。后来知其不是，家人们将伊草草殓毕，埋在江滨破庙中。萧道士于昨夜启棺，与众人分其衣饰。现今槁葬沙中，躯壳未毁。”龙王道：“此事甚易。吩咐差巡江都尉，推三尺水至江上，将黛珠取来。毋许生风鼓浪，伤坏生灵。”巡江都尉领命而去。约有个许时辰，已将黛珠尸身取

至，进来覆命。月老笑道：“夏金桂之身，无意中遂了宝玉的私念。可见数不可强，如今还要有烦老仙为力。”真人道：“且将珍珠同黛珠躯壳换来，再来斟酌。”说毕，命童儿去将他二人取来。童儿答应，出去来到月台上

珍珠同那女尸站在一堆。童儿随将他二人带至殿上。珍珠看见中间坐着真人，左边坐着老仙翁，右边坐着龙王。那真人看见珍珠进来，腰间取下一个葫芦，用手一招，已将珍珠的魂魄收入在内。龙王道：“水晶宫现有如意匠，善能改头换面。何不令其将黛珠躯壳，照着珍珠容貌略为修改？”月老笑道：“既有此人，再没有这样妥当，快请进来见面。”龙王吩咐叫如意匠。不一会，如意匠到殿参见。真人看见是个老者，手中携着个皂囊，站在一边听令。龙王道：“今有贾珍珠，欲借黛珠之体还魂，尔可将黛珠面貌修成珍珠一样。”如意匠领命，走至两人身边细看一遍，上来回道：“黛珠面上系天皮孤骨，纵使修成形似，终非福相。依匠人愚见，莫若照陆判官换头之例，将珍珠头面换在黛珠身上，令他首是身非，甚不费力。”真人们一齐说道：“此言大妙！竟是这样办法。”

如意匠走到下面，将皂囊解开，取出一堆器具，拣了一把韭叶刀，至那两人身边，轻轻将头切下。又打开个八宝紫金盒，用凤翎小刷蘸着盒内的鸾胶，在珍珠头颈上周围刷到，拿着安在黛珠腔子里，用粉线由顶梁骨上打至胸门口，端端正正，一丝不错。取了曲尺，将脖子上下均匀量准。只是黛珠体胖，脖子比珍珠的周围肥出一分有余。如意匠用个小圆刨子在脖子上刨成一样平正，接口不齐之处，将小刀子四围修刷，十分妥当。月老笑道：“早知这儿有此等匠人，不知要省我多少呕心之事！以后我要常来照顾了。”真人道：“面既可换，心亦当更。”月老点头道：“珍珠之心，非他人之心也，必当更换。”如

意匠听见，又将两人肚腹破开，取出心肝肠胃，彼此调换入腹。顺手将珍珠心上几个小孔挑开，见那肺肝肠胃有病之处，皆为修理全好。见两臂之筋，曲而不直，又俱抽出另行更换。龙王道：“有两条鹏筋，留此无用，送他助一臂之力。”命库吏取出两条雪亮白筋，交如意匠换上。周身安置平正，也用鸾胶将腹皮粘好，又缝以银丝金线，再将熨斗顺着线痕熨的平平正正。做了半日，珍珠完毕。又将黛玉头腹也与他粘好。真人道：“黛玉躯壳，不应葬入鱼腹。”差水卒们将他送至沿江土中埋葬，命该处土地好生照护，休要露其骸骨。众水卒奉真人之命，登时将黛玉躯壳送去。如意匠给珍珠穿上衣服，身上佩带之物及祝夫人在铁槛寺相赠之双龙戏珠佩，俱给珍珠换上。诸事已毕，至真人面前复命。真人吩咐重赏，以奖其劳。如意匠谢了出去。

真人将葫芦内珍珠之魂取出，令其合体。吩咐道：“因你与宝玉有夫妻姻缘未曾了结，故此月下老仙来此龙宫为你调停，将室女黛玉之体借你还魂，休违前数。我有偈言四句，你可谨记。”念道：

非他是他，是你非你。两世夫妻，开花结子。

珍珠跪在地下，再三拜谢。真人对龙王道：“此人系尚书之媳，尚书之妻。好生送至清凉观，自有亲人相会。我与月下老人，尚欲至瑶台议事去也。”说毕，同着月老辞别龙王，驾起一片祥光，冉冉而去。

龙王命龙宫眷属送珍珠到清凉观去。这些龙婆、龙女都争着来看珍珠，彼此说笑，无异人间的亲热。珍珠见龙宫眷属人人都是仙姿花貌，艳丽非凡，所有衣饰皆非世间之物。内有一



位龙女，俨似宝钗，与珍珠分外亲热，十分相契。因奉龙王之命，着他亲自送去。珍珠拜谢龙王，同龙女坐上百宝七羊车，带着多少水族护卫，离了水晶宫。

正往前走，龙女吩咐道：“贾千金难得至此，不可不遍游海市蜃楼，以广见闻。”珍珠欣然乐从，再三致谢。见无数水族，也有骑着海马的，也有推水前驱的，各安队伍，十分热闹。所到之处，水皆壁立。约莫行了千余里远近，见有五彩圆石，不知多少，一望无际。大者如缸，小者如盆，一个个晶莹光洁，照人如镜。珍珠问道：“这是什么石子儿，生的这样可爱？人世上安得有此！”龙女笑道：“此乃精卫填海石，已历千万年，为海水淘磨，方能光明至此。”珍珠点头赞叹。

又走了多路，远望去，红光烛天，绚烂夺目。不一会看看相近，定睛细看，原来是几千万棵红树。至大者，有三人不能合抱；至小者，也有一人围抱之粗。杈丫盘簿，望不见顶。树身上红光闪烁，犹如飞霞流电。珍珠道：“这是什么树，如此好看？人间从未见过。”龙女笑道：“此即珊瑚树，海中之宝。”珍珠道：“当年荣国府中，曾有三尺多长的一枝珊瑚树，人以为宝。谁知这里竟大的说不上来呢！”龙女笑道：“世上所得，不过是这树顶上的嫩枝儿。若是大树，如何取得了去？”

车过珊瑚林，来到一处，见碧水粼粼，清鉴毛发。路旁有茅屋数间，十分幽雅。闻有人在内读书，其音朗朗。珍珠惊问：“此间安得有人念书？”龙女道：“此乃屈大夫之宅。他因汉江窄小，不足以开其胸臆，故借在这清水洋中盖几间茅屋。朝游苍梧，暮游碣石。无事在家，则闭户以读《离骚》。”珍珠叹道：“原来三间大夫尚在此间！”

车过三间之门，出了清水洋，看见一只大船，类若龙形，置造精巧。下面用红漆大架子将船托住，船上舱门一溜儿关着，

上面像有封条。龙女指道：“小姐可知此船出处吗？”珍珠摇头答道：“实在不知，求公主指示。”龙女道：“此即昭王南征之龙舟也。”珍珠点头叹道：“真是一件道地古董！”龙女笑着指道：“那也是一件古董。”珍珠回头一望，只见一座大山，苍翠欲滴。下有石桥一道，长不可计。因问道：“这是一件什么大古董？”龙女道：“这就是秦始皇所鞭入海之山梁也。”珍珠笑道：“真是古董。我看那山上倒像有些亭台楼阁。”龙女道：“当日上面本无楼阁，因汉武帝差了些童男女到海求仙，知其无益，徒伤人命，以此将他们留住此山。”

两人正问答的十分高兴，只见前面波涛汹涌，雪浪如山，一个大鱼扬波鼓浪而来。鱼背上骑着一人，儒巾儒服，看去不过四十左右年纪，白面长须，仪容丰采。看见龙女，高声问道：“公主何往？”龙女答道：“送故人家去，须游海市，不知学士何以许久不来？”那人笑道：“被东海令伯款留畅饮，又遇贾长沙邀去，访范少伯醉谈数日，代西子作采莲歌百首。今日无事来访令尊，以博一宵之醉。”那人话未说完，大鱼喷浪而去。龙女道：“小姐识此人否？”珍珠道：“闭处闺门，何能得识海中仙侣？”龙女笑道：“此即李太白。白骑鲸归海后，每日醉游四海，诗酒逍遥，与我父王们最为莫逆。”珍珠点头，叹息道：“原来是青莲学士！何幸今日得瞻仙范。”

龙女指道：“此处不可不去逛逛。”珍珠望见人烟嘈杂，车马纷纷，往来如织。更有层楼飞阁，金碧辉煌。有座玲珑宝塔，矗立天际，塔门洞开，看去每层门内坐着一尊金佛，祥光闪闪。塔下栋宇如鳞，一望无际。此时仪从业已到市，四海来贸易的那些鲛人早俱俯伏在地。珍珠见两边摆设尽是宝贝，人世所无。车过之处，光彩夺目，不知其名。古今异宝，千奇百怪，不一而足。那层楼上仙音嘹唳，丝竹悠扬，听之令人心神

俱畅。有两只彩禽，如世上所画的丹凤，生得绚烂可爱，栖在飞阁朱栏上。其鸣如敲金击玉之声，十分清越。珍珠赞叹不已。龙女道：“此即海市蜃楼，乃四海蛟人出奇献宝之所。”

车马过了海市，来到一山，晶莹光洁，可鉴毛发。山上仙花瑶草，沁心彻骨。龙女道：“此乃蓬莱山脚，上面乃神仙居处。”走过那山，见水族们分两排站住。前面一个大木牌挡着去路。龙女道：“已到此间，不必再往前去。”珍珠道：“怎么这木牌横着当路？”龙女道：“此乃张骞所乘之槎。过此即弱水洋，非咱们所管地方。”吩咐将车进入江口。水族们前后拥车，飞奔而走。

珍珠耳内只闻千军万马之声，振心眩目。约走了有几千多里，见有一条铁线挂在虚空。有一和尚，身坐蒲团，将头顶住铁线，屹然不动。珍珠指道：“这又是什么故事？”龙女笑道：“这就是你在此投江的金山。”珍珠惊道：“我见金山极高且大，怎么是这一条铁线挂在水中？”龙女道：“金山上大而下小，浮在水中并无跟脚，乃天地造化之气凝结而成，非如他山之有跟脉也。这和尚就是法海禅师，上帝怪他多管闲事，离间人家夫妻，逼的白娘子大不得已，恨极以至水满金山，坏了几多生命。因他是造罪之魁，罚他坐顶金山，千年释放。就派白娘子领水族们在此看守。”珍珠叹道：“想白娘娘覆钵之时，令人发指，今即如此，尚堪解恨。”道言未了，见个素衣美人后面跟着青衣美婢，抢到车前给公主请安。公主笑道：“贾千金正在此念你。”对珍珠道：“这就是白娘子同青儿。”珍珠向白娘子道：“今日一见，深解人恨。”白娘子同青儿含笑点头，不及答话，车已过去。

又见一座黑山，上面毫光现现，忙问道：“那是什么东西？”龙女笑道：“乃是一段故事。”车子来到面前，龙女吩咐

止住，用手指道：“你看那边睡着一物。”珍珠细看，见是一个丈把长的大马猴，拳着手脚睡着不动，脖子上带着一条铁链，正在那里放光。珍珠道：“怎么这里锁着这么一个大马猴呢？”龙女笑道：“这马猴才是个道地古董，他名字叫做支巫祈，乃开天辟地的一个大水怪，被大禹王拿住，用“五行正一锁”将他锁住。那一堆就是正一锁，并非黑山。底下是个海眼，就命他在此守着。”珍珠惊道：“咱们快些去罢，休要惹他。”龙女笑道：“无妨，此物善睡，数千年未曾醒过。”

珍珠指道：“那边又是什么光彩夺目？”龙女道：“那光彩夺目的地方就是贵处，所谓聚宝门是也。”珍珠道：“已到金陵，不知公主还要送我到什么去处？”龙女道：“送你一个去处，自有亲人见面。”

正说话间，那车来到一个宫殿门口。见一个将军走到车前，躬身说道：“奉夫人之命，请公主下车，暂为歇息。”龙女道：“我正欲拜访夫人。”吩咐带车进去，到了二门下车，有一位绝美的夫人，宫样装束，后面跟着四五十美婢，俱是戎装佩剑，一齐迎上前来。那夫人笑道：“早间耳热，知今日有故人相访，何期云中君果然翩翩而来。”龙女笑道：“因公奉拜，殊非诚敬，不闻鼓瑟之声，已为幸甚。”夫人指着珍珠道：“此君乃我之旧雨，同至此间，实为难得。”相将至殿上，彼此施礼，分宾坐下。龙女对珍珠道：“此位就是汉昭烈帝之孙夫人也。”珍珠肃然起敬，连忙拜见。孙夫人答礼道：“昔到幻虚宫，常与诸仙子聚谈竟日，不期转劫软红，久疏把晤。今日又得一亲仙范，甚慰渴思。”珍珠道：“自随软红，已迷幻境，茫茫海宇，颜面皆非。今见慈容，实深欣幸。”孙夫人道：“幸幻虚宫中诸仙又复相聚一堂，尚不寂寞。”

珍珠正欲相问，见有人进来，通报了几句说话。龙女同孙

夫人笑道：“来的凑巧。”刚起身迎接，早见三位美人一同进来。珍珠看那左边的美人，一张瓜了脸儿，蛾眉凤目，鼻如琢玉，口似含桃；骨肉停匀，不肥不瘦；艳若春花，秀如秋水；云鬓高髻，耳坠明珠；披紫绡之衣；曳水丝之裙；袅袅婷婷，真是神仙中之国色。右边美人，穿着翠云衫，水红皎绡裙，身材略瘦些儿。中间美人，穿着彩衣绣裙，比左边美人略高点子。三人容貌，不差上下。珍珠暗暗称赞不已，颇觉自惭形秽。中间美人说道：“今日来的有兴，不但遇着远客，还见着了会中人，真是快事！”孙夫人同龙女、珍珠赶忙迎接，一同来至殿上，施礼坐下。彩衣美人对珍珠道：“别来甫及一秋，而人间已见鹊桥二十渡矣。不识犹念及故人否？”珍珠未及回答，孙夫人指着紫衣美人对珍珠道：“此即世上所传江皋解佩之洛妃也。”指彩衣者道：“此是娥皇。”又指翠衣人道：“此是女英，俱是舜妃。与你同是幻虚宫中仙子。”那三位美人道：“幻虚境中人物，已两历尘寰。唯昙妹两世一身，更为美事。”

龙女道：“久不闻洛妃雅奏，今幸得遇故人，愿聆一曲，以涤烦襟。”洛妃道：“自潇湘一曲之后，此调不弹久矣。今日旧雨相逢，自当一呈薄技，然必须二妃以南薰和之，方不寂寞。”娥皇、女英笑道：“南薰之调，安能及江上峰青？”孙夫人道：“三妃休要过让。今日欢聚，必须各尽所长，有不遵令，罚依金谷。”洛妃笑道：“夫人风雅，不减芦花。江上不知此时犹憾江郎否？”孙夫人道：“赤壁之役，耿耿于中，白帝之师，更堪发指。吕蒙、陆逊之徒，未得生饮其血，实为恨事！”女英道：“佳客在前，休提往事。若再深言，又不能无陈思之感矣。”洛妃回过头去，笑道：“英婢饶舌。”龙女道：“休要耽搁昙仙正务。”洛妃点头，命侍儿迦陵取过锦瑟，解去絳囊，横于膝上，用纤指轻轻拨动，一时四顾无声。珍珠

凝神静听，只觉得一缕仙音忽远忽近，如断如续，悠悠扬扬，呜呜咽咽。其响处上遏青云；其幽处潜通黄壤。珍珠听到出神之际，觉着自家身子飘飘摇摇，心怡骨软，说不尽仙音之妙。见有两只五彩大鸟在庭前对舞，鸣如戛玉，羽若流霞，舞皆应节。

珍珠正听到出神入化之时，只闻“铿尔”一声，其音寂然。惟有满庭香雾濛濛，和风习习。孙夫人赞道：“‘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尚不足以写其神况也。”洛妃道：“方才与夫人叙谈往事，心有所感，不觉变为徵声，几乎不能终曲。”孙夫人同娥、英二妃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洛妃笑道：“俟幻虚宫诸仙子回山之日，当竭尽所长，以博一笑。”孙夫人道：“此刻应领教二妃雅奏矣。”娥皇命侍儿湘月抱过瑶琴，横于几上，左勾右剔，款款轻轻，弹出《平沙落雁》。接着是女英亦弹一曲。两人琴音不亚湘妃鼓瑟，众人称赞不已。

珍珠听得心旷神怡，十分羡慕，因而想道：“凡间安得有此妙音？偏我一无所能。”正在思想，孙夫人们早已知其心念。龙女道：“我有小技亦要班门，三妃幸勿见笑。”命侍儿迦陵取过一枝羊脂玉笛，光洁晶莹，十分可爱，龙女接在手中，吹出《梅花三叠》，响遏青云。吹毕，各侍儿收过琴、瑟、玉笛。孙夫人道：“昙仙颇有知音之感，愿三妃授以一曲，为凡间绝调。”洛妃道：“我之锦瑟，非伊朝夕之功，一时难以领略。唯二妃瑶琴，尚可相授。”二妃道：“昙妹向在幻虚宫，琵琶最为独调。不知此时犹能此技否”珍珠道：“音乐之事，生平颇喜，苦无传受。倘蒙不弃，愿拜门墙。”娥皇大喜，叫湘月取过一面琵琶。珍珠见制造精巧，非世上所弹之物。娥皇道：“此乃王嫱故物，后沉于北海，为我所得。今以相赠，宜加

珍爱。”珍珠拜谢。娥皇遂将勾弹挑剔之法，详悉指授。珍珠心领神会，过目不遗。又传以数曲，命珍珠试弹一曲，颇能会意。娥皇们一齐说道：“从此潜心娴习，可以无敌人间矣。”珍珠欢喜之至，感谢不尽。

孙夫人道：“我有小技不同于人，亦当博诸君一笑。”站起来，解去宫妆，命侍儿取过两口宝剑，就在殿上分开门路，轻舒玉臂，摆动柳腰。初犹似飞花落雪，片片寒光；继而是电掣星流，层层银浪。舞够半日，刚才收住。三妃、龙女无不极口交赞道：“夫人英烈之气犹然如昔。”孙夫人道：“我有数家剑法，生平得意，未传于人。今以相授，闺中寂寞亦可消遣，日后很有用处。”遂教珍珠以舞剑之法。口传手教，约有半日，方能领会。令其自舞一回，谆谆指拨，嘱其谨记。吩咐左右抬过一样兵器来，指道：“此乃温侯画戟，我留之无用。晁妹臂有鹏筋，人间无敌。我以此相授，日后可成战功。用枪之法，亦无外于此。”说毕，持戟在手，分开门路，层层教导。珍珠耳聆目视，心领神会。孙夫人令其自试，笑道：“从此演习可称无敌矣。”即将此戟送在身卧处，可自取之。又命侍儿取过一张弩弓，对珍珠道：“此乃卧龙先生所造之神弩，一发十矢，三百步外射无不中。我今教你用他之法，将来自有用处。”珍珠领教拜谢，孙夫人细细指示一番。

珍珠正在演试弩箭，有个侍儿过来在夫人面前说了几句话。夫人道：“命他进来。”侍儿答应出去。不一会同一位将军进来，手中拿着个纸卷。珍珠看那将军，约有三十来岁年纪，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金盔金甲，腰间佩着宝剑，器宇轩昂。见孙夫人恭身侍立，将手中纸卷递与侍儿道：“呈上夫人，此乃十月二十三日人口册，请夫人画稿。”侍儿接着递与夫人，孙夫人接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问道：“此中岂无可矜可悯之

人？”那将军答道：“此系地藏佛主稿，会同三官大帝、东狱河神再三斟酌而定，并无可矜者在内。”孙夫人道：“一念之善，即可保全性命。况为日尚早，岂无一念为善之人呢？我虽画稿，但到临时，望将军务须留意，察其灵光中稍有光亮者，亟须救济，以体上帝好生之心。断不可因其已入册中，任其沉溺。”那将军诺诺连声答应，伺候着夫人在稿尾画了花押，命侍儿递与将军，告辞而去。

夫人对珍珠道：“此人即甘兴霸，乃东吴名将，至今血食一方。方才所呈，是十月二十三日江中小有劫数，这个机会与你相得，我暗中为你调停，你须谨记。是日有官船因风暴避入港中者，必须差人到船相请拈香，自有好处。芭蕉树下神弩一百张，还是赤壁之后无所用之，埋于此地下，今以相赠。”洛妃道：“我们陪昙仙到百花潭游玩一回，以便归去。”

孙夫人点头，穿上宫妆衣饰，同众人来到后面一个高台上，见那台中有一大井，孙夫人同龙女、三妃对珍珠道：“此即百花潭，乃古今第一妙境，不可不看。”珍珠听说，走至潭边，往下一刻，深不见底，回头正要相问，孙夫人将他一推道：“休忘今日！”

珍珠一个倒身翻了下去，自问万无生理。未曾到底，只觉一阵冷风钻心刺骨，不知不觉昏迷过去。停了一会，耳内似觉有人叫唤，慢慢将眼睁开，只见面前站着几个道姑，不知是谁，赶忙坐起，四面一望，原来身卧桥边沙地上，见周围是柳树沙堤，树林里有个庙宇。桥那边望去，是个小港，直通入大江，一望无际。珍珠站起，问道：“你们是谁？这是那里？”内中一个年纪大些的道姑笑道：“我们就是这清凉观的女道士。这里是仪征地方，土名叫做平安港，面前就是大江。刚才徒弟对我说，桥边睡着一个姑娘，像是江里余来的。我领着他们来



瞧，见是个活的，因此叫唤。不知姑娘是那里人？姓什么？仔吗睡在这儿？”

珍珠道：“我姓贾，同母亲回金陵去，过金山失脚掉下江，不知多会余到此处。你这清凉观都是女道士吗？老道士姓什么？”那人答道：“我姓李，道号行云。这个师弟姓张，名叫流水。这是我的徒弟，姓袁，法名可石。观里的老道士死了，如今的观主姓王，年纪不过二十来岁，生的很好的一个品貌，名叫不期道人，是个金陵大户人家的闺女，一年四季总不见人。不要说男人们没有见过，就是女眷们也不许见面的。如今你这姑娘，还是要回去呢，还是要到别处去？赶早好走，一会儿黑了瞧不见路不是玩的。”

珍珠道：“我且到观里去见见观主，求他方便，借我住几天，再作道理。”李行云道：“不用去见咱们观主，我就是当家的，一应事情是我作主。咱们这观里，从没有借人住过。本城有些太太、奶奶们到观里养静，不拘大小，总是八十大钱一位。每天两顿素饭，茶水现成，各人添菜，自备烟茶、灯油。服侍的老道们，每节赏他们一吊钱。洗衣服是十五个大钱一件。这是一定而不可移的规矩。若是说借住几天，咱们这观里，那里有这些房子借人家住？还要饭也借，茶也借，烟也借，什么都借。不怕姑娘恼的话，你若是个男人，咱们还要借给你去养孩子呢。”珍珠听了李行云的这番说话，不觉面胀通红。想了一会，说道：“我依你，每天也不过八十大钱。咱们且到观里去商量，也还要见见观主。”张流水道：“也罢，且到观里去说罢。”

李行云领着走不多路来到山门，见悬着一块大匾写着“清凉观”三个大字，山门内塑着一位王灵官，神像威严。珍珠拜过灵官，转入后身就是大殿。院子里有几棵苍松古柏，东西两

边都是厢房，十分幽静。大殿上供着三清圣像，珍珠拜过，问道：“观主的云房在那里？相烦指引。”张流水道：“你跟我来。”珍珠跟着流水走出三清殿，往东转进后身，另有一个小小院落，双扉紧闭，寂无人声。流水在铜环上轻轻叩了几下，听见鹦哥唤人声。隔了一会，有人开出门来，同珍珠对面一看，彼此大惊，叫道：“哎呀！”不知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 如是园玉梅契合 天香阁桃柳联芳

话说流水领着珍珠来到后院门口，向铜环上叩了几下，听见里面鹦哥唤人声。不多一会，有人开出门来，也是一个小道姑，同珍珠两个定睛细看，不觉惊异道：“哎呀！”珍珠忙问道：“怎么你在这里？”那道姑也问道：“怎么你来这里？”彼此喜从天降，拉着手十分亲热。真是他乡遇故知，这是那里说起。那道姑道：“我去通报，你快些进来。”转身飞跑，引着架上鹦哥吱吱喳喳乱叫不已。珍珠喜极。你说这是谁呢？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荣府里惜春四姑娘的丫头入画。与珍珠是当年旧同事，所以见面时彼此异常惊喜。

珍珠此时无心去看景致，急忙跟着进去。刚到云房门口，只见一个美貌道姑叫道：“袭人姐姐，你怎么到得这里来？”珍珠见是惜春姑娘，一时悲喜交集，赶忙上前拉着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泪交流，相视而泣。惜春携手让进云房，彼此施礼。珍珠同入画也见过礼。

珍珠向惜春道：“当年别后，境遇变迁，再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逢，先将你别后行踪说起，再说我今日相逢的缘故。”惜春道：“天已将晚。一言难尽，咱们把酒对菊，剪烛西窗，慢谈离绪。你且将行李安顿妥当再谈。”珍珠笑道：“我一身之外，并无行李；今宵要与你共枕同衾，抵足谈心了。”惜春道：“梅花纸帐，久矣不梦红楼。今遇故人，暂解孤别。”命入画点烛煮酒，以为夜饮。并传话当家道士李行云：“新来之

客，是我故人，一切饮食起居，俱在云房支取，无庸另备。”不一会，送进晚斋，入画料理伺候。珍珠见器具洁净，素菜亦皆精雅。惜春吩咐将院门关闭，同珍珠两人开怀畅饮，四面围着尽是菊花。珍珠道：“入画妹妹是当年主仆，今日师徒，坐中又无外人，何不令其同饮？”惜春道：“居常原是同食，今有姐来不敢居然就坐。”珍珠道：“罢呀，咱们都是道中人，何必拘以礼节。”惜春吩咐入画一同饮酒，慢慢谈心。先将当日如何私离荣府，如何返江南，遍历名山，见过这佳山好水，遇着些风波艰险，怎样到此处作观主，前后说了一遍。珍珠不胜感叹。真是酒逢知己，三人饮了半夜，并无醉意。

正是秋月满庭，听树上风声与砌中蟋蟀，断续相间。入画道：“曾记得一年秋夜，师父同众姑娘都在潇湘馆与林姑娘分题咏菊时，宝二爷挽着双髻，戴一顶晴雯姐做的盘金结线刘海帽，穿着大红洋绉棉紧身，系着丝绦，下面穿着姐姐绣百花春万点的那条月色缎夹裤，脚下穿着探姑娘做的大红结线鞋，手中抱着一个雕花旧瓦蟋蟀盆子，后面跟着秋纹、麝月、小红、芳官，他们都抱着多少盆子，到潇湘馆斗蟋蟀。正斗的热闹，不知宝二爷说了一句什么话，林姑娘就动气哭起来。众人正劝不住，忽然凤二奶奶走进来，一路笑话，林姑娘才转哭为笑。咳！这些话如今想起来，倒像是隔了一世。”

珍珠、惜春听入画的这番说话，抚今追昔，不觉有今昔之感，莹莹欲泪。珍珠指道：“那墙上挂的什么？”惜春道：“是我弹的古琴。”珍珠摇头道：“我说的是这边墙上。”入画道：“是老观主留下的两口宝剑。”珍珠喜道：“你取下来我赏鉴赏鉴。”入画去将剑取下，珍珠接在手中，将剑拔出寸许，只见寒光夺目。起身对惜春道：“我舞剑一回，以解胸中郁结。”惜春笑道：“你几时学得这家武艺？”珍珠笑道：

“且看舞得好不好，再说缘故。”说罢，取出双剑，走至庭中，舞将起来。月光相映，竟似飞电流星，寒光射目，师徒两个大为惊异。珍珠舞够多时，收了双剑。惜春问道：“你几时学这剑术？”珍珠道：“我且饮一大杯再说。”此时胸中稍觉松快，将宝剑交与入画，依旧挂着。

三人洗盏更酌，这才将离府后又复进府之事，及太太回南，自家在金陵投江，命应不死，神人送到此，前后细说一遍。惜春道：“原来是我姐姐，礼当拜见。”赶忙出席相拜。姐妹拜毕，入画道：“我不知是珍珠姑娘，刚才有罪。”亦从新见礼。

惜春叹道：“我离家几年，谁知琏二哥也出了家，太太已回金陵，姐姐又遭此一番境遇，真令人不禁有沧桑之感。但姐姐现有服在身，何以穿着红鞋？珍珠听说，将烛台照着低头一看，真个穿着红鞋，比往日弓鞋似觉肥而略大。珍珠笑道：“我刚才只说了些大概，还有奇怪荒诞之事，未曾细说。我如今两世一身，面虽是而体已非”。惜春道：“你这些话全然不懂，怎么个面是体非？”珍珠笑道：“我如今返本还原，依然室女，你们看我脖子上自有分晓。”惜春命入画掌着手照在珍珠颈上细看，见那脖子中间，周围一道红圈有韭菜来宽，上下肉色两样，觉着上瘦下肥。惜春惊道：“这是什么缘故？”珍珠道：“我是借体还魂。惟头面是我本来面目，周身是个未出闺门千金之体。其中有个缘故，此时亦难以明言，日后自知。倘有人问我一切，祈妹妹将借体还魂之事，代我力说，私心铭感。”惜春点头应允。入画道：“师父同珍姑娘只顾谈心，鸡已啼了数次，天也快亮。”惜春道：“把酒谈心，甚不觉倦，且烹点好菜，慢慢饮到天亮。”入画赶忙烹茶换酒，洗盏更酌，十分高兴。次日，珍珠在观前所卧之沙内，将画戟起出，时常演习。

不言珍珠在清凉观与惜春相依甚乐。且说王夫人姑嫂、姐

妹被祝母再三款留，甚为亲热。宝钗、友梅、宝月又被梦玉、海珠姐妹缠住，时刻不离，无异同胞手足。王夫人在两处亲家灵前，俱设祭上供。祝府里自老太太起，连着各位太太、奶奶轮流接风；又是鞠太太、竺太太、郑太太彼此请酒；还有祝府的各位至亲，如柏家、石家、江家、陆家、周家、顾家、汪家十来处，争着请酒会亲。王夫人们忙的那有点空儿。听见周瑞们回说：“四姑娘并无下落。”王夫人心中悲苦，暗地下差人在甘露寺念经超度，终日只见忙个不了。

桂谦夫急着要起身回金陵省墓、赴任。祝母也知凭限无几，不能挽留，说道：“明日我作主人，将内外各至亲请来，叙会一日，给桂老爷们饯行。”桂夫人笑道：“应该媳妇作东才是，怎么要老太太花钱。”梅秋琴笑道：“罢呀，咱们不吃，老祖宗的心里总不舒服。”祝母笑道：“秋琴总气不过我有两个钱，时刻打算我的。”秋琴道：“不是气不过，倒是老祖宗的脾气，不花掉几个钱，整夜的睡不着觉。我想着法儿要老祖宗舒服。”众位太太们一齐好笑。祝母对桂夫人道：“叫姨娘们开出单子交垂花门，着人去请。”桂夫人答应，自去料理。王夫人姑嫂、姐妹一齐说道：“侄妇后日同桂三妹妹回金陵料理家事，等着大妹妹到家再来。”鞠太太道：“也罢，让二姐姐家去料理妥当再去接他。”祝母点头道：“我本来要留住着，等大妹妹回来送过殡才叫你家去，因想你离家多年，也要去上坟扫墓，料理家事。”金夫人道：“我还要到大姐姐家搅扰三两日才得起身。”梅秋琴对王夫人道：“你女婿给你将房子修造的展新，我听见说同这儿也差不多。”王夫人道：“等我慢慢的还他修费。”祝母笑道：“不必还他，将来给珍珠作陪嫁罢。”王夫人不觉眼圈一红，两点眼泪含着，勉强答道：“老太太说的很是。”原来珍珠之事，祝府内外皆知，惟瞒住老太太一人。此

时王夫人词色之间，祝母颇有些动疑。

早饭后，金夫人同平儿到承璜堂石夫人处吃茶闲话；梅秋琴陪李宫裁、蟾珠、巧姑娘到蕉雨山房鞠太太那边去了；竺太太、王夫人在富春阁说话；梦玉、桂堂、梅春、婉贞同海珠们拉着宝钗、友梅在荫玉堂谈些京中故事；连日祝筠病已痊愈，同桂廉夫、梅香月、鞠冷斋还有江白岳、郑清涟、柏子图、石宝光、周文若、陆野渔、张秋红、顾自田、李少白、赵云桥、吴友玉、汪小纶这些至亲，都在意园饮酒欢乐。两宅内外俱皆热闹。

此时，梦玉们正谈的有趣，见介寿堂的宾来姑娘笑嘻嘻走了进来，众人忙让坐。宾来道：“家里的奶奶、姑娘们没有客人时，赏个坐儿还可使得，宝姑娘在此，我如何敢坐？”宝钗笑道：“蘧伯玉之使圣人尚且让坐，你是太夫人堂前领袖，与我们这些母贤人岂可立谈。”海珠们不觉吃吃大笑。九如道：“宝姐姐真是曼倩复生，使人忘倦。”宾来坐下，紫箫道：“宾姑娘笑容满面，有何得意事？对咱们说说，大家欢欢喜喜，别留着一人独笑。”宾来道：“并无可笑之事，因见奶奶、爷们说的热闹，我也跟着欢喜。”芳芸笑道：“你的来意是件什么事？”宾来道：“今日竺太太、鞠太太在景福堂给贾太太、桂太太们饯行，老太太叫来问大爷同承璜堂两位奶奶、秋大奶奶都过去不过去？”

梦玉听说给贾太太饯行，不觉神色皆变，望着宝钗莹莹欲泪。修云、婉贞等坐中人都大不乐。秋瑞道：“宾姐姐去对咱们太太说，送到这里来罢！”芳芸道：“咱们四个人又不饮酒，不便陪坐，另在一边吃饭，看他们热闹。”宾来道：“我去回老太太，就说宝姑奶奶要在荫玉堂就是了。”修云笑道：“我瞧着你去说，只怕老太太未必准这情儿。”秋瑞笑道：“罢呀，

你门缝里瞧人，忒将宾姑娘瞧扁了，说的他这点脸儿就没有。”宾来笑道：“这倒也难说，刚才咱们几个人都得了大不是，老太太大动气。”梦玉忙问道：“得了个什么大不是？”宾来道：“不知是谁，在老太太跟前说珍珠四姑娘掉下江去，四处打捞，总没有影儿。咱们家的太太们都在金山寺设祭。又说大爷哭的昏了过去，前几天贾太太差人在甘露寺做道场。老太太听说，又悲又气，叫咱们这些人大骂一顿，说道：‘这样大事为什么瞒着不回？这还了得！’每人要打二十，咱们吓的要死，一箍脑儿跪着，碰了好一会头，老太太气才平些儿，请了怡安堂的太太、梅姑太太去发作了几句，连竺太太、鞠太太都说在里面。我来的时候还动着气呢。”掌珠道：“横竖今日连咱们都得不是，招架着碰钉子。”宝钗道：“你们放心，一会儿老太太有气，我自 lawful 叫老太太喜欢。”婉贞道：“老太太最得意宝姑奶奶同友姑娘、月姑娘、巧姑娘、桂姑娘，你们几个去说话，再不碰钉子。”汝湘道：“友妹妹到那里去了？半天不见他。”梦玉道：“我去找他。”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宾来道：“我也要去回话。老太太正在气头上，不要惹他找补一顿。”梦玉道：“咱们同走。”

宾来同梦玉走甬道上，来到垂花门，老管家婆徐大奶奶、赵大奶奶领着家人媳妇们在门边伺候。梦玉问道：“贾府上的友姑娘可曾出去？”赵大奶奶道：“友姑娘独自一个出去了好一会，说是到如是园去闲逛。”宾来道：“我在园里来，倒没有遇着。”梦玉道：“咱们去找他。”

说着，出了垂花门，走夹道里到花园门口，见该班的游嫂子、章嫂子坐在门边栏杆上磕瓜子儿，正在那里说笑。不提防梦玉在背后伸开两手，将游嫂子一抱，那堂客出其不意，大叫：“哎呀！”章嫂子也吃了一大惊，急回过头，见是大爷同着



宾来笑嘻嘻的站在背后。章嫂子道：“我的祖宗，你们不怕把人的魂吓掉了。我还不相干，你这一抱，别将游丫头的小崽子儿挤出来，这不当玩的。”梦玉放了手，游嫂子站起身来，拉着梦玉的手说道：“小祖宗，你摸摸我的心看，几乎跳出嗓子眼儿来。”章嫂子笑道：“嗓子眼儿还不碍事，别跳到别的眼儿就有些难招架了。”游嫂子带着笑赶来打他。梦玉趁这空儿，同宾来一溜烟儿进了园门。宾来道：“我走这后身夹道儿出园去，你在这里慢慢找友姑娘罢。”梦玉点头，各人分手。

不言宾来自去回话。且说梦玉在园里东走西逛，并无友梅的影儿。弯弯曲曲各处找到，连那幽静处所，也寻了一遍，找的浑身是汗。穿出米山堂，刚欲在石礅上歇歇，听见友梅叫道：“玉哥，你在那里来，走的这样吃力？”梦玉吃了一惊，四处一看，不知他在那里，只听见友梅憨笑不止。梦玉急的满头大汗，叫道：“友妹妹，你在那里？”友梅应道：“我在这儿。”梦玉猛一抬头，看见友梅坐在一棵老大梅树上，靠着一枝老干盘膝坐在树身。喜得梦玉手舞足蹈，连忙走到树边，仰面问道：“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叫我无处不找，走的气都喘不过来。”友梅笑道：“我向来最爱梅花，相对忘倦。这几年与梅花离别，几欲相思成病，自从那日在此间相遇，如逢故友。这棵老梅又生得古雅卓萃，老气横秋，我爱之欲死。方才你们同宝姐姐正谈的热闹，我又无话可说，因偷空儿与老梅作伴，盘桓半日。将来梅花开时，我未必有缘得聆香范也。”

梦玉正要回话，看见陶姨娘、荆姨娘、李姨娘、朱姨娘领着丫头们一路说笑走了过来。看见梦玉靠着树，仰着脸儿说话，他四人抬头一望，见是贾府的友姑娘。陶姨娘说道：“你们好雅兴，坐在这里谈心。”梦玉笑问道：“姨娘们到那里去？”李姨娘道：“今日竺、鞠两亲家太太请贾太太、桂太太，连咱

们拢共拢儿都请。刚才太太吩咐说，宝二奶奶在荫玉堂吃晚饭，叫咱们都到这边来热闹。”梦玉道：“姨娘们先请去，咱们就来。”四位姨娘笑着一路穿径渡桥而去。

梦玉依旧坐在梅根石上，与友梅畅谈梅花典故。正在津津有味，听有一群人笑语而来。梦玉回头望见宝钗在前，后面跟着掌珠、汝湘、紫箫、九如、修云一齐笑着走到梅树边，说道：“姨娘们来说，你两个坐在这里谈心，宝姐姐要来看赵师雄遇美人的故事。”梦玉道：“我何敢追迹古人，惟友妹妹可以当此。”九如道：“友妹妹真是雅人深致。咱们再想不到这棵老梅为友姑娘所赏识。”宝钗猛然想起一件心事，不觉失口叹道：“怪事！”梦玉忙问：“宝姐姐你说什么怪事？”宝钗笑道：“我如今才知道林和靖是个女的。”掌珠们都觉好笑。九如道：“明日将红香坞的仙鹤分一对到这里来，梅花开时，请友妹妹还坐在树上，倒是绝妙的一幅画图。”汝湘道：“还少不了你的大笔一题，方成全璧。”紫箫道：“咱们何不也在这老梅下坐一会子呢？站着怪吃力的。”修云道：“日已平西，甚觉凉风透体，满空落叶，秋意萧疏。兼这凉石上，我实在坐不惯。倒不如去天街上赏桂花，闻些香味儿。”梦玉道：“也罢，咱们都去。”

友梅道：“你们去看桂花，我坐在这里，等梅花开放，才走下树来呢。”宝钗笑道：“你且下来，包在我身上，将来这棵梅树总是你的。这会儿且不用性急。”梦玉道：“倒很容易，明日叫他们将这棵梅树移到金陵，种在太太的上房院子里就是了。我若知道友妹妹爱这棵梅树，夏天在金陵修房子的时候，早将这树挪过那儿去了。宝姐姐为什么不早给我一个信儿？”掌珠们听见这番呆话，甚是好笑。宝钗笑道：“我本来早要写信通知你，赶着种梅树。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见着友妹妹呢。”

梦玉听宝钗的这几句话，自家也觉得好笑。一面扶友梅下了梅树，同着他们走秋水堂后身，绕上平台，正是天香馥郁，气爽秋高。

梦玉道：“今年这一秋的花月，都叫咱们哭过去了。”紫箫道：“连老太太也不看花赏月，别说是咱们。”梦玉道：“我有一个愚见，不知你们肯依不肯依？”修云笑道：“大爷的主意，自然与众不同，想来众人是一定遵命的。”梦玉笑道：“并没有别的新文法，不过要将晚饭搬到这里来吃。”汝湘道：“这也没有使不得。”梦玉道：“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宝姐姐依不依？”宝钗笑道：“依得的，再没有不依。”梦玉道：“咱们叙个小义，要拢共拢儿同宝姐姐拜个姐妹。”

宝钗听见梦玉要同他拜姐妹，不觉一阵心酸，两行泪珠忍不住直掉下来。众人看见不解其意，梦玉摸不着宝钗为什么哭的缘故，睁着两眼不敢再说。宝钗过来拉着梦玉呜咽了半日，泪流满面，点头应道：“使得。”汝湘道：“宝姐姐好好的，仔吗哭了起来？”梦玉道：“一定是我说错了话，宝姐姐动气呢。”宝钗摇头道：“你无错话，我有错泪，不但泪错，我一生皆是错的。”梦玉道：“宝姐姐说一生皆错，若是咱们只怕还是前世的错，直错到于今。”九如笑道：“我不管他错不错，既已相逢，只好将错就错。”宝钗点头。掌珠道：“咱们且不要尽着错了。梦玉既有此举，宝姐姐又已应允，就着人去请了海大姐姐、秋丫头、芳大妹妹都到这里来，就此一拜，你们以为何如？”宝钗道：“依我的主意，不如连蟾珠妹妹、桂大兄弟、梅大兄弟拢共拢儿拜个把子，大家热闹。”梦玉大喜，嚷道：“很是，很是！”也不等众人说话，赶着叫人分路去请。一面叫丫头、媳妇们将香云阁的桌椅都搬在平台上。掌珠们坐的坐，站的站，十分闹热。

只见秋瑞抱着慧哥儿，朱姨娘抱着毓哥儿，两个奶妈跟着，后面是陶姨娘、荆姨娘、李姨娘、海珠、秋瑞、芳芸都上天街而来。荆姨娘笑道：“听见你们要会盟于平台，咱们来执牛耳。”宝钗道：“将来必有以书之曰：‘秋九月，公与夫人盟于平台。’”海珠们一齐大笑。

正在闹哄哄的，桂堂、梅春、蟾珠都走了上来。修云问道：“巧姑娘呢？”蟾珠道：“我再三拉他，总不肯来，这会儿同他令堂到介寿堂去了。今日老太太很有些动气，梅家姑妈同大姑妈都得了不是，我们妈妈吓的一声儿也不敢言语，倒是干妈同王姑妈、薛姨妈、珠大嫂子、琏亲家妈再三解劝，这才好些。又吩咐差人到金山寺去做七天水陆功德，超度四姐姐。今日外面也是梅姑夫、顾二姨夫们公东给我父亲饯行，还请了多少客，正在绿云堂热闹。听见说是老太太动气，大姑夫同着亲儿眷儿好些进来，给老太太请安、奉劝。咱们来的时候，大姑夫们才散出去。”宝钗道：“珍珠虽死，当亦相慰于地下矣。”梦玉流泪道：“咱们这些人，倒不如龙王与四姐姐有缘，得以相见。”汝湘道：“龙王见不见，咱们且不用管他，这会儿说这会儿的话。”

陶姨娘道：“你们焚起一炉好香，叙了年齿，对天一拜，别尽着说闲话。”众人都说：“甚是。”海珠命翠翘将毡子铺好。宝钗道：“我还有一句说话。”梦玉道：“姐姐怎么说我怎么依。”紫箫道：“横竖宝姐姐说的话总是有理的。”宝钗笑道：“我也没有别的话，我有一个知己妹妹是你们会中人，他虽尚未回来，今日此举，我要将他算上。”芳芸道：“我知道，这人一定是芙蓉。”宝钗点头。梦玉大乐道：“是极！不可少他。”

海珠道：“我也想着一人，将他带上。”秋瑞道：“你要

带上谁？”海珠笑道：“你们众人去猜，试试你们才情如何？”

“汝湘道：“我猜着是婉姑娘。”婉贞道：“罢呀，我怎么敢同你们拜姐妹呢？这不是个野事！”海珠道：“你也不要谦，横竖跑不了你，他猜的不是。”梦玉道：“我猜着了，是巧姐姐。”海珠道：“巧姐姐内中有几层不便，他比不得修妹妹，同侣侄兄弟是嫡亲姑舅姐弟，从小在一堆儿的，因此我不去邀他。”宝钗笑道：“我倒想了一人，只怕是他。”秋瑞忙笑道：“姐姐且慢说破，咱们各人写在手里，看是不是。”随叫人取了笔来。修云笑道：“我也想着一个，让我先写。”文来忙将笔送给姑娘。修云接着，皆转身在左手心里写了一字，将笔递与文来送给宝钗、秋瑞各写一字。三个人走在面前一齐放开，不觉大笑。海珠们忙挤在一堆，看他三人手内各写一“珍”字。海珠叹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一点不错，令人佩服。珍珠姐姐虽未见面，但已神气相关，神交已久。今虽仙去，其芳灵必与我众人默契。故此局中不可不存其名也。”众人一齐赞道：“很是。”梦玉叹道：“海姐姐真是我之知己，我也有一个心中相好而素昧平生的人，也将他计入此局。”海珠道：“是谁？”梦玉道：“这人你们都猜不着，要我对你们细说才能知道。”

宝钗对荣贵道：“你叫奶子们抱了两个哥儿下去，到介寿堂去瞧瞧老太太，逛一会就抱到屋里去，别乱给他东西吃。姨娘们抱了这好一会，他们也不来瞧瞧。”梦玉道：“毓哥儿恐琏二嫂子想他，叫奶子好生抱去。慧哥儿留在这里玩，我抱着他吃东西。”宝钗眼圈一红，说道：“你且说你的知己。”陶姨娘笑道：“慧哥儿是玉大爷的宝贝，一会里也离不开，宝姑娘奶奶肯将慧哥儿给玉大爷做了儿子罢。”宝钗听说将慧哥儿做梦玉的儿子，他从心坎儿酸透了预梁骨，竟泪如泉涌起来。陶

姨娘忙笑道：“我说玩话，宝姑奶奶只当真留下慧哥儿，掉起泪来。”宝钗摇头，一面拭泪。

梦玉瞅着宝钗，也掉三两行清泪。荆姨娘笑道：“玉大爷是弹琵琶出眼泪，此泪出于何点？”紫箫道：“宝姐姐自然有出泪的缘故，你这哭得无谓。”梦玉叹道：“我自那日同宝姐姐见面以来，我也说不出所以缘故，只觉着我就是宝姐姐，宝姐姐就是我。他悲我也悲，他喜我也喜，我也说不出这个道理来。”秋瑞笑道：“好的，你当面骂宝姐姐，你们听见没有？”梦玉嚷道：“我多咱骂宝姐姐？”秋瑞笑道：“你还要混赖！你自家居然追迹圣人，将宝姐姐比做象。”众人不觉大笑。梦玉急的脸胀通红。宝钗正自伤感，听了秋瑞之言，也不觉破涕为笑。秋瑞笑道：“此刻象喜，你亦该喜了。”修云们都忍不住大笑。

掌珠笑道：“咱们别打岔，让玉大爷说他的心上知己。”梦玉笑道：“我叫秋丫头闹的哭不得，笑不得。你们别言语，让我说与你们听。还是我夏间到扬州去接松大叔叔，在平山堂听戏，心中发烦，带着家人、小子们出去闲逛。”九如忙说道：“你不用往下说了拉倒，也没有咱们去同你的朋友拜把子。”众人都哄然大笑。梦玉笑道：“我这朋友不是爷们，你只管放心。”就将误走到林家坟上，怎样添土、怎样得拜匣，前后说了一遍。掌珠道：“怨不得那拜匣不叫咱们去瞧。”宝钗点头叹道：“谁知是你去添土？又得了他的手泽，古今来第一奇事！”

随将林黛玉生前事迹说了一遍。芳芸笑道：“宝姐姐先是象，此刻又是李龟年。”宝钗笑道：“你们且看看绝代佳人绝命图，实不负为梦玉的知己。”海珠忙叫蝶板去取了那个拜匣来。宝钗道：“拜匣中一切东西我都不愿看见，如叫我见一样，我要哭一样，只有他的小照我倒可以看得。”蝶板去了一会，将拜

匣取来。梦玉亲自开了盒盖。宝钗坐的远远的，让他们挤在一堆儿去看。人人都极口赞叹。梦玉将小照打开，蟾珠、修云看了大惊，说道：“这林姑娘好生面善！”蟾珠道：“很像常见面的。”宝钗笑道：“你同他大有一段因果，我虽混猜，倒有些道理。”修云道：“这样人若到咱们会中来，真可称翘楚。”海珠道：“惜春姐姐不知现在何处？将来可能见面？”梦玉道：“听宝姐姐说起来，这林姑娘是个多情的绝代佳人，也不枉我的这番痴念。只可惜我当初无缘，不能一见，真是古今恨事！我若再到扬州，必将林姑娘的莹上大为收拾，四围种他几百树梅花，使冰姿香魂常在人间。”宝钗点头道：“极好，甚慰故人。但是林姐姐日后同你相聚正长，只恐我不能见他了。”

梦玉正要回答，李姨娘笑道：“你们别尽着说话，天已晚下来，坐在这里怪凉的，等你们磕个头儿下去吃饭罢。”修云道：“真个不早了，一会儿吃着酒，慢慢再谈。”秋瑞道：“咱们将年齿叙一叙，内中就是宝姐姐年纪最长。”宝钗道：“珍珠今年二十岁，谁还有比他大些的？”海珠道：“宝月同年，小月分，除月姑娘再没有大过他的人。”秋瑞道：“既如此，珍姐姐第二；月姐姐第三；秋瑞十九岁，第四；芙蓉同秋瑞同年，小月分，做第五；九如、芳芸同十八岁，九如比芳芸大，就做了六、七；海珠、掌珠、汝湘都是十七岁，同年，就排了八、九、十；紫箫、梦玉同年，十六，梦玉小一月，轮了第十一、第十二；遥追林黛玉生年十六，算了第十三；桂堂第十四；修云、婉贞、蟾珠、友梅俱十五岁，依着月分做了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梅春十四岁，做了第十九。”彼此叙过年齿，依着次序两班站立，让宝钗一人焚香、酌酒，一齐跪拜敬神之后，一箍脑儿团团站着，恭恭敬敬拜了八拜。接着四位姨娘道喜，彼此又拜。宝钗道：“从此以后，贫贱勿弃，患难扶

持；虽富贵，毋相忘。”众人齐声答应。宝钗又说道：“从今后，须按着排行称呼，庶有区别。”海珠们都说道：“宝姐姐说的很是。天气已晚，风露甚寒，咱们下去罢！”

众人一齐下来，到秋水堂，见一字儿摆着四桌。宝钗道：“四位姨娘各坐一桌，咱们挨次而坐。”秋瑞、芳芸、紫箫、梦玉说道：“咱们四个不便同坐。”陶姨娘道：“这里又无外人，只要换了竹箸，不必饮酒行令就是了。”汝湘道：“也罢，依着姨娘，权且坐下。今日是新姐妹弟兄相聚，并非宴会。”秋瑞们只得依序而坐，彼此谈谈说说。梦玉道：“还忘了咱们的慧哥儿，叫人去端了高椅儿来，与我同坐。”金凤连忙吩咐打杂的老妈儿，赶着抱来，放在梦玉旁边，将慧哥儿抱了坐上。众人正逗着慧儿玩笑，只见吴家的手中拿着一封书子进来，递与梦玉道：“垂花门叫送给大爷，说是什么广东柳大爷寄来的。”梦玉、宝钗大喜，连忙拆开书来一看，不禁悲叹，不知书中说些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 结朱陈李宫裁聘妇 续秦晋桑奶子遂心

话说宝钗听见柳绪有书子寄来，心中甚喜。梦玉赶忙接着拆开，里面另有两封。宝钗见信面上写着：内信二函乞梦玉弟转交荣府琏二哥收启。宝钗先将他的书子同梦玉开看。上写着道：

萍水相逢，千秋契合。舟中联袂，江上分帆，离合之情至今肠断也。别后几遇风惊，几遭盗险。幸皆托庇得以生全，已于秋初抵里。三径就荒，数椽萧索。赖闺中人善为经理，稍有头绪。七月之望，将先人祔葬祖茔。诸凡粗毕，绪则下帷谢客，静读父书；妇则躬亲井臼，奉萱亲以乐朝夕。荣国之恩，实同再造矣。第不知贾家恩母曾否南归？琏哥暨宝、珍两姐可曾把晤？绪之相遇，皆天壤多情，闺门豪杰，非世俗中之寻常儿女也。寸心千里，不尽所言。秋水伊人，伏惟珍重。三年之订，定不有负前盟，勿念为嘱。老母命笔致好，身体安和，毋烦远念。惟望保摄自爱，是所切禱。江干分袂至今念念也。并致阖潭万福。

梦玉弟手足中秋后一日兄绪拜启。

宝钗同梦玉念完，见内中尚有锦笺二幅，展开见是柳大奶奶的书子。宝钗念道：

江干分袂，为千古别离之最，至今想之，犹黯然神往。不知玉弟苏时其将何以为情也？念甚，怅甚！风波之险异乎寻常，而又继以盗贼，幸包勇一身是胆，独当强暴，九死一生得归无恙。琏哥恩义，刻骨难忘。途中遇薛家恩母，继余为女，更名宝书，与宝、珍两姐是骨肉手足。倘若晤时，望吾弟勿以泛泛视之，实为深感！三年之约，谅必如心，断不改舟中面订也。玉佩一枝，为珍姐相贻之物，万勿遗去。匆匆判别，遗却手帕一方，想吾弟定必收去。祈嘱诸妹代为收之，俟相见时，掷还可也。今因风便，率此寸衷，以慰相忆。

梦玉弟手足愚姐薛氏宝书拜启。

太夫人暨诸叔婶及姐妹辈，望呼名俱道万福。

宝钗念完，海珠们道：“宝书三姐很该入我局中。”梦玉道：“柳哥一并算在里面。”九如笑道：“这个倒是新闻。你的哥哥是咱们的大伯子，你听见古今来有几个弟媳妇同大伯子换帖子的古典没有？”众人一齐大笑。婉贞道：“我倒有个主意，柳大爷是宝姐姐、珍珠姐姐的兄弟，咱们认这门子弟兄姐妹，既避掉了大伯、弟媳妇的名分，又可以弟兄姐妹亲热。不知我这主意是不是？”陶姨娘道：“婉姑娘倒说的很是。”宝钗道：“竟依着婉妹妹，这倒很好。”梦玉道：“绪哥还有一幅字，咱们看了再说。”紫箫接着展开。众人围着看那上面是一首词。紫箫念了几句，不甚顺当。秋瑞道：“这是《金楼曲》，等我念与你们听。”随念道：

拂槛江帆渡，把羈人，一片伤心，唤将归去。妒杀石榴裙一色，萱草妆成眉妩。侬做了，红楼倩女。燕颌封侯姑少待，判深杯浇向刘伶墓。愿醉死，相思蠹。长江最是销魂路。况凄

然分手瓜州，解维芳渡。唱彻骊歌江岸晓，蓦见乱潮腾舞。知此际，那人何处？千古多情惟我辈，盼秋风归钓鸳鸯渚。君见柳，当思绪。

右调《金缕曲》，瓜州分袂写此寄怀。

秋瑞念毕，叹道：“柳郎风致不减张绪。”芳芸道：“真不愧为梦玉之兄，怪不得要拉咱们换帖。”

荆姨娘道：“咱们吃饭罢，这天也不早了。”海珠吩咐点烛斟酒。除四位姨娘正坐外，以下都是叙齿而坐。梦玉、秋瑞、芳芸、紫箫四人不饮酒，吃着果子，说说闲话。姑娘、嫂子们轮班上菜，十分有趣。掌珠笑道：“今日是四姐姐与六姐姐的东家，咱们坐下，连谢也没有谢一声就一路的大吃。”秋瑞、九如道：“什么东不东的，不过是大姐姐同十四弟、十七、十八两妹都是暂时相聚，姐妹们怀酒言欢，相依无儿，怎么说到谢字？”宝钗道：“咱们来这几日，太太呢，在介寿堂搅了几夜，大嫂子在梅大姑姑屋里，琏二嫂子娘儿三个在三婶儿屋里，我妈妈、三舅母、月姑娘都抱不安，我又承诸位妹妹不弃，这屋里那屋里整夜的谈心。虽是主人好客，连各处的姑娘们也多情见爱。但我心中自觉讨嫌，不安之至。”

汝湘、修云正要说话，梦玉忽然放声大哭。那慧哥儿正吃着东西，倒吓了一跳，也跟着大哭。赵奶子连忙过来抱着。四位姨娘同秋瑞们一半骗着慧哥儿，一半忙问梦玉道：“你是为什么，好好的说着话忽然大哭，也不管骇了人家的宝贝儿子。”紫箫问道：“你到底为的是那一条儿，哭的这样伤心？”梦玉总不答应，握着脸放声大哭。婉贞道：“玉哥，你说明白这缘故再哭也不迟。”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好一会，梦玉才慢慢止住哭声，说道：“宝姐姐，你怎么说出这些话来？自从那

日相见后，我不知道宝姐姐是外人，还想着这一辈子总在一堆儿的。方才听了这些话，才知道我不是你，你不是我，怎叫我不要伤心？”宝钗听梦玉这一番说话，顿起无限酸心，止不住纷纷落泪，说道：“兄弟你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梦玉道：“姐姐，我当初怎样？”宝钗笑道：“不该相见。”修云道：“宝姐姐同咱们相去不过三百多路，时常可以见面，又何必说这些哩根儿拉根儿的话。”梦玉叹道：“我深悔不该收拾金陵住屋，早知道就住在这里岂不好吗？”芳芸道：“宝姐姐这半天也没吃点东西，尽着说闲话，吃完了饭，咱们还要上介寿堂去呢。”掌珠道：“拿两样菜，叫赵奶子去喂慧哥儿吃饭罢。”梦玉对翠翘、金凤道：“姐姐你们去照应着，别要多给他吃。”金凤道：“我叫赵嫂子抱哥儿到咱们院里去了。方才绿儿来说，丹桂、碧霄同江葶们都在咱们院里。”九如道：“既是这样，你们都去罢，照应着别叫他乱吃东西。”金凤们答应去了几个。

这里姨娘、奶奶、姑娘、爷们虽不行令畅饮，但彼此谈心，很觉亲热。起更时候，众人散席都到介寿堂来。祝母们也刚才散席，一箍脑儿在屋里说笑一会，直到半夜方散。宝钗被修云拉到瓶花阁去，一宿晚景无词。

次日，是老太太请诸亲相会，给桂、贾、王、薛四位饯行。早饭之后，各家男亲女眷纷纷到齐。外面是祝筠、梅白、鞠冷斋、桂廉夫同着郑清涟、薛有春、江芷香、程江村、汪又纶、周序光、柏子图、林有声、顾自天、金映玉、石宝光、周明卓、莫开正、吴枫江、王香谷、钱春岩等这些至亲太爷们。还有祝筠的远族弟兄祝边、祝桐、祝茹、祝片都在意园下棋看牌，斗吊唱曲，说闲话，各随其便。那些家人、小子是每日宾客盈门，伺候惯常的，奔走甚不费力。垂花门以内各家太太、奶奶、小

姐们也是常来常去，并无客气，随处可坐。

此时，介寿堂十分热闹，坐中都是亲戚本家，别无外客。王夫人姑嫂、姐妹住在祝府，同郑、周、江、汪、顾这些各亲戚太太们情如姐妹。江芷香的夫人与李宫裁更称莫逆，彼此亲热。平儿见李宫裁同江夫人相得之处，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暗地与石夫人商议。石夫人连连点头，说道：“这倒很好。”原来平儿与石夫人朝夕相处，彼此亲爱，已订为姐妹。刚才所说的心事，是要请石夫人作媒，将江秋白说与贾兰。石夫人听说甚喜，当着众人对祝母道：“今日是大会亲，难得都聚在一起。还有一件喜事，必得请老太太做了更为全美。”祝母笑道：“什么喜事必得我做？”石夫人道：“珠大太太同江二姐姐两个人很说得上来。老太太何不做个月老，将江姑娘说给他们兰哥儿，结了这门亲倒不好吗？”众位太太都说：“甚好。”祝母笑道：“我倒忘了，果然不错。他们兰哥儿我虽未见，但已年少登科，江姑娘配他真是佳儿佳妇。但不知他两人意下如何？”江夫人、李宫裁俱赶忙站起，说道：“咱们都很愿意，只是不好启齿。”宫裁道：“此事还须太太作主。”王夫人亦站起身，对祝母道：“若是江二姐姐不弃我家寒素，愿求婶婶作伐。”江夫人道：“倘蒙不弃小女陋质，愿遵老太太之命。”祝母们无不大喜。王夫人先与江二太太拜亲，又是两亲家见礼，一同拜谢老太太。众位太太们彼此道喜。祝母吩咐着人出去通知江二老爷。

此时，众小姐都在海棠院，正谈的高兴，只见吉祥、宾来、宜春、芍药四个人笑嘻嘻走进来，众人起身让坐。吉祥道：“咱们且道过喜再坐。”海珠问：“给谁道喜？”芍药笑道：“给江姑娘道喜。”宝钗道：“芍药姐姐你且不用说，等我猜一猜。”紫箫道：“我也猜着几分。”宝钗道：“你猜着什么？”

“紫箫道：“我猜着不知是不是，只怕同你吴越一家。”宝钗笑道：“我也想到这儿，不知是不是？”吉祥笑道：“有点因儿，江姑娘给了兰大爷。”众人听说大喜。宝钗拉住江秋白，笑道：“你到咱们家也叫我姐姐，若是叫二婶子怪硌碜的。”九如道：“连咱们今日都升了一级。”奶奶们你一言我一语笑作一堆。

宝钗忽想起仙人楼上之言，谅必有因，且到介寿堂去相机而行，再作道理。想定主意，问众人道：“你们有谁同我到介寿堂去逛一会儿再来？”汝湘、九如道：“咱们陪你去。”众家姑娘们都说：“咱们也要到瓶花阁去逛逛，一同走罢。”江秋白、顾玉书拉着婉贞道：“我不到那儿去，贞妹妹同咱们在这儿说话。”修云道：“那不能，要去都去。”各位姑娘不由分说，将他两个拉着一同出海棠院，走上甬道，真是郁郁菲菲，众香发越，犹如一堆碎锦。东西廊下，那些执事姑娘、嫂子们往来络绎。怡安堂卷棚下坐着几个听差、该班值日的姑娘、嫂子，瞧见各位奶奶、小姐上来，都远远站起。宝钗、汝湘、九如同众姐妹在台阶下分路。

不言海珠、修云、宝月众人到瓶花阁去。且说宝钗三人来到介寿堂，见大院子里都是各家太太跟来的姑娘、嫂子们，三个一攒，五个一堆彼此说笑。卷棚下又皆是伺候该班之人，瞧见三位奶奶过来，连忙掀起门帘，宝钗三人走进屋去。祝母同众位太太都坐在菊花屏下，瞧见宝钗，祝母笑道：“正要来请你同江亲家见礼。”宝钗答应，向着江太太见礼道喜，又给祝母、王夫人、三舅母、自家母亲、李宫裁、平儿、梅姑太太们道个喜儿。众位太太也给宝钗道喜。彼此坐下，祝母对王夫人道：“咱们这宝姑娘真是个巾帼中的何平叔，令人可爱。怨不得你大妹妹继他做女儿。他的两个宝贝女儿我只见着一个。”

王夫人道：“珍珠福薄，不能沾老太太的慈爱。”祝母道：“只可怜梦玉做了你个挂名女婿。”梅秋琴道：“他在金陵给你收拾房屋，我听说就很大的出力。”竺太太道：“府上的宅子全行翻盖，里外一新，我是深知道的。”王夫人道：“珍珠这一死，不但我梦玉空出一番苦力，还空负了我大妹妹的一片苦心。”

宝钗道：“珍珠无福，此时说也无益，倒是空负妈妈的一片苦心，这是真的。我自到这里来，见梦玉兄弟同咱们太太竟像母子，依依不舍，与我又像是同胞手足亲热异常，真是舍他不得。我倒有个愚见，不如求太太将友妹妹给了梦玉，仍旧不失亲亲之谊。”王夫人点头道：“我早有此意，原要等你妈妈回来商量，还不知老太太要友梅不要？”祝母道：“我也早已想到这层，恐你不肯，不好出口。既是我孙女儿给兄弟作媒，这真是全美。”汝湘道：“若是友梅妹妹给梦玉，真是便宜不落外方人。”祝母同众位太太不觉大笑。桂夫人道：“既是这样，同大姐姐一言为定，别无更改。”王夫人道：“我已许定，并无更改。”桂夫人、石夫人连忙拜谢。各位太太们又道了一会喜。

王夫人道：“我两件心事去了一件，还有一件，也是丢不掉的心事。”祝母问道：“还有什么丢不掉的心事，说出来咱们帮着商议商议。”王夫人道：“我到这里几日，自老太太起无不相待甚好。梦玉兄妹以及奶奶们都是朝夕不离左右。这些姑娘、嫂子们一个个殷勤周到，无不相得甚欢。内中惟婉贞姑娘很像我侄女儿凤丫头。不但面貌相似，连声音笑貌、举止动作处处神肖。每晚与我同榻，十分亲热。我三嫂子同薛二妹妹都丢他不下。只可惜他是周嫂子的儿女，不能离开，我又舍他不得。这孩子将来总有好处，断不落寞。我这一段爱他的心肠，

竟有些丢他不掉。”祝母道：“这孩子本来与众不同：性格聪明，齿牙伶俐，兼之心高气傲，举止大方。当初周惠家的生他那一晚，梦见一位体面美人，手中抱着几部经卷，忙忙的走进来，对他说道：‘我全亏这几部经卷救了出来，有人要来抢去，我到那里躲他一躲？’道言未了，只见后面一个后生男人，骨瘦如柴，手中拿着一面小镜子，飞奔赶来，口里嚷道：‘你躲到那里去？快些还我命来！’周惠家的上前阻拦，被那人将镜子打开，猛然惊醒，就生下婉贞。我也最爱这孩子，只恐其无寿。”

王夫人、平儿、宝钗听说，甚为叹息。王夫人叹道：“原来尚有因果。此人要老太太格外疼他些儿。等我下回来商量出一个道理，不要将这孩子糟掉了，十分可惜。”桂夫人道：“明日姐姐回去，将他带到金陵逛几天，再跟着同来。等着过了年，我给姐姐想个道理，要了他去。”王夫人道：“这倒很好。”平儿道：“且叫周嫂子来问问瞧，不知他肯不肯？”桂夫人道：“他也没有什么不肯。”命丫头们去叫周惠家的来伺候。姑娘答应，赶忙出去传话。听差的刘嫂子不多一会同着周嫂子进来。祝母道：“贾姨太太要将婉贞带去逛几天，十月间同来，问你肯不肯？”周家的答道：“姨太太心疼他，要带他到金陵去逛逛，奴才没有什么不肯。只是夏间给他算命，先生说秋间月令不好，不要出门，交了冬月才得平安，这两个月防有灾难；说他的命好，将来很有点儿福气。不然就叫他跟了姨太太去，因为这二十七，是他姥姥的七十岁生日，昨日他哥哥钟晴来接家去住几天。奴才正要上来告假。”王夫人道：“也罢，等我下一磨儿来，再带他去罢。这孩子很有出息。”周家的道：“蒙姨太太疼他，这几天一会儿也丢不下，总想要跟着姨太太，真是个前世的缘分。”



王夫人尚要说话，见李姨娘进来回道：“酒席已得，请老太太示下，摆在那里？”梅秋琴道：“依我说，竟摆在景福堂是个正理。”祝母道：“我有好一程子没有出这院门儿。”郑太太道：“就在这儿很坐得下，何必又跑到那里去呢？”祝母笑道：“我听谁的话呢？”金夫人同桂夫人都说：“就在这儿赏菊倒也很好。”祝母点头。桂夫人命李姨娘：“介寿堂摆设六席。各家小姐们的摆在秋水堂。”

李姨娘答应，出去吩咐各项执事姑娘、嫂子们知道，介寿堂同秋水堂两处坐席。众人答应。一切应摆应办，各有专司，毫不费力。设席之后，祝母领着依次而坐。今日都是至亲本家，别无外客，彼此畅谈饮酒。

宝钗姐妹都在秋水堂，更为热闹。正谈的高兴，只见莲儿拿着一个纸条儿递与梦玉，芳芸瞧见连忙接在手内。梦玉、紫箫都挤在一堆来瞧。上面写道：

今晚各堂执事姐妹公备酒果，设于瓶花阁，为宝、友、蟾、巧四位姑娘祖饯，乞留各位小姐奉陪，作竟夜之欢。

此致

玉大爷

兰生

梦玉看毕，喜的大乐，叫道：“妙极，很好！”修云笑道：“又是什么妙事？说给众人听听，别叫你一个人喜欢。”芳芸道：“你们瞧这纸条儿就知道了。”四五桌的人都走到一处来瞧。宝钗同蟾珠道：“仔吗的要众姑娘们费事，这是何苦呢！”梦玉道：“各堂执事的姐姐们，都将宝姐姐们待作自家的姑娘一样，这才见他众人的亲热。”宝钗道：“我必定领情，别叫

众姐姐们说我不识抬举。”各家小姐也有愿在这里的，也有必得回去的，纷纷商议。汝湘道：“你们都不必推三阻四的，就是他们众人夜间无此一举，也得在这里同宝姐姐们相聚一宵，明早同至江干送行。岂有相聚这几天，临起身也不送送。”掌珠道：“明日谁不去的，咱们就罚谁。”各家小姐道：“一会儿等太太们散了席，咱们再定。横竖明日早上总赶得上送行就完了。”宝钗道：“我不过数月就可见面，何必送行。倒是桂家兄妹有数年之别，不可不送。”芳芸道：“大姐姐说的很是。”众人说得热闹，席上已高烧银烛。此时正是金风瑟瑟，玉露零零，四壁寒蛩，鸣声唧唧。众姐妹到起更才散。

听说介寿堂老太太们正在叙谈，意园的老爷们亦未散席。垂花门口，有跟随各家太太的嫂子、老妈们，出出进进，往来不绝。谁知桑进良不知多会儿偷到他干妈的院里来。原来这桑奶子那日撵出之后，无处栖身，只得向竺、鞠两位太太再三求老太太开恩，仍准他进来，与桑进良彼此隔绝。今日瞧见，就如得了个宝贝，且不说话，两个人先做了一回好梦，然后慢慢的喝酒谈心。桑奶子道：“秀姑娘惦记着你，他要你想条道儿跟着你去，对我说过几磨儿。提起你来，就出眼泪。他为你丢人伤脸，遭了多少饥荒！你该给他想个主意才是。”桑进良道：“我这会儿就为这件事来同你商量。我已找了一个地方，不拘是谁也寻找不着。趁今儿晚上垂花门口出走的人杂，叫他偷着空儿跟着我一走就完了。他的衣服、行李都用包袱捆好，我已请了几位朋友，在他的院子东半拉墙上撩过绳子来，将包袱拴上，拉过墙去。你去照着，收拾完结，趁着空儿同他混出垂花门来，我领他出去。你推个不知道。设或要在你身上要人，你就撒起泼来，寻死上吊的，就着势儿，还可以生发他们几两银子。过十天半月，约你到城外接引庵来，我在那里候着见面，

同你家去做个长远夫妻。”桑奶子听说十分欢喜道：“事不宜迟，你快些去料理，我也就帮他去捆包袱。”桑进良点头，赶快站起身来一同出了院门。在黑影里，远远看见垂花门口出进是人，往来不绝。桑进良大着胆子三不知的溜了出去。

桑奶子走过内厨房，来到后面院里。这院子很宽大，系祝府里浆洗衣服之所，有十几间群房，都是些专管浆洗的老妈儿住处。这地方是个辛苦淡薄之所，整年的也见不着太太、奶奶的面。凡遇垂花门以内各堂执事姑娘们，有犯偷盗、行凶、干犯等事，俱发到这院里洗衣服。三年五年后，有娘家的发还娘家，追还身价；没有娘家的，交媒婆领去嫁人。

这秀春自从那日闹出事来，发到浆洗院里，平日的各堂同伴姐妹们，并无一人来往，倒同这些浆洗老妈们十分相得。惟有桑奶子不常进来瞧瞧。此时秀春一切饮食起居，那里如得当日。吃晚饭之后，正同几个老妈儿在院子里石条上坐着说闲话，见桑奶子走了进来说道：“怪凉的，这会儿还坐在院子里。”秀春道：“屋子里怪闷的慌，倒是这里爽快。”桑奶子道：“我来找你说句话。”秀春站起身同他走进屋里。桑奶子附耳低言，将桑进良的话说了一遍。秀春又惊又喜，心中小鹿儿登时乱跳。桑奶子道：“我帮着你快些动手，休要误事。”秀春此刻两手冰冷，身麻心跳，毫无主意。桑奶子先将他的被单铺开，替他收拾。秀春定了一定神，才帮着动手，除掉粗硬箱柜不要外，余下的尽用包袱捆起。

两人直闹了半夜。那些老妈儿都早已安睡，院子里静悄悄的并无一人。桑奶子同他走到靠东的墙边，见有十来条粗绳子挂在墙上。原来这墙外就是围墙的夹道。桑奶子瞧见，赶忙同秀春到屋里来，将大包小包都搬到墙下，将绳子头拉了下来，捆缚结实。外面早已知道，一件一件拉了过去。桑奶子同秀春

将东西送完之后，尚有两三条绳子，共拴在一个小包袱上拉了过去。外面会意，不复再丢绳子过来。

秀春同着桑奶子走到厨房门口，只见灯烛还点的亮腾腾。尚有两三个女厨子在那里打发下人吃饭。那些打杂的老妈正在喝酒吃饭，十分热闹。他两个一路混了出来。刚走出厨房院门，正遇着三子同有儿说说笑笑走进院门。有儿看见，赶忙叫道：“秀姑娘那里去？”三子见是旧主人，问了一声：“姑娘好啊！”同着有儿脚也不住往厨房里去了。秀春看见三子如此光景，不觉又臊又悲，纷纷落泪。桑奶子拉着他往外就走。来到景福堂，瞧见桂夫人们送各家太太、奶奶出来，后面跟着一大阵外来的姑娘、嫂子、老妈们。桑奶子拉着秀春混在那些各家跟随人内，一齐出了垂花门去，自有桑进良接应着，将秀春混出大门，一同逃走。接下不提。

且说各家太太、奶奶们原要等着明日送行，因王夫人、金夫人两家力辞，沈夫人、薛姑太太又再三辞谢，只得各将小姐们留下饯送，各位太太们因此散去。王夫人同众家姐妹一齐送出垂花门，看着上轿完毕，方才进来。此时只有石夫人、秋瑞、芳芸、紫箫、梦玉因有服，不便送客，各归苦筭。沈夫人们走进景福堂，宝钗说道：“咱们就这会儿给老太太辞了行，赶天不亮上船，倒省了多少事。不然叫梦玉知道，缠住着又去不了。”薛姑太太点头，上来回答。金夫人忙说道：“我也想到这层，竟依着宝姑娘的主意倒很是。”梅秋琴道：“也罢，明日是上好吉日，宜用寅时，桂三姐姐是恭喜荣任，贾大姐姐是锦衣归里，都是喜事。省得叫梦玉那傻子缠住闹的哭哭啼啼，倒怪不好的。咱们再到介寿堂去，同老太太说明白了。你们四姐妹竟拣着寅时一同上船罢。”王夫人道：“大妹妹说的很是，不知老太太这会儿睡了没有？”桂夫人道：“只怕还等着你们呢。”

王夫人对李宫裁道：“取一百两银子，赏荫玉堂徐忠、赵禄，谢他两个在金陵给我收拾房屋；另拿五十两赏荫玉堂大小家人；拿二百两银子，交给这边门上查、槐两老管家，按着执事散给大小家人；再拿二百两交垂花门查、槐两管家婆，散给姑娘、嫂子、老妈们；另将三百两交给陶姨娘，分送各堂执事的姑娘们。”用手指道：“留一百两，给我这孩子。”婉贞流下泪来，说道：“姨太太、大奶奶、琏二奶奶不知给过我多少东西，连巧姑娘又送了我好些衣服、首饰，这会儿又给我银子做什么？”王夫人拉着他的手道：“你留着自家买个针儿线儿，等着我下一磨儿来，再给你做衣服。”婉贞道：“下回姨太太来，我不知见得着见不着？”话未说完，不觉泪如泉涌。平儿同巧姑娘也很觉伤心。王夫人含着眼泪笑道：“傻孩子，快别乱说，倘老太太听见不喜欢。”沈夫人、薛姑太太亦俱重赏。桂夫人道：“姐姐送了我们好些东西，又赏丫头、媳妇们的衣服首饰，这会儿又赏他们这些银子做什么？”王夫人们笑道：“咱们姐妹们还说什么客话。”

众位太太们一面说话，不觉已到介寿堂。老太太尚未安寝，王夫人同各位太太、奶奶、姑娘们又纷纷进去。祝母笑道：“咱们的房子固然深远，你们的走路也忒慢，那里送客都送上半夜，再不来我可坐不住了。”梅秋琴道：“咱们知道你老人家今日喜欢，多吃了点东西就睡不得，故意慢慢的走，要你老人家多坐会子。”竺太太们一齐笑起来。

桂夫人走上前去，将王夫人们寅时上船的话说了一遍。梅秋琴不等老太太开口，赶着说道：“桂三姐姐是夫妻上任，贾大姐姐是衣锦荣归，咱们不便相留。又恐梦玉拉拉扯扯的，倒难为情，不如让他们去罢。”祝母点头道：“你贾大姐姐、沈四姐姐回去个数月就可见面。桂三太太们要去三年五载的才得

见面，我要留他再住几时，又恐误了凭限。”金夫人道：“我去三两年要送女儿来完姻，那时候在老太太这里住一年半载，住的老太太讨嫌了，咱们才去呢。”竺太太们都笑起来。老太太问五福道：“找点儿东西送太太、奶奶们的，找出来没有？”五福、吉祥一齐应道：“俱已齐备，请老太太示下。”沈夫人姑嫂姐妹、金夫人都说道：“老太太已经赏过好些东西，怎么又要费心？”祝母道：“那天因你们送我东西，自然我也该回个礼儿。今儿是我送的程仪，也算不了什么礼。”王夫人对沈夫人们道：“咱们不用推辞，竟领了老太太的赏罢。”薛姑太太道：“咱们辞过行，再谢赏。”于是，王夫人领着李纨、平儿、宝钗、友梅、巧姑娘、慧哥儿、毓哥儿俱拜辞道谢；沈夫人、薛姑太太、宝月拜谢叩辞；金夫人领着桂堂、蟾珠也拜辞道谢；桂夫人、石夫人、梅秋琴、竺、鞠、郑各位姐妹亲家以及众奶奶、姑娘、各家小姐彼此拜了好一会。

此时，只有梦玉、秋瑞已回荫玉堂，并不知道。其余祝府内外大小人等，俱给四家太太谢赏。吉祥、五福将老太太送回家。礼物俱用长条盒摆置妥当，抬到介寿堂分摆两边炕上。贾、桂、王、薛四家太太、奶奶们各人吩咐得用的姑娘、嫂子彼此收拾。祝府的姑娘、嫂子们，亦各有同伴之赠。桂廉夫进来拜辞道谢。祝筠邀了出去，同着各位亲家在春晖堂饮酒话别。

时夜已四鼓，众人劝老太太安寝。王夫人们都到怡安堂来，只见宝钗的姑娘荣贵来说：“本家两位太太、四位姨娘、三处奶奶、瓶花阁二姑娘、梅姑太太、郑、江、竺、鞠四位亲家太太、各位小姐、各家亲家太太连各堂执事姑娘们，都送有礼物。每分礼都各贴礼单名字，一总汇齐装了几大箱子，已送上船去了，请奶奶回声太太。”宝钗听说，连忙回了太太。王、薛、桂府的嫂子们，也上来回过这件事。四家太太又向众人谢了半

日。

正在热闹，介寿堂听差的洪嫂子来回桂夫人道：“老太太派了张彬、金映两家媳妇同吉祥、宾来代老太太送回家太太到金陵，叫来回太太，内外多派几个人送去。”桂夫人听说，吩咐陶姨娘：“各堂拟派两个媳妇、两个侍女。开了单子，上来斟酌。”陶姨娘答应，下去不一会，开了单子来。桂夫人接着，看那上面不知是怎样派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 王夫人衣锦荣归 桂太守扬帆赴任

话说陶姨娘下去，将应派各堂的姑娘、嫂子们，拟开了个名单送来，请太太斟酌。桂夫人接着，看上面开着：

怡安堂拟派：

赵升媳妇黄开媳妇

侍女江苹芍药

承瑛堂拟派：

余芳媳妇蒋应媳妇

侍女红菊银儿

荫玉堂拟派：

唐春媳妇郭顺媳妇

侍女采菱荷露

海棠院拟派：

金凤雁书

瓶花阁拟派：

双梅彩鸾

桂夫人看了点头道：“倒还派得公道，就将这单子发交垂花门，赶着传齐伺候。荫玉堂去传人，休要叫梦玉知道。”陶姨娘连连答应，拿着单子出去办事。桂夫人吩咐：“摆上果碟，等我姐妹们再叙谈一会。”海珠道：“各堂执事姑娘们公备酒



果，在瓶花阁给宝姐姐、蟾妹妹、友妹妹、巧姑娘饯行呢。”石夫人道：“这是他们的雅意，不可拂众人之心，都同着宝姐姐去罢。”各位奶奶、姑娘们一拥而去。

此时，里面是怡安堂、瓶花阁，外面是春晖堂，三处饮酒。正是欢娱嫌夜短，不觉已金鸡三唱矣。桂廉夫催促要行。里面两处亦皆席散。大门外轿马早已齐集伺候。祝筠派了老家人赵禄，带同周惠、杨华、钱富、茗烟，再拣几个闲散家人，一同送桂老爷、贾太太至金陵，候着桂舅老爷起身赴任，方可回来。这些家人无不踊跃。老家人槐荫备了祝筠名帖，亲自到总镇衙门禀请东门匙钥。那姜大人立即传了令箭，差中军官带几十名兵开放东门，直至江口一带巡察；又差一员干总带着名帖，候送桂刺史暨贾太夫人、王相国夫人。一会儿工夫，这五条街上一直至江口，灯笼火把，人马喧腾，十分热闹。惟有桂夫人姑嫂两个，难解难分。还有修云、蟾珠、桂堂三人，更有一番说不出的景况，彼此一言不发，相对而泣。倒是巧姑娘还挣扎着不好流泪。王夫人再三催促，金夫人只得硬了头皮，姑嫂两人哭拜一番，彼此辞别，你拜我拜的闹个不了。

周婉贞拉着王夫人不舍就走，哭的不能仰视。梅秋琴道：“早知离别如此之难，一月之前就该哭起。”宝钗听秋琴这句话，虽是趣语，倒有意味，因对王夫人同母亲、舅母道：“为怕梦玉知道，拣着一早起身，我瞧着这光景，只怕有些去不了。”平儿道：“宝妹妹说的很是，咱们赶着走罢。”外面桂廉夫也着人进来催逼要走。四家太太们只得硬着心肠，对海珠们说道：“梦玉起来，可为我们致意，嘱其节哀珍重，转眼之间就可相见。秋侄女俱为道谢，把晤有期也。”海珠们连声答应。王夫人拉着婉贞对汝湘、九如、修云这一班人说道：

婉贞亦是你们一会中人，他的来路，惟我同宝钗知道，说

也可怜，惟望你们格外看承，等我下一磨来，还要继他为女。”修云、掌珠们一齐说道：“我们一向原不以资格待他，况且日下又将他邀入会中，订为姐妹，更加亲热。今蒙太太再三谄托，自当加意护持，以副垂爱。”王夫人含泪点头，又向桂夫人、石夫人、梅秋琴们俱一一托付。诸位太太一面说话，已来到垂花门口，查、槐两个管家婆领着合宅姑娘、媳妇们站班叩送。内中只有石夫人、芳芸、紫箫有服不送。陶姨娘、荆姨娘、海珠、九如俱带着身子不便远送，至垂花门而止。余外太太、奶奶及各家小姐俱送至江口。

此时，贾、桂两家船上，男男女女，无处非人。看看天色将明，王夫人同桂廉夫两边力辞，各船上登时鸣锣启柁。正要开船，接着文武大小衙门，也有自到，也有差官送行的，码头上挤了个热闹。桂廉夫父子应接不暇。王、沈夫人这边差周瑞、鲍忠、梁贵等分头登答辞谢。时东方大亮，各家送行的都纷纷上轿，只听见锣声振耳，贾、桂、王、薛四家十余号大船一齐开去。

桂夫人将各家太太、奶奶、小姐们又俱邀到家去。祝筠就便到各衙门拜谢。又因连日病中，至亲好友都来看望，顺便就往各家拜谢。还有表兄蒋春岩又是七十岁的生日，必得亲到。祝筠坐着飞轿，穿街过巷，忙个不了。桂夫人们回到家中，知道老太太昨夜睡得过深，尚未起来，将各家太太们邀在怡安堂另摆早茶。

各位小姐道：“咱们到荫玉堂去看秋瑞姐起来没有。”众人答应，走出怡安堂，刚来如是园门口，听见后面有人招呼，众人站住，回头一望，见是修云，后面跟着文来，走到面前说道：“我正要去找玉大爷，恰好遇着你们，一路同走。”汝湘道：“你找梦玉说什么？”修云道：“叫他去劝劝。婉姑娘在

我那里哭的两眼通红，伤心了个使不得。凭你是谁也劝不来，必得玉大爷去劝解劝解才好，不然尽着哭，也不是个事。”紫箫笑道：“玉大爷还不知要谁去劝呢！”海珠道：“咱们且到荫玉堂看梦玉的光景，再做商量。”众人都说：“甚是。”

一路说着话，走米山堂后身，随弯抹角来到荫玉堂门口。把门的老妈们一溜儿站着，让奶奶、姑娘一群过去。进了垂花门，赵大奶奶领着众家媳妇赶忙迎接，说道：“上屋里刚才开门，该班的嫂子们上去不多一会。”海珠道：“咱们去闹他两个起来，已交辰初，岂有宴然高卧！”众姑娘俱觉好笑，一齐转过宝书堂走上甬道，远望安和堂卷棚下站着一堆的姑娘、嫂子们，在那里指手画脚的说话，瞧见奶奶们，都赶着过来说道：“大奶奶才起来，尚未梳洗，大爷还睡着呢。”该班的嫂子掀起帘子，让奶奶们进去。众人走进秋瑞屋里，见他坐在妆台前，正梳着乌云，两旁站着贴身的姑娘服侍。看见众人连忙站起，笑问道：“想来你们是一夜无眠。”汝湘道：“固虽一夜无眠，断不是来找梅精。”众人一齐大笑。

梦玉在套间里正在酣睡，被这一阵燕语莺声猛然惊醒，问道：“宝姐姐在这里吗？”翠翘答道：“诸位奶奶陪着各家姑娘们来了好一会，都在外间屋里。”梦玉命将帐子挂起，请奶奶们进来。轮班派来的杜鹃、香萍赶忙将帐子挂起。翠翘出来请海珠们进去，各家姑娘向不避忌，也都同着进来。芳芸道：“日高三丈，犹然高卧，客来尚在梦中。”梦玉笑道：“你们每日此刻亦在黑甜境上，今日偶然早起，就会笑人，想宝姐姐也未必起来。”海珠道：“咱们且坐下慢慢再说。”汝湘对梦玉道：“你起来去劝劝婉姑娘，真真可笑，坐在瓶花阁哭的鼻歪眼肿的，凭你是谁也劝不过来，错了你去劝他，别人竟不中用。”梦玉笑道：“又不知你们是谁枢急了他，央我去说合，

也要同我讲贯讲贯，我才去呢。”海珠笑道：“咱们且将他哭的缘故对你说了，你去劝好了他，咱们今日公分请你如何？”陆春漪道：“你们公分，少不了咱们出个分子。”梦玉笑着，一面穿衣起来，说道：“你们且说这缘故我听听，凭他什么难解的事，横竖我有法儿去劝他，准定要吃你们的东道。”

九如笑道：“我对你说，就是为宝姐姐、蟾妹妹同着两家太太起身去了，他在那里伤心，你道为什么别的事吗？”梦玉听说，赶忙问道：“宝姐姐同太太们去了吗？”紫箫答道：“贾家姨妈同宝姐姐们都叫对你说，且去一半月料理料理，赶着就来，叫你不要惦记。”芳芸道：“你的宝贝干儿子，咱们都替你送了好些东西。姨妈同宝姐姐很喜欢，连三舅舅同舅母、蟾妹妹们上船时候也都喜欢，再三叫你不要惦着，自家保重。不过三两年，舅母送蟾姑娘姐弟来完姻。”汝湘道：“咱们众姐妹跟着各位太太，直送他们出了江口，看着去远了才回来。他们的船至少也过了燕子矶，你很可放心。”海珠道：“你快些洗了脸去劝婉丫头，就是为的这件事，你说不是可笑吗？”海珠同着众小姐妹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梦玉睁着两眼，不觉出了神去。九如见他眼角上含着两点眼泪，莹莹欲坠，笑道：“咱们今日只怕要赢东道。”

汝湘正要说话，只见兰生往外面匆匆进来，说道：“快别说闲话，还不去瞧瞧，老太太在那里大动气，普里普儿都得了不是，你们还在这里乐呢！”海珠忙问道：“老太太为什么动气？”兰生道：“真真可恨，谁知秀春跟着桑进良逃走了。这浪蹄子，他不要脸罢了，叫咱们都打尽了嘴，怨不得老太太动气。”众人听说，都吓了一跳。芳芸道：“既是如此，咱们且不用说别的，快着到介寿堂去听个信儿。”紫箫道：“这倒都是。咱们到瓶花阁拉了婉丫头一同都去，又省了他一个人尽着

伤心。”汝湘道：“其说甚是。”众人站起身来，拉了梦玉赶着梳洗，一同往瓶花阁去相约婉贞，同往介寿堂听老太太处分秀春之事，这且慢表。

且说王夫人们同桂府四家船只离了江口，正值顺风，不过两日已到金陵。将近码头，早有贾环叔侄同着几个族中男女，并王宅的各房内侄、凤姐的姐妹叔侄，一齐出城迎接；又有些老家人们的妻儿老小，都来迎接。这边桂府上亦有亲族来迎。四家船到码头，十分热闹。珠大奶奶娘家李宅里，也有些男女来接，彼此应酬不暇。林之孝率领大小家人、仆妇俱在码头伺候。一切人夫轿马俱已齐备，王夫人命贾环至桂廉夫船上先请上轿。金夫人们隔船相让一会，彼此纷纷一同上岸。那码头上约有一二百乘轿子络绎进城。

沈夫人、薛姑太太俱到贾府，将已天黑。王夫人们轿子一直抬到大厅，下轿看见厅堂房屋焕然一新，收拾得十分体面，不觉喜极而悲，想夫念子，止不住纷纷落泪。吩咐林之孝、周瑞们先发桂老爷家行李。此时出进人内外灯烛辉煌，比京中荣国府中还加几倍的体面。王夫人邀着三舅太太、薛姨太太、金夫人、奶奶们，周围看了一遍，不住口的赞叹梦玉。吩咐珠大奶奶住在东院；璉二奶奶住西院；薛姨太太、月姑娘住正房西屋；宝二奶奶同友姑娘住上房后身；前面客厅上请桂老爷居住；垂花门外两溜群房，命家人、媳妇们分着居住。分派已毕，随领着李纨们应酬这些来的男亲女眷，并各本家内亲。沈夫人送到之后，回家宰第去了。桂廉夫夫妻儿女，各处去拜望亲戚本家，又赶着上坟。两家直闹了十来日，稍有头绪，王夫人才给桂廉夫、金夫人们，又是接风，又是饯行。请三舅太太同诸亲各戚相会，大摆了几天筵席。

桂廉夫同王夫人们在冢宰第欢叙两日，势难耽搁，择日起

身。王夫人吩咐林之孝给桂老爷预备船只，料理供应，送了多少程仪礼物。又命宝钗写书子寄与柳太太母子媳妇，每人俱有礼物。平儿也托宝钗写书致意，诉说别来近况并贾琏出家之事，也寄些东西与柳家娘儿们。薛姑太太亦有书信礼物。宝钗忙了两日，才将各书写就，交与金夫人收好。此时，桂府上同王夫人就如亲姐妹一样。蟾珠姐弟两个同宝钗、宝月们好似同胞手足，亲热异常。因要跟着父亲上任，娘儿们难舍难分，哭个不了。王夫人、薛姑太太同金夫人再三相订：三年后送儿女来完姻，休要爽约。平儿也不住的叮咛嘱咐，金夫人连声应允。巧姑娘到家半月以来，同桂堂也十分亲热，真说不出的满腔离恨。因想到当年几乎上了舅舅王仁的当，失身为妾，又要说给刘姥姥的亲戚，幸而未成。如今幸蒙继母作主，聘与桂郎终身得所，虽要再隔三年方完花烛，较之当初嫁非心愿者，竟有天渊之别。想到其间，转觉一段离愁，差堪自慰。

桂廉夫见王夫人们亲情甚笃，感激之至，诸凡事务也不敢过于谦让。时已秋尽冬初，霜寒风冷，择于二十八日吉时起身。至二十七日晚上，王夫人、薛姑太太、三舅太太、平儿将桂宅夫妻两位请在上房，畅谈竟夜。桂堂姐弟同宝钗们也絮絮不休的相叙一宵。二十八一早，贾、王、薛三家率领着李纨们都送至江口，彼此依依难舍。又兼着祝府的这些姑娘们，也拉着蟾珠哭做一堆。桂廉夫见他们哭得并无休歇，只得赶着同王夫人们拜别，吩咐一面开船，又谢了祝府差来的家人们。王夫人们说不尽无限离情，看着桂府官船扬帆而去。

那些祝府的姑娘、嫂子、家人们，都向贾、王、薛三家太太叩辞回去。王夫人知道赵禄是监修房子的老管家，另外酬谢。余外都有重赏。又因江萍、芍药这些都是有体面的姑娘，不便以丫头看待，格外送礼。宝钗、友梅同金凤们又住了半个来月，

打火的十分情热，彼此难舍。金凤们硬着头皮，拜谢了贾太太，众位奶奶、姑娘，同着赵嫂子、黄嫂子们一齐下船回去。王夫人将茗烟叫至上房，吩咐道：“你伺候祝大爷就如同伺候宝二爷一样，须要小心勤谨，将来自有好处。”茗烟跪在地下，泪流满面的说道：“奴才深受太太同宝二爷恩典，未曾报效，因宝二爷不知去向，奴才情愿上天入地去找，一心总要跟随旧主。谁知找着了祝大爷，看见声音笑貌、举止行为活与二爷一样，奴才稍觉自慰。今太太业已回南，奴才情愿在太太这里服侍，求太太恩典，准奴才回来。”说毕，伏地呜咽不已。王夫人同宝钗不胜伤感，悲戚了一会，宝钗道：“你不在这里，太太还有丢开的时候，若是你再回到宅里来，太太就要时刻伤心，倘若想出些病来，就是你的大不是。况且祝大爷是太太的干儿子，又是女婿，你在那里伺候他，就同在家伺候二爷一样。”李纨道：“他们都等着你开船呢，快去罢，别耽搁了。”王夫人也再三吩咐，茗烟不敢不遵，磕了头含泪而去。

祝府的众人正等着开船，看见茗大爷来了，赶忙搭跳。茗烟刚走到中间，谁知跳板未曾摆稳，身子一晃，掉了江去。众姑娘、嫂子们的船刚才开离码头，金凤们站在窗口看着茗烟下去，众人大惊，忙招呼赶紧捞救。两边船家、水手一齐慌乱。只见茗烟一头冒起来，正在金凤们窗口，看着又要沉了下去。金凤着急，大叫道：“快些抓住船帮子！”一面急将身上的一条松花双围湖绉长汗巾解下，自家接着一头，赶忙丢下水去，嚷道：“快些抓着汗巾！”茗烟正在危急，看见丢下汗巾来，急忙抓住。金凤一人如何带得住，江苹、雁书一齐帮着拉住。两边船上看见，这才放心，赶忙七手八脚的将茗烟救了起来。到得船上，有些贾府二爷们都过船道惊。茗烟赶着梳洗，换了衣服靴帽。管船的领着众水手在舱门口给茗大爷磕头陪罪，茗

烟将搭跳板的水手骂了一顿。众人劝解完结，赶到间壁船上，拜谢三位姑娘救命之恩。这边船上先已开离码头，因茗大爷掉下水去，因此又帮了拢来。茗烟走过这边来，有赵升、黄开、余芳、蒋应、唐春、郭顺的这些媳妇们给他道惊，茗烟俱各道谢。走到官舱里，对着金凤、雁书、江苹道：“承三位姐姐救命大恩，请坐着让茗烟拜谢。”金凤笑道：“都是府里同事，分应相救，茗大哥何必多礼。”江苹、雁书亦再三谦让，茗烟那里肯依，定要拜谢。金凤们不得已，只得四人同拜。又请了芍药、红菊、银儿、采菱、荷露、双梅、彩鸾过来道谢，彼此谦虚几句。

茗烟辞了众人，刚走到船头上，见旁边拢过一只船来，舱门外也站着好些家人、小子，内中有几个很有些面熟。渐渐拢近，望那官舱里坐着一位穿素服的后生，竟是宝玉。茗烟看了大惊。那位后生目不转睛的将茗烟看了一会，也很惊异。那船已帮住码头，只听见那舱里叫进去人，问道：“那船头上站的可是茗烟不是？”茗烟听得明白，也不等他们来问，跳过船去，口里叫道：“二爷！奴才正是茗烟。”说着，竟往舱里就走。有两三个往舱里出来，仔细一看，叫道：“茗烟兄弟，你怎么在这里？咱们大爷正要叫你问话。”茗烟抬头细看，才认得是甄宝玉的旧人张才、傅升、陆保这几个人。茗烟问道：“张哥，这舱里是你们大爷吗？”张才答道：“正是咱们大爷，你且进去见过，咱们再说话。”茗烟跟着他们走进官舱，看见甄宝玉坐在小机子上，见了茗烟，笑着问道：“你怎么回到金陵来了？你家太太可安好？珠大奶奶、宝二奶奶都好吗？环三爷同兰大爷想在家用功。我自丁忧回来，这两三年不通音问，也很惦记，今日遇着你，正要问问太太们的近况。”茗烟赶忙给甄大爷磕头请安，起来站在一边，就将自家离府以来，直说到方



才下水，得见甄大爷的缘故。甄宝玉连连点头，又惊又喜，说道：“原来我出京时，到太太那里辞行就不瞧见你，谁知你去找主人，可敬可敬。今日若不遇见你，如何知道你太太已回金陵。那礼部尚书祝大人是我的老师，谁知已经仙去，深为可惜。祝大爷我虽未曾见面，久仰他的丰采，一半天到镇江去吊纸，可以见面，你去先为我致意。我在家这几年，刚完结了我家老爷、太太的葬事，正要进京起服，谁知大奶奶又一病不起，又闹了半年，前几天才将大奶奶的葬事了结。我在坟上足足住了两三个月，今日才得回来。因大奶奶不在了，不拘大小事务，都要我经心料理，闹得我实在心烦意乱。如今太太回来了，我可以常去请安。还住在那老宅子里吗？”茗烟道：“就是那老宅子。已重新修造了，门上是林大爷同周瑞、张贵。”甄宝玉点头道：“既是这样，他们等你开船，你竟去罢，先为我致意大爷。”茗烟答应，辞了甄大爷出来，到得头舱，看见甄府的家人、小们都伺候着大爷上岸，要搬行李。茗烟匆匆的同他们说了几句话，赶着上船，辞谢了贾府的这几个旧相好。两边等着开船而去。

不言甄宝玉回家，贾府的二爷们回去覆命。且说祝府的两号大船，因为开船甚迟，走不多路，直到第三日早间方收江口。姑娘、嫂子、家人们都赶着到宅里销差。祝府里因桑进良拐带秀春逃走之后，将桑奶子送官究追发落，这些门上老家人及垂花门管家婆俱皆责处。自此所有一切男女出入俱要严行查验。这会儿姑娘、嫂子们到大门里下轿，进了外宅门，赵嫂子领着姑娘、嫂子们来见查、槐两位大爷。查本将他们点验明白，开了名单，差人知会垂花门照验，转报各堂姨娘查核、销差。金凤笑道：“咱们出差回来，要费这些事，东也报西也查的闹个不了。”江莘笑道：“像这样累赘，就要逃走也有些费事。”

众人一路走着说笑，不觉已到垂花门。该外班的照验明白，放进垂花门去。接着是槐大奶奶、周大奶奶照单点过，知会各堂姨娘。一面叫廖大奶奶带着嫂子们一班、姑娘们一班，先往介寿堂销差请安，再带着往各处请安。廖大奶奶答应，将他们分作两班，排齐人数。姑娘们是江莘领头，媳妇们是赵嫂子领头，一齐过了景福堂，来到怡安堂甬道上。那些姑娘、嫂子们看见，人人亲热，因为没有销差，不敢说话。到介寿堂来都在卷棚下齐集站着。这几天是许招的媳妇该班回事，对着赵嫂子道：“老太太方才还提起你们怎么不见回来，不知三舅老爷们起身没有，贾太太到家不知身子可好。正在惦着，垂花门送进大太太寄来起身书子说，出月可以到家，老太太放心。”赵家的问道：“不知大太太是几时起的身？”许家的道：“我听见书子说，八月十六至二十开了五天吊，说很热闹。满朝文武大小官儿，没有一个不到，全亏了贾三少爷的丈人兵部员外张老爷，他是大老爷的门生，又是梅姑老爷的表弟，是咱们家至亲。他一人料理，还有些门生故旧，同贾府上的珍大爷、蓉大爷帮着照应。我听见说是八月二十六上船起身，又说是料理内里事务，全是芙蓉姑娘一个，不辞劳苦。老太太正在这里不住口的赞他呢！”金凤笑道：“总比咱们出色，将来又是荫玉堂的一个脑儿赛。”

众人正在说话，只见长生出来，看见彼此问好，说道：“你们为什么不上去销差？”雁书道：“许嫂子说，老太太接着大太太的书子，在那里说话呢。”长生道：“这会儿说着闲话，很可上去。”许家的听说，赶忙上去回老太太道：“送贾太太同桂太太去的丫头、媳妇们回来了，请老太太安。”祝母点头道：“叫他们进来。”许家的答应，赶忙出来传话。廖大奶奶忙着江莘们这一班姑娘在前，许家的带着赵嫂子们一班在

后，一齐进去。看见老太太坐在旁边小榻子上，桂夫人同梅秋琴坐在左边杌子上。廖大奶奶领着姑娘、嫂子作两排一齐跪下，磕了三个头起来，又跪下请安。江葶、金凤将贾、桂、王、薛四家太太请安道谢，并桂太太们临起身时嘱咐的话，一件件回个明白，站在一边。江葶跪下给蟾珠、桂堂寄请老太太安。金凤亦给贾府的奶奶、姑娘们呼名请安。赵家的们又回了贾、桂两府的家人男妇都请老太太安。祝母问了一会两边事务，吩咐他们下去，各回本处办事。众人齐声答应，退了出去。都到怡安堂等着桂夫人下来，请过安，这才一处一处去销差请安。

梦玉、婉贞都因离别之感，伤心成病。婉贞更甚，已多日未曾出房，在家闷睡。梦玉这病，全亏了汝湘、九如一班姐妹们终日同他鬼混，稍觉宽解。

这一晚，众奶奶们都在瓶花阁挑灯夜话。梦玉又说起平山堂景致，因而想起林黛玉，将给他添土之事，说到梦中见那冒名的丑妇。海珠们不禁放声大笑。梦玉道：“林姐姐真是千古多情，不然如何肯将音容、手泽赠我。”修云道：“那日匆匆未及细看，何不将林姐姐的小照请出来，咱们再细细的瞻仰一番。”梦玉听说甚是，忙叫翠翘去取来。汝湘道：“咱们用小针儿将林姐姐小照儿钉在这幅山水上，才看得仔细。”众人忙了一会，对着小照赞不绝口。梦玉道：“既对知己，不可不焚名香。”掌珠道：“还得煮佳茗。”秋瑞笑道：“只可惜夏间花露未曾一供此君。”海珠道：“虽无荷露，修妹妹所藏之梅花雪，亦不亚于琼浆玉露。”梦玉赶着对修云道：“妹妹将梅花雪开一坛，供供知己。”修云道：“既是这样，咱们不许去睡，焚香煮茗，清谈一夜。”众人都说：“甚是。”秋瑞们也十分高兴，夫妻姐妹们直说笑了一夜。次日早间，众奶奶们请过早安，正同梦玉说话，只见碧霄笑嘻嘻走了进来。不知说些

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 竺九如失言生嗔 老寿母施恩遣婢

话说碧霄笑嘻嘻走进来，说道：“出差的都回来了，廖大奶奶带着东走西走，倒像化斋的和尚。”梦玉笑道：“咱们去瞧瞧热闹。”碧霄道：“不用去瞧，也快到这里来了。”海珠道：“金凤们不知不觉也是半个来月，宝姐姐们不知怎样惦着咱们呢！”汝湘道：“下一磨儿宝姐姐再来，咱们回了老太太，不叫他回去，横竖有的房子随他拣，爱住在那儿就是那儿。”

众人正在说着，见廖大奶奶领着姑娘、嫂子们一大阵来请安，说道：“各位奶奶屋里去请安，听说都在瓶花阁。”廖大奶奶道：“见过奶奶同二姑娘，你们各归职事。我回垂花门办事。”众人答应。梦玉拉着金凤问道：“宝姐姐怎么不来？”金凤笑道：“他才到家，连屋子还没有认熟，怎么就来？贾太太在道儿上原说到家三两天要去上坟，这会儿倒过了半个来月还没有提到上坟的那一条儿。你想，多年没有回家，这些亲儿眷儿来还少吗？一天到晚来来去去，只见是人。宝姑奶奶们直到半夜里，偷着空儿同咱们说两句话，那里还有工夫睡觉。倒是前日来的时候，贾太太们再三说，叫大爷不要惦记，叫致意诸位奶奶、修姑娘帮着劝劝，别要想出病来。说等着大太太到家，赶着去通信儿。贾太太们要来给大老爷送葬。又是桂老爷、桂太太、堂大爷、蟾姑娘也都叫宽心，不用惦记。”雁书道：“横竖各家太太、奶奶将咱们这些人都嘱咐了有几百磨儿，说了有几车子的话，拢共拢儿一句总话是叫大爷保重身子，不要

惦记。余下的话也不是一会儿说得完的。”秋瑞道：“你们才到，也要各人去收拾，等着慢慢再说罢。”

金凤同赵嫂子们都去应酬一切同事。刚出了瓶花阁，又有芳芷堂朱姨娘处听事的嫂子来知会各堂职事姑娘们：“明日是十月初一，应更换棉帘子、棉铺垫。各堂开具颜色、件数清单，至芳芷堂去领。”双梅答应。听差的又往别处知会。文来赶着进来请姑娘示下。修云道：“现俱有服，除我内室这几处房门上用松花、水绿、月白湖绉棉帘外，余下尽用青绸的罢。这两处炕上用程乡茧绣三蓝花同月白章绒的炕垫。”文来等俱答应着出来开单。海珠、汝湘都道：“二姑娘拣的很是，咱们也照着你的一个样儿倒也罢了。”于是，都附各人职事姑娘，俱照瓶花阁的铺垫，各人答应。

正要出去，见有垂花门一个听差的老妈儿，手中拿着一张字纸，来找瓶花阁的姑娘，说道：“垂花门传下来的，叫姑娘、嫂子们瞧瞧。”这院里闲散丫头，赶忙接着递与双梅。看上面写着道：

垂花门为知会事：本日枣桂堂荆姨娘面奉老太太吩咐：今年事务较繁，内外大小家人、丫头、仆妇均能伺候无误，驱使勤谨。现在已交冬令，天气寒冷。伊等月钱工食不敷添补。其有职事之人，不分男女，各赏银十两；闲散无事各人，赏银四两；丫头、小子赏银三两；各家人子女，每人赏银四两，周婉贞不给；各处老妈们，赏银二两，棉花三斤。为此，知会各堂职事、闲散人等，都于初一日辰刻至介寿堂院子里磕头谢赏。无误此知。

双梅看毕，送与修云同大爷、奶奶们瞧了一遍。海珠道：

“这真是老太太的恩典。你们明日都要多磕几个头。”

梦玉道：“怎么婉妹妹又不给他几两，这是个什么道理？”

“九如道：“婉妹妹是老主太另眼待他，不在众人之列。若依你的意见，连芳丫头、紫丫头也领一分才是呢。”梦玉着急道：

“我不过白问问，你好端端的又拉上他们两个，他们那里敌得上你这千金小姐呢！”九如自如失言，又被梦玉抢白了几句，当着众人脸上大下不来，不觉放声大哭起来，说道：“你既瞧不起我，就不该娶我回来。我这穷知县的女儿，那里配得上你这尚书的公子呢！我妈妈才吃了几天的饭，你就瞧他不起，还想你什么养老送终吗？我去对妈妈说，早些离这门子，免得将来看脸看嘴的受气。”九如数落着哭了一场，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修云、海珠们笑作一堆，赶忙拉住。梦玉闹的没有法儿，只嚷道：“拉住他，别叫他跑掉。”自家也过来拉着九如的一只手，笑道：“我说句玩话，你也值得这样的动气，别嚷的叫老太太知道，又要发烦。快别动气，好姐姐，你拣着我的身上不拘那儿你咬下一块肉来，消消气。”汝湘笑道：“九丫头，你千急看着咱们姐妹面上，若是要咬，总拣着他上半截身子咬。”汝湘未曾说完，海珠们不觉哄然大笑。九如听了也觉好笑，将哭止住。梦玉赶忙将块白绸帕子替他揩抹眼泪，笑道：“尚书的儿子给知县的女儿抹眼泪也就罢了，你再要动气，真个算不懂交情。”九如总不理他。海珠们你一言我一语劝不住口。

只听有人问道：“又是谁闹了乱儿？咱们来作个和事。”

众人抬头，见是芳芸、紫箫同着婉贞一路进来。汝湘笑道：

“来的凑巧，错了你们，这件事准下不来。”芳芸道：“什么事九姑娘动气？”九如忙说道：“叫海姐姐们对你说，看是谁的不是。”紫箫笑道：“夫妻姐妹们说闲话，谁也没有不是，咱们也不用问是为什么事，大家一笑拉倒。有谁不依的，众人

罚他个大东道。”众人都道：“紫丫头说的甚是。”梦玉笑道：“这场故事，都是老太太惹出来的。”芳芸道：“罢呀！你们斗气，又拉在老太太身上。像咱们这样老太太，真个是个佛爷转世。方才吩咐荆姨娘，合宅男女都赏银子过冬。刚说过这话，接着周大奶奶上来回：闰梅姐姐的韩大妈同疏影姐姐的林大妈，都要来回赎女儿家去，自行择配。老太太恩典，准他们去，不要身价，准他们各人所有的东西带去。还吩咐荆姨娘：‘今日赏的十两银子，照着一体赏给他们。’像这样的佛爷老太太，那里去找呢？”梦玉问道：“他们两个姐姐几时出去？”婉贞道：“听着老太太对我妈说，准他们明日出去。又吩咐太太，叫传各堂效力的姐姐们，挑补这两个缺。”修云道：“怨不得方才听见他们唧唧的借褂子，借裙子，原来为的这件事。”

梦玉道：“你们且慢些说话，九姐姐还没有同我讲和呢。”九如道：“谁有工夫同你怄气，总是咱们不是就完了。”婉贞道：“罢呀，好姐姐，都要同玉哥和和气气的，再别为一点半点的怄气。明日我死了，你们再闹也不管我事。”九如道：“妹妹说到这话，我们再说别的，真不是你的知己。但以后再别这样混说，叫老太太听见了不喜欢。多大点子年纪，什么死啊活的混说。”婉贞道：“自从贾太太同宝姐姐们去后，我这几天掉魂失脑子的，只觉耳热眼跳。昨日夜里梦见琏二奶奶拉着我大笑，又拿一大张红纸儿，粘在我身上。落后宝姐姐又笑又拜，我坐着不动，忽然来了几个人，将我抬到一个大炕里埋着，我使劲的一挣，醒转来出了一身大汗，听咱们院里正打三更。我想这梦做的很不好。”梦玉笑道：“这是你想宝姐姐们过于心切，乱梦颠倒做的梦，连一点儿理也没有，说他干什么。”

海珠道：“咱们说别的罢。”掌珠道：“拉了二姑娘同着咱们一堆儿到海棠院吃晚饭，顺带着去瞧姨娘们的热闹。”紫



箫道：“我方才到枣桂堂，瞧见他们正在那里封众人的月钱、工食，还有老太太格外赏的银子。我看他们都忙不过来，谁还有工夫说话！”修云道：“本来今年多了几件大事，怨不得四位姨娘要忙。还带着明日是十月初一，各处上坟，各庙拈香，家里又要祭祀上供。横竖明日这一天，比一年的事情还多，咱们竟到海棠院说闲话去，别耽搁他们的工夫。”众人都说：“甚是。”

梦玉同着众姐妹俱到海棠院来。甬道上那些嫂子们领着打杂的老妈儿，都在芳芷堂领了各处铺垫，往来不绝，十分热闹。梦玉们刚到海棠院门口，瞧见廖大奶奶进来说道：“茗烟请大爷安，他有话面回。”梦玉道：“茗烟是我得用的人，比不得别的，大嫂子去带他进来。”廖大奶奶答应去了。梦玉们来到院里，见蝶板、金凤看着些老妈儿正在那里换铺垫。梦玉道：“你回来也没有歇歇，就赶着办事。”金凤、雁书笑道：“咱们去了半个月，叫翠姑娘们加倍辛苦，今日回来了，怎么还要劳动他们？”秋瑞道：“真个的，这几天翠姑娘们过于劳苦，不但两边照应，还添出许多事务。我那荫玉堂同这海棠院，除了你们姐妹四个，别人也办不过来。”

秋瑞正在说话，廖大奶奶带着茗烟进来，给大爷同奶奶们请过安。对大爷回了贾太太同奶奶们吩咐的说话，又将甄宝玉的话也回明白。梦玉道：“我知道老爷有个得意门生，叫做甄宝玉。我正想着怎么可以见他见个面，谁知他丁忧在家。等着他来吊纸，回了二老爷留他在咱们家里多住几天。不但我同他是世弟兄，他同贾府还是亲戚。”茗烟答应：“大爷说的很是。”梦玉道：“你以后有话不必叫垂花门传递，拣直叫他们带了进来见我。等我一半天回过老太太，再知会垂花门，就可以随你出入。”茗烟听说，两泪交流，赶忙跪下，说道：“奴才受

大爷知遇深恩，竭尽犬马亦难图报，垂花门内除了几个亲信办事的老总管们可以出入外，其余从不准出入。今奴才既蒙大爷格外恩典，赏给抬举，奴才敢不实心报效。”梦玉点头道：“你起来，以后凡有我的事务，总交给你办。”

茗烟连声答应，站起身来对着海珠道：“前日在金陵上船时，奴才掉下江去，正当着急溜。性命呼吸之际，蒙金凤姑娘们赶着丢下汗巾抓住，又承雁书、江莘两位姑娘帮着拉住，众人才将奴才救起。奴才回过各位奶奶，要给三位姑娘磕个头，谢谢救命之恩。”汝湘、九如们说：“江姑娘在怡安堂，不便去谢。你就谢了他们两个罢。”金凤、雁书赶忙说道：“前日船上已经谢过，何必多礼。”茗烟不等说完，对着他们跪了下去。急的金凤、雁书忙着回礼。梦玉、海珠们看着不觉大笑。翠翘笑道：“咱们院子里，男女对面磕头，自有生以来真是头一磨儿瞧见。”惹的海珠们大笑不止。金凤、雁书被他们笑的满面通红。茗烟谢过，辞了出去。

金凤道：“这个人是个傻子，他也不想想，当着大爷、奶奶们在院子里磕头，像个什么样儿？”蝶板笑道：“你的意思要叫他到屋里去磕头不成？”金凤登时变下脸来，说道：“为什么我叫他到屋里去？我有些什么长儿短儿落在你眼里？你拿这话来支我。还亏着大爷同奶奶们都站在这儿瞧着，若是没有人瞧见，你又不知要造出些什么谣言？”蝶板不过顺口戏言，被金凤抢白了这一顿，因变羞成怒，满面通红，说道：“我造过什么谣言？你说出一两宗儿我听听。我又没有拿汗巾儿拉人，还怕谁说我是个什么？”金凤、雁书听见，急的哭起来，一把拉住蝶板，说道：“我同你去回老太太，你瞧见我们拉过几个人？”说着拉住就跑。海珠、梦玉这一班人都赶过来，拉着说道：“快些放手，别叫老太太知道。咱们这院子从来没有人闹过

事，别叫人笑话。好姐妹们说玩话，也犯不上翻脸。”翠翘过来说道：“三位妈千急赏我个脸儿，别闹了。你们也不想想，有几位奶奶们身子不便，在这里拉拉扯扯，设或闹出点儿别的原故，倒比你们汗巾儿拉人的饥荒还大呢。”蝶板听见，说道：“翠姐姐说的很是。咱们那一天不说几句玩话，谁知金姑奶奶们今日就这样动气。”修云笑道：“今日是劝闹的日子，走到那里就是劝闹。”九如笑道：“让我作个和事，快些姐妹们赔个不是拉倒，谁有不依的，咱们罚他。”海珠道：“咱们站着腿酸脚疼的，到屋里慢慢再说罢。”金凤们也不敢多说，只得照旧办事。

海珠们来到屋里，吃了一会茶。雁书进来说道：“凝秀堂来知会明日上坟。老太太吩咐海棠院两位奶奶不用去。”海珠道：“就是咱们不去，还有谁不去的？”雁书道：“只瞧咱们这里，别处不留心瞧，不知写着去不去。”婉贞道：“不管别的，我明日在这里陪你们一天，后日同我妈告假，要到姥姥家去做生日。初四生日，初六七才得回来。”梦玉道：“很好。明日在这里作个伴儿，等咱们晚上回来，畅谈一夜。”婉贞笑道：“又不远别，那里要说一夜的话。”众人都觉好笑。

话休烦絮。到了次日初一，是祝府的年例上坟祭祀，又兼着内外家人男女领工钱，并齐至介寿堂谢老太太的恩赏，直闹了一早上。接着伺候老太太，合宅出城拈香上坟，整整忙了一日。赶晚进城，到了宅里，祝母领着儿子、媳妇、孙子、孙媳妇、孙女到致远堂祀祖上供。祀过祖，就在景福堂吃晚饭，直到二更才散。

祝筠夫妻儿女跟着老太太至介寿堂就请了晚安。祝母瞧着婉贞，说道：“你今日倒不跟我去看看野景儿，那些树叶儿，叫霜染的通红，比春天的花儿还要热闹。怨不得古人说的‘霜

叶红于二月花’，真是一点儿不错。”婉贞道：“那些树木都沾着老太太的恩典，知道老太太今日出城，在那枝儿叶儿上又添了多少光彩。明日人瞧见那树，都知道老太太出过城，树枝上还沾着老太太的光呢！”祝母听了不觉大笑，说道：“婉丫头这张小油嘴儿真是会说话，怨不得贾太太喜欢，要他作女儿。明日等贾太太来了，我作主给了贾太太，谁敢不依？你肯不肯？”婉贞眼圈一红，答道：“恐丫头没有这样福气，空负老太太的恩典。”祝筠道：“老太太今日辛苦了一日。这会儿夜已不早了，请安歇罢。”老太太点头，命祝筠先散。桂夫人们伺候着安寝。祝母吩咐荆姨娘给婉贞做一套棉裙袄，再做一套皮的，花样颜色令其自选。荆姨娘答应，婉贞赶着磕头谢赏。众人候着长生、五福放下炕幔，这才纷纷散出，各人回房安歇。婉贞被秋瑞拉去作伴。一宿晚景不提。

到了初二早晨，垂花门来传各堂听使的姑娘们：十五岁以上的都到介寿堂伺候。这些姑娘们听见这信儿，人人妆扮，匀调脂粉，换上新鞋，借些新鲜裙袄，各就着脸嘴身材极意的装束，都到介寿堂伺候。不一会，又传各堂职事姑娘伺候。海珠们赶着到怡安堂请过安，齐到介寿堂来。只见院子里站着有八九十个姑娘们，远望去竟像一堆碎锦。老太太正在用早点心。海珠们上去请安，接着就是石夫人领着芳芸、紫箫上来请安。祝母道：“昨日我领着二媳妇同这三房的众媳妇们在老太爷坟前磕头，比上清明坟更加闹热。老太爷阴灵瞧见，也不知是怎样欢喜，保佑着祝氏子孙兴旺。”石夫人道：“子孙俱赖祖宗荫庇。又是老太太这样慈祥仁厚，培植后人，我祝氏子孙自当繁衍昌盛。”祝母点点头对着海珠、掌珠、秋瑞、汝湘、九如、芳芸、紫箫这些孙媳妇道：“你们做人，都要学我才好。”海珠们齐声答道：“敬遵老太太慈训。”只见丫头们打起帘子，

桂夫人同着秋琴、梅春进来请安，石夫人彼此见礼，祝母吩咐坐下。婉贞过来请安，就站在旁边。陶姨娘们也趁空儿上来请安，同婉贞站在一排。对面是吉祥、五福、宾来、长生四个姑娘，都是一色的打扮。

祝母对桂夫人道：“疏影、闰梅两处比较起来，自然是朱姐儿这边事务繁于集瑞堂。咱们这两边丫头一半是新补的，都还能办事。余下的几个，又是用熟的，难以更换。”桂夫人道：“效力丫头里面很有才能出众的，且挑出两三个，老太太再酌量着调补。”老太太道：“我也想着，且将效力的挑两个斟酌斟酌。”桂夫人吩咐：“将丫头们分班带着进来。”伺候的嫂子们赶着传话出去。见宜春带着十个丫头进来给老太太请过安，一溜儿站在左边。老太太细瞧一瞧，问道：“那第八个叫什么？”那个丫头赶着走上来，跪下说道：“丫头叫杏贵，今年十七岁，在绣花处当过五年差使。”桂夫人道：“杏贵在绣花处当差年久，又最安静。”老太太道：“我常听见有个最穷的丫头，每天静做针线，从不多管闲事，就是他吗？”桂夫人道：“正是杏贵。他平日从不同人一处玩笑，各堂的丫头也不同他往来。”老太太点头笑道：“曲高和寡，自古皆然。你知道而不早言，几令真才屈抑，其过在你。”桂夫人忙站起来，说道：“媳妇不早言，实在不是。”海珠们都赶着站起。老太太道：“就将杏贵补了疏影的缺。”桂夫人连忙答应。杏贵磕头，站在一边。老太太道：“不用挑了，你们知道谁好的，再说一个，叫来我瞧瞧就是了。”桂夫人道：“媳妇身边闲散丫头采菱往金陵出差回来，人很去得，办事也不辞劳苦。”祝母道：“这就是很有出息，叫他上来我瞧瞧。”桂夫人忙吩咐：“带采菱来。”不一会，芍药带着采菱上来给老太太请安，同杏贵站在一处。老太太看了说道：“两个都差不多的年纪，倒

有些儿福气，就叫他顶了闰梅的缺罢。”采菱赶着磕头，谢老太太恩典。桂夫人命众丫头们都各归职事。杏贵、采菱各去上档子办事，芍药们带着下来。

周大奶奶带着疏影、闰梅上来辞谢。老太太见他两个是用熟的人，心中倒觉不忍，不觉眼圈发红，说道：“你们在宅里多年，也很勤谨出力。今你们父母都因无子，要招个养老女婿。我听了也很喜欢。你们都要各尽孝养，做堂客们的总以勤俭端正为要，断不可爱穿件新衣服，爱吃个嘴头儿。我最嫌这样的人。”疏影、闰梅跪在膝前，感激涕淋，依恋悲切，磕头答应。周家的回道：“疏影、闰梅两家母亲，面见磕头谢赏。”祝母道：“不用谢了，就叫他们各人领了家去罢。”疏影们涕泪纵横，给太太、奶奶、二姑娘磕头叩辞，一齐退了出去。

周家的回老太太道：“后日是奴才的母亲六十岁生日，要带着婉贞回去作生日，求老太太恩典赏三天假。”祝母点头道：“你母亲小我十岁，看他光景，觉着比我还像老些。”婉贞笑道：“蒲柳之资，怎么敢比松柏？”祝母答道：“小油嘴儿很会说话，就差你给我带分礼儿去送送，得的赏钱买东西带回来请我。”婉贞道：“得了赏钱买股高香，在佛爷面前祝赞，愿老太太康宁寿考，福泽绵长。”祝母点头笑道：“我有这些福气，自然要分些儿给你。”对着朱姨娘道：“备分礼交他带去，婉丫头是要体面的，多配几样，别鬼鬼祟祟的一点儿。”朱姨娘连声答应。婉贞娘儿两个赶着磕头谢老太太赏。外面众人都在院子里等周大奶奶娘儿们下来后，这才散去。

疏影、闰梅到各堂叩谢，并拜辞同事的姐妹，彼此十分难舍，有好些都送到垂花门口。内中最难分手的是梦玉大爷。一手拉着一个站在门口，尽着流泪。疏影、闰梅也最舍不得是这个多情的祖师。六只眼睛相对而泣，被两家的母亲拉着出了门

去。梦玉只得硬了心肠，刚转到景福堂，见婉贞跟着几个嫂子们出来，手中都抱着东西。看见梦玉，说道：“老太太、两位太太、梅大姑姑都赏了我姥姥的东西。怎么玉哥你同众位姐妹们又给上这些？虽是给我做脸，未免过费，倒叫我心里过不去。”梦玉道：“这又算什么，你还值得说这些客话。你们今日去，明日去？”婉贞道：“这会儿就去，明日是我妈妈在甘露寺给姥姥做斋拜忏，就请这些男亲女眷在寺里吃素面。后日在家里过生日。”梦玉道：“我不是有服，也去拜生日，瞧热闹。”婉贞笑道：“那也不敢当，我回来再谢罢。”说着，一直去了。梦玉甚觉闷闷不乐，走到海棠院来。海珠知道他不乐缘故，同着他到汝湘院里吃过早饭，讲文写字以消烦闷。

不提梦玉之事。且说婉贞同着母亲到了钟姥姥家已是上灯时候。钟姥姥瞧见大姑娘同着外孙女儿回来，又是祝府里自老太太起至奶奶们赏的礼物，堆满一炕，心中十分欢喜，口中不住念拂，感谢不尽。叫孙子钟晴同他妈赖氏将礼物收起，就在炕桌上摆了几个碟子，娘儿们坐着饮酒闲话。钟姥姥道：“你哥哥今日到甘露寺替你张罗妥当，明日一早咱们就去，倒是家里叫谁照应呢？”周大奶奶道：“婉贞这几天很不舒服，留他在家照应倒很放心。外面也得留下一个才好。”钟晴道：“明日我在家收人家的分子礼物。还有家伙铺里也是明日送来。只要留下赵妈同他儿子赵旺在家帮我照应，余下的都跟着到甘露寺去。那里客人多，去的少了不够张罗。家里交给我同婉妹妹，横竖错不了。”钟姥姥笑道：“你同婉妹妹在家倒也罢了。”

正说着话，只见婉贞舅舅钟大才走进来，见妹子问了好，婉贞也给舅舅问好。大才道：“怎么妹夫又不同来？”周大奶奶道：“他宅里还有事，那儿丢得下。后日来给妈磕头。”大才道：“磕头不磕头倒没有什么要紧，来了咱们一堆儿热闹热

闹。我还有一件事要同他说说。”周大奶奶道：“什么事？”大才道：“刚才打甘露寺回来，因道儿上滑，碰翻了一担砂锅。他不说他不让道儿，倒拉着我不依。我那儿受得，将他没有碎的砂锅砸了个稀糊脑子烂，还狠打了他一顿。因遇着宅里几个朋友，将我劝了回来。我正要去找妹夫，叫他拿个帖子，将那杂种送到县里去，打顿板子才出我的气。”周大奶奶未曾回答，婉贞笑道：“舅舅碰翻他的担子，砸碎他的砂锅，又打了他一顿，还要送去打板子。想来打过板子，必得还问他个刷罪。若说我父亲在宅里当了多少年的差使，蒙老爷恩典派在门上管事，别说是打，连骂也不敢混骂人一句。若是舅舅的这番话叫我父亲听见，也不用说，一辈子再别想见面。”周大奶奶恐他哥哥脸上磨不开，笑道：“你妹夫近来越发胆小，因老爷管的严，不许家人们在外闹事。我听见说，若是家人们的亲儿眷儿在外倚势欺人，还要加倍治罪呢。以后哥哥再别倚势欺人，闹出事来，你妹夫是靠不住的。”钟大才一肚子的得意，被妹子同外甥女儿说了个冰冷，也不言语，竟往屋里睡觉去了。这里娘儿四个又吃了一会子酒，各人安歇。次日早起来，赶着梳洗收拾完结，一家都往甘露寺去做寿日。单留下婉贞、钟晴、赵妈、赵旺在家照应。

不言钟姥姥们往甘露寺款待亲戚十分热闹。且说这钟晴早已看上婉贞，因碍着眼目，难以下手。今日有此机会，心中无限欢喜。吃了饭后，将赵妈娘儿两个指使开去，一直来找婉贞。刚走到钟姥姥房门口，只觉着一阵冷风，有些血腥味儿扑面吹过，钟晴全不理论。走进房门，瞧见婉贞睡在他奶奶炕上，脸儿向外。原来婉贞一人坐在屋里，只觉得心惊胆战，神思困倦，不知不觉歪下身子躺在炕上。这是冤家狭路相逢，难以躲避。钟晴见婉贞睡着，越显的标致，正是色胆如天，欲心似火，转



身将房门轻轻关上，赶着自家脱去小衣，又脱去外面长袄，悄悄走到炕前，将婉贞的绣裙掀开，正要去解裤带，婉贞惊醒。钟晴恐他动身，急忙倒身下去，将他紧紧抱住。婉贞嚷道：“你要仔吗？”急待挣持，无如两手被他压住，动弹不得。钟晴笑道：“好妹妹，我想你这几年，总不能到手，好容易今日有这空儿，你做个好人，了了我的心愿。”钟晴一面说话，一面将右手给婉贞解开裤带，将小衣褪去半截。婉贞又羞又急，将两只小脚乱蹬。那小衣不用脚蹬压在身下，一时难以去掉。此时婉贞心乱情急，使轻乱蹬，意欲挣起身来，谁知自家倒将小衣蹬掉。钟晴满心得意，不由分说，使劲的分开两腿。婉贞到此地位，身不由己，泪下如雨，说道：“晴哥，你既爱我，压的我气也喘不过来，两手垫在身底下疼的要死，你将身子松一松，我再没有不依你的，只要你别误了我的终身。”钟晴看他的模样儿，又听他这番说话，心中不忍，将左边身子一松，婉贞忙将右手退出。想起早间给他姥姥上带子使的那把大剪子还在炕沿几毡子下，赶着摸在手内。他口里说道：“晴哥，你再松松身子，让我睡平些儿，实在硬的。”钟晴满心欢喜，刚将上身一动，婉贞就势的一剪子，照脸搨去。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九回

## 周婉贞毕命守身 贾珍珠去蕉得弩

话说周婉贞被钟晴压住身子，又将小衣蹬下。钟晴就势行强，几乎不保。婉贞急中生智，说道：“晴哥，我有心嫁你，只碍着自家不好启齿。你如果真心爱我，真是我知心的好人，只要你日后别误了我的终身，你要仔吗，我总依你。”钟晴听说，满心欢喜，不住口的亲妹妹、好妹妹叫了几十，说道：“你好好的同我成了美事，我就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婉贞点头道：“我同你是夫妻，身子就是你的，快将身子松一松，让我睡平正些儿。”钟晴赶着将上身松起，让出婉贞手来。不提防他将炕沿儿的一把大剪子拿住，使劲的照着钟晴脸上一下扎去。钟晴很快，忙将身子一闪躲过。婉贞就势挣起，照耳门又是一剪子。钟晴将头一避，那剪子正扎在肩膀上，幸而穿着小棉袄，不能扎到肉里。钟晴正欲来抓，不防婉贞使着劲儿在钟晴赤条条的大腿上一剪子扎去，搯了个结实。登时鲜血直淋，钟晴疼极，将身子一缩，滚到炕里，忽纵身站起，将一片惜玉怜香之念，变成一段杀人放火的心肠。瞧见婉贞满脸恶相，拿着剪子又往腿上扎来。钟晴忍着疼，飞起腿来，一脚正踢在婉贞手上，只听见“当啷”一响，那剪子早已掉在炕下。此时钟晴有杀神附体，跳下炕去，赶着拾起剪子，见婉贞正下炕来，急忙照脸一捶。婉贞仰面倒倒在炕上。纵身过去，使劲往下一扎。二十来岁后生，正是膂力强壮的时候。只听见婉贞大叫一声“哎哟！”口里直喷鲜血。那剪子由嗓子上，直搯通到脖子后

面。钟晴将剪子拔出，还要再擗，瞧见婉贞面如金纸，眼睛翻上，两脚一蹬，已经呜呼哀哉了，脖子上的血往外直淌。

钟晴将剪子丢在地下，坐在炕沿儿上，将手摸了一摸，已冷而且硬，心中想道：“为这冤家，再不想今日闹出这条人命来。横竖总要抵命，到底要还了我的心愿，我死也甘心。”想毕，走到婉贞身边，将他两腿分开，看了一遍，不觉淫心大动。正要身子扑在婉贞身上，见他两眼瞪的多大，又披散着头发，张大着嘴，十分凶恶。不知不觉，将一团欲火掉下水缸，翻身又坐在他身旁，将两只小金莲看了一遍，顺手脱下一只满花红缎鞋揣在怀里。又将手在婉贞下身摸了一会，忽然笑道：“你不肯给我，我也不叫你带去。”站起身来，走到抽屉桌边，将抽屉内有他奶奶吃斋切素菜的一把小刀拿在手内，蹲在炕前，将婉贞的一个下体割了下来。不管血水淋漓，取块手帕包好，也揣在怀内。又在抽屉内找出祝府里陶姨娘给他奶奶的风气膏药，拿一张贴了大腿的伤处，擦了擦血，穿上小衣并外面的大棉袄，扯开房门出去。

外面静悄悄并无一人，钟晴赶着将房门拽上。走到厨房里，见赵妈倒在炕上正睡的甜美，折转身走到院子里，在棚底下踱来踱去。正想主意，听见外面敲门甚急，大大的吓了一跳。走出开门，见是赵旺领着家伙铺里送桌椅板凳来，摆了一院。钟晴等着挑家伙的去后，对赵旺道：“天也快黑了，你瞧着门，我到厨子家去照会句话来。周大姑娘身子不好，在老太太屋里睡觉呢，别去惊动他。”赵旺道：“城外的快来家，你又跑了出去。”钟晴一面走着说道：“你别管，我去去就来。”一直出门扬长而去。

赵旺跟着来关门，只见间壁裱糊匠李可范的儿子招儿因下了学回家，知道周大姑姑同婉姑娘来家做生日，过来瞧瞧。刚

到门边，看见几乘轿子远远而来。赵旺瞧见对招儿道：“你到屋里叫婉姑娘同我妈出来，说老太太们回来了。”招儿听说飞跑进去，到钟姥姥房门口叫道：“婉妹妹，老太太们来家了！”连叫几声无人答应。赶忙推进门去，只见一人仰面睡在炕上，揞着两腿，动也不动。招儿也是十六七岁的小子，未免心动，走近炕边定睛一看，不觉惊慌失措，一跤栽倒炕前，浑身发颤，赶忙挣扎起来，往房门外飞跑。刚到院子里，遇着钟姥姥娘儿几个笑着进来。瞧见招儿慌慌张张，身上带着血点，用手指道：“快些去瞧！”一溜烟儿跑了出去。钟姥姥娘儿们笑道：“你瞧瞧这孩子，话也不说一句，怎么就跑掉了？”一面说着俱进到屋里。

众人瞧见一齐大叫“哎呀！”周大奶奶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尽剩了发抖。钟姥姥瞪着眼叫了一声：“我的宝贝呀！”咕咚一跤栽倒地下。周大奶奶也顾不得他妈跌在地下，扑到婉贞身上惊天动地的大哭大叫，就在炕上碰头寻死。钟姥姥叫众人扶了起来，也到炕上大哭大碰。钟大才夫妻两个魂都吓掉，又急又苦，大声嚷道：“你们且慢些哭，拿住凶手，赶着去通知妹夫，商量报官才是个道理。”钟姥姥道：“凶手不是别人，就是招儿这伤天害理的忘八羔子！你们快些将他拿住，别叫他跑掉了！”

钟大才叫赵旺到祝府去通知周大爷，叫他即刻就来。一面气冲冲跑到李可范家里来。正值招儿在院子对他妈说这缘故。钟大才赶上前去，不由分说照脸一个大嘴巴，说道：“你杀了人，倒在家里受用。你跟我来罢！”一把抓住胸口，往外就走。这招儿刚才吓的未定，又被他打了一掌，抓着就走，吓得面如土色，口噤难言，只是发抖，听他一直拉了出来。他妈不知就里，只急的大哭。李可范又去裱糊新房不在家，赶着央人去叫。

这里钟大才拉着招儿到家。钟姥姥同周奶奶瞧见，恨不得吞他下去。娘儿两个抓住，又掐又撕又咬。招儿身不由己，只有大哭。

众人正在热闹，只见周惠飞马而来，一下牲口，不及说话，跑到屋里抱着女儿放声恸哭，直哭的死去活来。钟大才道：“你且不用哭，咱们商量报官才是。”周惠止住哭声，说道：“刚才赵旺来说，我就赶着上去回了老爷同老太太。合宅知道都哭了个翻江。老爷吩咐赶着报官，休要放走了凶手。我先来瞧一瞧，就叫总保去报。”钟大才道：“地方早已知道，只怕已经报了官。咱们且将凶手捆起，出去商量料理。”周惠点头，找了两条粗绳子将招儿捆起。又劝住钟姥姥同他奶奶：“俱不用哭，等着官儿来验过再哭不迟。”说毕，同着钟大才出去。

此时，门口挤满的是人。周惠正要去叫地方总保，只见走进两个衙门人，问道：“那位是周大太爷？”周惠道：“只我便是，不敢动问二位是那个衙门的先生？”那个有年纪些的躬身答道：“学生姓史，名叫史德潜。这是敝伙计卜耀命。我们是本县的刑房，因方才瞧见报呈，知道是大太爷的姑娘被害，因此学生赶着过来见大太爷。不知是托那一位料理照应？”周惠道：“既是刑房先生，且请坐下，咱们商量。”忙叫赵旺倒茶，一面说道：“二位不弃，先来光降，我倒很过不去。但不知二位的意见是个怎么办，倒要请教，我再无不奉托之理。”史德潜道：“若是大太爷尚未托人，这件事交给学生去办，横竖总叫大太爷过得去。”卜耀命道：“咱们先说行款，再定数目。招稿、承行、跟随、签押、执事、值役、轿班、茶房、门子、件作，这几项断不可少。还有大太爷的代席、刑房的纸笔费，都是要的。”周惠道：“拢共拢儿要几个钱儿？”史德潜笑道：“大太爷又不是外人，咱们白效个劳，一个钱儿也不

赚。大太爷拿出千吊钱来，里外全有，总叫大太爷万安。像府上的姑娘，比不得别的，脱得精光，翻过来，掉过去，像个什么样儿。咱们花上几个钱，叫件作子不用脱衣服，只要致命处看了一两处就算了，叫姑娘省好些翻腾。也就值这几个钱。”周惠道：“我的孩子被人杀也杀了，别说翻腾又算了什么事。既是二位光顾，看着金面，我拿出二百吊钱来，一包在内。”史德潜笑道：“大太爷是祝府上有体面的大管事，也好意思拿出这几个钱来。”周惠道：“既是这样说，我出三百吊钱，诸事奉托，结了案，格外奉谢。”卜耀命道：“大太爷既如此说，一箍脑儿在内，全不用管，拿出四百吊钱来，咱们哥儿两个白效个力儿，等完了事，喝大太爷一杯酒儿罢。”周惠看这光景难以再说，只得点头应允。二人欢喜说道：“我们赶着就去料理。等太爷相验过了，晚上到这里来取钱。”周惠应允，二人告辞而去。

周惠送出门口，只见一群轿马飞奔而来。周惠细看，是大爷同奶奶们的轿子，赶忙对钟大才道：“快些去叫妈同你妹子出来，说府里的大爷同奶奶们来了。”钟大才飞跑进去，一路大叫。钟姥姥领着媳妇、女儿，三脚两步的跑到大门口。周大奶奶瞧见梦玉同秋瑞们下轿，他忍不住的放声大哭。梦玉拉着周惠往里就跑。祝府的奶奶、姑娘们约有四五十，还有跟来的嫂子们，将钟姥姥家屋子、院子挤了个老满，人人都要看婉姑娘的光景。秋瑞们走到屋里，正是梦玉抱着婉贞在那里大哭大叫。周惠站在旁边，极力狠劝。这些奶奶、姑娘们，无不伤心惨目，一齐纵声大哭，十分伤感。周惠夫妻恐大爷同奶奶们过于悲切闹出事来，不住口的力劝，请大爷同奶奶们在院子里暂且歇息。祝府里来的众人，看着婉贞这模样，无不伤心切齿。此时天已昏黑，内外尽点起灯烛。周惠夫妻两个再三哭劝，请

大爷、奶奶，众姑娘、嫂子们回宅里去。梦玉们无限悲切，被周惠夫妻苦劝不过，只得领着众人含悲而去。这一夜来去不断，都是周惠的朋友亲戚。

那李可范听见儿子闹出事来，料想跑不掉的。夫妻两个抱头而哭，也只好听着儿子去抵命而已。到了次日，县里来检验明白，将凶手带去，一面吩咐本家将尸身收殓。这李招儿带到堂上，惟有伏地恸哭，说不出一句口供。县官审的动气，打了几十个嘴巴，又套上夹棍，将个招儿夹的叫屈连天，死了去几次。此时，堂下两旁站着看审的何止数千人，都交头接耳的说，这凶手真是了不得，年纪轻轻的倒会熬刑，实在可恨。

按下衙门里坐堂审问之事。且说钟姥姥们一到家里就哭的要死，那里还记起钟晴，直到夜间才找起他来。赵旺说：“相公去催厨子，总不见回来，不知又出了什么矿？”钟大才的女人听说十分着急，叫赵旺点着灯笼四下去找，并无影响。将个钟姥姥急的走进走出，闹了一夜。

谁知钟晴离了家门，慌慌张张混走了一夜，来到一个土地庙门口，只见婉贞站在一家墙边，用手招他。钟晴打了个寒噤，觉得昏昏沉沉，如醉如痴，走了过去。婉贞将他扯住，说道：“我同你去看热闹。”钟晴点头道：“妹妹你到那里，我也愿意同去。”说毕，跟着婉贞走到一处地方，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说话。婉贞将钟晴拉着拣直走上前去。正在走的高兴，耳边只听见人声吆喝，已被人抓住。

钟晴定睛细看，并非婉贞。上面坐着一位官府，旁边站着满堂书吏、衙役，将钟晴抓住，跪下。那官儿问他是什么人，钟晴答道：“婉妹妹同我来观热闹的。”那招儿夹在地下，苏了过来，高叫道：“钟晴，你杀了人，怎么拉着招儿抵命？我在这里听着，你快些直说！”钟晴听见是婉贞声音，知道阴魂

缠住料难逃避，只得将杀婉贞的始末根由详说一遍。县官大惊，赶着先将招儿放了夹棍，一面将尸身的证据、指实逐件细问。钟晴又细细对答，并将怀内的一只红绣鞋及手巾包的一块割残的香体，都当堂呈验。县官看验过，叫尸亲周惠上堂认明鞋子可实是婉贞脚上所失之物，并将脚上的那一只也取来相对，真是一色无二。这才将钟晴上了刑具收监。鞋子一只存库，余交尸亲领出。

只见招儿朝着县官拜了两拜，跪下去磕头说道：“谢太爷明察，不至无辜负屈。”拜毕，起来向着周惠道：“女儿蒙爹妈教养成人，未曾报答，今不幸夭折，骤违膝下，望爹妈不必悲念。”此时堂上堂下都知是阴魂附在招儿身上，无不肃然起敬。周惠扯着招儿正哭的伤心，招儿道：“我要去了。”说毕，一跤栽倒在地。县官知阴魂已去，叫李可范上来，将招儿领去。一切无干省释。县官退堂去同师父商量，看了供招，拟定罪名，办他个拟斩立决。又将周婉贞详请旌奖。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且说钟家今日才知是钟晴杀的，此时恨也无及。赶周惠到家，将李可范一家子请了过来，夫妻两个给他磕头赔罪，又送了招儿二十两银子。李家夫妻本来要不依钟大才，因看着周家面上，又感激周姑娘阴灵显应，救了招儿的性命，因此倒走在婉贞棺材边哭的伤心。周大奶奶很过意不去，将招儿过继为子，李家十分欢喜。祝府的老太太们深恨钟家，叫将婉贞灵柩移到接引庵去，念经开吊。周惠也恨极了钟晴。将婉贞挪出城去，把钟家打了个雪片。周大奶奶又寻死上吊的合他嫂子不依。钟姥姥又要同他儿子拼命。倒是李家夫妻带着招儿再三苦劝，这才各人走散。自此以后，周、钟两家断绝往来，不通闻问。

周惠夫妻在接引庵住了几日，给婉贞念经超度。祝府的老太太暨桂夫人、石夫人都给他做一天经事。梦玉同海珠们每日



出城哭奠。还有各家小姐并祝府的姑娘、嫂子们，俱给他广做经事，一直闹了半个来月。举殡之日十分热闹，除了老太太同太太们不到，其余姨娘、小姐、奶奶、姑娘都来送殡。镇江合城之人，无不赞婉贞节烈可敬。周惠夫妻完结葬事，赶着到宅里来磕头，又到各处叩谢。这些太太、奶奶都因他生好女儿，从此俱另眼待他夫妻两个。

梦玉自婉贞不在之后，悲伤成病，每每对空咄咄自语。海珠姐妹深为以忧，多方解劝，总觉举念皆悲。这日正是十月中旬，月凉如水。梦玉请过晚安之后，老太太吩咐各去安歇，随将海珠这些姐妹都邀到荫玉堂去闲话。进了垂花门，刚走到宝书堂的台阶上，秋瑞将梦玉拉着道：“你们看，那边站的不是婉妹妹吗？”众人吃了一惊，一齐站着定睛细看，很像是婉贞站在那大炕旁沿儿。九如胆量最好，抢着走上前去，叫道：“婉妹妹，你也舍不得咱们，回来瞧瞧吗？”赶到面前并无影响。

众人十分叹息，四围看了一遍，寂无影响。走到上房安和堂来彼此坐下议论，都说分明是他，忽然不见。梦玉道：“怎能够接了他来，问问可有去不下的心事？”芳芸道：“除了神仙，别人也找他不着。”秋瑞笑道：“我虽不是神仙，若要找他来，也还容易。”梦玉笑道：“只怕未必有这样手段。”汝湘同九如都说：“三姐姐从不说谎，想来有这本领，何不试演试演。”梦玉道：“好姐姐你真有法儿，将婉妹妹叫来说说话，咱们明日公分请你。”秋瑞笑道：“叫他来倒容易，要说话是不能，只好彼此见个面儿。”梦玉道：“就见个面儿也是好的。”秋瑞笑道：“这事可一而不可再。千记别叫老太太知道。”海珠们都说：“偶一为之，以后再不烦你就是了。”秋瑞应允，叫众人都尽一边坐着，对面放一张合几，摆设几样花果，点上

一对蜡，焚起一炉沉香。吩咐姑娘们站在门边，不许放人进来。用笔墨画了两道符，在烛上点着，梦在香炉里面。走过来同众人坐在一处，看着那炉里的香烟结成一片，慢慢升起，就如一段白云罩在香几。那两只红烛也不甚光亮。那片香烟冉冉散开，只见一人站在香几旁边，全身皆露。众人定睛细看，真是婉贞，面貌如生，惟胸前烂然皆血。众人瞧见无不伤心，掩面而泣。梦玉那里忍得住，高声叫道：“婉妹妹你死的好惨！”一言未了，放声大哭。那烛光忽然大亮，婉贞寂然不见。秋瑞忍着伤心将梦玉再三劝住。姑娘们赶着撤去香几，收掉一切花果、香烛，又给大爷同众位奶奶倒茶。

海珠姐妹正骗着梦玉说话，只见李祥的媳妇走了进来，笑道：“奶奶们都在这里热闹，叫我到处好找。”秋瑞道：“老太太叫咱们吗？”李家的道：“老太太同太太们正看着牌呢，是我来找大爷同奶奶们说话。”梦玉道：“找咱们说什么？”李家的道：“今日凝秀堂在垂花门要了派收租各家人名单，内中有陆进告了假，给素兰姑娘去料理下葬，单子上倒将他开上。李祥因昨日不舒服，睡了半天，又没有什么大病，倒不开上。我这会儿见李姨娘，央及他将李祥添上。他说门上开进来的单子，是不能添改一个的，有垂花门的图书记号，比不得别的单子随便写过。只好等着有别的差使，再将李祥开上罢。大爷想，李祥遇着苦差使，再也少他不了，什么事都干，倒也不知赔过多少钱。略好点儿的差使，就不派他，真也太不公道。我这会儿来见大爷同奶奶们，看顾我夫妻两个，等着明日太太派人的时候，说个情儿，将李祥派上，还求个大庄子才好。等他收了租子回来，带点儿屯里的东西孝敬孝敬。”梦玉笑道：“这很容易，不拘大小庄子，总派他一处。我可以想着法儿去求老太太。若是要拣着方向那断不能。屯里的东西全然不要，只要他

多带些倭瓜子儿回来，请众位奶奶罢。”李家的满口应允，谢了又谢。惹的海珠们都觉好笑。梦玉道：“李嫂子，你到垂花门去传话，叫茗烟进来，我有话说。”

李家的答应，出去到垂花门对徐大奶奶说：“大爷叫茗烟进去说话。”徐大奶奶道：“茗烟今日是那边的班，你要到怡安堂的垂花门去传话，他才知道呢。”李嫂子听说，赶着走如是园到怡安堂的垂花门，对廖大奶奶说：“大爷在安和堂叫茗烟进去说话。”廖大奶奶赶着传话出去。不一会，茗烟进来。廖大奶奶给了他一盏垂花门的灯笼，叫他就走如是园过去。茗烟拿着灯笼走过景福堂，低着头一直往如是园去。

此时，桂夫人尚在介寿堂未散，祝筠亦未进来。怡安堂卷棚下及两边廊下，都点着挂灯、壁灯，映在那凉月之下，寒光闪烁。来往的姑娘、嫂子们亦复不少。茗烟不敢站住，一直进了如是园。走不多路，见一个丫头提着白纱小西瓜灯，照着一位姑娘，冉冉而来。茗烟低头站在一边，让他过去。那灯笼刚到面前，只听见燕语莺声的说道：“大爷等着说话，怎么这会儿才来？”茗烟抬头见是金凤，穿着月色绸羔儿皮袄，外罩着青绸面儿灰鼠马褂，有一尺二三寸的大袖口；下系着青绸棉裙；额上戴着一指宽的青缎包头，上面沿着一圈儿板金，中间嵌着黄豆大的一粒珠子；手中抱着一个毡包。茗烟问道：“姐姐从那里来？”金凤道：“才送衣服去给大爷，换了回来。我听说等着你去说话呢，快些去罢。”说毕，扬长而去。

茗烟不敢怠慢，赶着过来，走进荫玉堂到垂花门口。徐大奶奶瞧见，派了听差的张嫂子领着走宝书堂一直进去。刚到安和堂甬道上，瞧见梦玉一人站在台阶下望月。茗烟赶着上前给大爷请安。梦玉吩咐张家的回去。等着茗烟站在面前，梦玉低声说道：“我听见陆进告假给素兰姑娘安葬，不知是几时，你

可知道？”茗烟道：“奴才听见陆进说，这几个月山向都不宜做坟。原要将素姑娘且厝在庙里，因和尚要翻盖屋子，又兼着那日接着太太起身信息说，总在月底准到，以后没有一点空儿。瞧历书上十八日子还可以使得，就给他埋葬，完结了一桩心事。那天正是周姑娘出殡，大爷们都不在家。陆进领着管坟的老盛来回过老爷，准他赶着就去料理。第二天老太太知道了，吩咐陶姨娘照常例外多赏十两银子给他念经。昨日是老太太们赏的经，今日是四堂姑娘们公分念经，明日是陆进给他念一天经，后日下葬。”梦玉叹道：“怎么我竟不知道，你去对陆进说，明日让我给他念经，我一早就去拈香。你再给我备一桌供，多买些楼库银锭，不拘多少钱，只要体面热闹，拢共拢儿我还你银子。”茗烟连声答道：“大爷放心，奴才明日一早就去办。”梦玉点头道：“很好。这几天金陵可有人来？贾太太们不知可安好？我很记念。”茗烟道：“周姑娘不在之后，奴才原要写个禀帖去通个信儿，因那两天跟着大爷天天出门，没有一点空儿。直到前日才寄了一封禀帖去请安，带着说说周姑娘的事。只怕一半天宝二奶奶有书子给大爷同奶奶们呢。”梦玉叹道：“贾太太同宝二奶奶听见周姑娘的信儿，不知要怎么样一个伤心呢！”茗烟道：“月色甚寒，大爷请进去罢。”梦玉道：“我换了衣服甚不觉冷。也罢，你且出去，明早办妥，进来给我个信儿，我同你去拈香上饭。”茗烟答应，辞了出去。

梦玉转过身来，看见海珠们一大群，都站在台阶上卷棚下，忙问道：“你们几时站在这里的？”汝湘笑道：“自从大爷上供拈香的那时候，咱们就在这里伺候到这会儿。”掌珠道：“我知道大爷的东西是要避妇人的，想来说话也要避妇人，因此不敢惊动。”梦玉同海珠们不觉大笑，一齐走进屋来。海珠们因梦玉连日悲伤多病，姐妹们无分疆界，到处为家。差人送

修云回瓶花阁去，余外都与梦玉作伴。

不言次日梦玉偷着空儿，到后门土地庙去给素兰上供念经，十八日又偷着到他坟上抚棺一哭，以了一宵恩爱。且说珍珠自到清凉观与惜春相遇以来，已阅两月。彼此情如手足，形影相随，十分亲热。珍珠每日无事，不是演习画戟，即是舞剑，倒比在荣府中与宝钗相对作针黹时，添了许多兴致。这日同惜春在院子里，看着小道姑儿打扫落叶。惜春道：“西风瑟瑟，甚觉冷气侵人。”珍珠笑道：“地狱中安得有此和风？我想尤二姐同凤姐姐已脱离苦海。只不知来旺的嫂子，自从桥边一见之后，杳无踪迹，可怜又不知作何境界，令人怅怅。”惜春笑道：“我的‘携蝗大嚼图’不及给刘姥姥一见，殊为恨事。”珍珠道：“恨事甚多。大观园那只仙鹤，未得携来；琏二哥一去不回，不得一见佳婿；柳绪夫妻远在万里，音问难通；给林姑娘修坟人不知姓氏。这几宗都是恨事。”惜春一面笑着用手指道：“我那几棵芭蕉，被霜萎折，黄败可怜，也是恨事。”

珍珠猛然想起一件心事，说道：“你不提起芭蕉，我竟忘了孙夫人所赐之物。”对入画道：“你去叫两个老道婆带着铁锹子来，我有用处。”入画去了一会，同着老道婆们进来。珍珠叫他们傍着芭蕉开将下去。不到三尺来深，底下尽是方砖，又将方砖启开，只见里面皆是些弩弓，并无别物。珍珠叫老道将弩弓取出，下面依旧用砖砌好，将土掩上。惜春道：“你怎么知道芭蕉下有这些东西？”珍珠道：“这是周郎赤壁之后，诸葛先生无所用之，埋于此间。日前蒙孙夫人指示，并传授用法，说日后自有用处。今日想起取出，以领夫人之意。”惜春点头道：“姐姐所见甚是。”

入画笑道：“咱们院里得了弩弓，就同方才那些钓鱼的，在咱们观门口桥下钓起一面破琵琶来，都是怪事。”珍珠忙问

道：“那琵琶在那里？去要来我瞧瞧。”入画道：“我又没有出去，听见厨房里老道说丢在堤上柳树根下，谁去要他？”珍珠大喜，说道：“好妹妹，你快些叫老道去取了来，我要瞧瞧。”入画笑着飞跑出去。珍珠等了一会，不见进来，意欲出去找他。刚到院子门口，只见入画笑嘻嘻走了进来。不知琵琶可曾取来，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 桑奶妈失身遇鬼 陶姨娘弄玉生儿

说话珍珠等了一会，心中发烦，打谅着自家出去瞧瞧。刚到院子门口，瞧见入画笑嘻嘻走进院来，手中拿着一面绿茸茸的琵琶，说道：“叫他们去找了来，上面尽是青苔，用水刷洗了半日，总洗不掉这绿颜色。”珍珠忙接了过来细看：制度精巧，轸亦完全，颜色苍古，别有风致。心中大喜，赶着进了云房，将琵琶供在桌上，焚起一炉好香，拜谢湘妃厚赐。惜春笑道：“这又是个什么缘故？”珍珠道：“这琵琶乃王嫱故物。当年出雁门关时，将他沉之于海，为湘妃所得。日前在孙夫人处，蒙湘妃将这琵琶面赐，不期至今日始得到手。方才是拜谢湘妃，因此焚起一炉好香。”惜春听说，将琵琶细看一遍，叹道：“真是一件绝妙古董。当年沉海之时，原不知尚有今日。物本无知，而遇合之期，早已定于千古。青冢有灵，当不能不望琵琶而三叹也。”珍珠点头道：“就如我同你，日后也总有一个归着。”惜春道：“你自然定有归着。我已跳出假境，与流水浮云相为始终，心如槁木，久不作红楼春梦矣。”珍珠笑道：“数之所定，身不由主。即如我自大观园分手之后，沧海桑田，变迁不一，又何曾想到今日与你相聚云房，同衾共枕！你虽此日跳出假境，但将来总要归到真地。流水浮云，终非了局。”惜春笑道：“果有真地，我当老于是乡。只是浮生碌碌，何处逢真？”珍珠道：“数到其间，自有真境，我同你亦难以相强。”

惜春点头正欲答言，听见院子外铜环声响，架上鹦哥远声相唤。入画出去开门，见是李行云同着一个二十来岁体面堂客走进院来，对入画道：“这是我的亲妹妹，要往镇江去，路过这里上来瞧我，领他进来见见观主。”入画道：“他姓什么？”李行云道：“他姓吴，妹夫叫吴顺，是湖广节度使松大人衙门里的大总管。”入画道：“原来是吴大奶奶，失敬了。”彼此在院子里见过礼，对着吴大奶奶道：“我家观主的脾气，想你令姐也对你说过。他不拘见谁，总不为礼，还带不喜同人说话。如今有他的姐姐来了，比他很和气，诸事倒觉好些。你若进去相见，倒要谦虚些儿。”吴大奶奶道：“我因姐姐对我说观主姐妹两个长的很俊，我要瞧瞧，不知可比得上我家小姐，不然我也不去见他。”

入画点头，领着他们来到云房门口，先生进去通报。惜春听说，叫李行云同了进来。珍珠同惜春坐在碧纱厨里相对谈心。入画领着他们走进云房。珍珠见那堂客倒也大方端正，赶着同惜春站起身来。吴大奶奶一眼望去，见两个美人站着相迎，差不多的身材，又是一般打扮，飘飘袅袅不亚蕊宫仙子。心中赞道：“好两个美人，真与我家小姐不差上下。”赶着上前施礼，珍珠、惜春亦俱答拜。李行云亦过来稽首。彼此坐下，珍珠问道：“听说路过此间，特来探望令姐，手足相聚，自然亦要多住几天。”吴大奶奶道：“因奉我家太太之命，往镇江祝府去候着迎接大太太扶柩回来。听说是九月初间起身，这二十左右可以望到。我也不敢多耽搁，等着回去时，再到这里多住几天，搅扰二位观主。”珍珠笑道：“我非观主，亦不过权且枝栖。此间乃令姐行云之所，何言搅扰，今日相逢亦是三生之幸。我听见你家彩芝小姐日常多病，不知近来可好些儿？”吴大奶奶道：“姑娘怎么知道我家小姐名字，又知道多病，是谁说的？”



珍珠笑道：“我同你小姐是个神交知己，他的一切景况我最知的详细。只怕你们天天在他跟前，还摸不着他的脾气。”吴大奶奶笑道：“姑娘既知道，请说一两样儿，看像我家小姐不像？”珍珠笑道：“你家小姐是张瓜子脸儿，高高的鼻梁，细细的一双凤目，盈盈秋水，远望去就如两点寒星，两道春山，一点樱口，发长三尺，光黑如漆，身材袅娜，不瘦不肥，手细指长，金莲一捻。生平最爱看书。又爱使个小性儿，稍不称心，就出眼泪。遇着不对劲儿的人，终日不出一言；就是那人去远了，他还是不乐。房屋里收拾的飞尘不入，所有他的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若不是他至得意的人总不敢乱动。窗前窗后起种修竹，又爱梅花。每日焚香对竹，一人静坐。一个月三十日，倒有十五天要生气、生病，药不离口。你家老爷、太太爱如珍宝，将他藏之金屋。不要说爷们瞧不见他的一点影儿，就是奶奶们要见他一面也是难事。你们小姐我说的像不像？”吴大奶奶不觉哈哈大笑，说道：“真一丝儿也不错，将我家小姐说的活在面前。真个姑娘怎么比咱们还知的详细，这一篇说话抵了我家小姐的一幅行乐图。”惜春笑道：“你说的这个样儿，很像我在那里见过，倒很熟，只一时想不起来。”

吴大奶奶道：“观主尊姓？俗家是干什么的？这个好模样儿，为什么好好的姐妹两个都出了家？”珍珠笑道：“我们俗家住在天上，祖父都是神仙。我们做道士还是神仙的根儿。你且不必问咱们的家乡姓氏，将来慢慢的自然知道。今日你们姐妹初会，且去叙谈半日，等着你转来时，我再说我们的缘故。”李行云道：“也罢，咱们去吃晚饭，休要在此絮烦观主。”

吴大奶奶站起身来谢了茶，同着姐姐出去。一路走着深赞：“观主姐妹两个生的花容俊俏，举止大方，不像个小户人家闺女。不知为着什么在此出家？”李行云道：“我也听说来头

大着呢，到底摸不着他的准底儿。且等你转来，耽搁一半天，自然套得出根底。”说着，来到自家屋里。徒弟袁可石已将晚饭备下，又将张流水邀来，同在一处畅饮一宵。第二日一早赶着上船，往镇江而去。

原来松柱自三边总制调了湖广节度使，同着家眷到任以来，颇觉官清吏肃，岁稔民安。公子松寿帮着父亲料理署中事务，井井有条；彩芝小姐又谨遵闺训。兄妹两个膝下承欢，松柱夫妻欢喜之至。这日接着祝筠的书子，知道柏夫人在京于八月半后开了五六天吊，满朝文武俱亲自上祭，十分热闹。朝廷又有恩赏典礼，并赐葬祭。都是这些门生故旧帮着料理，还有贾珍、贾蓉父子在外照应，里面有珍大奶奶婆媳帮着芙蓉料理。因此柏夫人倒可省心，已于九月初二扶柩下船，初八开行，沿途俱有护送，大约十月底可以到家。松柱接着此书，同庄夫人商议道：“祝大姐姐已扶柩回南，这个月底可以到家，咱们须得差人前去迎接才是。”庄夫人道：“很该差人去接。依我的意见，家人同媳妇们各派两个，到了镇江见过老太太，就一路迎接上去。”松柱道：“既是这样，赶着就办起礼来。太太派定了人，明日后就叫他们起身。”庄夫人点头，吩咐水仙将内外男女名册取来酌派。

原来这水仙是庄夫人身边最得用有体面的姑娘，也就同柏夫人身边的芙蓉一样，总管一切内外事务。松柱夫妻待这水仙就同女儿一样。彩芝同水仙也最相得，凡一切饮食起居，总得水仙经理他才放心。这松府内外人等，谁也不敢得罪水仙姑娘。彩芝身边有两个秀美得意姑娘，名叫仙云、香露。他二人专管服侍彩芝，不管外事。

此刻，众人听说太太要派人去镇江，去给亲家大人上祭，人人都想这件美差。听见叫水仙姑娘取家人名册，就有签押上

吴顺的媳妇赶着来见彩芝，要求个情儿，一直来到小姐住的云涛书屋。刚走过一带小回廊，见彩芝穿着件松花色素洋绉，出自来风的灰鼠皮袄，下系着水红绸的棉裙，手中拿着白汗巾，站在竹林边看着几个丫头们在那里洗竹子。吴家的走到面前叫道：“小姐又在这里洗竹。”彩芝笑道：“今日天和气暖，叫他们洗洗竹上的灰。”吴家笑道：“小姐这院里真是一尘不染，那里去找灰。这几竿竹子叫小姐盘起了包浆，一枝一竿的，又绿又亮，真是一件活古董。”彩芝听说，抿着嘴儿笑道：“你倒会说个话儿。”吴家的道：“我有件事，来求小姐在太太面前说个情儿。”彩芝道：“有件什么事，要我说情？”吴家笑道：“没有别的事，因太太要差人到镇江上祭，男女各派二人。我父母坟墓也在镇江，自从跟着太太、小姐由杭州就到这里来，有好几年也没有到坟上烧张纸儿。今既有这差使，求小姐对太太说派了我去，顺便到我爹妈坟上烧张纸，他们阴灵也感激小姐的恩典。”说着，掉下泪来。彩芝眼圈一红道：“你念着父母，顺便上坟，原该如此。这件事我可以为力，必派你去。”吴家的赶忙道谢，说道：“太太现在派人，请小姐就去。”彩芝点头，命香露取件褂子来穿上。仙云将手镜递过来，彩芝照了一照头面，对着吴家的道：“你只管先去，我随后就来。”吴家的答应着先走出去。

彩芝命仙云跟着慢慢出了院子，走东边回廊，忽然想起一件心事，站住脚，沉吟了一会，拣直来到水仙屋里。丫头瞧见赶忙打起湘帘，一面到套屋里去通知姑娘。此间是帐房重地，闲人都不敢混入，每日惟彩芝往来。内有套房两间，是水仙住屋，收藏紧要物件。彩芝走到里间，见水仙正换衣服，说道：“早上甚凉，这会儿厚毛的又穿不住。”彩芝道：“本来这几天和暖，小毛儿的也很是分儿。”水仙换了一件苹果色宁绸羔

儿皮袄，套上鹅黄绫子挽袖，吩咐丫头给小姐倒茶，让彩芝坐下，说道：“我换了衣服，正要送家人名册上去，小姐来的凑巧，迟来一步，我又不在屋里。”彩芝道：“我也为这件事来。方才吴嫂子在我那里要求这个差使，我已满应了他，正打谅着去见太太，因想起我不便提起，故此来见姐姐，要你你我说这情儿。”水仙笑道：“我知道小姐的意思，这件事只管放心，交在我身上，横竖总派他去就是了。”彩芝笑道：“既是这样，我可以不用去见太太，你就拿着册子上去罢，恐太太等着你呢，我且回去，晚上再见。”

水仙听说，叫丫头抱着册子一同出了房来。彩芝带着仙云仍回香阁。水仙来到上房将册子呈上。庄夫人前后看了一遍，说道：“家人里派蒋荣、韩桂，里面的派顾家的、高家的，都还老成能干。”水仙答应说道：“高家的现在身上不便。方才小姐的意思，要叫吴顺的媳妇去。”庄夫人点头道：“倒也使得。你去开了单子给老太爷瞧过，发到门上去。每人赏二十两盘费，叫他们赶着收拾，明日就走。”水仙答应，赶着回到屋里，开出单子送垂花门交签押上呈老爷过目。一面备奠仪礼文、开单，交寿大爷写书信。不一会，诸事妥当。松柱夫妻两个过目，叫进蒋荣、韩桂当面吩咐，交了奠仪礼物。庄夫人又吩咐顾家、吴家些说话。

次日一早，四人坐上差船，直往镇江而来。走了半月，这日到了仪征。吴大奶奶想起有亲姐姐，因姐夫李琼将家私败光，不知去向，贫难度日，就在清凉观出家做道士。今日路过此间不能不去瞧瞧。将大船湾在江口，自家一人上来，见过惜春、珍珠之后，姐妹们叙谈了一夜。次日一早开船放过江去，至晌午大错，收入镇江码头。

这几天，祝府里正在两边收拾，甚为热闹。又兼押盐船去

的爷们都已回来，码头上挑银包的脚夫不计其数。蒋荣们男女四个坐上轿子进城来到祝府。门上的周惠是向来好朋友，相见很为亲热，忙邀到门房里。查本、槐荫还有押船回来的廖升，都彼此相见。查本问了本意，吩咐打杂的到船上去起行李，将书子拿着去见老爷。顾大奶奶同吴大奶奶也在垂花门同周大奶奶们相叙寒温。

此时，祝筠正在敬本堂的套房里会客。查本拿着书子上去回道：“松亲家老爷差了家人同媳妇们来迎接大老爷、大太太。”祝筠大喜，接过书子拆开从头至尾细看一遍，叫来人进来。查本领着蒋荣、韩桂见了亲家老爷磕头请安，致意了主人的说话。又寿哥儿请安问好。祝筠问了一会，吩咐：“且住两天，等我派了人一同去接。”蒋荣们答应着出来。祝筠将书子递给小子们送到垂花门，交玉哥去念给老太太听。小子们赶着将书子送到垂花门去。

廖大奶奶早领着顾嫂子们见过桂夫人，又到介寿堂去了。奠仪礼物已交到芳芷堂去。朱姨娘因未见书子，尚不敢登记，权且交采菱收着，自家带着丫头绿波到介寿堂探听消息。走出砖门，看见对面集瑞堂门口络绎不绝的银包担子，绿波道：“荆姨娘派在集瑞堂去兑收盐课，倒不派咱们姨娘去。”朱姨娘道：“你听见谁说派了荆姨娘？”绿波道：“刚才在怡安堂卷棚下，瞧见荆姨娘谢了老太太出来，刚走了过去，接着是仙凤、秋云两个人意气扬扬，漏着满脸得意，一路说说笑笑，连人也瞧不见了。书带姑娘站在台阶上叫住他两个，说道：‘派了好差使，也犯不上眼睛就长在脑袋上！’仙凤指着鼻子晃着脑袋笑道：‘错了大爷们，谁还巴结得上这差使。’叫书带姑娘狠狠的雀薄了他们一顿。我听着也很有气，为什么姨娘就赶不上他们？”朱姨娘笑道：“荆姨娘近来走的很红，各人的运气，

我又不会像他们那样的巴结。”

绿波正要回答，听见背后有人问道：“像谁的巴结？”朱姨娘吓了一跳，回过头去看见是汝湘、九如同着几个姑娘们一路笑着。九如问道：“你主仆两个唧唧在这里说谁呢？”朱姨娘红晕桃腮笑道：“丫头们拌嘴，谁去管他们的闲事。你们这会儿上来干什么？”汝湘笑道：“咱们也学着巴结。”九如见朱姨娘登时满脸飞红，因笑道：“咱们向来玩笑，千急别要认真。刚才只听见‘巴结’二字，余下的话，一句也没有听。咱们这汝丫头，他向来听见什么就说什么，总是我平日不会教训，等着一会我回去撕下他的嘴来，绷一面小鼓儿，送你老人家去敲着玩儿。”惹的朱姨娘抿着嘴儿好笑。汝湘道：“我的嘴撕下来绷鼓，你的嘴撕下来又做什么？”九如指道：“太太下来了，咱们不要混说。”

汝湘们望去，果然一大群人跟着桂夫人冉冉而来。朱姨娘同汝湘、九如站在一边。桂夫人走到面前，将手中的一封书子递与朱姨娘道：“松大老爷送的东西照单收了，等着他们去时老爷再写回书，老太太还有东西寄去。”朱姨娘接着连声答应，跟着桂夫人来到怡安堂站住，让太太上了台阶，后面的姑娘、奶奶们都站在一堆。廖大奶奶对来的顾嫂子们指道：“这位是朱姨娘，这两位都是咱们大奶奶。”顾嫂子、吴嫂子赶着过来请安，致夫人、小姐的说话问好，并水仙姑娘亦叫请安致好。汝湘们也回问了夫人、小姐的安，水仙姑娘好。

众人正在说话，只见梦玉笑嘻嘻走了过来，说道：“你们准备着出差？”汝湘道：“谁要出差？”梦玉道：“刚才老太太说，一半天差咱们拢共拢儿一路去迎接老爷同咱们太太。”九如道：“不知派些谁去？”梦玉道：“横竖去的人多着呢，想来总少不了你。”

江苹指道：“你们瞧，周大奶奶走的忙忙的，不知又来回什么要紧说话？”众人回头看他真个急急的走来，到了面前回道：“太太下来了么？”江苹道：“刚才下来，江太太、竺太太、姑太太都在介寿堂同老太太看牌，三太太同咱们太太在介寿堂说了会子话，因要摆晚饭，这才散了下来。你又有什么事来回？”周大奶奶道：“说也怪事，这会儿管坟的老盛来说，今儿早上瞧见桑奶子精赤条条的睡在义冢地上，衣服裙裤一堆儿放在旁边，昏迷不省，像是中了邪祟的样子。他们见是宅里的人，将他抬了家去，拿着姜汤灌了一会，苏了过来。叫他们将挂着预备上坟的纸镲烧了几千，昏昏迷迷的睡着。挨到晌午，忽然咽了气，死在他家。老盛着了急，赶着进来报信。这会儿老爷又不在家，说是到那里去打马吊。门上的叫进来请太太示下。”

众人听说十分惊异。海珠道：“这是他恶贯满盈，昧良的报应。你上去回太太，看是怎么吩咐。”周大奶奶点头上去。梦玉们彼此叹息一会，朱姨娘道：“看不出那个人是这样结尾，真个报应的好快！”正说着，周大奶奶已回了下来，说道：“太太吩咐的很是。竟叫老盛去县里报请相验，将舍的棺木给他一口，就埋在义冢地上，省了日后是非。况且，桑进良串通拐逃，县里有案，这事更要去报。”汝湘道：“太太所见甚是。大奶奶快些去传话，让他们赶着去办。”众人道：“咱们也该散去，不多一会要请晚安了。”梦玉同着汝湘们一群散去。周大奶奶到了垂花门，照着太太吩咐传了出去。老盛依着去县里报请相验，料理掩埋。查本们私下照应完结。

看官的知道这桑奶子怎么跑到义冢地上，死在老盛家里？待我慢慢说这缘故：原来桑进良拐了秀春去后，祝府知道立刻将他撵出，报官拿人，并无下落。桑奶子在县中审过两堂，取

保收管。就在后门口，赁了一个在首饰楼上做买卖老张的一间屋子，同院居住。他原约定桑进良初头在接引庵相见。那里知道桑进良将他的东西骗了个干尽，带着秀春一溜烟早已离了镇江。他还指望着到庵中去相会，谁知初头上，庵里正为着周婉贞的事，祝府上男男女女每日挤满的轿马。桑奶子好容易等了几日，衣服当光，支持不住，打听周姑娘事情完结，这日央他们雇乘轿子，送到接引庵来。到了庵门，将轿钱付讫，一直走将进去。

这接引庵原是祝府里的家庵，一年用度都靠着祝府过活。因此祝府的大小事务，他庵里声息相通。当日桑奶子在祝府里是第一红人，他庵里拜干妈，认亲家，往来亲热，逢年遇节还要送礼接待。到后来，桑奶子的红气退了，他们也就渐渐冷落。到如今，听见他做出没脸事来，被祝府里撵出在外，这些姑子见了桑树影儿都是讨嫌，何况见面。那不懂眼儿的桑奶子，还打谅像当年的亲热，下了轿子拣直往里进去。来到大殿院子里，看见当家姑子法昌在那里瞧着徒弟们收拾锡器。桑奶子走到面前，叫道：“二师兄一向好啊！”法昌回过头来瞧见他，登时掉下脸下，说道：“咱们庵里越发好了，敞着大门也没有人管个闲事。不拘是人是鬼，往里混走，明日叫宅里太太们知道了，拢共拢儿一齐撵掉。”桑奶子笑道：“二师兄，我又不是外人，怎么连我不叫进来？”法昌道：“你又是谁呢？这个进来，那个进来，明日不见了东西去向谁要？”桑奶子气的满脸飞红，说道：“你瞧见我偷过谁的东西吗？”法昌道：“谁管你做贼也好，养汉也好，横竖我这里不留做贼养汉的人。别叫宅里知道了连我们也站不住。”一夕话说的桑奶子顿口无言，忍着气笑了一笑，说道：“我去见过老师父同我的干女儿，再来同你讲理。”说毕，往里就走。法昌一把抓住，说道：“往



那儿走？谁是你的干女儿？你的干女儿早被你拐了逃走掉，又来这儿混认亲，快些替我离门离户的去罢！”将他使劲的一推，桑奶子站脚不住，一跤栽倒，幸而跌在晒东西的棕簟上，倒没有擦着那里。他就势的睡在地下，撒泼打滚的，一路又哭又骂。此时惊动了合庵的姑子。看见是他，问了缘故，一齐动气，也不由他分说，将他拖的拖拉的拉，七手八脚硬推出山门外去。随他睡在地下，赶着将山门关闭。

桑奶子睡在地下哭骂一会，并无一人理他。兼着此间是个僻静处所，门前又无一人往来，坐在地下，定了一定神，看见簪子、花儿、耳挖都给他放在旁边，赶着将头发挽好，插带妥当。想起从前得意的时候，这些姑子们何等奉承，到这里来是怎样看承、热闹。今日到这地位，被他们撵出山门，势利到这个分儿。我如今悔也无及。看那天已傍晚，只好挣进城去，再想别法。主意已定，站起身来，抖了一抖身上灰土，含着两点眼泪，咳声叹气，低着头顺脚走去。可怜向来出进总是轿子，从来未曾走过，又不知进城方向，趁着太阳影儿，极力混走。

不觉日已西沉，寒烟四起，抬头细看周围尽是枫林落木，霜草孤坟，心中着急，不知是何处所。穿来串去，愈走愈僻，转过一带霜林，一望尽是乱葬岗子，鬼火磷磷，若隐若现。昏雾之中月色朦朦，不分南北。高低小径，脚疼身疲。见路旁有一座坟堂，挣扎到石磴上，赶忙坐下，调换着手，将两只脚捻了又捻，心中又悲又气。

坐了一会，听见坟堂里像有人说话，侧耳细听，听见一人叹道：“霜风彻骨，屋坏墙坍，孤苦之情，令人难过。”一人答道：“你有子有孙，尚然如此，何况我同老八一身之外，别无长物，更觉凄凉。”又一个道：“我倒没有什么过不去，爱到那里逛逛就逛逛，遇着谁就吃谁。逍遥自在，谁也不敢惹我

李八大爷。像庄老大，虽有儿有女，自家撒开手，老婆又去抱着别人睡觉。到这时候，谁给你一吊半吊的使！谁还惦着送碗饭来给你吃！”先前一个答道：“八兄弟说的很是。我那天回家，瞧见儿女冻饿的不像个样儿，就像针扎了我的心肝，可怜干自着急。只可恨我那女人心肠过狠，丢下儿女竟去嫁人，全不想当年的恩爱。”李老八笑道：“你真是个愚人。当年是你恩爱，所以他也恩爱。后来你撒了恩爱，因此他又去同别人恩爱。你的恩爱已了，他的恩爱到现在。”庄老大笑道：“我一肚的凄凉，叫你说的可笑。怎么刘老五一声儿也不言语？”刘老五道：“你们去说你们的，我各自各儿想我的心事。”

李八道：“你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咱们哥儿两个替你拿个主意。”刘五道：“前日咱们的一个街坊阎老太太，他说新来了一个堂客，有三十来岁，人也很俊，初来暴到的，无依无靠，叫我娶了他，彼此都有照应。他在夫家时，原是走门子做卖婆，带着给奶奶、太太们搅搅脸，穿穿珠花，还带着放个私帐。因为脚手儿去得，那些老爷、相公们都还同他走得上。他有个女儿卖给一位什么大人做姨娘，倒很照应他。因他同人走了，有了身子，吃药下胎，血崩来的。前日我同阎太太到他家去瞧瞧，果令人儿倒很去得，房子也好，衣服首饰也还体面。他初到的那几天，被南村的土地黄老爷瞧见，叫人来说亲，要娶去做两头大。不知怎么被土地奶奶知道了，大闹饥荒，将黄老爷的胡子拔了个精光，把个土地巾儿扯了个粉碎。黄老爷气极，辞了土地不干，要去出家。还亏咱们西村土地倪老爷同奶奶过去再三苦劝，这才拉倒。听见说黄老爷的奶奶因动气挣着了身子，昨日小产了一位相公。我想咱们家里又没有老婆，这件事很可办得。只是一会儿那里去张罗银子？我正要合你们商量，我要请个分子，办这件事。你们以为何如？”李八道：

“快些别请分子，白不中用。那天开南酒局何老大的兄弟要请分子做亲，下了有二三白的帖子，包了酒席。谁知道这天只到了十来个人，还是白吃白嚼的。厨子同庄子上叮着眼子要钱，何老大哥儿两个魂都急掉，亲也没有做成，倒将一个酒铺子收掉了，哥儿两个只剩了一件汗馊子，逃的不知去向。你想这分子都是惹得的？咱们没有长个请分子的脑袋，再别混想请分子。你既要办这件事，我倒替你出个主意，眼前这个奶奶也是咱们会中人，不如叫他做个人情，倒是现成的。”庄大道：“我也想到这人身上，咱们这一冬都可过去。”刘五笑道：“全仗二位大力。”

却说桑奶子从来没有走过这些道儿，又兼着伤于悲苦，坐在石磴上力软筋疲，两只小脚疼不可忍。正听见这三个人说话，忽然寂无声响。寒月满身，只觉着冷风透骨。到此时万念皆灰。正欲起身，慢慢挣去，忽见三个人站在面前。朦月之下看不分明面目，只觉得周身寒毛直竖，不知不觉也就昏昏迷迷的问道：“你们是谁？”李老八道：“我们是桑进良央来接你的，叫你快去。”桑奶子大喜，说道：“他在那里？”庄大道：“就在面前不远儿，咱们来扶着你走。”此时桑奶子运尽之人，被鬼迷住，随他们在乱坟堆里走了一会。看见路旁一处似有灯光，李老八道：“三姑娘想在家吗，咱们进去打个闹儿。”刘五道：“就在这里也离他家不远，横竖叫老盛到这里来就是了。”庄大笑道：“使得。”于是，走到一间小破屋子门口，叫道：“三姑娘在家吗？”里面一个堂客道：“刚才回来。”说着，开了门让他们进去。

桑奶子见那堂客有二十来岁。粗眉大目，浓妆艳抹，笑嘻嘻的让他们坐下。看他屋里只有一张破炕，并无别的。墙上挂着盏灯，炕头边挂着几吊钱，还有几锭银子，也用绳儿拴着挂

在墙上。炕上还有些酒菜。刘五道：“三姑娘今日得采，银钱酒菜家里堆着，真是穿不了吃不了。”三姑娘笑道：“那几锭银子，是十月初一祝府里的年例赏的。这几吊钱同这些酒菜，是前日玉大爷同奶奶们给周姑娘做好事分给我的。这几天总也没有空儿，在家留着请客。”李八道：“咱们邀了桑奶奶来，是个新客。借你的酒打伙儿热闹热闹。”三姑娘笑道：“桑奶奶一半天有了新房子，咱们还要吃他的东儿。今日先吃我的。”庄大赶着将酒菜摆在中间，男女五人团团坐下。

桑奶子因动了半日气，再兼劳乏，腹中正在饥渴之际，也不谦让，同他们一路大吃。李八道：“今日吃的有兴，三姑娘唱个曲儿咱们听听，别冷淡了这个酒席。”三姑娘点头应允。即将手中筷子敲着酒杯低声唱道：

春草萋萋，游人踏遍花香地。转眼迷离，荷露盘滴薰风里。高柳蝉鸣，清波鱼戏，鹊桥渡后凉如水，金粟飘香，团圆月色真无几。醉酒黄花，重阳去也，雁声阵阵西风起。离别了一年，相思了四季。我在这里多愁，你在那里有趣。倒不如撒开了手，我干我的你干你的。省了我看着影儿干淘气。

三姑娘唱完，李老八连声叫好，对着庄大道：“三姑娘是咱们的相好，今日让给你。刘五又快作新郎，只有我无妻小，将桑大奶奶让了我罢。”刘五道：“这倒公道，也是时候了。我让你们各成好事，明日再见。”站起身来出门而去。桑奶子身不由己，被李八拉住成了好事，昏昏沉沉睡去。

谁知此处是祝府的义冢。次日一早，管坟的老盛听见有人叫道：“老盛你快去，义冢上有人叫你，快去快去！”老盛出来一看，四面无人，心中疑惑，吩咐儿子带上门，他一人匆匆

走到义冢地上。见那破坟堆边，睡着一个精赤条条的堂客，衣服裙裤放在一处。老盛吓了一跳，过来看看像是着了邪祟。细认面貌，很像宅里的桑奶奶。忙将衣物替他盖上，飞跑回来叫了儿子同两个土工，抬着一扇门板，到义冢上将桑奶子抬到家里。命老婆替他穿了衣裤，又灌了好些姜汤。不一会苏了过来，叫老盛赶着烧几千银锭，再烧些纸钱，供些酒饭。闹了半日，至下午忽然西去了。将老盛一家急死，赶着到宅里通信。得了太太的吩咐，放下心去办事。

此时，祝府里人人都知桑奶子的报应，惟书带心中最为得意。刚走出院子门，遇着秋云要往集瑞堂去。书带道：“我正要去找婉春姐说话。”秋云道：“这几天婉春很得意。”书带笑道：“他得他的意，与我无干。”两人一路说话，来到集瑞堂。走至上房，见陶姨娘靠着桌子，拿着一块新白布擦玉子儿。书带道：“姨娘连日辛苦，也不歇歇儿，还做这些事。”陶姨娘听说，回过头来要回他说话，不觉挣了一下，失口叫道：“哎哟！”不知为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一回

## 太夫人欢乐洗孙 小丫头因哭得福

说话陶姨娘因要折过身来回答书带说话，不防将腰间扭了一下，觉着腹中乱动，疼不可忍，一股热气往下直冲，叫声：“哎哟，不好！”书带、秋云看见姨娘面色皆变，赶忙扶进屋去。叫如意、杏贵一面知会垂花门赶着去接收生婆，一面去回太太。婉春料理人参同生化汤。桂夫人一闻此信，连忙派了几个老成媳妇到房里服侍，将姑娘们都换了出来，在房外照应。忙到介寿堂去禀知老太太。

此时，祝筠在书房会客，听见十分欢喜。正交酉刻，里面来报，陶姨娘生了一位公子。书房的客人都赶着道喜。祝筠喜极，赶着到介寿堂去给老太太道喜。到了院子里，看见站满的人都是来给老太太道喜的。祝筠进去，祝母瞧见很乐，说道：“媳妇已经道过喜，免了你磕头。”祝筠道：“托母亲福荫，又得孙子，真是大喜，应该给老太太多多磕头。”说着，在老太太膝前跪下拜了四拜。老太太扶他起来，便道：“母子同喜，合家之福。”转身同桂夫人夫妻两个对拜了两拜。接着是秋琴给哥哥道喜。祝筠见人多，赶着辞了老太太抽身出去。刚到怡安堂，见梦玉换了青衣，领着各堂媳妇伺候着道喜。祝筠笑道：“免了罢，免了罢！”说着，往外就走。梦玉们就在院子里一齐跪下。急的祝筠拉着这个叫那个，梦玉夫妻才站起来。又是三位姨娘领着各堂职事姑娘们都来磕头。祝筠见花枝招展，遍地香风，赶着扶他们起来，折转身往外去了。走出景福堂，

有垂花门老管家婆领着各家人媳妇给老爷道喜。祝筠不住口的说道：“同喜，同喜！”对着周大奶奶道：“有各家太太、奶奶们来，都给我道谢，不必来回。对姨娘说，收生姥姥加倍赏他。”周大奶奶们连声答应。祝筠匆匆出去。

这周惠夫妻两个自女儿事情完结之后，意懒心灰，屡求告假。谁知老太太同祝筠夫妇见婉贞志节坚贞，舍命守身，现已奉旨旌奖，不但不准告假，倒还格外另眼看待。周惠又派了门上，夫妻两个很得体面。此话不提。

却说祝筠出了垂花门，见梅春急急而来，看见舅舅赶着道喜。梅春从鞠冷斋看文章，每日总在蕉雨山房念书。此刻听见得了兄弟，进来道喜。祝筠拉着他说道：“你又得了个兄弟，快些给奶奶道喜去。”梅春答应走进去。祝筠到了书房。谁知各家亲友彼此通信，一会儿尽皆知道。登时轿马盈门，男亲女眷，远族好友来了不计其数。幸而祝府里向来接待惯常，不拘来多少客人，也慢不要紧，所有一切烟茶、点心、酒饭，各有专司，并不慌张费事。兼之太太、奶奶以及姑娘、嫂子们，都是应酬伺候惯的。门前轿马堆积如山，到里去并不显着人多。富贵人家比不得穷家小户，有一点儿事先要赶着搭棚。

此时，集瑞堂门口挂着红彩，派了廖大奶奶在那里照应，凡有外来之人，都好言回覆，不叫进去。所有集瑞堂事务，都交荆姨娘代管。怡安堂甬道上往往来来，十分热闹。桂夫人陪了些太太们才住介寿堂来，见周大奶奶来回：“领了几个奶子，请太太定夺。”桂夫人道：“我刚才请过老太太的示，为这奶子最要斟酌。像玉哥儿的奶子，淘了多少气，后来闹的不像个样儿。这回的奶子实在难定。老太太的意思要叫杨华的媳妇奶二哥儿，就是他的孩子已有半岁多了，吃的多些，恐难兼顾，因此我心里还拿不定主意。”周家的道：“这也容易，竟叫杨

家的奶了二哥儿，咱们雇个奶子奶他的孩子，这倒妥当。”桂夫人点头道：“使得，叫杨家的来，问他愿意不愿意？”

伺候的答应，立刻去叫杨家的来。桂夫人将老太太的意思同方才周家的主见问：“你可愿意？”杨家的道：“蒙老太太同太太的恩典，格外抬举，奴才情愿奶二哥儿。自家去雇奶子，不敢要太太费心。”桂夫人听了大喜，说道：“你那里有钱雇奶子呢？且跟我去见老太太定夺了再说。”随将各位太太托了秋琴奉陪，起身带着周、杨两家媳妇来介寿堂见老太太，将杨家的说话回了一遍。祝母很喜，叫杨家的上去，当面吩咐：“将二哥儿交给你奶，当心当意的，将来自然另眼待你。”叫周家的给他定下了个奶子领他的孩子，一切身价、衣服、首饰都照例在枣桂堂支领。杨家的赶着磕头，谢了老太太同太太的恩典。周大奶奶同他下来，替他拣了一个奶妈，叫他领了家去交代。一面知会枣桂堂同集瑞堂两处停止杨家的月钱，照桑奶子例另给月费；又知会凝秀堂扣去一分家人媳妇的饭菜油米，另添一桌奶子饭菜；知会芳芷堂发奶子的床帐、被褥、铺设。

垂花门这四个大奶奶比别的地方分外忙的热闹，又兼着挑盐鏊的担子络绎不绝，时刻都要照应。廖大奶奶又派在集瑞堂门口，管着不叫生人进去。无如这些挑夫，不能不挑到院里喊喊叫叫，又禁止不来的，只得去请老太太示下。祝母着人去请桂夫人来，问道：“这回到了多少盐鏊？”桂夫人答道：“这回连春季的找补借项，还有去年未收的余息银两，连正杂各项，共有七十万有零。连日集瑞堂收不到三十来万，还得几天才得收完。”祝母道：“陶姐儿新坐月子，叫些挑夫们喊喊叫叫，大不是事。所有未到集瑞堂的银子都收到怡安堂的库房罢。下去一天忙似一天，谁还有工夫去照应呢？派芳芸、紫箫、九如、秋瑞、汝湘带着你们的丫头同我这里的丫头，轮班抽兑。还有



朱姐儿，他的事少些儿，也叫他帮着照应，不过两天就可收完。快些出去知会，依着我办。”桂夫人答应出来，差听事的媳妇们去分头知会，一面将集瑞堂的银挑子截住，都往怡安堂来。

此时，梦玉同诸姐妹们在海棠院，还有十来位至亲本家的小姐们，坐在掌珠屋里相聚谈心。秋瑞笑道：“三兄弟等着明日十八出来，倒与友梅妹妹同日，将来叔嫂生日又多一天热闹。”海珠道：“自从咱们给芳姐姐过生日之后，接着的事故子，谁也不敢提起生日，直闹到于今。”秋瑞笑道：“本来那日也过于乐了，这才叫乐极生悲，真一点儿不错。”梦玉笑道：“秋姐姐，你还记得‘物犹’两字吗？”秋瑞抿着嘴儿笑道：“谁记得你的油嘴。”海珠问道：“什么‘物犹’？”秋瑞赶忙过来将梦玉的嘴握住道：“你敢混说！”惹的各家小姐们吃吃大笑。

只见垂花门送来一个知单，奉老太太派出五位大奶奶到怡安堂监收盐课。限明日一天都要收完，这会儿赶着就走。汝湘们都打了“知”字。海珠道：“咱们没有差使的，明日也来瞧个热闹，等着有掉下来的，拾一锭半锭，回来买花儿戴。”汝湘们一面走着，笑道：“完了差使做东请你。”陆姑娘道：“就不带上咱们吗？”汝湘道：“在坐的全请。”说着，一直出去来到甬道上，看见怡安堂的面前尽是银挑子。方才老太太原吩咐赶着几天收完，因想起十九做三朝，要祝祖请客，有几天的热闹，为此吩咐赶着连夜收兑，要尽明日一天收完。因此垂花门知会催着就去。

此刻，来道喜的亲友都已散去，只剩了十来家至亲本族常来的太太、奶奶、小姐们，有石夫人同秋琴、修云、海珠们各处分开陪着吃饭饮酒。怡安堂的库房在桂夫人住的套房后身，另有十几间铁桶似的大房子，四周围都是铜墙铁壁，不但苍蝇

飞不进去，连风也摸不着点缝儿。里面尽是多年不动的老家私。这会儿桂夫人派了杨华、茗烟、张彬、陆进、洪观、金定六个人进来，将银包搬到库房里去；将老太太派出的朱姨娘及秋瑞、汝湘、芳芸、九如、紫箫这六个人，带着吉祥、五福、宾来、长生、双庆、宜春、江苹、芍药、三多、采菱等十人弹兑；又派了蒋、吴、刘、宋、高、王、陈、许八家媳妇专管收拆。这库房里点的雪亮。垂花门将应收总数底册交来，朱姨娘们分作六处收兑，直闹了半夜方才歇手。

次日早间，候着桂夫人上去之后，又赶着收兑。因为人多，又办的麻利，到了二更以后，全数收还。照着底册，除集瑞堂收过二十八万外，怡安堂共收到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有零，照数丝毫不错。朱姨娘同汝湘们出了连名实收数目总单，各书花押，呈桂夫人核对明白，交宜春、双庆上了总册，将收单存记。吩咐将库房封锁。众人到介寿堂销差、请安。老太太吩咐：“连日辛苦，都散去歇歇罢。”

朱姨娘们离了介寿堂，见海棠院的听事丫头说道：“大奶奶叫请姨娘同五位奶奶去说话。”九如道：“有谁在那里？”丫头道：“只有二姑娘，没有别人。”芳芸笑道：“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才真是好姐妹。”秋瑞道：“咱们这一绷儿原不错，谁也离不了谁。”紫箫道：“只可惜婉妹妹虽挣了个千古美名，失了我们会中一个知己。”汝湘道：“他这一来，倒是立地成仙，令人可敬。”

姐妹们慢慢说着已来到海棠院。小丫头们将灯笼手照都退出院来。海珠们笑道：“诸位辛苦，各人腰里拽够了，就想各人家去抖包儿，不是我着人来请，这会儿谁还肯来瞧瞧咱们这些穷朋友，生怕拉着借三两二两的。”朱姨娘笑道：“你快别提银子，昨日马上叫去收兑，今日又闹了一天，我又没有个空

儿到陶姐儿那里去打听打听，是怎么一个法儿可以发财。倒闹了一日一夜的银子，咱们落不下一点银边儿，你不信在咱们身上搜，看谁有银子没有。”掌珠忍不住的笑道：“罢呀，藏过了一边，故意叫咱们搜，这主意都是秋瑞出的蹊儿。”秋瑞道：“我若叫他们藏起银子的，叫他长个穿心疔。”修云、海珠、梦玉们笑不绝口。芳芸道：“人人都说陶姐儿、荆姨娘发了大财，还有人气他不过。到咱们经手才知道是白费工夫，摸不着一个大钱。”梦玉笑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何苦呢？这样恁他们。”走过来将手中一个帖儿递与秋瑞道：“姐姐，你们去瞧就知道了。”

秋瑞接着，六个人站着一处，看那帖儿上写着：“收费每千二十两，姑娘们弹兑劳金每千三两，收完后打扫费五十两，垂花门收点费每千二两。”秋瑞道：“这在那里？咱们总没有瞧见。”梦玉笑道：“这不是都在桌子底下。”众人一看，果然堆着一大堆的银子包。修云笑道：“你们赚的钱，倒派咱们几个替你们守着。”朱姨娘笑道：“见者有分，按股均分就完了。”秋瑞道：“且去将两边的姑娘们叫了来，说明白再分。”梦玉赶着差人去叫姑娘们。

不一会儿，江苹、芍药、五福、宾来都相约而来，彼此坐下。朱姨娘将单子给他们瞧过，说道：“是怎样办法，咱们也得商量。”江苹道：“商量个什么？你们六位得收费；我们十个加八个嫂子们，还有茗大哥他们六个，分这点儿兑费；垂花门的叫他们照例拿去。这都是沾老太太的恩典，譬如不派，连一个大钱也摸不着。我的主意如此，不知是不是？”五福道：“你说的很是，一点儿不错。但是咱们分钱，昨日今日两天，老太太同太太那里都是承瑛堂、瓶花阁、荫玉堂、海棠院四处的姐姐妹妹们轮着伺候照应。姐妹们有福同享。我的主意，拢

共拢儿按股均分才是个道理。” 芳芸、紫箫一齐说道：“福姐姐说的是。你们人多，咱们六个每人听出二成添着你们，不然过少些儿。” 秋瑞道：“竟是这样，不用再说，取笔砚来开出单子算一算，照股一分就结了。”

丫头们取了笔砚、算盘，铺下纸。秋瑞开了人数，说道：“先算咱们的。” 芳芸道：“四十二万七千五百正数，每千二十该有多少？” 秋瑞算道：“二四如八，二二如四，二七一十四，二五得一，应该八千五百五十两。再算他们的，三四一十二，二三如六，三七二十一，三五一十五，应该一千二百八十二两五钱。咱们听出二成，该拿出一千七百十两。咱们还有六千八百四十两，六个人，每人拿了一千两去。那八百四十两送了梦玉买果子吃。修妹妹同二珠公，咱们六人轮班请吃东道。” 海珠笑道：“瑞丫头倒派的很公道，你顺着手儿替他们算算。” 秋瑞道：“方才福姐姐说，将四处的姑娘拢共拢儿均派，固然公道，又见姐妹们的情分，但到底差使是差使，私情是私情。我的主意，四处的姑娘们，每处送银一百两，尽尽姐妹们的情，让他们各自各儿去分。咱们差使只管分差使的股儿，这才有个轻重。” 掌珠道：“这倒很是，你竟是这样替咱们算罢。” 秋瑞道：“他们本分是一千二百八十二两五钱。再加上一千七百十两，共二千九百九十二两五钱，除去四百两，尚有二千五百九十二两五钱。他们是二十四个人均分，每人应该一百零八两一个。那五十两五钱给伺候倒茶、送点心、剪烛花及一切在事出力的小丫头、老妈们去分。按着他们轻重酌赏，不必均派。” 众人都说：“实在派的公道。”

秋瑞道：“咱们将垂花门的提出，叫周大奶奶们来取了去。余外的各人分开，以便各归洞庭。尽着瞅住这一堆银子也不是个事。” 紫箫道：“叫人将朱姐儿的替他送到芳芷堂去。咱们

五个人的交在海姐姐们这里，慢慢来取。”梦玉道：“倒也爽快。叫听差的到垂花门去，不拘请那一位大奶奶来说话。再给我叫茗烟进来。”

听事的去了一会，领了茗烟跟着槐大奶奶进来。秋瑞们将单子给槐大奶奶瞧过是这样一个派法；又对茗烟说了一遍。梦玉将他六人的分出，叫茗烟领了出去，照数分给五人。茗烟谢了大爷同奶奶们的赏，将六百四十八两抱到垂花门。自家出去叫那五人进来，各领去谢赏。槐大奶奶也叫了几个老妈儿们，将一千几百两搬到垂花门，按着数目四人均分。江莘们各人叫了丫头抱回家去。一会儿工夫，各人分散。海珠叫金凤将大爷同五位奶奶的分项收起。他们得的一百两也叫他们拿去，四人均分。一宿晚景无事。

到了次日，是集瑞堂二哥儿洗三，谢催生、送子娘娘，兼着请客。老太太吩咐合宅亲丁都在致远堂伺候中上祀祖，又吩咐在景福堂给二哥儿洗三。合宅男女准其来瞧，不必禁止。祝府内外大小人等，无不欢踊。惟有凝秀堂李姨娘同这几个姑娘忙的动不得。院子里摆了十几万五色喜蛋，陆续发交垂花门。按着亲疏厚薄，照单子三百、二百、一百、八十亲友家分送。盐店、当铺、绸庄、药局、一切本家的铺子，每处二百；宅里的师爷、先生、伙计、相公，每间屋子五十个；戏班子每班五百个；宅里内外大小男女孩子每人十个；门上及垂花门各一百；承瑛堂、荫玉堂各处三百；其余太太、奶奶听其自取，不计其数；还有外来的娘儿、妈儿们也不拘大小，每人十个。不管是谁，只要走进祝府的门子，就吃喜蛋，还要揣回家去。染的十三四万蛋，一会儿工夫不剩一个。李姨娘急的什么儿似的，不住的催着买蛋。又赶着取二百斤上好苏木，对着红花赶紧又染。桂夫人想起李姨娘也带着身子，实在过于辛苦。回了

老太太将朱姨娘派了凝秀堂帮办。那些男女亲友都要来看洗三，内外十分热闹。

梦玉夫妻们换了素服，石夫人婆媳也换了青服，都陆续到致远堂伺候。不一会儿，老太太领着一大阵缓缓而来。祝筠同桂夫人一边一个，扶进宗祠。祝母笑道：“怨不得我又得孙子，原来芙蓉开的如此茂盛。一会儿祭过祖先之后，取杯酒来，让我敬敬花神，不可负了他的好意。”桂夫人笑道：“芙蓉花固然吐瑞呈祥，人芙蓉亦勤劳出力，人与花俱不愧其名。”老太太点头道：“前日你大姐姐起身的书子里说：‘很亏芙蓉昼夜辛勤，下船之后，仍是他一人料理。’像这样的人，真可与芳芸、紫箫做得帮手，你大姐姐那里一天离的掉他？将来少不了又是我这老媒婆，替咱们这小东西撮合上，完结你大姐姐的一件心事。”桂夫人笑道：“有了一个好的就叫老太太拉着不放，将来二孙子也瞧着他哥哥的样儿。可是老太太要拿出钱来，盖几间房子让他们好住。”

祝母听说十分欢喜，不觉哈哈大笑。走到祖先堂，只见红烛辉煌，那些花果、供品、菜蔬都摆的齐整富丽，心中甚乐。赶着站在中间，至诚上香，跪下去恭恭敬敬拜了八拜，默祷一番。桂夫人夫妻扶了起来。老太太站在一边，让儿子、媳妇、女儿、姨娘、孙儿、孙媳、孙女、外孙挨次拜完。献了一回酒菜，又拜过一回，焚化金银镮，折了出来，见长生用大红雕漆盘子托着三爵杯酒，站在旁边。老太太慢慢走到池边，对着芙蓉端了一端，将酒奠在池内，看了一会，领着众人走出宗祠，对着祝筠道：“你出去陪客，不必送我进去，我还要到别处去逛会子，来看洗三。”祝筠答应，辞了出去。换了宾来、五福在两边扶着，缓缓走出致远堂，对着桂夫人道：“现在天已寒冷，咱们靠祖宗的福庇，不少穿，不少吃。我瞧着这几家本家，

还有戚大奶奶们几家亲戚，光景都有些紧紧的。你将最苦的开出一个单子，每家送两扣米，二十两银子过了冬儿。这项银子在我的月费里开销罢。我听见咱们家的晓亭大奶奶说，四姑娘赶冬至月要出嫁呢。咱们照常例加一倍的送他，早早送去，也好让他给女儿预备预备。”桂夫人连声答应。老太太道：“我有年纪，那里照应到这些应该的事。你们也要常来对我说说，别省了几个钱，叫人家背后咒骂。常言说的好‘一家饱暖千家怨’，真是一点儿不错的。”

祝母一面说着已来到景福堂，各家亲眷都在那里。中间设着两条红漆春凳，上面摆着一个五彩描金的洗儿盆，盆里红漆架子上放着筛子，里面铺着小锦褥子。旁边放着红绸、红布手巾。这边杌子上放着锦绣衣服、抱裙。祝母瞧了一遍，问道：“毛衫子是做什么的？”桂夫人答道：“用梦玉穿旧的百岁衣改了几件。”祝母点头道：“很好，原该如此。天也不早了，咱们拜过娘娘就洗三罢。”姨娘们听见，赶忙叫人去知会集瑞堂，命宋姥姥好生抱了二哥儿出来。一面吩咐茶房里将煎好的长寿汤取来倾在盆里。

不一会，二哥儿抱了出来。祝母瞧见生的方面大耳，鼻直口方，高眉广额，声音清朗，心中欢喜之至。各家太太、奶奶们无不交口极赞老太太厚德栽培，又是一个状元品格。桂夫人亦觉甚喜。因老太太祀祖过劳，请陪客坐，自家拜过送子娘娘，命宋姥姥给哥儿洗浴。老太太将手里的两个金钱撩下盆去，口里说道：“愿你福寿双全。”于是，桂夫人、石夫人、梅秋琴、海珠等姐妹，还有来的各位太太、奶奶、小姐们都一齐添寿，不拘金银珠宝往盆里乱丢。又请了祝筠同些至亲老爷、太爷们进来，俱各添寿。祝府的合宅男女都要给二爷增福增寿，撩了一盆一地的洋钱、小镲、小元宝、铜钱、一块半锭，闹了不计

其数。祝母喜的拍手大笑。众位太太们也乐的大笑。

忽听见景福堂外有人发喊的大哭起来。桂夫人忙问道：“是谁？”老太太亦听见，着人来问。王家的进来回道：“是怡安堂闲散丫头增福，因挨挤不上哭起来。”老太太听了笑道：“叫他来。”王家的答应，出去带了进来，朝上磕头。众人瞧着倒长的清秀，一面擦着眼泪。老太太问道：“你叫什么？”答道：“丫头叫增福，在怡安堂宜春姑娘名下伺候。”又问道：“你多大年纪？这会儿为什么哭？”增福答道：“丫头十三岁，拿了一百大钱来，要给哥儿添寿，被他们挤着不得进来，因此着急大哭。”祝母大喜，叫他起来，拉着他摸摸脸，说道：“好孩子，你要给哥儿添寿，你名儿又叫增福，很好，你将钱撩在盆里，去抱抱哥儿。我就派你到凝秀堂，专管服侍哥儿罢。”增福忙磕头，谢老太太恩典，赶着过来，将一百大钱撩在盆里。宋姥姥将哥儿给他抱了一抱。老太太们乐的大笑，对桂夫人道：“增福派了执事，照着各堂办事丫头一例开销。先给他些衣服首饰，也叫他体面体面。”

桂夫人答应，吩咐杨家的抱了哥儿，拜过娘娘，给老太太磕头，求赏名字。杨奶子照着吩咐拜佛之后，给老太太磕头，求赏名字。祝母喜极，将哥儿接了抱在怀内。杨奶子起来站在一边。祝母对桂夫人道：“他哥哥是梦美玉而生。他是正收镲银之际生的，将来定是个富家。即就将他哥哥‘梦’字排行，竟取名梦金罢。”桂夫人道：“老太太赏的名字很是。”祝母抱了一会，交给奶子抱着，让各位太太、奶奶瞧瞧，内外皆知叫梦金二爷。宋姥姥道过喜，收拾洗儿钱有好几百两，十分欢喜，不住口的大赞，叫了跟来的丫头、老妈都用包袱包起。

今日是梦金的三朝，就在景福堂摆设喜面筵席。内外男女普赏酒面，按着执事定席面丰简。总是四人一桌，连送去请各



铺伙计，以及大小各衙门，这日内外两厨房不下三百余席。祝母瞧见这样热闹，心中喜极。晌午上了席，水陆并呈，珍馐毕备。

正吃的热闹，查家的上来回道：“大太太已到了台儿庄，前站来了，老爷叫请老太太示下。”祝母听说，又悲又喜，说道：“梦玉领着各堂媳妇们，赶着连夜去接。”桂夫人道：“媳妇也去才是。”秋琴道：“只有海珠已将临月，同着三妹妹在家服侍老太太，我同二姐姐领着他们连夜就去。”祝母点头道：“很是。这会儿收拾下船赶不及渡江，不如吃了饭再下船去，将船湾在江口，明日一早就可过去。”吩咐查家的：“去对老爷说，赶着多备船只，除了我同三太太、东大奶奶不去外，其余都去，连夜下船。你再各处知会执事丫头、媳妇赶着收拾。连日天气过暖，恐有大风，身上都要多穿衣服。”

查大奶奶答应，连忙出去传话知会。不一会工夫，一个个只顾忙着收拾，那里还有心吃饭。垂花门赶着拟派了跟去的姑娘、媳妇名单，请桂夫人过目。增改了几个，将单子发到各堂知会收拾。老太太正吃着酒，忽然想起这人，说道：“必得要去看会。”不知这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 穷秀才强来认族 老倔妇接去逢亲

话说老太太见他们纷纷收拾，还有些至亲本家也要去接，都赶着叫人回去收拾，预备船只。老太太忽然想起一人说道：“金陵贾、王、薛三处快些差个人送喜果、喜蛋去，通个信儿，他们很惦记呢。”桂夫人答应，叫海珠写了书信，备下喜蛋交垂花门赶着专人寄去。

太太、奶奶们散席之后，给老太太辞了行。彼此上轿、下船。祝母将几家不去的太太、姑娘、本家奶奶们留下几位作伴。这五条街上灯笼轿马，行李箱子抬了一夜，直闹到天亮方才完结。催着开船，挨次渡江，望瓜州连络而去。

且说贾府王夫人自到金陵，应酬不下，连那疏远亲族无不辗转而来，闹了十来日。不拘男女大小都送了他们些银钱礼物，人人欢喜感激。王夫人、薛姑太太、李宫裁，俱有娘家的亲戚往来不绝。惟有平儿并无亲戚，亦无娘家。自到金陵，三舅太太沈夫人见平儿端庄能干，内外悦服，又怜他自凤姐死后，抚养巧姑娘尽心竭力。当年侄儿王仁做那不端之事，他能苦志保全，令人可敬。现在与桂家结了姻亲，沈夫人姑嫂商酌将平儿认为己女，薛姑太太们无不欢喜。自此沈夫人待平儿就如亲女儿一样。平儿有了冢宰娘家，往来体面，心中十分得意。薛姑太太见宝钗念宝玉之心全已丢开，母女亲热，比当年更外有趣；兼之宝月十分孝顺，诸事颇能干，人俱欢喜，每天同姐姐们料理家务。

平儿大略定了个章程，请太太示下。王夫人知他向来是凤姐的帮手，诸事熟练；又见他定的章程井井有条，心中甚喜，就将这一分家私全交给了宫裁、平儿两个管理。自家同宝钗、友梅、薛姨太太们过清闲自在日子。林之孝夫妻还是内外总管。贾环叔侄依旧请师肄业。

平儿既当了重任，与李纨商量将荣府典掉的田庄尽行赎回，又添置些良田美产。买了义地，设立义学，聘请名师，将贾府本族以及亲戚朋友家子弟们，俱接到义学攻书。凡师徒的茶饭点心、修金月费以及笔墨纸张、学生奖赏，都在学地租子里开销。内外大小家人小子、丫头媳妇派了执事轮班承值。派老成出力家人鲍忠、周瑞、马标、郭裕轮班管门，照管一切事务，约束大小家人。就派他四家媳妇，管垂花门及内里一切事务。其大小丫头、媳妇亦俱听其约束。又将桂亲家荐的聋子老黄，派他夫妻们专管花园收拾打扫之事。厨房、茶房仍旧内外兼设。又托林之孝聘请老成公正伙计，开设当铺、绸庄及有利益的铺面。李宫裁惟司其大，总其一切轻重权宜，可行可止。惟平儿一人独当重任，凡内外有事，俱回琏二奶奶一人，以归画一。

自半月以来，王夫人看见内外肃清，有规有则，较在京时气象一新，规模开展，同薛姨太太、宝钗们私相赞叹，深为喜悦。薛姨太太道：“平丫头才干不在凤姐之下。当年凤姐做那些造罪之事，他何以不力为劝解，看着他掉下地狱？”宝钗道：“这事不得为平儿之咎。凤姐姐生平疑而多忌，处处用心。平儿侧身事之，未尝失足，亦犹之依狐貉而履危冰，不能不步步留神也。”王夫人点头道：“徐元直之事曹瞒，亦同此意。”

姐妹、娘们正在谈心，丫头回道：“琏二奶奶上来了。”湘帘启处，平儿缓步进来。王夫人笑道：“你吃了饭，忙忙的家去，又料理了些什么？”平儿道：“诸事俱已安妥，未增

上坟，趁着天气和暖，差人到祠堂里去知会，令其打扫收拾。并去通知各本家男女，明日一早同着太太先往祠堂祭过就到方山上坟。方才赶着家去，吩咐备猪羊祭品，都已料理妥当，上来请太太明日上坟祭祖。”王夫人道：“我很惦记着这件事，办的很是。我同薛姨妈正在这里说你是我的一个好帮手。”平儿笑道：“大嫂子同宝妹妹才情都在侄女之上，蒙太太过于心疼，觉着我又什么些儿。我倒想着明日将祝府的婉贞姑娘说给环兄弟做个二房媳妇，那倒是个好帮手。”王夫人点头道：“我也很愿意，正有此心，不知他妈肯不肯，咱们真是一相情愿。”宝钗们都笑起来。媳妇们来回：“有了晚饭，请太太示下。王夫人吩咐：“去请巧姑娘上来同吃晚饭。”一宵晚景无事。

次日，王夫人一早起来，梳洗完结，用过点心，托薛姨太太同宝月在家照应。领着媳妇、儿子、孙女、合家亲丁，在大厅前上了轿马，先至祠堂。凡有贾姓男女，俱已到齐，听见王夫人来，在祠堂门口迎接。内中只有一个老秀才贾斌，是王夫人的远房大伯子，其余都是小辈。接进祠堂，先在诚敬堂彼此见礼请安，依着辈分序齿坐下。吃过一道清茶，盥手更衣齐到宗祠。平儿因祭享久废，此是初值手料理祭祀，所以照祖宗条款，格外丰盛，一切猪羊供果，俱极体面。王夫人看了甚觉欢喜，请斌老爷拈香主祭，先男后女，挨次行礼。拜完之后，在诚敬堂吃面分胙。无论男女大小，凡来预祭者，每人猪、羊肉各一斤，大馒头三个；六十以上者加一倍，七十以上者加两倍；所有点心供果，散给族中十六岁以下之侄男、侄女；其余菜蔬赏给管祠堂的家人。合族中多年从未见有祭祀，无不称赞。

王夫人看着平儿处分得当，喜欢之至。宝钗对平儿笑道：“件件都好，内中稍有一两件事务，我要混出主意，在祖宗条

例之内稍为变通。”平儿笑道：“你的主意想来不错，是件什么事儿要变通？”宝钗道：“条例内说‘子孙读书成名者，赏奖励银一百两’。这一款没有分得明白。因当日限于祭田租子，咱们这会儿较祖上又添了五百亩祭田，租息更广。太太又是重整基业之祖，应将这款分开注明：子孙中有进学者，给银一百两；举乡榜者，给银三百两；成进士者，给银五百两；得鼎甲者，给银一千两。又条款内说：‘无嗣者，不得入家庙。’这条儿未免过狠。依我改作：异姓承继者，不得入家庙。方为妥当。这两条且过几天请斌老爷到家公议。倒是这祠堂要大为修理，这诚敬堂面前，还得多添几间屋子。还有主祭的胙肉，要多几斤才分别得出个首领。这两条儿，你可做主，不必公议。”王夫人点头道：“宝丫头说的都还有理。我既捐添祭产，修理宗祠，就稍为增改祖宗条例，也未为不可。”

平儿道：“太太说的很是。当日凤姐姐在时，先前的蓉大奶奶曾托梦与他，叫他将祭田、义学及一切有益之事，务宜留心早办，休要后悔无及。彼时凤姐姐不以为意，他临终时说到这些，深以为恨。我今日得蒙太太不弃，委以当家重任，不能不结凤姐姐临终未了的心事。”说着，泪下如雨。巧姑娘听见十分伤感。

宝钗怕惹动太太的心事，赶忙说道：“你倒是林姑娘变来的，不拘说什么先出两点子眼泪。”李纨笑道：“他的眼睛要出眼泪，才显的水汪汪儿，分外好看。”王夫人们都好笑起来。平儿擦着眼泪，一面笑道：“你那里学来的，这样会说话。”李纨道：“咱们等你完了眼泪，还要去上坟呢。”王夫人道：“真个的，咱们也赶着去罢。”吩咐贾环叔侄跟着斌大爷一堆儿轿马先走。太太们更衣净手，也都挨次上轿。平儿道：“明年春祭，请太太到鸡鸣寺去看后湖里打鱼。”王夫人点头道：

“我还是十一二岁时到过鸡鸣寺，如今已有四十多年了。”说着，出来上轿，一齐离却宗祠，出了旱西门径直往方山而去。

此时正是枫叶流霞，蓼花飞雪。那些村庄男女，三五成群，收粮打稻，真是一幅丰年图画。轿夫们换班歇足，二三十里，转眼已到方山。宁荣二公坟墓十分壮丽，华表牌楼依然如故。白杨乔木半已凋零，惟贾母夫妻之墓，松柏成林，十分畅茂。王夫人不胜感叹。坟上两旁搭着芦席大棚，各分男女下了轿马安歇。一会，管坟家人率领着妻儿老小来磕头请安。家人们在石桌上摆了祭席。王夫人吩咐贾环先祭山神土地，再领着兰哥儿、毓哥、慧哥儿拜祖宗。两个奶子各领哥儿跟着贾环到几处祖坟前先拜。王夫人领着李纨、平儿、宝钗、友梅、巧姑娘也一处一处的拜祭奠酒。到了贾政坟上，见新种的石楠松柏俱已成林，坟头上黄草离披，苍苔剥落。王夫人那里忍得住伤心，站在坟前放声大哭。友梅知道是父亲的坟，跟着嫂子里一齐大哭。王夫人哭了一会，本家奶奶、姑娘们过来劝止。丫头们赶着送上茶来漱了口。拜祭完结，贾斌领着族中男女分班拜奠。王夫人命李宫裁同贾环叔侄也分着回礼。拜宗之后，让家人男女磕头。仍旧到大棚里坐下歇息了一会。

平儿吩咐摆上酒饭。丫头媳妇、家人小子两边伺候，有规有款，一丝不乱。宝钗见平儿料理的无不周到，心中佩服，因笑道：“平丫头的才干实在去得，等着我做了官，一定要放他个门上，兼办杂差。”平儿道：“我不愿跟你这不长须的老爷。”宝钗道：“没有须好巴结，有了须就讨嫌。”平儿笑道：“我要跟的是须而不须的人，才搭得上伙计。”王夫人们都吃吃大笑。宝钗笑道：“坐中有好些姑娘们在这里，你说这些胡话。”

宫裁道：“你们也少说两句，日短路多，天也不早，让太太们吃完了饭，慢慢收拾进城，也是时候了。”平儿吩咐众家

人们都赶着吃饭，将撤下来的酒菜，分散轿夫、马夫，各令吃饱伺候。余剩菜果俱赏给管坟家人，吩咐他不时照应收拾，坟头上俱要培土修理。叮嘱了一遍，家人们都已完结伺候。

王夫人们上轿进城。三十里坦平大道，轿马如飞，刚到城门，已是上灯时候。族中男女都送王夫人到家，道了乏，才各人回去。王夫人亦因辛苦，早为安歇。平儿要结算帐目，将承办家人及内外厨房各帐，应驳应找，详细算了一遍。叫人去请宝钗来，烹茶剪烛，两人谈了半夜的闲话，这才安歇。

次日，平儿发放过一切应办之事，吃了点心，刚要上去请安，见垂花门的郭大奶奶拿着一封书子进来说道：“茗烟寄来请安的禀帖。”平儿接着问道：“专人来的吗？”郭家的答道：“郭裕交进来的，绸庄上交来的。”平儿吩咐：“丫头们看着屋子，有要紧事再上来请我，没相干的事，叫他们候我下来再说。”众姑娘们连声答应。带着两个小丫头，拿着痰盂、烟袋，款步上来。那卷棚下的姑娘、嫂子瞧见琏二奶奶不走回廊，往甬道上来，众人远远的分排站着伺候。刚上台阶，连忙掀起毡帘。平儿走到上房，见王夫人、薛姨太太在西边套屋里大炕上坐着，李宫裁、宝钗、宝月、友梅、巧姑娘都站在炕前说话，赶着过去给太太、姨妈请安道乏，姐妹们问好。巧姑娘请母亲安。慧哥儿请二大妈安，平儿抱着他亲香了一口，问宝钗道：“毓儿没有上来吗？”宝钗道：“在太太这里一早上，奶子抱着才去。”

王夫人道：“你手里拿着谁的书子？”平儿道：“是茗烟寄来请太太的安禀。”王夫人道：“宝丫头念给我听，是些什么话儿？”宝钗拆开念道：“奴才茗烟，请主子太太万安，各位奶奶金安，姑娘、爷们、两位哥儿好。祝府里老太太、各位太太、奶奶、姑娘、梦玉大爷都好，每日惦记着太太来。奴才

也好，不用太太惦记。”李宫裁笑道：“说的他好大脑袋，太太惦记他这宝贝。”王夫人们大笑道：“还有什么笑话没有？”宝钗道：“还有几句，等我念完了再笑。”又笑道：“再者，周婉贞姑娘已于初四日叫他表兄杀了，……”宝钗不及念完，王夫人叫道：“哎呀！我的儿啊，疼死我了！”宝钗们跟着一齐大哭起来。慧哥儿吓了一跳，也哭起来。王夫人们哭了一会，叫赵奶子抱哥儿去逛。宝钗道：“还有几句。”念道：“割去婉姑娘下肉一块。现在已将凶手拿去衙门里问罪，只怕要活不了。再者，周姑娘在接引庵开丧，宅里都到，所有一切都埋掉了。为此禀闻。”平儿问道：“他说割去下肉一块，是那一块的肉？”宝钗道：“我也在这里想下肉的方向。想肚脐以上，就叫上肉；肚脐以下，就是下肉。”平儿道：“茗烟这忘八崽子写的实在糊涂，到底是左下肉，右下肉，中下肉，也该分个地方。怎么糊里糊涂的写上一句，叫人瞧了怪着急。这样不通的人，也该割去下肉才是。”宝钗笑道：“若是不通的都要割去下肉，那不用说了，叫那些奶奶们听见了，

要急的上吊。”王夫人正在悲感，听了宝钗之言，不觉转悲为笑，说道：“我再看不出那孩子是这样的结果，真令人可怜。”宝钗道：“婉妹妹倒死的热闹，殉葬的人都不知有多少。”王夫人惊道：“有谁殉葬？”宝钗道：“茗烟信上写着：周姑娘在接引庵开吊，宅里都到，所有一切都埋掉了。可见那日凡来吊丧的人以及和尚、姑子、轿儿、马儿拢共拢儿埋了，这不是个热闹殉葬吗？”王夫人们止不住的纵声大笑。李宫裁道：“宝妹妹这张嘴，谁也说他不过。”王夫人道：“那几年不亏他给我解闷，我也活不到今日。”

平儿道：“我有事要回太太，倒叫这书子打了半天岔。周姑娘业已不在，等着有便人寄几两银子去，给他坟上烧张纸儿，



尽尽心，也不枉一番相得之意。”王夫人点头道：“事已如此，尽着哭他也是无益。你要说什么事？”平儿道：“二十是老爷三周年，太太脱孝，我上来请示下。”王夫人道：“老爷生平最嫌的是念佛，又不喜欢热闹。春天宝钗们梦中见老爷说：‘因生前正直无私，一生忠厚，身后做了巡方使者。’可见做经事超度之说很可不必，倒不如开春之后，有修桥补路之事做些，以资冥福。到二十这天，只消在家祠设祭，举家脱孝而已，不必费事。”平儿唯唯答应。

垂花门的周大奶奶上来回太太道：“外面有个本家的爷们要见太太，有个帖儿。”王夫人看那帖子上写着：“侄孙英百拜。”宝钗道：“这又是那一枝上爆出来的？”王夫人道：“你们将斌老爷交来的族谱查查，是那支那派。命环儿去会他。再瞧瞧远族总单上有他没有。”

周家的答应，传话出去，请环三爷会客。里面宝钗、友梅、巧姑娘分着细查族单、宗谱，并无其人。不一会，贾环进来说道：“那个本家的侄孙儿，他说是个秀才，一向在外游学，新近来家。昨日没有赶上祭祀，今日来一定要见太太。我瞧着他很有些讨嫌，谁有大工夫陪他坐着。”王夫人道：“且去叫周瑞进来，问他是那一支派，我再见他。穷亲穷族家家都有，休要嫌他。”正说着，周瑞进来。王夫人吩咐，叫他好好的问那客人，是咱们家怎么样的宗派，休要得罪人家。周瑞答应去了。一会进来回道：“那个人气大着呢。奴才才开口问了一两句，他就大嚷大叫起来，说道：‘我不姓贾，我到你家来干什么？有钱有势，就该欺负我们穷本家的吗？’他还要将奴才送到学老师那里去打板子。奴才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得来请太太示下。”王夫人听了，甚觉好笑，说道：“既是这样，环儿跟着我到崇本堂去见他，就可问他的宗派。”

周瑞赶着出去伺候，里面的姑娘、媳妇一大群跟太太出垂花门。到了崇本堂，叫人去请那本家进来。不一会，有七八个家人、小子同着那秀才大摇阔步而来。王夫人望去：约有三十多岁，瘦面短须，耸肩驼背；带一顶旧方巾，穿一件深兰色棉布旧道袍，脚下站底方头履。走到门边站住。王夫人吩咐：“进来相见。”贾英听说，赶着走进厅内，见王夫人站在左边，后面站着一大群粉白黛绿、花容月貌的美人。贾英觉着一阵温香钻心刺骨，身不由己，耳热眼跳，因王夫人站在面前，不敢仰视，低头说道：“二叔祖母请台坐，容侄孙贾英拜见。”王夫人笑道：“常礼罢。”贾英不由分说，朝上跪下，恭恭敬敬拜了八拜。站起来，赶着趋向那些丫头、媳妇道：“姑姑、婶子请上，侄儿贾英拜见。”连忙跪了下去。王夫人笑的握着嘴不敢出声，将一只手向着家人们乱指，意思叫家人们拉他起来。那些家人只道太太指着叫他们出去，都一齐忍着笑退出厅门。贾环握着嘴，笑的不敢仰视。这些丫头、媳妇们见他跪了下去，一个个抿着嘴儿笑着，都远远的站开。那贾英想着，这一大堆的姑姑、婶子不知有多少位，跪在地下尽着磕头。王夫人极力忍着笑，说道：“你们扶起来。”家人们听见，这才进来将他扶起。贾英起来，向空处又作了几个揖，然后过来对着王夫人道：“侄孙媳妇同曾孙女都叫请二叔祖母安，问姑姑、婶子好，一半天再过来磕头。”

王夫人叫他坐下，丫头、小子送过茶。王夫人问道：“相公是那一支派？”贾英躬身答道：“我曾祖名叫贾至诚，很有个名望，无人不知道的。生两子，都是文字辈的。长名贾文魁，次名贾文宾。这文宾公未娶而夭，惟先祖文魁公生先父，名叫贾玉。当初先祖文魁公在日，蒙宁荣二公相待最好，一天也离不了先祖的。其中弟兄们最相好的，就是这里的政二叔祖。那

时候文魁公比二叔祖大两岁，哥儿们好的比嫡亲手足还要什么些儿。后来宁公谢世，所有一切丧事，都是先祖文魁公一人经理。谁知宁府听了谤言，颇有冷落之意。先祖竟绝迹不去。这里二叔祖再三相劝，是不能挽回，这才承二叔祖之情，将先祖邀来荣府，托以重任，内外一切事务，都是先祖一人经理。隔了多年，荣公谢世，又是先祖料理丧事。看着二叔祖面上，还赔了多少银钱。等着满服进京时，我先祖因病不能送去，从此以后，就音问不通。既而先祖、先父相继作古，更为疏远。侄孙又常常游学在外。昨新近回来，知道二叔祖母业已回南。因身有小恙，不能就过来请安，昨日又没有去祀祖。今日赶着来请安、请罪。”

王夫人道：“听起令祖在寒家勤事一节，似是而非。宁公之事，更难稽考。若荣公丧葬之时，先夫年才两岁，令祖比先夫年长两岁，才四岁童子。所说两处料理丧葬任其一切之说，或者错记，不是我家。况且令曾祖之名，寒家宗族谱上未曾经目。今承不弃，五百年前总是一家，以后不妨往来。只是寒门菲薄，有污清望。”说毕，站起来对家人们道：“留英相公坐会子再去。”贾英道：“侄孙告辞，改日再来请安。”王夫人命环儿相送，贾英抱惭而去。

王夫人进了垂花门，李纨们都迎着笑道：“便宜了这些丫头、媳妇们，混充姑姑、婶子。”王夫人放声大笑道：“方才将我肚子都忍疼了，有这样的冒失鬼，也不问个青红皂白，混磕了好些头。我瞧他已跪了下去，只好让他去磕罢。”宝钗笑道：“他瞧着后生体面的，就是姑姑、婶子。若真个瞧见姑姑、婶子，他还不知要称呼个什么。”平儿笑道：“他若瞧见你，一定说是观音出现，又不知要磕多少头。”众人都觉好笑。王夫人一面走着，将方才他的说话笑说一遍。

李纨道：“他要说谎，偏又没有打听明白，真是个加二的冒失鬼。倒不如一个老婆子，比他的身份还高。”王夫人道：“什么老婆子？”李纨道：“咱们新雇了个后生的打杂老妈姓赵，谁知是赵姨娘兄弟媳妇。他婆婆穷了个使不得，儿子又死了，只剩这个媳妇同五岁的一个孙女儿。实在度不下去，自家领着孙女儿，叫媳妇出来帮人作活。赵妈来了几天，打听明白，回去叫他婆婆来见太太，那老婆子执意不来，说他女儿死了，谁还理他，吃了干儿回去白饶不值。这贾英还不如赵老婆子的见识。何苦讨个没有味儿，倒白给这些姑姑、婶子磕这一路子的头。”

王夫人点头道：“原来老赵还在，当初赵姨娘最嫌的是凤姐、宝玉，做死了冤家。他偏不争气，死在他们前头，报在凤姐眼睛里。如今这些冤家都已走散。环儿近来读书成人，颇知上进，到底还是赵姨娘的一块肉。咱们既知道了，不可不照应他的妈，以解死者之恨。你们派个人同着赵妈家去，拿轿子接了老赵带着孙女儿来，说我叫他来见。”平儿连声答应，赶忙去派人叫他。王夫人们在上房用过早饭，同宝钗们说祝府的闲话。

平儿回到自家院里坐了一会，完结了昨日的事务，这才吃饭。叫奶子就在旁沿儿给毓哥儿喂饭。丫头、媳妇们站着好些伺候，慢慢的吃了好一会才完结，吩咐收去。贴身的姑娘们候着净手漱口。听见小孩子的声音在院子里说话，平儿问：“是谁？”媳妇们进来回道：“赵妈同他婆婆、女儿来了。”平儿道：“叫他进来。”

媳妇们答应出来，领着老赵进去。那老婆子领着媳妇、孙女儿走到屋里，只见陈设的就像个古董局子。墙上有样东西，在那里叮儿当儿的响，周围上下光明雪亮，没有一点灰土。东边

门上放着桃红绸子门帘，挂着两绺长绦子。西边是碧纱子，里边摆着个大白铜火盆，墙上挂着一扇数丈长的玻璃大挂屏。炕面前站着四五个体面标致姑娘。炕上铺着绣毯、锦褥，坐着一位美人。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叫不出名色，只觉着长这么大，不很瞧见过。鼻子里闻着一股香味儿，令人骨软筋酥，不住的心跳。平儿见老赵婆媳进来，坐着不动，笑道：“赵妈你倒还康健啊！”老赵听见，走到炕前问姑娘们道：“这位就是太太吗？”姑娘们答道：“这是琏二奶奶。”老赵道：“哎哟！真是我的福气，耳朵里都听俗了，总不能够见一面儿，今日才见着了我的凤二奶奶。咳！真是造化，我给凤二奶奶磕个头儿罢。”平儿叫丫头们拉住，端个坐儿给他，让他坐下。他媳妇领着女儿给二奶奶磕头。平儿见他娘儿两个都还干净，像个样儿，倒不讨嫌。叫他带着女儿在厢房里歇歇，等着上去。吩咐：“先给他娘儿两个吃饭，另去要两样菜，温壶酒，摆在那小半桌上，端过来给老赵吃。”嫂子们答应。一会儿都摆在炕前。平儿叫赵婆吃着酒，慢慢说话。

老赵右手举箸，左手持杯，两只眼瞧着那四个盘子，两个碗的菜，鼻子里应着奶奶说话，口里不住乱吃，嘴唇上挂一绺儿清鼻子。平儿看见甚觉好笑，说道：“天气冷，多吃杯热酒。”老赵点头应道：“阿弥陀佛！老佛爷，不用让，我尽着肚子吃呢。人说凤二奶奶仔么凶，仔么狠，谁知像个佛爷似的。我若知道是这么个好人，白叫我骂了几年，总是我老糊涂了。二奶奶你别恼，等我明日嘴上长个疔，现报在你眼睛里。”平儿笑道：“你从来不认得我，为什么骂了我几年？”老赵道：“还是那年，老爷送老太太灵柩回来安葬，赏了我几两银子，有人对我说，凤二奶奶凶的利害，将我姑娘逼的气死了。我听见恨的什么似的，我就娼妇蹄子的骂了几天。谁知二奶奶是个

好人，是我姑娘没有福，怎么倒怨着别人！”

平儿点头叹了几声，说道：“一会儿去见太太，这些闲话再别提起，太太怎么说，你怎么答应就完了。我自然照应你，以后不少你的穿吃，不叫你骂，也不要你说我的好处。从这会儿起，你总不要叫我的名儿姓儿，只称我琏二奶奶就是了。以往的事，不拘在谁面前，也不许提一个字儿，我若听见了，就要不依。”赵婆拿着杯箸，将头乱点道：“再提一字叫我烂掉了食噪。”平儿笑道：“很好。”正要问他说话，听见有人叫道：“琏二奶奶在家干什么？”不知那来的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 露筋祠众亲会贤母 平山堂遣仆祭佳人

话说平儿正同老赵说话，听见有人叫道：“琏二奶奶在家干什么？”姑娘们见是宝二奶奶声音，赶忙掀起门帘。平儿下了炕笑道：“在这里陪客。”宝钗笑道：“我来帮你陪客。”说着，走进套间。老赵拿着筷子站起来，看见一位容光照人，富贵大雅的美人，笑着进来道：“赵姥姥你认得我吗？”老赵道：“真造化，我今日交了老运，都见些玉天仙似的菩萨，就是叫不出名儿姓儿来。”平儿道：“说起来你该知道，这位就是宝二奶奶。”老赵道：“就是宝二爷的奶奶吗？咳！我虽没有见过，在家做闺女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谁不说长的很俊的人儿，又知书，又识字，会写会算，老太太喜欢的什么似的。怎么做了媳妇，宝二爷丢下了这个俊人儿，倒去做了和尚？”宝钗笑道：“怎么我做闺女时你就知道？”老赵道：“谁不知道你这林姑娘是老太太的打心锤儿，宝二爷又同你好。”宝钗笑道：“你说的可一点不错，但我不是林姑娘，等着闲了，再对你说我的家乡住处。”平儿道：“你吃完饭，咱们去见太太，瞧瞧你的姑娘生的三爷。”老赵点头道：“我酒也够了，吃口儿饭罢。”媳妇们赶着给他一碗饭，等他吃完，收拾了一切。

宝钗同平儿坐在炕上，商量后日二十脱孝之事。平儿道：“太太虽是这样吩咐，但我的意思，要知会亲族。一早上供、脱孝，早饭后，唱他一天戏，热闹热闹。你以为何如？”宝钗道：“梦玉兄弟给咱们将房子收拾了个体面。咱们到家以来，

总没有动着鼓乐，我也想着，脱了孝，该唱天戏才是。”平儿道：“既是这样，你坐会子，领着老赵去见太太。我就赶着料理，吩咐门上去知会亲族，定下班子。”宝钗道：“你晚上无事，到我院里去说闲话。”平儿点头，派一个媳妇领着老赵娘儿们跟宝二奶奶上去。

王夫人因天气甚暖，同薛姨太太带着李宫裁、友梅、宝月、巧姑娘同两个小孙子，在近日山房看天竺果儿。旁边两大树腊梅，已有数枝初放，间着天竺子，红黄相映，香色绚烂。两个奶子抱着慧哥儿们在回廊上东串西走的逛着玩。王夫人也正瞧的欢乐，见宝钗领着几个婆子由假山后穿了出来，笑道：“到了上房，说太太到一松阁去了，找到那里又说在双桂亭，遇着柳嫂子说，瞧见太太在这儿呢，白叫咱们走了好些道儿。”

王夫人笑道：“我因今日天暖，领着孩子们出来逛逛，东走西走，串到这里。这两个就是老赵么？”宝钗对老赵道：“过去见太太。”老赵听说，娘儿三个走上一步说道：“阿弥陀佛！多少年想着，今日才见太太。”说着，都跪了下去，向上磕头。王夫人叫丫头将赵姥姥扶起，说道：“我到家不久，新近才略有头绪，诸事我也想不了这些，因你媳妇雇来宅里，才知道你老而孤苦。叫你来问问，不知守着什么度日？”老赵叹道：“咳，我的老佛爷！我靠个什么？那几年儿子在的时候，在县里当茶房，月间还有个出息，一家几口倒还过得。自从他不在了，丢下后生媳妇同个孙女儿，直苦的使不得。我叫他带着女儿寻个对头儿去罢，他瞧着我一会儿又丢不掉，情愿来与人家做活挣点儿工食，给我同孙女儿两个苦度。我身上这个棉袄，还是十月初一张府里老太太施舍的，这不是里襟上还写着字呢。太太瞧着厚登登的，穿在身上没有一点儿热气，他们说是裁缝同管帐的赚了钱，里面絮的是芦花。咳，老天爷！就是



芦花到底比光脊梁的好些。前日个媳妇回家去说上的这宅里，谁知就是荣国府的贾太太。叫我进来瞧瞧，我说罢呀，姓贾的多着呢，那里可可儿的是荣府的太太，就打谅着是直的，我也不去。他们府里的规矩，买的姑娘、姨娘们，讲下不许娘家上门。况且，我的姑娘也不很站得起，虽生了一个哥儿，太太又不喜欢。我姑娘又不在了。明摆着谁还待见我，到这门子里来，也是白碰钉子。今日不是太太差了爷们同着我媳妇来接，我是再也不来的。谁知太太、奶奶们都是佛爷似的，做人很好。咳，阿弥陀佛！”

王夫人连连点头，说道：“我怜你老年孤若，留你在宅里吃碗现成茶饭。你的媳妇他也不肯嫁人，情愿跟着你苦守，这就令人可敬。我也留他娘儿两个在这里，另眼相待他，早晚你又得他照应，不知你可愿意？”老赵道：“太太恩典，留我娘儿们在宅里，冻不得饿不着，有什么不愿意？那世去变个哈叭狗儿报太太的恩罢。”宝钗引着他们见薛姨太太、珠大奶奶、友姑娘、薛姑娘、巧姑娘、两个小哥儿。正值平儿也找了来，王夫人道：“来的正好。”就将留他娘儿们的话说了一遍。平儿道：“真是老赵的造化，咱们看三兄弟面上，叫他赵姥姥罢。”宝钗笑道：“他这姥姥倒比当年那母蝗虫刘姥姥还指实些儿。”平儿道：“咱们在茶铺里，他还提起大观园之事，谁知咱们的大观园今日归了姓刘的，这也是个奇事。”王夫人道：“逛了一会，有些怪乏的，上去歇歇罢。”平儿道：“我带着赵姥姥家去，给他换个厚些儿的棉袄。他媳妇瞧着倒还安静，留他在我院里办个事儿倒还使得。”王夫人一面走着，说道：“交给了你，我全不管。”奶奶们跟着来到甬道上，见周大奶奶来回道：“甄宝玉大爷要面见请安，这会儿三爷陪在花厅上吃茶呢。”王夫人道：“甄大爷不是外人，请来上房见罢。”周大奶奶答

应，出去传话。宝钗们都到平儿院里去说闲话，看他给赵姥姥娘儿们换衣服，又指了一间屋子给他们做房。自此以后，老赵婆媳深得平儿照应，又将他女儿收拾成人，做了贴身的姑娘。此是后话不表。

且说贾环陪着甄宝玉上房来见王夫人，叙了多少昔年的旧话。王夫人见甄宝玉举止言谈比当年分外老成稳重。又听见他新近断弦，持家无主，心中十分感叹。甄宝玉说起，有人往京里下来，知道祝老师灵柩将及到家，一半天要去祭奠。王夫人又说了一会话，吩咐贾环叔侄陪着甄大哥在花厅吃晚饭。至夜间才散。

此时，琏二奶奶持家，内外规矩肃清。到了二十早上，俱料理妥当。王夫人梳洗之后，李纨们请过早安，就请太太至家庙上供脱孝。王夫人领着众人来到家庙，挨次拜奠，焚香酌酒。完结之后，俱脱去素衣，换上吉服。林之孝夫妻领合宅男女两班，都在院子里朝上磕头。候太太到诚敬堂，李纨们道喜，林之孝领家人男女道喜。王夫人道：“老爷同我百年相守方足为喜，今不幸弃我西去，乃我终身悲切之事，何以为喜？”林之孝道：“老爷已正直为神，虽死如生。太太持家教子，克继簪纓，奴才们俱沾福荫，乃人间大喜。”王夫人点头道：“全赖你们念着老爷，各尽心力照应哥儿们。”众人齐声答应，退了出去。宝钗道：“今日诚敬堂比那日祠堂里诚敬的人还多而热闹。”

正说着话，门上的来回：“本家老爷们都到了。”王夫人道：“他们怎么知道的这样快？”宝钗笑道：“今日是大嫂子、平丫头同我三个人公分请太太听戏，是个有名的华林班，唱的很好。故此知会了亲族，请来相陪太太听戏。”王夫人笑道：“你们倒会闹鬼，我竟不知道。既知会亲族，何苦又要叫

人家送礼？那些手头仄的，一定着急的一夜合不上眼。这都是你们闹出来的事。”平儿笑道：“已经吩咐门上，不拘是谁送礼、分子一概不收，凭他让出眼泪来，一准不收是了。”李纨道：“梦玉兄弟给咱们收拾了体面屋子，也得动动彭乐，别冷淡了这房子。”王夫人笑道：“我一张嘴，那里说得过你们三个有理的。既已如此，老爷们到了，想太太、奶奶们也快来了，环儿叔侄好生去接待亲族。内里客人就交给你们姐妹几个，我同姨妈、舅母们只管吃酒看戏。”平儿笑道：“再没有咱们去请些人来，叫太太劳神的道理。”

王夫人一路说笑，进了垂花门。刚至上房，王室的沈夫人同各位舅太太与那些内眷亲族陆续已到。只有平儿的娘家亲戚比别的更傲，那王仁的老婆赶着平儿一口一声叫姑奶奶，加二的奉承。平儿心中不很待见他。这会儿内外亲族俱已到齐，摆过酒面，都到崇本堂看戏。贾府男女家人俱是向常习惯，又得平儿指挥经理，并不张皇紊乱，内外整齐。热闹一夜，次早方散。

王夫人送完亲族，来到上房正欲安歇，垂花门冯裕家的送进一封书子，说道：“祝府专人送来，守候回信。”宝钗接着拆开，看了一遍说道：“是海珠妹妹奉老太太之命，寄来通知干妈已到之信，并陶姨娘得了梦金，送来喜蛋，请太太就去。”说毕，将书念了一遍。王夫人道：“我原说定有信儿就去。既老太太来接，倒不便耽搁。你且写了回书，打发来人先去。家里有你母亲同宝月、珠大嫂子们很可放心。咱们随后起身。”

宝钗答应，带着冯家的到屋里写了几句回书，交他发给门上，收了喜蛋，赏来人酒饭盘费，立即起身转去。一面去邀平儿们都来上房，商量太太起身之事。王夫人道：“我家大概虽已定局，而一切大小事务尚须经理。平儿同珠儿媳妇一个也去

不了，再留下友梅在家，陪着两个嫂子料理家务。诸事请教姨妈，还有三舅母们照应。环儿叔侄一时也难就去。我同宝钗、巧儿可以脱身，带着慧哥儿，明日起身先去。等着那里有安葬日期，再来知会环儿跟三舅母去送殡，方为妥当。”李纨道：“太太吩咐很是。媳妇同琏二婶子派定内外跟去之人，预备带去的行李、船只，伺候太太明日起身。”王夫人点头道：“你们都去料理，让我歇歇。”李纨、平儿、宝钗答应了，下来赶着收拾分派，备下船只，一切妥当。

到了次日饭后，王夫人谆嘱了薛姨太太母女同李纨、平儿几句，又吩咐林之孝夫妻不时到宅里照应，其余内外门上家人、仆妇都吩咐一遍。领着宝钗、巧姑娘、慧哥儿一齐上轿。贾环叔侄送出仪凤门至江口船上。王夫人又叮嘱一番，这才开船而去。

不言王夫人起身之事。且说祝府的桂夫人这些船只过江之后，竟往扬州进发。此时虽是十月下旬，江南天气，草木都还不十分零落，水光帆影，掩映长堤，遥望绿杨、城廓，风景依然。正是：

鸟惊云影栖还止，叶舞霜风堕又飞。

且按下桂夫人们往淮扬一路迎接前去。且说柏夫人自大宗伯谢世之后，悲哀抱病，伏枕在床，全仗芙蓉一人昼夜经理，又得宁府的珍大奶奶婆媳两个不时过来照应。接着门生张铭到京后，约了大宗伯的几家至亲好友，同贾珍、贾蓉帮着办理丧事。老家人张本带着陆晋管理内外一切。又有荣府差来的董升夫妇都是办过大事的人，很帮着出力。满朝文武、故旧门生，大小俱到，开丧甚为热闹。朝廷赏了祭葬，遣官护送回籍。柏

夫人不能耽擱，赶着收拾起身。住的官房子早有同部的大人顶手居住。不住手的忙了个数月才上船完结。柏夫人重谢帮手的众人。知道张铭的女儿是贾环的媳妇，送了他好些东西。又留了些值钱东西给珍大奶奶婆媳。余外男女下人俱各重赏。起身这日比王夫人上船时又加几倍的热闹，柏夫人哭谢而别。途中都有官员迎送，一路甚是平安。唯芙蓉勤劳过分，不觉失血，面黄肌瘦，每日总要吐上几口。柏夫人与他情如母女，形影相依，见他积劳成病，十分着急，每日亲自给他参汤调治。芙蓉见太太如此心疼，感激涕淋，强打精神料理事务。在船中行了一月有余，正值水平风顺，不觉已入江南境界。既过台儿庄，张本差前站的兼程到家报信，又派些能干家人分坐快船，一路去迎接的亲戚、本家老爷、太太船只。

这日正是晌午时候，张本坐着划子上了座船来回太太道：“二太太领着大爷、奶奶们、梅姑太太来接，已过淮安，都在露筋祠湾住。”柏夫人听见欢喜之至，吩咐：“座船上加纤，赶着上去。”张本答应，出来叫座船上多加二三十个纤夫，先上前去，自家站在船头上看着照应。一会儿走下三四十里，见有两三只小快船飞奔而来。张本眼快，远望去，见是本宅里的伴儿们，第二只快船里坐着个穿孝的少年，知道是大爷来了。看看相近，果然不错。忙进船去回了太太。柏夫人听见，就如得了个活宝贝，吩咐：“好生扶着大爷过来。”自家同芙蓉站在房舱窗口，歪着身子往前远望，不住的问道：“大爷上来了没有？”

此时，座船头上家人站满，不一会，快船迎着，果然是梦玉带着几个家人、小子分船来接。到了大船边，两处水手将船帮住，上下家人扶住大爷上了座船。不及与众人说话，赶忙下舱，口里一路叫道：“太太，梦玉来了。”走到官舱，瞧见柏

夫人扶着一个黄瘦姑娘站在窗口。梦玉抢到面前，只叫了一声妈妈，跪下去抱腿大哭。柏夫人一阵伤心，弯着腰贴着梦玉的脸哭了一会，芙蓉劝住太太。梦玉哭完，磕头起来又请过安。柏夫人问过老太太安，二叔叔、三婶子们好，指道：“芙蓉姐姐累成这个样儿，你该谢谢才是。”梦玉道：“怎么这病姑娘就是芙蓉姐姐？”赶忙过去，拉着芙蓉说道：“姐姐多年不见，很承惦记，时常还要给我针线。这回太太回南，你辛苦成病，我先拜谢，等到家后，再多多给你磕头。”说着，跪了下去。慌的芙蓉赶忙回拜，说道：“伺候太太是分内之事，我因福薄生病，并非辛苦，怎敢劳大爷拜谢！”柏夫人道：“老太太当初曾吩咐过宅里家人、媳妇、丫头们，只管叫他名字，不许称呼。且我待你如女，只管叫他兄弟。”梦玉正然拜着说道：“太太真是疼我，这个姐姐我不要了。”芙蓉正在回拜，不防被梦玉一推，歪身跌在太太脚边。柏夫人不觉好笑。站着的姑娘、媳妇们都笑起来。芙蓉笑道：“好兄弟，怎么你这傻劲儿总还不改？不是太太挡着，这一跤直叫你推下河去。”说着，两个站了起来。梦玉同这些姑娘、嫂们问了好，转身同柏夫人娘儿两个说话。柏夫人道：“听说二婶子、梅姑姑、媳妇们都来接我吗？”梦玉道：“就在前面不远儿，还有好些男亲女眷也都同来，这船上怎么坐得下？”芙蓉道：“依我说，咱们家的先请到船上来说说话，其余一概亲眷都请到露筋祠相会。叫他们到庙里备茶，伺候太太们上去。最为妥当。”柏夫人点头道：“很是。叫张本派人前去知会，并在庙里办茶伺候。”那两边办差的家人得了信儿，坐上快船飞奔而去。

不多一会，望见那来接的船只，大小相同，一字儿排去，不知其数。桅杆上布旗摇曳，任风舒卷，转眼之间，船已相近。那边各船上都站满家人照应着，将柏夫人座船同桂夫人的座船

帮连一处。家人们围着布档子，请桂夫人、梅姑太太、众位奶奶过船相见。两位太太同梅秋琴姐妹三个，彼此哭拜一番，叙了几句十余年的离情。然后掌珠们照媳妇行礼拜见，起来之后，又都在膝前跪下请安。柏夫人看着一个个的不胜欢喜，说道：“人家的好姑娘都叫老太太要了回来。家里的又培植了两个，四美二难都叫梦玉一人独得。”桂夫人道：“还有姐姐定下的，再来了真个热闹。”

太太们正在说话，芙蓉过来给二太太、姑太太磕头。桂夫人同秋琴连忙扶起来，说道：“好孩子，好女儿，多年不见，知道你苦心帮着太太，咱们都很惦你。老太太听见你给太太经理家务积劳成病，每天不住的念着，横竖将来放不掉你的。”芙蓉低头答应道：“伺候太太是丫头分内之事，蒙老太太们的恩典，格外疼顾。”说毕，向掌珠道：“给奶奶们一总儿磕头罢。”芳芸、紫箫连忙站开。秋瑞道：“一样的姐妹，怎么妹妹不把我们当人。”桂夫人笑道：“你们同拜罢。”掌珠们答应，一齐同拜已毕，芳芸、紫箫道：“承姐姐常寄东西，有信来谆谆念及，姐姐请上，我们应该拜谢。”三个人又拜了一回。梅秋琴笑道：“都是会中人，何必多礼。”柏夫人道：“孩子的礼比咱们的礼还多。”桂夫人道：“各家亲族都在露筋祠等着姐姐上去，见个面儿坐会子，就可以开船。”柏夫人点头道：“咱们且上去坐坐，等着你大哥哥的灵柩船到了，众人祭拜完结才能开船。”桂夫人道：“是极，咱们上去罢。”

三位太太领着奶奶们到露筋祠去，家人们围着步幃。柏夫人道：“左右俱是自己家人，围着挡子甚觉气闷，不如去掉了，看个野景儿倒还走的爽快。”众家人答应，撤去步幃。秋琴道：“连日天气闷热，颇有春景，远望白云红叶，竟不亚二月桃花。”柏夫人道：“我十几年不归故乡，前日入了江南境界，

看见杨柳芦花甚觉亲热。想起古人说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此理甚是。”秋琴笑道：“张季鹰的莼菜鲈鱼，亦同此意。”

太太们一路说着已到庙门口。男男女女到处是人，也不知道谁是谁。刚进里面，人空儿里挤过一个小书生，对着柏夫人跪下，芙蓉过来赶忙扶起。柏夫人将他拉着问道：“好个孩子！是谁家的？”秋琴笑道：“就是你外甥魁儿。”柏夫人十分欢喜，说道：“好儿子，你怎么不到我船上去，倒在这里等我？”秋琴道：“他方才要坐快船同梦玉先去。掌珠知他胆怯，恐其骇着，硬止住不叫他去。他很生气，同姐姐抬了一会杠。刚才叫他同过船见舅母，他使性跑了上崖，在这里等着。”柏夫人喜极，摸着他的脸笑道：“好儿子，今日算你第一个接着我的，快别动气，等到家我罚掌珠做东请你罢。”

桂夫人笑着来到大殿，在露筋娘娘前拈香瞻拜。桂夫人道：“一宵血肉，万古流芳。真是闺门中之文丞相，可为巾帼师表。”柏夫人道：“忠节二字，非怕死人所能为之。”秋琴道：“是要极爱惜身命，而又不怕死，方是古今伟人。若尽不怕死，则明火执杖之徒与卖笑毒夫之妇，身罹法网，死而无悔。此乃人间禽兽，岂独不怕死而已哉！”柏夫人笑道：“妹妹议论，比当日更觉爽快。想得解元薰陶，所以颇有梅味。”桂夫人道：“秋琴的梅味，比老西儿还酸。”柏夫人们都止不住好笑，同着转入后殿，瞧见各家太太、奶奶们俱站在大院子里相候。

柏夫人望过去，认识的没有几个，其余奶奶、姑娘们俱不相识。桂夫人同秋琴一位一位的指说一遍。柏夫人走到面前，说道：“都是至亲姐妹。这些是我的侄媳、侄女、甥妇、甥女，若不说明，我那里知道。有劳远接，很抱不安。”说着，都到



后面礼房，彼此拜见，相叙一番。接着是亲族子侄们进来磕头请安。柏夫人站着一个一个都问了名姓，命琴玉、梅春陪着在外面客堂里吃茶。里面各位太太都要说一两句话，柏夫人应接不暇。家人们内外俱备点心。坐了一会，跟班的家人来回：“老爷柩船已到，玉哥儿同梅大爷们都在船上哭拜。来接的各位爷们已上船去行礼。”桂夫人同梅秋琴道：“等着他们拜完，咱们再去。大姐姐在这里坐会子回本船去，咱们拜过各人回船，叫他们连晚就开，赶着回去。老太太在家也很惦记。”柏夫人点头道：“我也盼着到家，这两月在船里实在闷的慌。”桂夫人同着来接的众人一齐上船而去。芙蓉同姑娘、嫂子们伺候太太亦上船去。

桂夫人们到了灵柩船上，免不得哭拜一番。秋瑞们在旁磕头，回谢各家亲族。拜完之后，梦玉同秋瑞来柏夫人船上，其余都回本船。不一会鸣锣起橹，顺水回家。那些家人们坐着快船，往来照应，满河中布帆如织。次日晌午已抵扬州，有各官府们上船致祭，热闹了半日。

天色已晚，不及开行。梦玉因想起一事，走出船头，叫茗烟来，附耳说道：“平山堂后身有林姑娘的坟墓在彼，我不能够上去拜扫一番，你可代我买些香烛、花果去坟前哭拜一回。对林姑娘说，我惦记之至，因跟着母亲不能脱身亲来拜奠，叫林姑娘不要见怪。”茗烟道：“林姑娘是贾府至亲，同宝二爷最说得来的好兄妹，大爷怎么知道他的坟在这里？”梦玉道：“我夏间给林姑娘上坟添土，承林姑娘的雅爱，还送了我好些东西。天也不早了，你快些去罢，回来给我个信儿。”茗烟答应，赶着去买办什物，叫人挑着，坐上轿子飞奔而去。

梦玉到各船去串了一会。天气十分闷热，两边舱门洞开，太太、奶奶们彼此隔窗回答，也有过船相叙，倒比在家时别有

兴致。松府里吴嫂子们同贾府的董嫂子都在柏夫人船上，因饭后无事，也到别船去找相好的嫂子、姑娘们闲话，这船坐坐，又到那船，听见有人叫道：“董嫂子，大爷在那里？”董家的回过头来见是茗烟，说道：“你们大爷刚才在二太太船上坐了会子，又不知逛到那里去了。你挨着船儿一路问去，还怕找不着？”说毕，同吴家的们又往别船去了。这会儿各船上灯烛辉煌，上下照有数里。茗烟挨船去问，直找到二三十号船去，才知道大爷在本家篁大爷船上，同几位亲戚小爷们说话呢。茗烟走下舱去，梦玉瞧见，站起身来说道：“夜深了，咱们散罢，明日到家再见。”领着茗烟一路过船，一面问道：“我正惦记着，怕你赶不上出城。”茗烟道：“奴才到了林姑娘坟上，先给林姑老爷同姑太太磕头上供，然后在林姑娘坟前摆了花果、香烛，照着大爷吩咐磕头说话，又哭了几声。因为天晚下来，等不得林姑娘出来说话，赶着绕道回来，已是上灯。一会林姑娘一定说叫谢谢大爷，不用惦记。”梦玉忍不住笑道：“你倒会替林姑娘说话。不知那个坟倒塌的一个什么样儿？”茗烟道：“两边坟都新修的很好。奴才也想着是谁给林府上修坟呢，又找不着一个人儿问问原故。谁知那抬轿的知道，说是秋间奴才的主子太太同宝二奶奶们回南时到那里上坟，大为修理。”梦玉点头道：“不错，宝姐姐对我说过，我一会儿忘了，说是托一个什么姑子庵里照应修理。”两人站在船头上说话，只见两个家人匆匆来找大爷。不知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 白云僧踏波救难 珍珠女舞剑联欢

话说梦玉同茗烟正在说话，走过两个家人来说道：“太太已经安寝，各船也都上了舱门。请大爷去安歇。”梦玉点头，同他们走过几号大船，来到汝湘的船上，看见舱门口尚然热闹，听说还有奶奶们在此未散。梦玉道：“我就在这船住下。你们去知会座船不用等候。”家人们答应，各去照应。茗烟就在这船伺候。这是汝湘、芳芸、紫箫三人座船。此时还有几位亲戚家的奶奶们坐谈未散，见梦玉下来，都赶着起身要去。芳芸笑道：“并不是大爷来撵客，实夜已深了，让他们歇歇，明日渡江到家再谈。”各位奶奶们笑道：“我们要知趣，别搅掉人家的好梦。”彼此大笑，各回船去。紫箫吩咐关上舱门，众人安歇。夫妻四个又说了一会话，这才安寝。

次日一早，候着各官来送已毕，各船首尾相连，大小不一。是日阴云布合，蒸闷非常。赶午牌时候，头几号船连着祝尚书灵枢船已出江口，帮上红船纷纷渡江而去。柏夫人同桂夫人、梦玉们船在尽后，先让各船渡江。正到座船渡江时候，浓云如墨，江面上陡起大风，耳内只听见一片叫喊之声，不知方向。登时间，洪浪接天，乌云拔木。那江面上看不出东西南北。后人篇《江涛赋》，单讲这风波的利害。赋曰：

稽禹迹于千年，得长江之万里。溯岷沱以发源，历荆扬而未已。礼隆望祀，河作配于北条；诗咏朝宗，汉共维夫南纪。

九江三菴，流或合而或分；北汇东陆，势忽潜而忽起。逝渺渺以何穷？沔汤汤其未止。隔江喜闻歌吹，回鹤驾于扬州；渡江愁向潇湘，认笛声于扬子。水连天以纁青，澜回海而漾紫。集阴晴之万端，匪言词之可拟。若夫秋澄天宇，风扫云阴，轻霏乍豁，风雾无侵。托沿洄于桂楫，恣潇洒于兰襟。素月圆灵，疑夜光之沉璧；落霞照耀，恍丽水之生金。两点金焦，耸鳌峰于水底；七层宝塔，蹇鹏味于江心。青舶峨峨，拥揖进越人之曲；红船叶叶，扣舷和吴榜之音。莫不抚晴光之不偶，临流水以沉吟。至于阴飈夜回，飞尘昼壅，时匪怀襄，人忧湏洞。无垠无畔，迷地轴与天枢；有象有形，讶云蒸而雾滃。等瞿塘之八月，南船北船不敢行；疑弱水之三千，吴山楚山为之动。斯时也，浑浑浩浩，汨汨滔滔。迅流电激，断岸风高。疑大块之噫气，杂雷师以怒唬。岂神鯤之南徙，抑灵犀之东逃。既以作势，忽欺薄其相遭。其始也，如白鹭千寻扬雪寿羽。其盛也，若素旗万骑连旌旄。其色则惨惨以惊心，无数雪车冰柱；其声则洋洋而盈耳，何来湘瑟云璈？有客为予告曰：此枚叔《七发》所谓广陵之涛也。尔其呼吸百川，吞吐万壑；重渊沸腾，怒潮回薄。乌欽汨没，如闻水仙之操琴；丝竹云英，岂梦洞庭之张乐。萃观听之奇离，状情形之险恶。固神灵之所栖，亦怪异之爱托。射蛟台远，汉武帝以何年？燃犀渚深，温太真胡不作？但见夫鼙鼓相闻，脩帆交错。黄蚩奋而上腾，赤倏而旁跃。宁水豹之可有龙，岂长鲸之易缚！前冰夷以驱驰，后江妃之绰约。慑伍相之余威，挟阳侯而肆虐。极其渺茫，不可测度。斯幻象之纷纭，与冲波而起落。其间一纵一横，满谷满坑。云海旁溢，银山倒倾。以切齿夫瓜步，而憾夫石城。贾其余勇，鸣其不平。于是乎，临万顷之浩荡，想千载之精英。其铁锁回环，则王龙骧之取吴京也；旌旗亏蔽，则韩擒虎之度金陵也。杀气

隐现，则孙刘之伏兵也；钲鼓不绝，则韩梁之军声也。神光离合，倏忽变更，则郑交甫之解佩投琼，郭景纯之出幽入明也。盖斯江水之长，实分天下之半。固荡南山，亦夷西畔。注五湖于曾潭；灌三江夫赤岸。刺船而去，若成连渡海以移情；顺流而东，比河伯望洋而兴叹。旋雨止而风收，仍星辉以云烂。知造化之晦明，随舒卷而聚散。

此时各船水手、舵工都慌了手脚，抢着要收入瓜州口去。无如风大浪急，难以着力。祝府的大小家人急的要死，彼此不能相顾。遥望着太太们各船，在那大浪之中忽隐忽现，正是有法也无处使。幸亏尚书灵船及各家亲友船只大半已收入镇江。祝筠此时在江口赶着吩咐：“多放红船及浪里飞的小艇，各给重赏。往江心去，不管是谁，见人就救。”连金山寺的救生船，尽行开去。何止数百号，四围迎去。有些奋不顾命的家人，坐着红船前去照应。无如遇着这样净江风，就是救生艇亦难施展。此乃江中劫数，无计可施。其中河神甘将军，奉孙夫人之命，见水中男女稍有灵光，就全他性命。此刻又兼着大雨如注，小船上人皆站不住脚。江中各路河神率领神兵水怪，鼓浪吹波，上连霄汉，内有灵佑。孙夫人领着兵将，暗中默佑，将柏夫人座船送到一个地方去了。

谁知贾府的王夫人船只也正在黄天荡遇着风暴，危险异常，顷刻之间性命不保。合船正是悲苦，忽然那雪浪之中跳进一人，大叫道：“我来了，太太休要着急！”王夫人抬头一看，见是贾璉，披着那件鹤氅，手中拿着蕉扇，俨然似一个头陀打扮。宝钗瞧见十分欢喜，叫道：“璉二哥来了！太太可以放心。”贾璉过来给王夫人稽首，又同宝钗见礼。巧姑娘过来拉着父亲放声大哭。贾璉笑道：“休要如此，亏你继母一番苦志，聘了

桂郎，我心中十分欣慰。我常在人间，自能相见。继母之恩，不可忘也。”对王夫人道：“家中之事，侄儿件件皆知。总是太太仁慈所至，厚福无穷，儿孙俱有佳境，极妙晚景。太太自此随处而安，尽着放心

欢乐，不必为将来计也。宝妹妹正要享人间富贵，奉亲教子，甚有好处，将来别有一番际遇。平儿因居心良善，又增了多少福祿。太太嘱其放心，不必记念，总有相见之日。”贾琏说毕，将蕉扇一挥，那船在大浪之中直涌入云端，顷刻而定，已经傍住堤边。

王夫人们心中大喜，正要拉着他细谈一切事务。贾琏道：“我不及多说，宝兄弟在江心危急，要救了他来。以后倘有急难，总叫白云和尚，侄儿无不立至。”王夫人同宝钗道：“既是这样，快去相救。若遇祝府及一切船只，务要照应。”贾琏含笑点头，纵身往窗口跳入江心，寂然不见。巧姑娘望着江心不胜悲苦。王夫人劝道：“你父亲出家得道，乃至乐之事，时常还可见面。回家去说与母亲，叫他也可放心，以后不必牵肠挂肚。”宝钗笑道：“方才危急之际，我想太太这样盛德，何至遭此劫数？我自问生平立心无愧，听其自然，在那波险之中，视如平地。今日遇过这番风流，以后处着险境，也很可放心。”王夫人笑道：“我方才心不由己，眼前任什么也瞧不见，直等琏哥儿叫我，定了一定神，才瞧见是他。我生平那里瞧见这样好险的风浪，遭过这磨儿，下回胆子又该好些。”站着的姑娘、媳妇们笑道：“奴才们只剩了哭，魂儿也没有一个在身上。方才琏二爷走进舱来，瞧着个和尚，也认不出是谁，这会儿听太太们说话，知道是琏二爷。”宝钗笑道：“你们瞧得见和尚，还算胆量好些儿的。”王夫人亦觉好笑。

不言贾府船中之事。且说梦玉、汝湘、芳芸、紫箫这号船

在江心被风将大桅吹折，船无倚赖，在那巨浪之中任其簸荡。举船失色，不知所措。芳芸叹道：“再想不到咱们这几个要到水晶宫去逛逛。”汝湘道：“同在一堆倒也罢了，就是顷刻之间东离西散，彼此不知去向，做了鬼也找不在一堆儿。”梦玉点头道：“汝湘所说甚是。我也想到这些，咱们一个也不可分散。瞧着这神气，是断无生理，倒不如各将身上汗巾联在一处，拴个结实，连碧霄们都拴在一堆，下水之后，咱们一齐去见龙王。”梦玉正说着话，只听见一声响亮，打进一个大浪来，洪水往船中直灌。紫箫道：“事已如此，顷刻就要分手，快些拴起来罢！”芳芸、紫箫、汝湘三人将梦玉围在中间，各将带子彼此联住，又用汗巾左拴右结，联的十分结实。碧霄们几个姑娘都舍不得大爷、奶奶，情愿死在一堆，也赶忙拴在一处。又恐带子汗巾不结实，被浪打散，再将捆铺盖的绳子找出几条，将十来个人捆了一个结实。汝湘笑道：“这有边儿，少刻叫龙王瞧见要吓一大跳。必说；‘这来的新样，倒像端午的一堆粽子。’”梦玉听见不觉哈哈大笑。芳芸道：“你们也实在是怕死的强盗，顷刻就要咽气，还有心说笑话开心。”紫箫道：“人要望生，自然心魂惊恐，别说是笑，就连说话也难出声。咱们这会儿只等着一死，并不想生，所以倒觉心定。”

梦玉正要答话，只见一阵乌风涌着波浪，在船帮上一击，来得猛勇。那船因桅断，就势歪斜过去，船上的水手们一齐大叫救命。家人、媳妇们哭声盈耳。汝湘道：“咱们闭上眼，任去罢。”众人闭目等死，听风涛振耳，身如悬旌。忽然茗烟跑进舱来叫道：“大爷、奶奶们放心，我家琏二爷特来搭救。”梦玉们听见睁开眼来，见茗烟背后站着个俊秀头陀，披着鹤氅，用手中蕉扇指着笑道：“兄弟同诸位妹子放心，你家俱各无恙，那边就是太太的座船。我还去江心照应，等着将来再见。”

梦玉不及说话，见那头陀跳上一只小船，如飞而去。茗烟跟着跑上船头，大叫：“二爷看着！”贾琏将扇一挥，这只大船由浪中直撑到堤边。船上的一齐念佛，说道：“好了，这才有了性命。咱们赶着帮住那只大船去罢。”众水手连忙将船帮拢。茗烟看见喜出非凡，原来是贾府太太的座船，飞奔跳过船来。贾府的爷们倒吓了一跳，问其原故，赶着同茗烟来见太太。

王夫人听见又惊又喜，对宝钗叹道：“原来梦玉果然是我的儿子，他们在江心里受惊非小，你带着巧儿过去瞧瞧，叫他们定定神再过船来。”宝钗答应，同巧姑娘带着抱琴、荣贵几个姑娘走出舱门。茗烟同着贾府的家人、媳妇伺候过船。宝钗们跨过这边船来，不等通报，往舱里就走。祝府的众人惊魂未定，茗烟在前叫道：“宝二奶奶同巧姑娘过来了。”梦玉们不知是悲是喜，忽问道：“那个宝二奶奶？”宝钗应道：“古今来有几个宝二奶奶？”说着，已走进舱来，看见他们这一大堆，不觉放声大笑道：“这倒是个新样儿。”梦玉笑道：“宝姐姐，你快给咱们解开，我挤在中间气闷的慌。”宝钗同巧姑娘一面笑着替他们身上解结，谁知拴的结实，越性急倒难分解。王夫人在隔壁船上听着他们笑声，不住问两边的媳妇们，才知这个缘故，说道：“此刻雨止风定，我也过去瞧瞧。”领着些丫头、媳妇也到梦玉船上。芳芸们瞧见，急的要死，越挣不开。王夫人对梦玉们说道：“今日娘儿们是两世相逢，真该大喜。”叫媳妇、丫头帮着快解。

此时，风定云开，贾、祝两府的爷们都站在船头上，诉说刚才的惊险。只听见江面上有人招呼：“这两号座船是那一处的？”众爷们见是金山寺的几号救生的船，赶忙叫他拢来，对他们说道：“这是祝大爷同金陵贾太太的船，你们瞧见咱们宅里的船，都照会放心。”那些救生船听见，都大喜，叫道：



“找着了！”一齐说道：“宅里各船都平安无事，在四处港里湾住。就是找不着大爷同太太的船，江面上几百号小船分头去找。这会儿有了大爷的船，咱们还要去找太太的船，带着各处送信。太太的船就在前面不远儿，我们就去知会。”说毕，都赶着开去。

茗烟进来回了大爷。这会梦玉们俱已解开。听见小船上人说话，王夫人们都一齐放心欢喜。梦玉道：“不知母亲的船是怎么下落，还不能够放心。”宝钗道：“有琏二哥暗中照应，万无一失，尽可放心。”梦玉点头道：“不错。方才对我说过，俱各无恙。我同琏二哥未曾见过，时常想他。刚才捆着，没有拉住他问问宝二哥的下落，怎么不同着琏二哥来瞧瞧太太同宝姐姐。宝二哥这么个好人，这件事我很有些不服。”宝钗叹道：“宝二哥业已改头换面，常在人间。所谓咫尺河山，其理难说。只要玉兄弟你心中不服，常远惦记着咱们太太，也就同宝二哥在太太膝下一样，这就是了。”梦玉点头道：“宝姐姐说的甚是。”茗烟进来，回道：“船上的要修桅柁，收拾舱口，请大爷示下。”紫箫道：“满舱是水，太太过来这会连坐也没有处坐。咱们都搬到太太那边去，让他们收拾。”梦玉说道：“是极。咱们同了太太去罢。”

王夫人甚喜，领着众人都走出船头。汝湘指道：“那边来的几号船，倒像是咱们家的。”王夫人们远远望去，看不真切。宝钗道：“一定是的。头一只船中，船窗口站着几个堂客，歪着身子瞅着咱们，就看不出是谁。”梦玉道：“第三只船上，窗口也有人望着，很像是二婶子。”芳芸笑道：“水光照着，那里看得真切，随口混猜。”王夫人道：“刚才那样风浪，真是死生呼吸，不亏琏哥儿，我们这会儿都在鱼肚子里作馅儿呢。此刻风静浪平，波光如镜，又是一番景象。想起来，江湖上祸福死生悬之毫发，

令人可怕。”宝钗道：“人生在世，时刻履

坦如危，自能守身如玉。若再有颠覆，乃归之数命，听其自然。方才玉兄弟们捆作一堆，颇有道理。琏二哥特然相救，事出意外，并非理之所当然也。”汝湘道：“刚才琏二哥相救之事，姨妈同姐姐怎么知道？”芳芸道：“茗烟过去，自然先回太太。”王夫人道：“茗烟固然来说，但是你琏二哥先救我船送到这里，说是玉兄弟江心危急，我去救他，所以我知道他上你们船去。”紫箫道：“我们正闭着眼等死，只听见叫道：‘兄弟、妹子放心，你家各船无恙。那边就是太太的船，我还要各处去照应。’说着就在窗口跳入江心去。赶我们要问问说话，早已不见了影儿。做神仙的这样有趣，怨不得宝二哥立志出家，想来也是这样逍遥自在。”梦玉道：“我将来也要同琏二哥、宝二哥去出家。”宝钗道：“你若想要出家，再也别要同咱们好，从这会儿就拉倒，你别叫我宝姐姐了。”说着，流下泪来。芳芸们报怨道：“都是你混说，惹的宝姐姐动气。”梦玉拉着宝钗道：“我说着玩笑，并不真要出家，以后再提‘出家’二字……”尚未说完，宝钗忙指道：“真个二婶子同梅大姑姑们来了。”众人回头一看，果然四五号大船已到面前。

那边各船太太、奶奶们瞧见王夫人同梦玉这一堆站在船头上，都喜从天降，远远招呼。转眼之间，各船相近，家人、水手赶着将船帮住。王夫人领着梦玉们到桂夫人舱里来。老姐妹们见面，说不出那一番的亲热，彼此道惊问好。接着秋琴带着掌珠、九如们过来。此刻姐妹、夫妻、儿女都是再世重生，一个个悲喜交集，一会儿说不尽的衷曲。祝府各船都看见一个披鹤氅的头陀站着一只小船，在那狂风猛浪之中往来照应。此刻方知是白云和尚琏二亲家。桂夫人们拉着巧姑娘的手，再三称谢。连各船的家人男女都感激不已。

且不言贾、祝两府太太们在船中相叙悲喜交集之事。且说柏夫人同秋瑞、芙蓉们正在银涛碧浪中随风颠荡。只觉着两边水涌如山，将船夹在当中，飞流如驶，顷刻间不知多少远近。忽然船身一折，打入港里，巨浪因风回溜，船往下落，其势甚重。水手们竹篙抢立不住，只听见“喀咤”一响，船头碰在堤上，裂了个大缝。幸而在内港里，又傍着堤边，水手们赶着将船湾住。柏夫人在江心受了惊恐，又听见船头打破，一急登时头晕心跳，只是要吐，那船又被波浪颠揉不定，秋瑞、芙蓉十分着急。松府的吴嫂子说道：“此地叫平安港，上面有个女道士观，我有个嫡亲姐姐在此出家。我前日在此路过，在观里住了一天，里面很幽雅干净。方才我在舱门口，望着那一林树木，认得这里。太太这会儿心中不自在，倒不如请到观里去坐会子，定定神。让他们收拾了船再下来。那观主长的很俊，陪太太们说个话，倒还不俗。”柏夫人点头道：“很使得。我在船里再颠会子，实在连心肝肠子都要吐出来了。叫他们伺候，我要上去歇歇。”芙蓉听见，赶忙吩咐家人们搭跳伺候，派几个嫂子们扶着太太，自家同秋瑞拉着手儿，带领些姑娘、媳妇一同走上堤来。

幸而雨收风定，沙地上甚觉好走。柏夫人走了几步倒觉心定，抬头四望，对着芙蓉问道：“这个景致咱们在那里逛过，觉着很熟。”芙蓉道：“像铁槛寺山门口的样儿，就是没有这小桥。”柏夫人摇头道：“不像。”正说着过了桥。那山门口有几个道姑站着迎接，柏夫人们走到面前，一齐稽首说道：“奉观主之命，在此迎接太太。”吴家的在旁边指道：“这就是我姐姐。”对着李行云道：“这位是祝大人的太太，这是大奶奶，这位是蓉姑娘。”李行云们都赶着施礼。伺候太太到殿上拈过香，柏夫人问道：“观主在那里？”李行云答道：“观

主从来不出院门，请太太云房相见。”

柏夫人听了十分钦仰，命道姑领路，一直来到后边院子门口。袁可石将铜环扣了几下，有人答应来开院门，让太太们进去。只听见董家的问道：“你不是入画吗？怎么又在这里？”入画定睛细看，叫道：“哎呀，你不是董嫂子？怎么不在府里，又跟了这位太太？咱们姑娘做了这里观主，是我的师父。”董嫂子乐极了，对柏夫人道：“原来这观主是咱们的惜春姑娘。”吴家的道：“还有一位姐姐呢？”董家的问入画道：“姑娘还有什么姐姐？”入画道：“就是珍珠四姑娘。”柏夫人们一齐大惊，问道：“怎么四姑娘也在这里？是几时来的？”入画道：“其中有个缘故，太太进去见面自然知道。”柏夫人对董嫂子道：“你快去对四姑娘说我来了。”董家的答应，叫入画领着，飞跑先去通知。

此时，柏夫人想起梦中之事，不觉喜极。也不用人扶，走的甚快，转过一带竹林山子，刚到云房门口，听见有人叫道：“妈妈今日受惊了。”柏夫人听见是珠珠的声音，忙应道：“孩子，我来了。”只见竹帘掀起，出来一人，后面跟着珍珠。柏夫人知道是惜春姑娘，一手拉着一个，走到屋里。先让惜春拜见，又同秋瑞们施礼，这才珍珠跪下，抱着柏夫人的两腿，放声大哭。柏夫人也哭了一会。拜完起来，柏夫人指道：“这是你秋瑞妹妹。”秋瑞道：“虽同姐姐今日见面，但早已心交。”同着芙蓉三人对拜。

柏夫人悲喜异常，看着珍珠不知要从那一句话说起。吴家的忙问道：“这两个姑娘是太太的亲戚吗？”柏夫人点头指道：“都是金陵贾太太的姑娘。他是我的甥女，他是我的女儿。”吴家的道：“怨不得那天瞧见都是大家气概，又知道咱们家事。”祝府的姑娘、嫂子们拉着珍珠十分亲热。惜春让柏夫人

们坐下。入画磕了头，倒上茶来，珍珠亲自送茶。惜春候柏夫人用过茶，开口笑道：“今日还了姨妈的珍珠。”柏夫人点头道：“数皆前定，我早已知有今日。”

秋瑞问道：“四姐姐，你怎么不小心掉下江去？”柏夫人急问道：“你掉下了江吗？”珍珠未曾答应，秋瑞道：“四姐姐在金山寺掉下江去，将大姨妈急的要死，同着宝姐姐们几乎将眼睛哭瞎了。多少水鬼子下去打捞，并无影响。第二天同着二婶子们到金山去接大姨妈，才知道这信儿。咱们都大哭了一场，梦玉哭的晕了过去。还在妙高台设祭，两处差了好些人沿江打捞，不知是谁家的一个娘儿尸首叫人捞住，杨华瞧见忙来通信，咱们陪着大姨妈到大王庙。梦玉先去拉着好哭叫，宝姐姐瞧见说，穿着红鞋，不是四姐姐。白出了多少眼泪。众人好笑道：‘看那姑娘虽在水中淹死，倒还面目端正，不是穷家妇女。’梦玉说道：‘这姑娘与咱们有一面之缘，也是他的福气，就给他好好的棺殓，埋在庙的旁边。’谁知那姑娘倒沾了四姑娘的光，真是数由前定。”

惜春笑道：“那姑娘同四姑娘彼此得了便宜，两下沾光。”柏夫人点头叹道：“原来如此。你说珍珠得他的什么好处？”惜春道：“四姐姐大得那姑娘的好处。”随将借体还魂之事说了一遍。柏夫人道：“怎么脸嘴一点不错呢？”惜春又将留面换身，详为细说；叫珍珠走到柏夫人面前，解开领扣，验看上下肉色，周围红线，宛然分判。柏夫人们不胜惊异。芙蓉道：“姐姐胸前朱记不知尚在否？”珍珠开怀指道：“已无此物。”芙蓉同柏夫人此时惊喜非凡。柏夫人道：“相离未几，谁知你遭此一番颠险，再世重生，真是古今奇事。怨不得昨日我问起，你们二婶子含糊答应，扯了别的话遮掩开去。谁知有这缘故。”

柏夫人正说着，媳妇们来回：“二太太们的船都在对江不

远，红船来了好些，打听太太的住处，说咱们家的船都平安无事。”柏夫人听说甚喜，吩咐差几个人四处报信，“说我遇着了贾府四姑娘、五姑娘，因修船耽搁，明日一同家去。并赶着去回老太太知道”。媳妇们答应，出去吩咐。秋瑞道：“老太太为了四姐姐，将二婶子们都得有不是。今日知道这信儿，不知要怎么样的喜欢。”

柏夫人对珍珠道：“我今日就在这里耽搁一夜，明日一早上船，领着你姐妹家去。”惜春笑道：“四姐姐是偶尔停云，自然家去。甥女久已隔断红尘，与花月为伍，几篇贝叶，了此余生。自从栖息此间，足迹未尝出此院门，错蒙慈爱，不敢从命。”柏夫人道：“名门闺秀，岂可寄迹荒林。我家颇有静室，很可羁栖自适。”秋瑞、芙蓉亦再三苦劝，惜春总不应允。珍珠笑道：“五妹妹向来性执，且过一夜再慢慢商量。”

惜春对入画道：“叫他们好好收拾素斋，伺候太太吃饭。”芙蓉、秋瑞同祝府的姑娘、嫂子围着珍珠问不尽的说话。那董升的家里见了两个姑娘异常的欢喜。柏夫人们又叙谈一会，天已将晚，在云房里摆了晚饭，座船上又将太太的晚饭送来。柏夫人领着珍珠、惜春、秋瑞、芙蓉正在吃饭，家人们进来报道：“二太太们船只都放过江来了，离港不远。”柏夫人听说大喜，吩咐：“二太太们湾住船，都请到这里来。”众人答应，出去伺候。

柏夫人们吃了饭，赶着叫人收拾。不一会，桂夫人的船只到齐，邀着王夫人一同上岸。梦玉等不得叫人领着，先往清凉观来。到院里，那些姑娘们瞧见笑道：“大爷来了。”梦玉不及说话，掀开门帘叫道：“太太刚才骇着没有？”走到面前请安。柏夫人喜极，拉起他来说道：“大亏这风报，遇着你四姐姐、五姐姐。”梦玉急忙问道：“那一个是四姐姐？”芙蓉笑

道：“你看谁是四姐姐？”梦玉两边一瞧，指道：“这不出家的是他。”说着，赶着面前连忙下拜，说道：“姐姐，你叫我白丢掉好些眼泪。”珍珠才见梦玉进来，俨似宝玉，心中悲喜交加，不知所向。见梦玉走到面前，拜了下去，竟止不住无限伤心，纷纷落泪。两人拜哭一回，转身又同惜春拜见，说道：“这五姐姐，怎么我与认得？”秋瑞笑道：“这就是给林姑娘画‘行乐图’的惜春姐姐。”梦玉道：“怎么这就是惜春姐姐？哎呀！还得再拜几拜。”赶着又跪下去，惹的柏夫人们好笑。惜春问道：“兄弟怎么知道我给林姐姐画‘行乐图’？”梦玉笑道：“不但知道，连姐姐的大笔，林姐姐都交给了我收着呢。”

惜春正要再问，媳妇们通报二太太们来了。柏夫人命秋瑞、芙蓉同着惜春、珍珠去接。四个姐妹离了云房，刚转过竹林山子，只听见有人叫道：“哎哟！这是那里说起！”不知那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 梅秋琴即景题桥 贾探春因惊见母

话说秋瑞几个走出云房，刚转过山子石，听见有人叫道：“哎哟，那里想起今日还得见面！”珍珠、惜春见是王夫人同着几位太太，后面是宝钗、巧姑娘同了好些面熟的姑娘、奶奶们。珍珠、惜春赶忙抢上几步，一边一个拉着叫了声：“太太！”止不住泪随声下，十分伤感。王夫人悲喜交加，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剩了相视而泣。宝钗、巧姑娘也是喜极而悲，彼此哭了一会。王夫人说道：“且见过二婶婶们，到里面去慢慢再说。”桂夫人们也倒像见了亲人一样，又悲又喜。宝钗指着一位一位都相见施礼。方才完结，抱琴过来拉着姑娘放声大哭。珍珠瞧着不胜伤感。宝钗道：“金山寺的佛爷怕你撕嘴，还要在他肚子上拼命，他赶着将你姑娘送来还你。这会儿瞧见应该大喜，怎么倒哭的伤心？”王夫人们都转悲为笑。

一路走着，已来到云房。柏夫人瞧见真喜出望外。姐妹两个先吊后慰，异常亲热。桂夫人们都挨次道惊问好。珍珠、惜春俱一齐拜见已毕，给王夫人磕头，又同宝钗、巧姑娘施礼，接着是芙蓉过来相见。王夫人同宝钗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拉着手劝慰了几句。太太们刚才坐下，董家的上来磕头销差。柏夫人道：“幸亏姐姐差这董嫂子来，很得他出力，一路上夫妻两个全不辞劳苦。等我到后再谢他们罢。”王夫人道：“我家人就是妹妹的家人，他们应该出力伺候才是。怎么要谢呢。”柏夫人道：“将来姐姐赏他个好些的差使酬他的劳罢。”



王夫人应道：“妹妹所嘱我谨记在心。”

入画上来给太太同宝二奶奶、巧姑娘磕头请安。王夫人拉着叹道：“好孩子，你居然跟定姑娘，不嫌清苦，也做了道士，很难得。你见过各位太太、奶奶、姑娘，赶着去点上灯罢。”入画答应，磕完头出去料理灯盏，又点上几支素烛。董家的帮着倒茶，袁可石一同去料理伺候。王夫人老姐妹两个叙谈别后之事。桂夫人、秋琴同惜春相谈近况。宝钗、芙蓉、梦玉连着掌珠、梅春、修云同那些奶奶们拉着珍珠说不了的说话。虽是十月天气，因为人多，云房甚不寒冷。正是：

天高月破残云出，野旷风惊蠹叶飞。

那大殿上晚钟初响，与树梢上宿雨淋淋断续相应。秋琴道：“此景此声，不亚寒山寺夜半钟声。你们在坐诸人，除珍珠姑娘、惜姑娘外，只怕都未听见。”柏夫人道：“夏间在大姐姐荣国府里，姐妹们正在剪烛西窗，畅谈心曲，适风雨骤至，恍如身在潇湘，万缘俱寂。既而雨止云开，树梢新月溶溶如洗，兼之栊翠庵钟声乍响，与枝头零雨彼此相应，又恨不令欧阳子一闻此声。不意今姐妹相逢，遇此佳景。”王夫人笑道：“想秋爽斋此时风景不减当时，而城廓人民，无异丁令威化鹤归来也。”桂夫人道：“两位姐姐对景兴杯，抚今追昔。但今日风波之后，姐妹相逢，儿女团聚，乃人生至乐之境。今宵之乐，更当倍于往日。”梦玉听说，过来笑道：“坐中再有柳哥母子同宝书姐姐，更为全美。”宝钗道：“再不想与四姑娘在此地相逢，真是再生隔世，如在梦中。”秋琴道：“我等都是梦中人，惟愿红楼香阁此梦长存，作古今佳话，生平之愿足矣。咱们四姑娘，更做了一个梦中之梦。”珍珠道：“侄女在洪波巨

浪中，原不想有今日，何期两世一身，脱皮换骨。又得母女重逢，知音满目，古今以来未有如此之乐。”惜春道：“今日可谓胜会难逢，四姐姐何不将江上琵琶消此长夜？”

珍珠未曾回答，王夫人笑道：“你同珍丫头相处多年，岂不知他何曾抱过琵琶，安能作浔阳之调！”惜春道：“太太尚不知道，四姐姐今非昔比。自落江之后，别有洞天，此时良夜迢迢，正可令其细谈衷曲，以遣酹惓怀。”柏夫人笑道：“刚才风波险阻，更不计有此刻。正当剪烛烹茶，听珍姑娘细说一番，以广闻见。”姑娘、嫂子们赶着换上香茗，又换过一番灯烛。时已银壶滴漏，杜宇三更。床下啾唧虫声，如闻叹息。那些姑娘、嫂子都要听四姑娘的龙宫佳话，站满一房。珍珠将怎样落江，在波浪中如何光景，及在牌楼下苏苏过来所见所闻，并借黛玉之体还魂，以及龙女同车游海见了多少古典故事，并如何见孙夫人、湘妃及娥皇、女英，所得所赠，直说到清凉观与惜春见面，今日骨肉重逢之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一切上下人等，无不听的手舞足蹈，欢喜异常。梦玉乐极，说道：“那个如意匠，不知龙王老爷赏了他些什么东西，还该去找了他来重谢才是。”秋瑞笑道：“如意匠固然要谢，那黛玉姑娘亦不可忘他。”宝钗道：“谁知那日大王庙误认珍珠，今日竟是珍珠，真是奇事，不枉梦玉的一场大哭。”珍珠低头不语。众夫人、奶奶们一齐大笑，十分欢乐。

秋琴叫丹桂看有什么时候，丹桂在胸前将时辰表看了一眼，说道：“已交丑正二刻。”秋琴道：“听珍姑娘说话，不觉夜已将阑，更欲一聆妙音，坐以待旦，俟初阳一出即可解缆归去。”桂夫人们都说：“甚是。”入画听见，赶忙将琵琶送来，夫人、奶奶们传玩，赞不绝口。柏夫人叹道：“琵琶、青冢尚在人间，塞上画图已为陈迹。古来美人有遗迹留于人世者，除王

墙外能有几人？”王夫人们都点头叹息。众家姑娘俱赶着换了灯烛，要听珍珠姑娘弹琵琶。梦玉众人更急于要听，一个个都寂然不语。珍珠将琵琶调拨，慢弹一曲。夫人们叹赞不休。

珍珠道：“夜阑霜重，甚觉冷气侵人，尚得舞剑一回，以驱寒气。”秋琴大喜。珍珠起身将琵琶交与抱琴，脱去外面大衣，整整乌云，系系裙带。入画将宝剑递来，珍珠接在手内，站在中间。各位夫人、奶奶、姑娘、嫂子们都四面坐立，定睛细看，只见珍珠柳腰轻转，玉臂徐舒，左旋右转，慢慢舞将起来。后人有一篇长歌，单道珍珠舞剑的妙处。其歌曰：

龙泉挂壁闻风雷，虹光电气相徘徊。人间健儿不敢舞，琉璃古匣生尘埃。空庭风急琪花落，丽人小袖罗衫薄。手持三尺青莲花，入手嫣然借挥霍。满堂凛凛秋水寒，清凉弟子拭目看。初如曳练光闪烁，浏漓绕腕灵蛟蟠。流星历乱飞白榆，天女垂鬟散花雨。轻云飘拂红罗襦，麻姑信手挥宝珠。去如玄女骖鸾卫，来如电母排云势。飞燕身轻忽上腾，盲娘态逸还斜曳。或如洛神纵体出水立，龙婉鸿惊罗袜湿。又如丽娟按节舞回风，珊珊仙骨云霄中。飘然许飞琼，翻弄瑶池雪。相将后羿妻，飞入青天月。一片圆光簇镜花，色色空空并奇绝。须臾眩转如飏轮，团团见剑不见身。公孙大娘不足数，神妙亲授孙夫人。观者魂惊正凝睇，划然一击神光逝。谁云儿女即英雄，独立亭亭真绝世。整我红粉妆，着我云锦裳。鬓丝不动胭脂香，意闲气静神扬扬。乃知绕指柔化百炼刚，莫耶长寄温柔乡。

柏夫人们见珍珠舞的似万朵梨花，寒光闪闪，周身上下倒像一个水晶球在灯光之下，并不看见身体。众人正看的身心俱畅。舞够多时，划然而止。

时东方已白，珍珠面色不喘不变。柏夫人们无不极口称赞。梦玉、秋瑞这些姐妹更喜的拍手大乐。梅春过来抱住珍珠，叫道：“好姐姐，你明日一定要教给我这舞剑。”珍珠应道：“等着我慢慢教你。”梅春道：“我今日先拜师傅。”说毕，抱着珍珠两腿就跪了下去，在鞋尖上磕头。急的珍珠忙要回拜，无如身子跪不下去，急的满面通红，说道：“这傻兄弟快些请……，”那个“起”字还未出口，不觉仰面一跤，跌倒地上。夫人、奶奶们哄然大笑。秋琴、丹桂赶着过来。刚到珍珠身边，梦玉跑的快，已将珍珠抱起。梅春抱着珍珠两腿，还在磕头。秋琴笑着弯下身去，拉起梅春说道：“你也不怕玉哥动恼，将师傅拜了一跤还不放手。”珍珠站脚不住，又被梦玉抱住，急的头红面紫，不知所措。紫箫、芳芸们都过来拉的拉、扶的扶，满屋里笑不绝口。梅春站起身来。珍珠站定，抱琴将衣服送过来给姑娘披在身上，梦玉帮着七手八脚的穿衣服。宝钗笑道：“梦玉兄弟尽着服侍四姐姐，也不怕老西儿打喷嚏。”引的夫人们又大笑了一会。

嫂子们摆上点心，换了新茶。桂夫人道：“姐妹重逢，一宵欢聚，不知东方之既白，吃了点心就可上船回去。老太太在家不知怎样的惦记。”柏夫人道：“妹妹说的很是。但我尚有一事，要妹妹们替我作成。”秋琴问道：“大姐姐有什么事要咱们作成？”柏夫人指着惜春道：“就为这五姑娘。他是朱门弱质，岂可在此出家？不过偶尔陶情，暂为托足，断无真个寄迹空门之理。今蒙上天默佑，先将珍珠送来此地。昨日又藉风波作合，将大姐姐及咱们都引入此间，可见数已前定，岂可舍他一人咱们回去的道理。前在京中已将宝钗、珍珠认继为女，然宝钗同大姐姐相依为命，我母女们总不能常为朝夕。我今日要向大姐姐将五姑娘给我作女，带了回去。将来一切事务总在

我一人，断不令其终身抱恨。望妹妹们与我成此一段佳话。”桂夫人们一齐说道：“贾大姐姐同咱们亲如手足，谅无不允。五姑娘同咱们一宵相聚，断不忍孤身在此。”掌珠、秋瑞、汝湘、芳芸、紫箫这些姐妹们都说：“五姐姐又不是铁石心肠，就肯丢下咱们，自然一定同去。”惜春刚要开口，又被梦玉、梅春、修云三人拉着一齐哭道：“姐姐不去，我们都死在这里。”王夫人瞧见如此光景，止不住流下泪来，走到惜春面前，拉着手儿道：“好儿子，当初你立意出家，不别而行，今日相逢，岂肯放你。看着众姐妹、两个兄弟如此情切，依了他们，快过去拜了母亲，咱们一同上船回去。”宝钗、珍珠也拉着哭道：“妹妹你岂不念当初情分，好好的出什么家呢？快些依着太太吩咐，再休违拗。”惜春此时身不由己，势难固执，只得掩面哭道：“我遵太太吩咐，情愿拜姨妈为母，一同回去。”上下人等听说，无不大喜。柏夫人乐不可言。

王夫人吩咐中间摆椅，请柏夫人坐下。桂夫人、秋琴两个扶了惜春在膝前拜了八拜，又挨次拜见，以及姐妹兄弟、姑娘媳妇们拜了半日，人人欢喜。王夫人叫惜春、入画主仆俱换去道装，柏夫人道：“如今是我的女儿，应该成服，不拘那一个姐妹的服饰，权且换上，到家再办。”紫箫赶着取了自己带来的给惜春换上。王夫人吩咐入画：“将姑娘应用之物，赶忙收拾带去，其余一切出家之物全行留下。”又命宝钗、珍珠同众姐妹们帮着收拾。柏夫人叫李行云来，当面吩咐，令他作清凉观主。所有姑娘不带去之物，都给他们分散。因在此母女相逢，留下一百两银，给殿上各神像装金、上供。余外另给了几十两作长住费用。将清凉观入了祝府家庵，每月初一到家里去领香烛、油米。

李行云、张流水、袁可石师徒三人十分感谢，欢喜不尽，

赶忙备了素面伺候。夫人们用过，打发服侍的内外人等吃了些点心、面饭。入画早已收拾完毕，珍珠并无别物，惟有得的琵琶、宝剑、画戟、弩弓俱交给抱琴好生收着。诸事齐备，时已晓阳初出，各家人伺候太太们上船。芙蓉将五姑娘一切带去物件，着人搬到船上。柏夫人们站起身来，往外要走，李行云师徒三个过来拜谢。两个姑娘因相处一场，不忍分别，不觉伤心大哭。惜春、入画俱各止不住纷纷落泪。因碍着太太们，在此不敢多说，惟有彼此道谢而已。

此时，观前十分热闹。柏夫人们来到桥边，珍珠用手指道：“孙夫人将女儿送来睡在这块地上。”柏夫人未曾回答，汝湘道：“赶着将这块地上圈起围墙，休叫牛来吃了香草。”秋瑞道：“你不要混出主意，横竖梦玉一定要在这地上建立碑亭呢。”说的柏夫人们一齐好笑。珍珠满面通红，低头不语。秋琴笑道：“圈墙立碑，将来再办。倒是这桥不可不锡以嘉名，作个古今佳话。”宝钗道：“大姑姑说的甚是。题桥一事除大姑姑外，有谁敢当此任？”王夫人们说道：“大妹妹不要谦让，取他个名儿！”秋琴笑道：“倒是我惹到自家身上，别叫人家笑话。”柏夫人道：“谁来笑你，倒是快些，别耽搁了工夫。”众人又再三催促。秋琴笑道：“既是这样，我竟乱说了。古人有诗曰：‘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四姑娘、五姑娘要为一对玉人，都在这里相会，这座桥竟名之曰‘有玉桥’何如？”柏夫人们一齐大赞道：“好极，用圣经上‘有美玉于斯’甚为切贴。真不愧是锦心绣口。”宝钗道：“大姑姑题此嘉名，桥可以千秋不朽矣。”

太太们说说笑笑，已到江口，众多男女伺候上船。王夫人、桂夫人、秋琴都在柏夫人船上。宝钗、珍珠、惜春被修云拉去一船。梦玉道：“咱们都到一船倒还热闹，叫这些嫂子们各船

去热闹，不过一会儿也就到家。”修云道：“也很使得。”梦玉道：“上回宝姐姐偷跑了回去，这一磨儿我盯着再也不放。”芳芸们甚觉好笑。宝钗忍不住伤心，掉下几点珠泪。梦玉瞧见说道：“我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宝姐姐见了我就要动气，我倒不如跳下江去，省了宝姐姐心里发烦。”说着，往窗口就跳，急的珍珠赶忙顺手拉住，宝钗说道：“我何曾见你就动气？你若要跳下江去，咱们拢共拢儿同去，还得四姐姐引路，不然龙王爷也认不得咱们是谁。”紫箫们都好笑起来，梦玉笑道：“宝姐姐你不动气，我也懒得去见龙王。咱们赶着开船罢。”姐妹们挤满一舱，十分亲热。宝钗、惜春叙谈别后之事。梦玉们拉着珍珠，又细谈海中的故事。

此时，各船已开入江心。珍珠指着金山说江底下法海的光景。汝湘道：“法海固然多事，到底是许仙薄情所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焉。”宝钗点头道：“此为确论。当年宝玉惟钟情于林黛玉，是以黛玉一死，便视我等如敝屣，和尚得以诱之而去。”梦玉叹道：“宝二哥可谓无情之至矣。怨不得昨日太太在江心遭险，琏二哥倒来相救，可见多情的才做得神仙。不是我说宝二哥，连太太都不惦记，这样人还有个说头儿吗？宝姐姐你等着，我见了他替你啐他两口。”掌珠们笑道：“你也不怕宝姐姐动恼？”宝钗道：“你知我的委屈，我也出了怨气，别是说的好听。”梦玉道：“我待宝姐姐若有一点虚情假意的，叫我……，”秋瑞道：“大爷又该赌咒了，再说会眼泪就跟着鼻子下来。”众人一齐好笑。芳芸指道：“你们瞧，前船已收入江口，今日走的这么快。”汝湘道：“咱们只顾说话，不知不觉已到了家门口儿，多会儿过了金山，也不理论。”

正说之时，见有大小船只都在江口迎接。各船鱼贯而入，不过数里之间俱到码头。此刻轿马喧阗，人如山积。原来祝尚

书灵柩已于昨日启到宅中安设。各家亲友虽遇风波，幸俱无恙，都在船中等候，以此码头边船只挤的水泄不漏。因柏夫人座船已到，各船水手好容易的将船排开，要让几号大座船抵码头停泊。头号座船正待拢将过去，不知谁家的一只小篷船要抢入码头。这些大船的水手如何肯依，吆喝乱骂，不准他湾入码头。那只小船偏要挤将进去，两边船上将篙子混擗，那小船篷板俱被损坏。

正在危急，只见小舱门口有一人光着脑袋，露出半截身子，将手乱摇，招呼：“休要动手，咱们也是大人宅里的官眷，因昨日遭风到这里来投亲眷。舱里是少奶奶同哥儿、姑娘，昨日在江里受惊得病，因衣服没有烤干，走不出来。望着大船上的哥儿们高高手儿罢。咱们都是门子里的人，说起来谁还不认得谁吗？”那人高声说话，柏夫人们在座船里听的十分明白，说道：“原来是昨日遭风船，那位少奶奶也是咱们患难朋友，不可欺负他。”桂夫人吩咐：“问他是那位大人的少奶奶，到这儿投奔那家亲戚？叫两边船上不许啰唆，只管将小船同咱们帮住，一会儿的工夫又何妨呢！”

众家人一齐答应，连连招呼。那小船得了命，赶忙帮住大座船，一同拢到码头。祝府家人们跳了一个到那小船上，细细问明来迹，赶忙过来回道：“刚才奴才过船去问过，原来那船上节度使周琼周大人的一位寡居少奶奶回南。昨日在黄天荡遭风，将船打坏，一家落水。”王夫人忙问道：“那个周琼？”家人道：“是原任平江节度使，如今现任三边总制。”王夫人大惊，说道：“他是我的亲家，你快些过去问少奶奶娘家是谁？快来！快来！”家人飞奔而去。立刻转来回道：“已问过，说是荣府的探姑娘。”王夫人道声：“哎哟，心疼死我了！”赶忙叫周贵家的：“过去瞧瞧，说我在这一带，快些同了过来。”



周家的答应，叫人扶过船去。到了小船，走下船门，黑洞洞的也看不见个面貌。周贵家的问道：“少奶奶在那里？”有个人站在旁边答道：“在中舱里睡着呢。”听见有人，问道：“是谁？”周家的叫道：“探姑娘，是我。”说着，两人拉着细看，原来是侍书，见是周嫂子，一时悲喜交集。此时探春因受惊之后，母子三人昏昏睡着。侍书同周家的走到面前叫道：“姑娘，太太在这里。”那探春惊醒，急忙问道：“那个太太？”侍书道：“咱们荣府的太太在这里。”周嫂子低下头去叫道：“姑娘，太太差我过来，请你到大船去相见。”探春赶忙坐起身来，急问道：“怎么，太太也在这里？”周嫂子道：“说起话长，请姑娘就过船去，慢慢的细谈。”探春悲喜之至，说道：“我姑爷不在了，老爷因衙门不便，命我回家。昨日在江心将船打破，一家落水，被一个和尚将我们娘儿三个救到岸边，又救了侍书同小子张福。叫我们坐个小船到这里，自有亲人见面。那和尚倒像那里见过，一时惊慌之际想不起来。衣箱行李都沉下江去，昨晚雇了这船，烘了一夜衣服，哥儿、姑娘哭了一夜，方才娘儿三个昏昏睡去。谁知在这里遇着太太，真是梦想不到。”周嫂子道：“梦想不到的事多着呢，姑娘过去自然知道，还有多少太太、奶奶们在这里，请姑娘快些过去见个面儿，好一同上轿。”

探春正要问那些太太，只见祝府里有好些姑娘、嫂子们过来相请。探春只得叫侍书同周嫂子抱着哥儿、姑娘一同都过船去。此时董升夫妻亦过船来，探春看见甚属伤心，不暇细问。刚到大船头上，茗烟抢着请安。梦玉亦急忙走过来，探春抬头瞧见，急问道：“兄弟你几时回来的？”茗烟急答道：“探姑娘，这是祝大爷，并不是宝二爷。”梦玉道：“探姐姐，兄弟是祝梦玉。方才听说姐姐在此，奉母亲之命特来迎接。”探

春眼圈一红，说道：“不敢有劳。”说着，同梦玉走下舱来。贾府的姑娘、嫂子们瞧见探春，人人欢喜。探春走进官舱，见王夫人同着好些不认得的太太们都站着等候。探春忍不住伤心，抢到王夫人面前说道：“苦命的女儿，想不到在这里得见太太。”说着，跪下去放声大哭。

王夫人看此光景，十分伤感。母女悲苦一回站起身来，命探春拜见柏夫人、桂夫人、梅姑太太。各位奶奶、姑娘都挤满一舱，惜春、珍珠拉着伤心一会，不暇问讯。接着梦玉夫妻、姐妹一个一个挨次拜完。探春见这些人都似当年闺中好友，人人面熟。王夫人又一个一个指说一遍。侍书同周嫂子抱着哥儿、姑娘都一齐拜见，王夫人瞧着十分悲喜。探春将在京拜别之后，直说到昨日江心遭难，和尚相救指引之事，大概说了一遍。柏夫人们不胜感叹。王夫人道：“昨日是琏二哥救你，怎么不知道吗？”探春惊道：“怎么那和尚就是琏二哥吗？怪不得有些面善。”王夫人又将贾琏出家之事也说了几句。探春拉着巧姑娘道：“幸你父亲出家得道，救了我们多少性命，不然昨日我母子三人也葬了鱼腹，真令人感激。”巧姑娘哭道：“手足之情，原该相护，姑妈何言感激。”柏夫人道：“今日昨日两次母女相逢，真是古今一段佳话。他们已伺候多时，咱们快些家去，不要叫老太太等的心焦。”王夫人们都说：“甚是。”

此时，文武各官以及众家亲友俱在码头迎接，祝筠各处致谢。贾、祝两府家人收接各家名帖，一面伺候上轿，直闹了半日，太太、奶奶们才上完了轿子。将些姑娘、嫂子们急的乱喊乱叫，纷纷都要抢着上轿。看着大轿俱已去远，越发着急。幸而梦玉派了茗烟照料贾府一切，因此入画、侍书们倒不落后，跟着大轿早已前去。此时这五条街上只剩了往祝府去的轿马，满街上来往行人兼那些买卖担子，挤了个雨雪不漏。

众人正看热闹，谁知大街上走了火。十月间，正是风高天燥，霎时间烟雾漫天，火声哗剥，人急马惊，彼此不顾。号呼喊哭之声骇心振耳。王夫人是第一乘轿子，正被救火的兵民挡住，面前人如山积，后面轿马又如潮涌而来，越挤越多。太太、奶奶们都急的无法。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那火光之中，只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响亮，一连倒了几堵大墙，两边人马大惊，忽然一拥，将宝钗轿顶挤去。梦玉骑着牲口正在轿旁，见轿子几乎栽倒，十分着急。那些跟班的同轿夫彼此不能相顾。梦玉正着急的要死，只见宝钗云髻上倒像一个大蜻蜓飞了起来，划然有声，越高越大。刚到那火光之中，就如一条乌龙，将火光围住。忽然大雨倾盆，火烟顿灭。那些山积之人，纷纷跑散。梦玉马上正看的出神，想不出这个道理，见那条乌龙正在半天，渐渐缩小，仍旧像蜻蜓一样冉冉落在宝钗身上。

宝钗正自惊惶之际，觉着有件东西掉在衣襟上，其势甚重。顺手摸着一看，见是头上带的松钗，赶忙插在髻上。此刻火烟已灭，人亦松散。前面轿子趁空儿赶着鱼贯而走。祝府跟班的才看见宝二奶奶轿顶踩了个稀烂，忙找着轿夫，一同扛着无顶的轿子，挨次而去。梦玉紧紧跟着，走不到半里来路，只听见“喀札”一响，不知又断了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 介寿堂感情留客 海棠院戏语成悲

话说祝府众人见前面拥挤稍为松动，轿马赶忙前进。因宝二奶奶轿顶挤去，各家人、小子同着轿夫抬着飞跑。刚走了半里多路。眼看着快到祝府的大门，只听见“喀札”一响，将个轿底掉了下来，宝钗几乎跌出轿门。梦玉急忙跳下牲口亲手扶住，命后面轿马一齐站住，立刻差人去取乘大轿快来。那些家人、小子慌了手脚，一时间那里去找大轿。各人正在没法，茗烟见小胡同里抬出一乘体面玻璃大轿，一眼望去见是甄大爷，茗烟喜极，赶上去抓住轿子叫道：“大爷快些下来！”甄宝玉不知为什么事，急忙下轿问道：“你有什么要事，如此慌张？”茗烟道：“宝二奶奶轿子被人挤破，几乎跌出轿来，现在站在街上，请大爷将轿子借坐几步，快些快些！”甄宝玉听见，急忙命轿夫抬去。茗烟不暇多说，领着飞跑，刚才走到，看见宝二奶奶已坐上了姑娘们的小轿，茗烟连忙叫住，请二奶奶换上大轿。梦玉看见甚喜，将那小轿仍旧去抬了那位姑娘。前面大轿俱已到了祝府大门，后面轿马蜂拥赶去。

这会儿，祝府门口也认不出谁是谁家的人跟着轿子。太太们都在茶厅下轿。石夫人领着海珠、三个姨娘同竺、鞠两亲家出来迎接，彼此相见，大概叙谈几句。各亲友本家内眷俱已下轿，挤满一厅。王夫人在前，一直往里进去，因没有见过老太太，不便在祝露灵前拜奠。进了垂花门，见姑娘、嫂子们两边站满，走过景福堂，由怡安堂甬道竟往介寿堂来，瞧见卷棚下

就像一堆碎锦，扶着老太太在那里等候。不敢耽搁，同柏夫人赶忙上去。祝母此刻悲喜交加，真是一肚子话，不知从那一句说起。柏夫人走上台阶，先抢一步跪下请安，抱腿大哭。祝母两手相扶，不胜悲苦，婆媳们哭了一会起来。接着王夫人请安。祝母拉着一同走进厅屋，先见了礼，让柏夫人磕头，又哭了一会。桂夫人同秋琴过来请安。

秋琴道：“你们出差的且等一等再请安，先将老太太想的这个宝贝见个面儿，等老太太喜欢喜欢。”桂夫人听说，赶忙拉着珍珠、惜春过来，指道：“这是珍珠，这是大姑娘惜春。”祝母喜极，一手拉着一个，看了这个，又看那个。柏夫人指着惜春，将其大概说了一遍。珍珠、惜春一同跪下拜见。这会儿将老太太喜的乐不可言，说道：“真是我的宝贝，那里还想今日见面！好儿子快起来，别尽着磕头。”两边姑娘忙将珍珠、惜春扶起。

柏夫人又指着探春说了一番，探春亦赶着过来拜见，入画、侍书抱着哥儿、姑娘来磕头。梦玉夫妻姐妹同那些出差的人挨次请安。还有些亲友太太们相见完毕。入画、侍书磕头。祝母同王夫人说了几句别后的说话，又同柏夫人叙姑媳之情。芙蓉上来请安，老太太瞧见欢喜之至，等他拜完起来，拉着手儿说道：“好孩子，我听见你很出力，积劳成病，可怜累到这个样儿，横竖我总不负你的好处，必叫你终身得意。”

老太太正在说话，垂花门差人来回：“各家太太们都往荫玉堂去拜奠，请大太太过去回礼。”柏夫人赶忙辞了过去。祝母道：“大孙女儿同你母亲去，宝钗、珍珠两个也帮着同去照应，我不将你两个待做外人。叫梦玉带着媳妇们赶忙过去，休要耽搁。”柏夫人领了这些儿女俱往荫玉堂来。

此时，如是园的背道变了极冲的大路，往来不绝，尽是两

宅内眷。柏夫人们赶到荫玉堂，众家亲友正等着拜奠，内外热闹了半日。接着是两宅的家人、媳妇、姑娘、小子给大太太磕头，并拜见姑娘。又是祝府的师爷、相公、清客、伙计及一切各项人等都来请安上饭。祝筠一人两边接待，幸梅白同郑、鞠两亲家，还有几位本家爷们帮着陪客。垂花门以内派了李、荆两姨娘料理。因见两处来的亲眷过多，实在照应不到，赶着又派汝湘、九如在安和堂总理一切。柏夫人今日新到，尚未定有章程，内外十分忙乱。王夫人们也帮着忙了几日，应接不暇。

这几日，探春、珍珠、巧姑娘都在瓶花阁安歇。芙蓉因在病中，难以料理，柏夫人倒也忧虑。幸得惜春不离左右，诸事俱有规则，柏夫人心中欢喜。因想起珍珠终日躲避，又不便请他帮着照应，倒叫他进退两难，殊不成事。就将这心事同王夫人从长计较，要商出一个道理才好。王夫人道：“这几日探春同他抵足谈心，知他借体还魂，心中甚喜。近来光景比在京时已大不相同，我叫探春将在京受聘之事对他说破，他也并没有言语。将来等着梦玉脱了孝，完此一段姻缘。他既是你的女儿，你竟派他同惜春料理家事，等我回去时再带他家去，也要去拜祭堂、坟墓。”柏夫人点头道：“咱们慢慢商议。”

不提两位夫人之事。探春自到祝府以来，祝母们无不相待甚好，真是时刻不离左右。王夫人又将承继珍珠及别后情形母女们备细说过，是以探春同珍珠胜似同胞手足，十分相得。祝母自得探春、珍珠，每日拉住同吃同坐，又兼着梦玉常来缠个不了，连巧姑娘也被他们拉来扯去，没有一会儿空闲。接着祝府里商量出殡，要定章程，内外俱要公议。介寿堂、怡安堂同那边安和堂不断的有人回事。此时凡有执事的姑娘、姨娘、嫂子们，都忙的没有了吃饭的空儿。祝母将那悲伤念子心肠倒减去了七八成儿。又兼着给柏夫人接风，各位奶奶、姑娘、梦玉

和芙蓉、惜春、探春、珍珠们接风，真是忙做一堆。

这日晚上，柏夫人、王夫人逛到秋琴屋里去闲话，正值桂夫人、石夫人俱在那里，彼此各谈客务。夫人们情同手足，并无客气。谈了多会，见个小丫头点着一盏素纱绣球灯照着紫箫进来，后面跟着两三个姑娘。桂夫人问道：“你们才散吗？”紫箫道：“二叔叔在介寿堂回出殡的章程日子，说了好一会的话，因老太太要安寝，各人才散。二叔叔到怡安堂去了。芳姐姐被探姐姐拉到瓶花阁去下棋，只剩我一个回来。”

柏夫人忙问道：“拣了几时出殡？怎样的章程？”紫箫道：“拣了十二月初六寅时安葬。这个月二十八起开五天吊，每晚做五日大祭。垂花门以外归外帐房、外厨房经管，垂花门以内归内帐房、内厨心经理。将爹爹的影请到荫玉堂同大爷的挂在一堆儿，以便客人拜奠。这边灵前摆供念经，客人两边分坐。内里的也是两宅摆席，儿子、媳妇都在荫玉堂回礼。老太太还在介寿堂看牌，不用接待来客。所有内里陪客照应及一切执事，请老太太斟酌再定。今日十四，

横竖还有十几天的空儿。后日十六是好日子，二叔叔到坟上破土开工，派杨华、廖升临工做坟。并在坟上搭盖板屋、席棚，预备男女上下人等在坟上住过三日回来。所有一切，也是内外分开办理，省了照应不到。老太太说很是，明日要商量着派人呢。”柏夫人道：“二叔叔办事周到，自然不错。”

秋琴道：“既是这样，明日咱们听老太太派差。”王夫人道：“甚是。夜已过深，咱们且去安歇，明日再谈。”夫人们都站起身来，秋琴笑道：“咱们多坐少坐倒不理论，就是空耽搁了二嫂子的大事。”桂夫人道：“我有什么大事怕你们耽搁？”秋琴笑道：“襄王久待巫山，望云正切，再迟不去，定必折倒阳台矣。”桂夫人笑道：“江梅已动春情，流酸溅齿，明

日拨开醋葫芦，淹透梅根。”柏夫人们一路走着一面好笑，不觉已到院子门口。别了秋琴，各人分手回房安歇。

次日清晨，秋琴先到介寿堂请安。老太太因连日辛苦，身子疲乏，不能起早。秋琴走到床前问了安，就坐在帐幔里面小杌子上，娘儿两个说了一会闲话。秋琴问起出殡之事，老太太将祝筠定的章程、日子说了一遍。秋琴道：“今日老太太怎么样的分派？”祝母道：“我想请贾大姐姐、郑大姐姐、顾二姐姐、竺、鞠两亲家同你，还有族里的几个奶奶们分着接待两边来，二姐姐总理一切。只愁你大姐姐那边芙蓉病着，虽有汝湘、九如两个，总还少个好帮手。我意中想着两个人，又不便烦他，正要向你商量。”秋琴道：“老太太想着谁，又不便烦他？”祝母道：“儿子、媳妇、女儿都要回礼，不便应酬来客。我瞧着探姑娘同珍珠两个才情不差上下，做个事儿又安详精细，来了这二十几天，见我又亲热又孝顺，真是两个好孩子。近来珍珠被梦玉缠的躲来躲去，连我屋里都有些怕坐，拉着探姑娘远远去藏着，他如何肯去做九如们的帮手呢？偏生他们又落在这个时候才来，若在我做生日的那几天，我不管贾大姐姐依不依，倒就势儿完结了这件事。这如今倒难提起，只好等着蟾珠来，一同做过亲，再到松大哥衙门去，完结彩芝亲事。”

秋琴笑道：“老太太还忘了一个定下的，难道就不要了不成？”祝母忙问道：“还定下那一家的，怎么我就不记得了？”秋琴道：“你老人家真势利，没有珍珠，硬要人家做替身，将人定下。如今有了珍珠，就将他丢在脑后，人家的姑娘就这样不值钱！”祝母急的笑道：“我定下谁？实在一会儿想不起来。好孩子，快些对我说明白，别叫我着急。”秋琴笑道：“怨不得人说老太太上了年纪，说过的话转眼就忘，真个一点儿不错。况且这个人也是老太太最喜欢的。”祝母笑道：“好



儿子，你快说，到底是谁？”秋琴笑道：“就是贾大姐姐的友梅姑娘。”祝母听说，在被窝里大笑，说道：“真个该罚我个什么，实在我老糊涂了，怎么就忘了这个友姑娘呢。你算算梦玉到底共得了几个媳妇？”秋琴道：“先将现在的算起，是海珠、掌珠、汝湘、九如、秋瑞、芳芸、紫箫，一共七个。未娶的是珍珠、友梅、彩芝、蟾珠四个，拢共拢儿十一个。”

祝母笑道：“十二金钗还短一个，我的意思要将芙蓉凑上，你说使得使得不得？”秋琴笑道：“大姐姐早有此心，原要等着你老人家作主，有什么使得不得。本来芙蓉那孩子也很去得，真便宜了梦玉。我想老太太若为珍珠不便，今日竟派他两个在荫玉堂办理丧事。贾大姐姐同咱们手足一样，他的女儿就是老太太的孙女儿，帮个忙儿又怕什么使得不得。”祝母点头道：“一会儿我对贾大姐姐说了，竟派他两个一点不错。我也要起来。”宜春、芍药、江苹、三多四个姑娘赶忙伺候穿衣，双庆忙送上参汤、丸药。

祝母刚吃了丸药，祝筠进来问安。兄妹们问过好，也就在榻子里小机子上坐了一会，候祝母起身下炕，告辞出去。姑娘们伺候老太太梳洗收拾完毕，柏夫人们上来请早安。梦玉、海珠们这一班，挨次请安。祝母看见十分欢乐。接着王夫人、竺、鞠两亲家太太同探春、宝钗、珍珠、巧姑娘都进来请早安。祝母喜的应接不暇。惜春、修云在老太太左右侍立，探春、宝钗、珍珠、巧姑娘进来请安之后，走到惜春、修云之下，分班站着。祝母看着喜极了，吩咐姑娘们都摆小机子坐下，说道：“真是我的造化，蒙诸位亲家们不弃，将些宝贝女儿都给了我。靠天地佛爷保佑，使我娘儿们长远相聚一堂，就是少穿一件，少吃一碗，也是愿意。”柏夫人道：“媳妇儿孙俱沾老太太慈荫，同享安宁。”王夫人道：“侄媳们亦邀福庇，惟愿长奉慈帟。”

祝母笑道：“我全仗诸亲家太太们福庇得娱老景，私心更慰矣。那天周惠芳二姑娘说，他父亲叙起来是探姑娘公公未出五服的兄弟。前天明卓二奶奶说，半天要接探姑娘家去叙叙一家亲谊。我说甚是，总是祖宗一脉下来，不过年远分支，骨肉疏远，想到当日，谁不是同胞手足呢？上一个月，咱们晓亭大太太的四姑娘出嫁，我照常例之外，又陪送了好些东西。那姑爷很好的一个孩子，将来大可上进，也是咱们的光彩。我听见大媳妇说，贾大姐姐起身时，将合族男女各有所赠。我很喜欢，办的甚是，这才是仰体祖宗骨肉亲亲之谊。”王夫人忙站起来说道：“这是侄媳分所当为之事，蒙老太太过奖。”祝母道：“世上富贵人家甚多，有几个是肯照应穷亲穷戚的？还有那穷本家上门，就像眼睛里扎了刺的一样，只少了撵他出去。要像大姐姐这样人，如今也很难得。”竺、鞠两太太都极口称赞，王夫人坐下又谦让一回。宾来、长生摆上点心，王夫人同众人俱已吃过点心，只有秋琴陪着老太太随意吃点儿。

祝母对王夫人道：“探姑娘他姑爷去世，青年失偶，最是可怜。他公公叫他回家守节，娘儿三个举目无亲。现今贾大姐姐母女相逢，岂肯放他回去。大媳妇荫玉堂无人办理一切事务，我再三斟酌，要专请探姑娘、珍姑娘两个管理荫玉堂事务。咱们家的人断不能分身照应，不能不请他两个料理。不知贾大姐姐意下如何？”王夫人忙答道：“珍珠是老太太的孙女儿，只管派差。探春蒙奶奶慈爱，亦应出力。只恐呼应不灵，有误正事，倒负了老太太付托之心。”祝母点头道：“我既托他办事，就是主人，如有不遵的，就是欺我一样。”对桂夫人道：“各处知会，说我请探姑娘、珍姑娘在荫玉堂办事。一体遵奉，如有违抗的，立刻回我处治。”桂夫人答应。探春不敢推辞，同珍珠过来拜谢。梦玉姐妹们欢喜之至。祝母吩咐道：“今日就

去接手任事。”探春们答应，一齐散了下来，往海棠院去吃饭，商量接手一切章程办法。

王夫人们陪老太太说话，见周大奶奶进来回道：“适才芳芷堂差人知会，朱姨娘小产了一个姑娘。奴才赶着去瞧，姨娘说周身发烧，胸口气闷，叫请老太太示下。”祝母道：“赶着请叶老爷进来瞧脉医治要紧，就叫魁儿陪着到芳芷堂去。”周大奶奶答应，退了出去。桂夫人道：“李姐儿这一程子过于劳苦，近来身子很不安静。昨日媳妇吩咐他不必管事，将凝秀堂事务都交给春燕、书带、兰生三个人料理，等分娩之后再照常办事。”祝母点头道：“很是。朱姐儿芳芷堂是那几个丫头？”桂夫人道：“是庆儿、采菱两个。”祝母道：“目今事繁，兼着又是年下，还要带着安和堂照应，他两个如何来得及？芍药在我跟前年久，办事又很小心勤谨，就派他到芳芷堂去，倒还得力。”桂夫人连声答应。芍药过来磕头谢老太太恩惠，就去知会垂花门，一面到芳芷堂接手办事。

祝母们正在谈笑，见郑大太太笑着进来。祝母问道：“你做了一件什么得意事，满脸是笑？”郑大太太道：“我进来瞧见老太太满脸喜色，一定有件舒心的事儿，我也帮着老太太欢喜。”秋琴道：“老太太探听你几时坐月子，商量着要给你去催生，咱们还要出公分接你来离骚窝儿。”秋琴未曾说完，祝母们乐的哄然大笑。郑大太太笑道：“梅妖精真会说话，你就保得住不生个小梅子儿？”祝母笑着让坐。汝湘上来给母亲请安，问了几句说话，刚要下去，桂夫人道：“探姑娘们议定章程，等着我同姨妈妈们斟酌，你去帮着商议。”

汝湘答应下来。走过怡安堂，宾来瞧见说道：“千急对探姑娘说通个情儿，别派咱们些苦差使。”汝湘点头笑道：“公事公办，你还怕什么干不来的事吗？”一面笑着往海棠院来，

刚到门口遇着梅春，笑嘻嘻一同走了进去。

众人正说的高兴，见他们笑着进来。海珠问道：“你两个笑些什么？”梅春随口答道：“一半天要吃珍姐姐个喜酒儿。”梦玉忙问道：“珍姐姐有什么喜事？”探春笑道：“横竖这杯酒也有你的份儿。”海珠拉着梅春要问，珍珠满脸通红，起身就跑。海珠笑道：“梦玉今日留住四姐姐，算你好些儿的。”梦玉听说，跑上几步将珍珠抱着走到大炕前放下，惹的众人大笑。探春同宝钗道：“珍丫头有武艺了，使个小性儿才算是好些儿的。”珍珠抿着嘴儿好笑。听见有人请宝二奶奶介寿堂说话，宝钗往外就走，对海珠们道：“别叫珍丫头跑掉了，我一会儿就来。”说毕，同着来人上去。

隔了好一会，宝钗转来，众人俱要探听叫他上去说些什么。宝钗笑道：“真个为珍姑娘的喜事，连众人都派了差使。咱们要同梦玉讲下，怎样的谢我。”梦玉笑道：“宝姐姐就是梦玉，梦玉就是宝姐姐，怎么说怎么好。”宝钗道：“既是这样，倒要问问珍丫头，他嫁的是梦玉呢，还是嫁的是宝钗？”探春笑道：“依我说，珍丫头嫁的是宝也有，玉也有，两人总是一人。”宝钗原是恁珍珠说玩话，听探春说这话，不觉打动一段情肠，止不住流下两行香泪。探春、惜春、珍珠、巧姑娘都知宝钗流泪之意，也想起当年风景，有举目河山之感，竟不约而同一齐堕泪。探春前后思想，更为悲切。梦玉瞧见不知为着什么，好端的哭将起来。劝了这个，又劝那个，只是不理，真是没法，也只得放声大哭起来。海珠们吓了一跳，赶忙过来拉着，好容易将梦玉劝住。秋瑞道：“咱们喝口茶，润润嗓子。我要请教这哭的缘故。”

众人坐下，姑娘们赶着倒茶，又送上热手巾。各人擦了泪痕。荣贵、抱琴、荷露给宝钗、珍珠、巧姑娘递过粉扑、手镜，

照着匀了匀头面，三人收去。秋瑞道：“刚才宝姐姐忽然堕泪，自然有伤感之事，既而探姐姐们也跟着哭将起来，或者是知道宝姐姐哭的缘故，于理上还说得上。梦玉这一哭到底为个什么，叫我真是死也解说不出来。你这一股子眼泪是出在那一经的？倒要请教请教。”梦玉道：“我的眼泪是不归经络的，瞧见有人哭起来，他顺着眼皮子就流，连我也说不出是个什么病。”说的宝钗们一齐大笑。探春道：“你倒像咱们当日的林妹妹，动不动就出眼泪。”梦玉道：“哎哟！真个我倒忘了。”不知梦玉忘了什么，且看下回分解。